武俠世界
第32年
12
$12.00

編者話

蕭顯先生所撰寫的「湖海奇俠列傳」之「天山冷燕」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描述半天雲率同數十弟兄鎮守邊疆，保衛牧民生命財產，使經常越境來犯的外寇聞風喪膽，可恨守邊的官兒們但求掩過邀功，竟把外寇犯下的罪惡誣栽在半天雲身上，使他成爲官府追捕的對象……草原上又出現一位武功高强、嫉惡如仇的冷燕，深得牧民愛戴，冷燕長年與母親隱居在天山之上，究其原因，原來她與半天雲有一段淵源……故事情節曲折，題材新穎，溫馨親情感人肺腑，邊疆官吏腐敗無能，你虞我詐，醜陋面貌盡現眼前。

* * *

石磊先生所著的短篇故事「魔中俠」也在今期刋出，本文情節生動活潑，文筆自然流暢，請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馬騰先生新作「雷音降龍」，關洛道上，孽龍作亂，掀起一場腥風血雨，幸得雷音顯威……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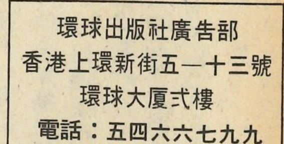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2期
（總號16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山冷燕

湖海奇俠列傳／蕭顯·文　可飛·圖

女中豪傑

幾經戰亂，幾歷災荒之後，城上是樓傾欲塌、堞墜成殘；牆壁石移留穴，蔓草叢生。

時近中午，烏蘇東城關口，東去西來的行人旅客早已登程上路，這時已是路人稀少，關前顯得有些冷冷清清。

關口前是一條通向昌吉、迪化的古道。

關口前面的古道兩旁，陸續新開了十餘家店舖，除了販賣一些麵餅、菜飯、冷酒以及麻鞋、油布、雨傘之類的食用日雜小店外，靠近道旁最末一家舖子，乃是在數月前一個姓梁的老頭來此新開的一間中草藥舖。

那梁老頭平時沉默寡言，看去有些古板，可對人倒也忠厚，處事也頗通情達理，前來找他揀藥、看病的，藥錢禮費，給多給少，他也不甚計較。因此，當地居民對他都很敬重，

鋤强扶弱

大家都尊稱他一聲梁大爺。至於他叫何名號，他從未說起過，也沒誰問過他。這也不足爲怪，在這樣偏僻的地方，有沒有名號倒也無關緊要，只要有個姓就行了。

每家店舖門前都種有柳樹，樹下還擺有一些小攤，賣的都是茶水、瓜果之類的食物。每天一早一晚，進出關口的人多，生意也還熱鬧。這時已快近中午，過路人稀，店攤生意也清淡下來。那些攤販、小二以至掌櫃店家閑着無事，便天南地北、天上地下地閑聊起來。

閑聊也有閑聊的樂趣，既可不加思索地信口開河，也可隨心所欲地扯東扯西，總之，可以說得無頭無尾，聊得無邊無界。他們可以從誇說某個過客的酒量大得如何驚人，又扯到最大的哈蜜瓜可以重到多少斤。爭誇必有浮，爭浮必加誇，說來說去，說得最後連自己也不相信了，但衝着一股氣，還在不斷地往高處浮，往大處誇。

大家正在七嘴八舌，你追我趕，誇得幾乎沒個盡頭的時候，擺茶攤的張老頭突然說道：「傳說西疆最近又出了位綽號叫『飛鳳』的姑娘，不知諸位聽說過沒有？」

剛一提起飛鳳，立時間，大家便把所有的話頭都收住了，全都轉過身來，聚精會神地傾聽着，一個個臉上都露出驚詫和興奮的神色。

飛鳳這個名號，一年來，也像二十年前半天雲的名號一樣，在西疆各地暗暗流傳着：說她經常單騎獨馬到處遨遊，專尋硬的碰、專挑强的挑；說她遇上不平的事兒，不管對手是巴依、伯克，還是衙府、官兵，她都要抱打不平，而且一打到底；說她騎術高超、劍法精絕，西疆無人可敵。一來因傳說中的飛鳳是位年輕貌美的姑娘；二來傳說她總是獨來獨去，因此，就更使得飛鳳這個名號籠罩着一層神秘的迷霧。

巴依、伯克談起她，總是用一些汚穢下流得不堪入耳的玩笑話來掩蓋他們心裡的寒慄；軍營、衙府裡的官兒們談起她，卻又以「妖言惑衆」或「蠱惑人心」之類的辭兒來騙換內心的安寧。牧民們談起她，則把她當作神，當作力，當作刀劍，借以發洩心中的不平和怨憤。因此，大家一聽張老頭談起飛鳳，都想從他口裡打聽到一些新奇、驚險、痛快而又解恨的事兒，便爭着央求他把聽到的傳聞說出來聽聽。

張老頭又興冲冲地說道：「傳說飛鳳住在天山深處，那是一個連鷹也飛不到的地方，她在那兒苦磨苦練，練就一身超羣絕倫的本領。她的師父見她火候已純，便叫她下山替天行道來了。半個月前，傳說瑪納斯一個伯克的小崽子在路上碰見她，只怨那小子有眼不識泰山，見她長得漂亮，仗恃自己帶的從人多，便上前調戲她，被她打個半死，後經從人苦苦哀求，才饒了他一條小命。聽說，他還是因此被飛鳳廢了一條腿。」

一位青年插口道：「好聽的名兒多的是，爲何偏偏給她取了個飛鳳這樣的綽號？」

張老頭不以爲然地說道：「飛鳳這名兒有甚麼不好？誰還能比它更神氣！」

正當大家圍聚在茶攤周圍談得起勁的時候，誰也沒有注意到古道那邊來了一騎漢子，那個漢子年約四十開外，中等身材，背上揹了個藍布印花包裹，看去好似商旅模樣。

他策馬逕直來到梁大爺那家藥舖門前下馬，將馬牽到舖後拴好，又進入舖內和梁大爺細聲談了一會，便踱到攤旁來了。

最初他只在一旁默默地聽着，當張老頭與冲冲地講完剛才那段話後，這中年漢子開口了：「大家在談飛鳳，在下也來湊個興。據說，飛鳳這個綽號也是有它的來由的。聽人傳說，去年夏天，十騎官兵押解着一批打從關內押解來的流人過沙漠，行至中途，突然遇上黑風，一時間，只見沙如浪滾，黑天昏地。十騎官兵仗着馬快，也不管那批流人的死活，丢下他們，顧自衝了出去，企圖向上報個『沙漠遇風，不幸身亡』便交差了事。這事被恰從沙漠近旁經過的一位姑娘知道了，她聽說在那批流人中有老有少，還有婦女、小孩，都是一些遭寃受屈的良民百姓，那姑娘二話不說，一縱馬，便頂着黑風沙浪馳進沙漠，第二天日落前，終於把那批流人領救出來了。流人們流着淚向她稱謝，請她留下姓名，姑娘怎麼也不肯說，只留下一串清脆的笑聲、一張令人難忘的笑臉，帶着滿身塵沙，縱馬飛馳而去。這姑娘不是別人，就是人們所稱的飛鳳。」

人羣中有人說：「這也許就是飛鳳

這綽號的由來！」

中年漢子道：「還不只此哩！聽說也是去年秋天的事，昌吉西邊的草地上，從遠處轉來一羣遊散的牧民，他們剛剛聚合起來，連帳篷也還未紮穩，突然從北邊闖來一幫遊騎，趕走了牧民的馬匹，還搶走了幾個年輕的姑娘，向北面大沙漠逃去。牧民們正跪在地上悲嚎，那姑娘恰好又從草地經過，她問明情由後，也是二話不說，拍馬向大沙漠追去。兩天後，姑娘帶着一身沙，把被搶去的幾個姑娘和一羣馬匹全送回來了。牧民們圍上前去拉着姑娘的馬，求她留下姓名，姑娘只是一笑，不肯說，留下一串美麗的祝福，帶着一串銀鈴般的笑聲，縱馬馳過草原去了。據回來的那幾位姑娘說，那姑娘在沙漠裡追上那幫遊騎，連話也未說便拔劍和他們刺殺起來，只眨眼功夫，爲首的三名漢子便都被她刺下馬來，其餘的人見勢不好，便各自沒命地四散逃去。那幾位姑娘還說，她騎馬馳行在沙漠裡，簡直就像會飛的鳳凰一樣，與許這才是飛鳳這綽號的由來。」

攤旁一位賣瓜的老大娘聽了後雙手合掌，說道：「我的老天，難道眞有這樣的事情！八年前也曾傳說過，咱西疆出了位冷大王爺，殺人不眨眼，武藝高强，也是個女的。可傳了一陣子，就像一陣風似的吹過了。如今又傳出一個飛鳳，這陣風又看能吹多久。」

中年漢子聽她談起冷大王爺，眼裡突然閃過一道亮光，全身也不禁微微哆嗦了一下，不再說話了。

酒店的伍掌櫃接過話來，說道：「冷大王爺的事，八年前我也多次聽人說起過，可說的人卻誰也沒有見過那位冷大王爺。飛鳳的事也是那樣，傳的儘管傳，說的也儘管說，又有誰親眼見到過她呢！這還不是像說鬼那樣，大家都說有鬼，卻誰也沒有見到過鬼。誰知道究竟有沒有那樣一位冷大王爺和這樣一位飛鳳！我這個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張老頭不滿地瞪了他一眼，說道：「你沒親眼見到過的人和事還多着哩，難道你都認爲不可信？我問你，二十年來，西疆到處一直都在傳說的半……」張老頭突然打住話頭，側過臉去瞧了瞧正在木柵門前踱來踱去的兩名軍校，又壓低嗓子說道：「那位半天雲，你親眼見過沒有？你又信不信眞有其人其事？」

伍掌櫃道：「半天雲我雖沒親眼見過，親眼見過他的人可多呢！誰不知他現在還帶領着他那幫弟兄住在烏倫古湖一帶，專門對付邊界那邊來犯的部落，經常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比那班守邊官兵還勇敢可靠。飛鳳的事哪能和半天雲相提並論！」

張老頭道：「老弟，二十年前，起初傳說沙漠裡出了個半天雲的時候，我也不信，也像你現在不信咱西疆出了個飛鳳一樣。」

伍掌櫃固執地道：「一個姑娘，又是單槍匹馬，會有那麼大的本事？除非我能親眼見到她，不然，我是斷難相信的。」

人羣中開始爭論起來：有信其有的，也有說其無的，各執一詞，莫衷一是。

中年漢子也不和大家爭論，只抬起頭來將關口周圍環視一遍，便邁步跨進酒店去了。伍掌櫃忙停下話來，抽身回店照顧顧客去了。那漢子向他要了一壺冷酒，一盤煎餅，獨自默默享用起來。

伍掌櫃把漢子安頓停當，又返身出店，繼續和張老頭爭論不休。二人越爭越有氣，越氣話越粗，最後，張老頭氣得圓睜雙眼，指着伍掌櫃的鼻子說道：「伍掌櫃，我知道你是背父所生的遺腹子，你從生下來就沒能親眼見到過你爹，你總不會連你有個爹也不相信吧？」

伍掌櫃被激怒了，脖子上的青筋一下子暴得老粗，聲音也變得沙啞起來，指着張老頭罵道：「呸，張老頭，你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怎麼也說出這種缺德話來，你這像人話嗎？」

中年漢子趕忙放下酒杯，幾步搶出店來，將伍掌櫃拉回店裡，左勸右解，才把他的一腔怒氣漸漸平息下來。中年漢子又要來一壺酒，强拉着伍掌櫃也喝了兩杯，二人又心平氣和地閑聊起來。

中年漢子笑了笑，忽又說道：「常言道『無風不起浪』。飛鳳的事兒，既然傳說的人那麼多，難道你眞的一點不相信？」

伍掌櫃道：「也許眞有這樣一位姑娘，只是未必有那麼大的本事，傳說的人總要加鹽加醋的，一個加一點，就玄啦，難道你也會相信她眞有那麼高的手段？」

中年漢子抬起頭來，兩眼正視着他，十分認眞地說道：「我相信，因爲我就曾經親自遇見過這樣的人。」

伍掌櫃驚詫地道：「也是一位姑娘？」

中年漢子道：「是的！那時她還是個姑娘。」

伍掌櫃道：「誰？是一個甚麼樣的姑娘？」

中年漢子放低聲音，神情肅然，一字一句地說道：「她就是八年前人們傳說的冷大王爺。」

伍掌櫃大吃一驚，差點跳了起來，他重重地喘了口氣後，才又問道：「你是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遇見她的？」

中年漢子道：「十五年前，在甘肅的嘉谷關外，當時我在甘肅當差，爲了一點小事，我無意間觸犯了她，她只一揚手，便差點要了我的腦袋，當時簡直把我嚇呆了，等她放馬走開後

，我才清醒過來，我知道，我是遇上一個身懷絕技、性情莫測的奇女子了，我心裡也明白，幸虧她手下留情，不然，我早沒命了。」

伍掌櫃瞪着一雙眼，聽得入了神，不料中年漢子說到這兒便把話打住了。伍掌櫃等不來後話，忙又問道：「後來呢？後來又怎樣？那冷大王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中年漢子沉下臉來，正色說道：「老兄，關於冷大王爺的事，你就別再問，也別去打聽了，她就最忌諱別人打聽她的事兒。我那次差點送命，就是由於冒冒失失地探問她是哪裡來哪裡去。」

伍掌櫃雖感意猶未足，卻也不便再深問了，只嘆道：「世上果有這樣的女人！」

中年漢子飲過酒，吃完餅，付了錢，正要起身離店，忽聽古道東邊遠遠傳來一陣清脆而又急驟的馬蹄聲。馬蹄聲由遠而近，吸引着古道兩旁的攤販店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掉過頭去，目迎着這疾馳而來的客人。中年漢子側耳傾聽了一下，臉上不禁微露驚詫之色，自語般地說道：「聽得出這是一匹好馬，一匹難得的好馬。」他隨即也跨出店來，站在門前注視着。

騎影已經出現在遠遠的古道上，舉目望去，只見一個奔馳着的黑點，尾後噴出一道長長的白色煙塵，迅速地向這邊移來。

黑點越來越近，已能看清它的輪廓：一匹神駿非凡的大黑馬，四蹄騰躍，鬃鬣飄拂，昂頭平尾，勢若行空，穿射而來。

那馬通身黑得發亮，在陽光照耀下，幾乎使人感到耀眼難睜，不敢正視；馬上端坐一位姑娘，身穿嫩綠色衣裙，扎袖緊腰，外罩一件羊皮背褂，脚下穿着一雙鹿皮短靴；姑娘年約十五六歲，杏眼桃腮，雙眉細長，微挑向上，一張紅潤的小口上隱隱掛着笑容。

大黑馬馱着姑娘捲起一陣風來到關口，直至木柵門前方才停下蹄來。

姑娘端坐馬上並不下鞍，只舉目向周圍環視了一遍，一張稚嫩的小臉上，露出一種對甚麼也感新奇、又對甚麼也滿不在乎的神情。

她閃動着一雙晶亮的眼睛，迅速地打量着關口四周的每一個人，嘴邊掛着笑意，笑意藏進了兩腮旁邊的兩枚大酒窩裡。

古道兩旁的人衆，大家都把目光、心意傾注到姑娘身上去了，誰也沒有留下一隻眼睛來冷眼看看身邊周圍的人。

正當大家都在爲姑娘的裝束、打扮和美麗而暗暗驚嘆不已的時候，酒店門前的那位中年漢子確是因爲這位姑娘的出現而震驚了。

他一手緊緊抓着橫斜在門前的欅柳枝條，大張着眼，一動不動地盯着姑娘和她胯下那匹還在噴着熱氣的大黑馬。他的臉上也因突然過分驚詫而微微顫動起來，一瞬間，他好像完全停止了呼吸，使他感到驚詫和震動的倒不是馬上那位光彩照人的姑娘，而是姑娘胯下那匹神駿欲飛的大黑馬。

當姑娘躍馬馳過店前的一瞬，中年漢子一眼就認出來了，這馬決非一匹尋常的牲口，它正是十五年前玉鳳的坐騎，也就是八年前冷大王爺的戰馬！可玉鳳已經在西疆銷聲匿跡近八年了，誰也打探不出有關她的一絲兒消息，她的坐騎怎會突然又在這裡出現，又怎會落到這樣一位姑娘手裡去了？中年漢子懷着一股無法遏止的好奇與興奮，决心要把這事弄個水落石出。

這時的木柵門前，兩個早已閑得無聊的守關軍校也因這姑娘的出現而抖擻起來。他二人趕忙挺直腰身，回到木柵門前，擺出一副忠於職守和凛不可犯的樣子，斜瞟着眼睛去偷偷打量着馬上的姑娘。姑娘坐在馬上，把周圍的人衆環視了一遍後，又抬起頭來把關上關下審度一番，她微微皺了皺眉，又輕輕舒了口氣，自言自語道：「啊，這就是烏蘇！」隨着，她一勒馬，徑向柵門走去。兩名守關軍校連忙齊步上前，伸手攔住她的馬頭，說道：「游擊有令，一律不得騎馬進城。」

姑娘注視着軍校，臉上露出困惑的神色：「游擊？游擊是甚麼樣人？」

蓄着一綹鬍子的那名軍校奇怪地將她上下打量了一眼，說道：「你連游擊都不知道？」

姑娘搖搖頭：「沒有聽人說起過。」

另一名軍校見她說得很認眞，便接過話來，對她說道：「游擊是朝廷任命的武官。」

姑娘點點頭，又問道：「多大的官？」

還是那名軍校說道：「統領這烏蘇一帶的兵馬。」

姑娘想了想，又說道：「他只管管他的兵馬去，爲何管起百姓進城騎不騎馬的事來了。」

蓄鬍子的軍校有些不耐煩了，沉着臉說道：「這是軍令，老百姓也得遵從。」

另一名軍校感到有些過意不去，忙補充道：「馳馬過街會驚擾百姓，連年禍亂，把滿城百姓驚擾得夠苦了！」

姑娘俯首凝思片刻，說道：「既是這樣，我也依了你們就是了。」說完，她一翻身，輕輕跳下馬來，又向關口兩旁看了看，問道：「這近旁有沒有馬店？」

蓄鬍子的軍校說道：「這兒哪來馬店。你可以把馬牽進城去，只是不能在街上騎馳。」

姑娘道：「牽着馬在街上走來走去，礙手礙脚的，多討厭！」她向茶攤這

邊看了一眼，便牽着大黑馬直向攤前走了過來。茶攤旁邊正好有株又粗又大的檉柳樹，姑娘把馬往樹上一拴，回過臉來對張老頭說道：「老人家，我要進城去辦點事，一會兒就返回來，這馬就煩勞你老代爲照看一下。」

張老頭感到十分爲難，忙說道：「姑娘，我看妳這馬是匹貴重的牲口，這裡過往人雜，我擔當不起，你還是把牠牽在身邊吧。」

姑娘笑了，臉上立即浮出了兩枚盛留笑意的酒窩，說道：「不礙事的，這馬烈，除了我，誰也近不了牠，你只掛隻眼，不讓人靠近牠就行了。」姑娘說完話，也不等張老頭再應聲，轉身正準備向關口走去，猛然瞥見了梁大爺開的那間中草藥鋪，姑娘立即喜形於色，忙又回頭穿過茶攤，走進藥鋪去了。

一直站在酒店門前發愣的中年漢子，目送姑娘走進藥鋪去了以後，快步來到大黑馬身旁，將牠從頭到尾仔細打量了一番，又繞着牠它轉了一轉，情不自禁地自語道：「是牠，沒錯，一點沒錯！」

伍掌櫃亦已跟着來到了中年漢子身旁，他滿懷疑訝地看看那大黑馬，又看看中年漢子，問道：「老兄，你怎麼啦？你好像認識這匹馬？」

中年漢子微微一怔，立即定下神來，隨口應道：「哪兒話！只不過看去很像一位朋友曾經騎過的那匹大黑馬罷了。」

這時，又有幾人圍了上來，指着大黑馬評頭品脚，議論紛紛，異口同聲，都在誇說馬駿。中年漢子忙又抽出身來，也跟着向梁大爺那間藥鋪裡走去。

藥鋪裡，梁大爺正在細看姑娘交來要他照秤的處方。處方上開的雖多是薄荷、桔梗、防風、雲苓、半夏、北杏、龍腦等一類袪寒除邪、化痰鎮咳的藥物，但卻一反常規的用了北辛六錢。梁大爺觸目驚心，頓覺手裡這紙處方沉重極了。他抬起眼來注視着姑娘，問道：「請問姑娘，這是誰開的處方？」

姑娘略一猶豫，並不正面回答，卻反問道：「這藥方開得怎樣？」

梁大爺道：「從處方用藥來看，病者定是風寒入肺，久咳成喘，若果如此，用藥也是對症的，只是這北辛一味，按常規是用藥不過三分，這裡卻用了六錢！不知是否下筆有誤？」

姑娘臉露驚喜之色，但她並不急於回答，卻反問道：「老人家，你也懂醫？」

梁大爺道：「老夫曾在關內關外走方三十餘年，對醫術也略略懂得一點。」

姑娘立即顯得親切起來：「老人家說得極是，病人確是多年喘咳，至於用藥，病重自然用藥也重，想不會有錯，請照方秤足好了。」

已在一旁站了一會的中年漢子，此刻上前插話道：「請問姑娘，這病者是你甚麼人？」

姑娘回過臉來，冷冷看了他一眼，說道：「一位鄉親。」迅速又轉過頭去看着梁大爺。

梁大爺爲難地說道：「姑娘不知，這北辛的藥性是何等霸道，像這樣的用量，老夫實在不敢照秤。」

姑娘道：「我可以多給銀兩，請老人家方便。」

梁大爺道：「醫有醫德，藥有藥品，老夫不敢欺心。」

姑娘猶豫片刻，說道：「好，不爲難你老人，我自進城另尋藥鋪秤去。」她說完，返身便向鋪外走去。

中年漢子忙搶步走到門前，攔住姑娘問道：「姑娘請稍留步，我有話相問。」

姑娘只好停下步來，好奇地打量着他。

中年漢子顯得有些性急地道：「請問姑娘，你那坐馬是從何處買得？」

姑娘眼睛忽閃了一下，立即警覺起來，說道：「你問這何用？」

中年漢子囁嚅地道：「我過去好像曾在哪兒見過這匹馬來。」

姑娘一笑：「這馬已隨我多年，從未讓別人騎過，你多是看走眼了。」她說完便一步跨出鋪門，匆匆向關口走去，很快就消失在關口裡了。

梁大爺滿腹疑訝地走到中年漢子身邊，問道：「老弟，你這是爲甚麼呀？」

中年漢子指着檉柳旁的那匹黑馬，說道：「梁大爺，你仔細看看那匹馬！」

梁大爺舉目將馬打量了一會，說道：「不錯，是匹好馬。」

中年漢子道：「我要你仔細認認，看看牠是誰的馬？」

梁大爺看看，想想，搖搖頭。

中年漢子壓低聲音：「牠不正是當年玉鳳騎的那匹大黑馬嗎？」

梁大爺一下張大了眼睛，忙又將馬看了一看，連連說道：「對，對，是她騎的那匹。可怎會落到這姑娘手裡了？」

中年漢子道：「我也正是想弄個明白，才向那姑娘打聽這馬的來歷，可那姑娘卻只說這馬已隨她多年，就是不肯說她得自何處。」

梁大爺感慨萬分地說道：「睹馬思人，玉鳳的遭遇也是多悲慘的了。可憐像她那樣一位絕世佳人，一位曠代奇女，八年來竟杳如黃鶴，一去不返，也不知她還尚在人世否？她與羅虎那段恩情，也變成『此恨綿綿無絕期』了。可憫，可嘆！」他說話的聲音裡充滿了凄愴。

再說圍聚在檉柳樹下的那幾個人，由誇讚馬駿又轉到品論那姑娘身上去了。有人說她準是誰家伯克或巴依家的姑娘，不然她不會有這珍貴的駿

馬，她也不會長得這麼漂亮。也有人說哪有伯克、巴依家的姑娘會單獨騎馬出外行走，何況又是這麼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說來說去，還是異口同聲，衆口一詞，都誇說姑娘漂亮，有的甚至把她說得秀麗非凡，誇稱她是草原無雙。

一位青年滿心羨慕地望了望大黑馬，說道：「這馬眞駿極了！也只有這麼駿的馬，才配得上那樣美的姑娘。」他邊說邊向大黑馬靠去，想撫一撫牠那身又黑又亮的皮毛，那大黑馬還不等他靠近，便迅速地轉過身去，用牠那兩條壯實得出奇的後腿對準着他。

張老頭趕忙站起來，大聲喝道：「別靠近牠！姑娘說那馬烈，你想去找踢呀！」

那青年半信半疑地繞着馬臀竄來竄去，大黑馬回過頭來緊盯着他。一霎時，牠的兩隻耳朵也豎立起來了，頸項上的鬃毛也在不斷地顫動，一雙大眼睛變得通紅，牠那發怒的神情，既威嚴，又兇猛，簡直叫人生畏，青年心怯了，趕忙往後退去。人叢中發出一陣驚嘆聲和訕笑聲。

中年漢子與梁大爺一直站在藥鋪門前輕輕交談着。

正在這時，古道東邊又傳來了一串清脆而雜亂的馬蹄聲。一位身披軟甲、頭戴銅盔、腰佩短刀、騎着一匹大紅馬的武官，帶着十餘騎軍向關口馳過來了。

梁大爺忙用手一拉那中年漢子，低聲說道：「看，大紅馬上那位官兒就是姚游擊。」

中年漢子忙轉身退進鋪門，陰沉着臉，冷冷地說道：「我早就認識他了。」接着又補了句：「八年前，我在塔城和他打過交道。」

這姚游擊名班，原是田項帳下一名旗牌，後昇塔城千總。八年前，因他在塔城捉得羅虎有功，田項表奏朝廷，將他破格擢爲游擊，還將羅虎刻不離身的大紅馬和那柄鋒利無比的短器寶刀賜給他。姚班爲人一貫恃勇豪橫，自得羅虎那匹大紅馬和那柄寶刀後，更是有恃無恐，不可一世。田項奉召調離西疆時，特將他調駐烏蘇，意在扼住這片馬賊經常出沒、四通八達的咽喉要地。

姚游擊巡營回城，剛剛馳馬經過酒店門前時，檉柳樹下那匹大黑馬忽然昂起頭來，向着姚游擊胯下那匹大紅馬發出一聲長長的嘶鳴。說也奇怪，那匹大紅馬一聽到這聲嘶鳴，竟自突然停下蹄來，回頭望着大黑馬，隨即也引頸發出長嘶。那嘶聲又似歡叫，又似悲鳴。姚游擊好生奇怪，忙舉目尋聲望去，這才瞥見到一匹雄風勃勃的大黑馬正昂頭挺立，似欲向他奔來。他不由吃了一驚，正想策馬向大黑馬走去，不料大紅馬似已知他心意，還不等他帶動繮繩，便碎步跑到大黑馬旁。大黑馬見大紅馬來到，又是擺尾，又是刨蹄，兩匹馬挨臉擦頸，親熱已極。

遠遠站立一旁觀看的鄉親們，都只覺新奇有趣，並未十分介意，只有躲在藥鋪門旁的中年漢子和梁大爺才深知這兩匹馬已是多年不見，又已各易其主的舊相識，突然在此重逢的心情。中年漢子看得心裡直發酸，梁大爺更是噙着滿眼的淚水，不住喃喃地說道：「畜牲尚有情，何況於人……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姚游擊趁兩馬相親之際，仔細將大黑馬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他越看越覺驚奇，越看越感心裡不是滋味，不禁暗暗嘀咕道：「誰還配有這樣的坐騎！西疆怎會還有這麼一匹好馬！」

他又望着大黑馬楞了一會，心裡突然浮上一個念頭——若讓這樣一匹好馬留在他人手裡，豈不使我的大紅馬也減了威武三分！姚游擊想着想着，便策馬來到張老頭面前，指着大黑馬問道：「這是誰的坐騎？」

張老頭恭恭敬敬地答道：「一個姑娘的。」

姚游擊道：「那姑娘呢？」

張老頭道：「進城去了。」

姚游擊轉了轉眼珠，又問道：「是個甚麼樣的姑娘？」

張老頭還是恭恭敬敬地道：「一個年輕姑娘。」

姚游擊瞪了張老頭一眼：「我問你她是一個……一個甚麼樣人家的姑娘？」

張老頭道：「說不準。看樣子也是普普通通的。」緊接着他又補了句，「興許還是有些來頭。」

姚游擊回頭對立馬在他身後的十餘騎軍校問道：「你們在這烏蘇附近看到過這匹馬和那個姑娘沒有？」

十餘名騎校都各自搖了搖頭。

姚游擊又回頭看着大黑馬，說道：「我來試試牠的脚力究竟如何？」說完，隨即跳下大紅馬，邁步向大黑馬身旁走去。

剛才看去還十分悠閑馴靜的大黑馬，突然回過頭來，兩耳高豎，拉長臉頰，瞪着一雙大眼，惕視着他。

姚游擊見狀不妙，只得停下步來，揚鞭叱喝，脅牠就範。那料大黑馬毫不理睬，只將一雙壯實的後腿對準他移來擺去，總不讓他靠近。

姚游擊惱了，揮起鞭子向牠臀上猛力一擊。大黑馬好似受辱一般，立時暴怒起來，只見牠發出一聲長嘶，一躍離地，將兩條後腿同時發出，鐵蹄在姚游擊臉旁擦到而過，差點踢落他的頭盔。

姚游擊閃退失足，竟仰面朝天地跌倒地上。大黑馬並未甘休，又見牠奮抖鬃鬣，將頭一擺，掙斷繮索，迅即轉過身來，將前蹄躍懸空中，劈頭蓋腦地直向姚游擊踏來。

姚游擊已嚇得膽戰心驚，連忙滾過一旁，躲過馬蹄，隨即起身躲到檉

柳樹後，向騎校們叱喝道：「帶住牠，快帶住牠！」

十幾騎軍校一齊撥馬圍上前去，大黑馬一陣左衝右撞，前踏後踢，只幾個騰躍，又將兩騎軍校衝翻在地，餘下十多騎軍校在馬上驚惶失措，亂作一團。

大黑馬這才昂起頭來，又發出一聲長嘶，然後一抖鬃鬚，放開四蹄，向古道左旁不遠處的一片樹林奔去。一瞬間，牠的身影已消失在樹林深處去了。

姚游擊狼狽不堪地從檉柳樹後轉出身來，指着十餘騎軍校罵道：「都是一些飯桶，連一匹馬都制服不了！」接着，他留下兩騎軍校守候在那兒，對他二人說道：「等那姑娘來找馬時，立即將她帶上城來見我。」

姚游擊正要上馬，張老頭上前將他攔住，說道：「總爺，這馬是姑娘交我給她照看的，你把牠驚跑了，叫我怎麼辦？」

姚游擊正有氣無處發，揚手就是幾鞭，狠狠地抽在張老頭身上，邊抽邊怒道：「就是這麼辦！你照看的好馬！」姚游擊還不解恨，又飛起一脚，將張老頭的茶攤踢翻在地，這才恨恨地跨上大紅馬，帶着十餘騎軍校穿過關口，進城去了。

中年漢子站在藥舖門前，把剛才發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他既對消失在樹林裡的大黑馬感到惦念不安，更爲留在城裡的那位姑娘的處境擔心着急，他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梁大爺在一旁已經看出來了，他閃動着一雙神秘的眼睛，低聲對他說道：「老弟別急，我一直在琢磨着那姑娘，我如猜得不錯，一會兒準有一場熱鬧好看的了。」

中年漢子困惑不解地望着他：「你猜出甚麼來了？」

梁大爺還是閃着一雙神秘的眼睛：「一個那麼年輕貌美的姑娘，敢於單人獨騎出來闖蕩，沒有幾分來歷，誰敢？這就叫『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中年漢子若有所悟地道：「這話有道理。我看那姑娘下馬身手敏捷，像個有功夫的人。只是，也許應付兩個無賴還可以，要逃過姚游擊的手掌就難了。」

梁大爺道：「如若眞的是她，姚游擊豈是她的對手。」

中年漢子驚詫萬分的道：「你猜她是誰？」

梁大爺一字一字地道：「冷——燕——。」

中年漢子張大着眼睛，楞在那兒不動了。一瞬間，往事歷歷，不斷跳上心來——玉鳳兒着個孩子闖出嘉峪關，那是十五年前，她帶着七歲的女兒悄然從艾比湖離去，那也正是八年前的事兒，而眼前呢？眼前的情景也在爭相閃現——這姑娘不也正好十五歲！她那雍容大度的儀態，那泰然自若的神情，還有她那輕盈的舉動，精湛的馬術……特別是那匹已隨着玉鳳絕跡八年而又突然出現的大黑馬，它駄着的那姑娘只能是玉鳳的女兒——冷燕！中年漢子想到這兒，突然舉起手來在空中用力一揮，說道：「對，是她！」隨即又怨嘆一聲，「我怎麼就沒有想到這點呢！」

梁大爺還是閃動着他那雙神秘的眼睛，說道：「還有你更沒有想到的呢！我敢說，冷燕就是人們傳說的飛鳳！」

中年漢子又是一楞，立即聯想起了有關飛鳳的種種傳說——她住在天山深處，只偶爾下山一遊，她騎着一匹能追風逐電的神駒，高超的劍技可稱天下無敵；她是一位十四五歲的年輕姑娘，那秀麗的容貌簡直叫人迷醉……想着這些，中年漢子已完全明白過來，他簡直是興奮已極，一把拉着梁大爺的手，說道：「你說得不錯，一點也不錯，這兒即將有一場熱鬧好看了！」

梁大爺不但毫無興奮之色，反而顯得心事重重，愁上眉梢。他回過頭去，凝視着古道左旁那片樹林，深沉地說道：「熱鬧是要看的，我們卻還有比看熱鬧更緊要的事情。」

中年漢子道：「去尋回那匹大黑馬？」

梁大爺道：「要尋的不是大黑馬，是大黑馬原來的主人！」

* * *

梁大爺凝望着大黑馬逸馳進去的那片樹林，滿懷深情地突然說出眼前更緊要的是要尋到大黑馬原來的主人，這當然是指玉鳳了。

中年漢子一聽，雖仍不免因餘悸猶存而哆嗦了一下，但這確也是他八年來一直未能實現的心願。方才他跟隨着那姑娘走進藥舖，並冒冒失失她攔着她，向他打聽大黑馬的來歷，目的也就是想從這馬的身上探到一絲尋找玉鳳的線索。

姑娘的冷對使他的希望落了空，梁大爺的感嘆更使他意冷下來。此刻，梁大爺偏又提出要尋到玉鳳的事來，這當然與他猜出了那姑娘就是冷燕有關，但玉鳳究竟是否尚在人世，中年漢子心裡却還是沒有把握。因此，他遲疑了一會，盯着梁大爺問道：「你究竟是怎樣猜出那姑娘就是冷燕來的？你又怎麼知道玉鳳尚在人世？」

梁大爺平淡無誇地說道：「我也不是一見就猜出她是冷燕來的，這事還是多虧你指給我看了她騎的那匹大黑馬，正是由於那匹大黑馬，使我老是去琢磨這姑娘的來歷，這又使我想起她剛來抓藥時，我對那張處方的詫疑來。當時我一看到那張處方，首先使我吃驚的是處方上那一手柳體楷書，寫得眞是清秀極了，我可以說，這裡整個西疆的文武官員，沒有誰能寫出那麼好的一手字來；其次是那奇異獨

特的配方，用藥之險，有如背水一戰、虎口拔牙一般，我當時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怕弄險遺憾，因此謝絕照秤。後來我對那姑娘的身世來歷琢磨來琢磨去，對那張處方也在心裡反覆推敲。突然間，我想起香姑曾對我說過的一段話來：『咱玉小姐寫得一手好字，連她那翰林哥哥也不及她……她不但能文能武，還懂得醫術。』再聯想玉鳳那剛毅任性的情性和那匹大黑馬的出現，我的心一下子亮了，那張奇特的處方準是玉鳳開的，也猜出那姑娘準是她女兒冷燕，她來烏蘇，正是爲她娘親抓藥來的。」

中年漢子吃驚地道：「玉鳳病了？」

梁大爺道：「不但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

中年漢子情急不安地道：「我們一定不能放過冷燕這條線索，設法盡快找尋到玉鳳的下落。八年來，許多弟兄們都在深深地惦掛着她，特別是咱們那位羅大哥，爲了尋她，出生入死，幾乎把整個西疆都踏遍了。」

梁大爺滿懷憂慮地說道：「强將手下無弱兵！果是冷燕，你豈近得了她？又豈容你窺探到她的行踪！」

中年漢子默然了。

這位梁大爺和這位商旅模樣的中年漢子究竟是誰呢？

梁大爺姓梁名巢父，本是個落第秀才，早年曾在滄州衙府裡當一名師爺，與半天雲羅虎的父親交好。羅父爲州官孫人仲陷害，蒙寃慘死，羅大娘守節殉夫，亦投井身亡。梁巢父仗義扶孤，爲護救羅虎的弟妹，爲孫人仲所不容，被迫流落京城，棲身破廟，以走方治病爲生。梁巢父一年前來這東城關口，開了這家草藥小舖，以便察看軍營動靜，並經常轉通烏倫古湖和艾比湖兩地消息。

這商旅模樣的中年漢子姓馬名强，乃是羅虎手下的一名頭目。

馬强焦躁不安地在店舖裡走來走去。

梁巢父却憂心忡忡地站在門口，等待和注視着這關口前即將發生的事情。

關口前看去顯得十分平靜，木栅門前那兩名守關軍校還是那樣的無精打采，守候在古道旁的兩名騎校也顯得懶洋洋的。可古道兩旁的攤販、店家、閑漢，都在緊張地等待着，都預料到了這兒將會發生一場糾紛，但却誰也料不準究竟會鬧出一場甚麼樣的事情來。

又過了一段令人難耐的時刻，突然間，一個綠色的身影在關口裡出現了，隨着又見那身影邁着輕盈的步子，幾乎是連走帶跳般地從關口裡穿出來的。那綠色的身影剛一出現，幾乎立即同時引來了古道兩旁二十餘雙驚詫不安的眼睛。一瞬間，大約有四五張口同時低聲呼叫起來：「看，那姑娘回來了！」

馬强再也隱忍不住，也不顧被人悉破的危險，一步從藥舖裡跨了出來，站在門前緊緊地注視着姑娘。

姑娘右手握着馬鞭，左手提着藥包，她罩在上身的羊皮背褂已將胸前紐帶解開，露出斜掛在腰間的一隻綉袋。姑娘左顧右盼，不驚不詫地向這邊走來。當她瞟掃過來的眼光停落到那株檉柳樹下時，姑娘停了停，臉上也微微露出驚詫之色，接着，她又加快了脚步，直向茶攤走來。她來到張老頭面前，看了眼那些還擺在攤上已摔破了的茶碗，問道：「老人家，你這些茶碗怎麼全碎啦？」

張老頭只頹喪地搖搖頭。

姑娘又回頭向檉柳樹周圍掃了一眼，不急不忙地問道：「老人家，我的馬呢？」

張老頭囁嚅地說道：「跑了，跑到林子裡去了。」

姑娘還是不急不忙地道：「怎麼跑的？」守候在近旁的兩名騎校牽着馬走過來了。

張老頭用手指着兩名騎校，說道：「姑娘問他們去。」

姑娘回頭看看兩名騎校，她腮邊剛才還能隱隱看到的兩枚酒窩已一下消失了，臉也好像變冷起來。她衝着他二人問道：「我的馬是怎樣跑的？」

左邊那名騎校作態地問道：「剛才拴在這樹旁的那匹大黑馬可是妳的坐騎？」

姑娘看着他那裝腔作勢的樣子，不禁笑了：「是我的馬。你說牠怎樣跑了？」

騎校道：「牠撒野，踢了我們姚大人，還傷了兩名弟兄，然後跑到林子裡去了。」

姑娘道：「我那馬懂禮，從不撒野，你不靠近牠，惹怒牠，牠決不無故傷人。」

左旁那名騎校說道：「反正你的馬踢了我們的人，走，隨我們見大人去。」

姑娘毫不理會，好似沒聽見一般，她轉過身，從身邊取出一串銅錢，放在茶攤上，對張老頭說道：「老人家，這是給你的看馬錢。」

張老頭楞住了，幾乎有些惶恐起來，語不成句地說道：「這……這成什麼話！我哪能還要姑娘的錢！」

姑娘一笑道：「老人家，別介意，拿去買幾個茶碗也好。」

右旁那騎校不耐煩了，上前一步，喝道：「磨蹭什麼，還不快跟我們走！」

姑娘只側過臉來，問道：「你們剛才說去見什麼呢？」

還是那騎校道：「我們大人。」

姑娘道：「啊，專管你們的那位官兒？」她隨即轉過身來，一揚眉，說道：「姑娘有事要趕路，沒有這份閑功夫！不然，無須他來請，我也自會找

他去。」說完，她已起步向道上走去。

兩名騎校趕忙張開雙手，攔住她的去路。左旁那名騎校沉下臉來，說道：「不去不行，今天妳走不了的。」

右旁那騎校也呼應道：「看妳是位姑娘家，還是自己走，不然，動起手來不好看。」

姑娘奇怪地看着他二人，突然發出一串爽朗而清脆的笑聲，說道：「什麼，要動手？我是看在……看在朝廷的份上，不想丟你們二人現眼，還不快讓開！」她話音剛落，隨即伸出右手，將攔在右邊的那名騎校一推，只見那騎校一個踉蹌，隨即栽到地上去了。姑娘連看都也看他一眼，便邁開脚步向前走去。

左旁那名騎校楞了一楞，這才丟了手中馬繮，快步趕上前來，指着姑娘喝道：「妳敢無禮！」隨即撲上前去伸手扭她臂膀。姑娘還不等他手到，一閃身，驀然飛起一脚，只聽一聲呼叫，那騎校便被拋跌到一丈開外去了。

這時，古道兩旁舖內店裡的人都一齊湧了出來，凝神注目地觀看這場熱鬧。

馬強看得又驚又喜，不禁連聲讚道：「有這樣的身手、神態，眞可能是玉鳳的女兒！」

梁巢父按壓不住滿懷的興奮，說道：「這就叫『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眞叫人解恨！」

這時，站在木柵門前的兩名軍校立即拔出腰刀，吆喝着跑了過來，最先被推倒的那名騎校亦已拔刀在手，從後面向姑娘撲去。姑娘神色自若地站立在古道中央，臉上既無怒色，也沒有怯意。兩名軍校氣勢汹汹地跑到姑娘面前，只是橫刀擋住去路，遲疑不敢動手。

正相持間，從後面撲去的那名騎校已來到姑娘身後，他舉起腰刀，用刀背向姑娘肩膀斜劈過去。

馬强看得急了，猛然大喝一聲：「姑娘小心！」他話音未落，姑娘已倏然轉過身來，用馬鞭將刀一撥，那刀便立即從騎校手裡脫手飛去，騎校搖晃了一下，楞住了。姑娘抬起頭來，迅即向馬强投來一眼，又收回去瞪着騎校，說道：「你還有人性，我也留情，不然，你就沒命了！」

兩名軍校趁姑娘說話時，從後竄了上來，那騎校見狀，忙搖手說道：「弟兄們，快住手，別再自討苦吃了！」

兩名軍校果然停下手來，站在那兒進退不得。

被踢翻的那名騎校也跛着腿走了過來，他哭喪着臉，說道：「我們也是奉命當差，姑娘不要和我們過不去。」

站立在她面前的那名騎校也央求道：「姚大人軍令極嚴，姑娘不去，我二人吃罪不起！」

姑娘道：「我豈怕見你們官兒，只爲急於趕路，無暇和他計較，等我有空，再來找他不遲。」說完，她向着道旁林裡發出一聲清脆的口哨，只眨眼功夫，那匹大黑馬飄着鬃鬚穿出林子騰躍而來。牠逕直奔到姑娘面前，方才停下來，昂頭擺尾，親昵萬分。兩旁人衆哪見過這樣神奇的事兒，不禁發出一聲驚嘆，也分不清是在讚馬還是讚人。

兩名騎校更是驚呆，張着嘴說不出一句話來。

還是蓄着鬍子的那守關軍校老練一些，他見姑娘正要上馬，忙上前說道：「姑娘，你既有這麼好的功夫，又有這樣一匹好馬，就見見咱們游擊大人，讓他也開開眼界好了。」

姑娘覺得這軍校話裡有因，不禁將已踏上馬鐙的左脚又縮了回來，盯着他好奇地問道：「爲什麼？讓他開眼界？」

軍校忙收刀入鞘，上前一步，說道：「咱游擊大人也有一匹大紅寶馬，自誇是西疆無雙。他會賭錢千兩，說不分軍民，有誰的馬能和他的大紅馬並頭馳上一里，他願獻銀認輸。我看姑娘這馬興許比那大紅馬還强，讓他見識見識，也知咱西疆還有好馬。」

姑娘聽了，也不覺心動於懷，說道：「好個西疆無雙，他那究竟是匹什麼樣的馬，敢如此自誇！」

另一名軍校也接口說道：「咱姚大人時常誇耀的還不只是他那匹馬呢！他身旁有把寶刀，可以削鐵如泥，鋒利無比，他把它比爲是刀中之王，誇它是天下無雙。他時常宣稱，不論何人，若敢和他比武，交手不過三刀，他準能砍斷你手中兵器，迫你認輸。因此，西疆軍營裡，誰不知道姚大人是赫赫有名的『一里三刀』！」

姑娘聽得入了神，心裡感到有趣極了。她索性轉過身來，興緻勃勃地站在那兒，抬頭望望天空，說道：「果眞如此，我倒想看一看他那自誇『無雙』的刀和馬呢！」

一直呆在一旁的兩名騎校喜出望外，正要趨前帶路，姑娘忙揮手止住，說道：「原是他要見我，只能由他出來一見，我可在此等他。」

兩名騎校奈她不得，只好匆匆交談數語，便由一人馳馬進城稟報姚游擊去了。

一場紛爭才歸平靜，平靜裡又蘊蓄着另一場更大的紛爭。就像夏天的暴雨一樣，一陣剛過，頭上烏雲更濃，預示着更大暴雨的來臨。

古道兩旁的人都在交頭接耳，竊竊地猜測着，談論着。

一直在默默沉思的梁巢父突然計上心頭地俯過身來，在馬强耳邊說道：「爲探出玉鳳的下落，只有設法接近這姑娘，我有了接近這姑娘的好主意了。」

馬强道：「什麼主意？」

梁巢父道：「趕兔子要『坐點』，截

牠去路。這姑娘一會準定沿來路馳回。你現在就去找個僻靜處守候在那兒，等她去時攔住她，動之以情，說之以理，興許能搞出一些線索來。只是你說話要特別小心，切勿涉及玉鳳的隱痛，那位大小姐千萬觸怒不得。」

馬强猶豫不決地說道：「可這兒的事情將會弄成怎樣呢？」

梁巢父道：「還是那句話：『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看姑娘那神態，哪把他這個『三脚貓兒』放在眼裡。你放心，姑娘保準平安無事。」

馬强這才跨上道旁，趁大家還未注意時，悄悄沿着古道向東走去。

馬强剛走了片刻，人羣裡不知是誰忽然發出一聲驚呼：「看，姚大人來了！」道旁二十餘雙眼睛一齊向關口投去，只見關口裡騎影晃動，隨着便見姚游擊在十餘騎軍校的簇擁下，馳出關口來了。

獨自牽馬站立在道上的那位姑娘舉目向關前望去，當那邁着碎步昂首向她迎來的大紅馬剛一映入她眼角裡時，她不覺全身一震，暗暗吃了一驚，心裡立即發出一聲驚喊：「這不正是我那救命恩人的馬嗎？」

一瞬間，八年前羅虎在塔城被她誤射而落馬被擒，娘親因此而悔痛欲絕，並因救他而隱恨天山……等，一連串悔恨交集、悲苦難分的往事，一齊湧上心來。她好似痴了般只盯住大紅馬出神，以致連騎在馬上的姚游擊是怎樣一個人都顧不上看他一看。

姚游擊將跟隨在身後的十餘騎軍校在關前一字兒擺開，然後一帶大紅馬對直向她走來，直至在離她六七步的地方才停下。

姑娘毫不理睬，仍只埋頭盯着大紅馬，在追索着她幼年時的種種往事。姚游擊在馬上看到姑娘那副神態，誤以爲她是因爲羞澀和畏懼而不敢抬起臉來。他得意地把姑娘打量了一番後，突然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姑娘驀然抬起頭來，厲聲一喝：「有什麼好笑的？」

姚游擊被姑娘這意外的一喝怔住，刺耳的笑聲也嘎然而止，他那張橫暴的臉也一下子變得似怒非怒，似笑非笑，似哭非哭，顯得非常奇怪起來。姚游擊只好用兩聲悶咳來掩飾他眼前的尷尬，這第一個回合，他就已經敗在姑娘的手裡了。

姑娘還未等他回過神來，又問他道：「你要見我，是不是談我這匹馬爲何被你驚跑的事兒？」

姚游擊又楞了楞，突然變得怒惱起來，說道：「你這馬撒野，踢了我的人，你又來撒野打傷我的人，你這野丫頭究竟是從哪兒來的？」

姑娘傲然答道：「天山。」

姚游擊半信半疑地道：「天山？你姓什麼？叫什麼？」

姑娘昂起頭來道：「冷燕。」

這冷燕二字剛一傳入梁巢父耳裡，不禁大吃一驚！出他意外的倒並非這姑娘就是冷燕，而是冷燕竟會毫無顧忌地道出自己的名姓。梁巢父不覺暗暗叨念的道：「奇怪，這姑娘與她娘親竟是完全不同的情性！」

姚游擊聽了姑娘的名姓，略略尋思片刻，忽又問道：「你這馬是從哪裡得來？」

冷燕道：「我的馬來自哪裡，關你何事？」

姚游擊道：「軍營裡常失馬，本大人就是要查一查你的來歷。」

冷燕指着他胯下的大紅馬，突然問道：「我也問問你，你這大紅馬是從哪裡得來的？」

姚游擊又是一楞，隨即帶着炫耀地說道：「這匹馬是本大人立了戰功，田項將軍特別賞賜給本大人的。」

冷燕這下才完全明白過來，這姚游擊定是八年前在塔城率兵圍捉羅虎的那個官兒，也就是這個官兒和她自己那一箭，才給娘親帶來那麼深沉的苦難，也給自己心裡留下深重的罪孽。她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一手造成的罪孽，倒變成了他的功勞，恩人羅虎的寶馬也落到他手裡，成了他的坐騎。冷燕立即閃起一個念頭：把牠奪回來，還給羅虎。

姚游擊見冷燕遲遲沒應聲，又說道：「軍營正缺軍馬，把你的馬留下來，我還可以多給你一些銀兩。那馬兒的來歷，本大人也可以不問了。」

冷燕斬釘截鐵地道：「我這馬不賣。」

姚游擊道：「不賣，換也行。我軍中的馬匹可任你挑兩匹。」

冷燕堅決地道：「也不換。」

姚游擊道：「這就由不得你了！」

冷燕按捺着已經昇起來的怒火，說道：「我可和你賭馬。聽說你會自誇你那坐騎是西疆無雙，誰能和你並騎跑到一里，你就認輸。我們就來比比，若一里之內我的馬落後半步，我那大黑馬就歸你；若已到一里仍齊頭並進，你那匹大紅馬就由我帶走，如何？」

姚游擊未即應聲，舉目將冷燕身後的大黑馬審度了一番，他感到有些心怯了。一里不過幾箭之地，快馬只需一口氣工夫，在這樣短暫之間，要將那麼神駿的一匹大黑馬丟在後面，談何容易？姚游擊氣餒了，他轉動眼珠，沉吟片刻，說道：「這道太窄，不堪並馳，草地又遠，去也不便。聽軍校報說冷姑娘本領高强，我來和你對刀如何？」

冷燕道：「如何對法？」

姚游擊道：「三刀之內我如勝你不得，這大紅馬便由你帶走；如我勝了，你那大黑馬就得乖乖留下，咱們互不抵賴。」

冷燕道：「好，一言爲定，我也不怕你抵賴。」

姚游擊仗着他那口寶刀，以爲冷

燕已經上當，心裡暗暗高興，立即跳下馬來，從騎校身旁要來一柄佩刀，順手拋給了冷燕，他隨即也拔出了佩在腰間綠鯊魚皮鞘裡的那柄短刀。他將刀握在手中，抖了一抖，又伸出左手撫摩了一番，然後才抬起頭來，望着冷燕說道：「你可不要後悔！」

冷燕盯着他手裡那柄厚背薄刃，在陽光下閃耀着冷冷寒光的短刀，不禁楞住了。

一剎那間，她由驚愕轉爲惋嘆，又由惋嘆引出她久久埋在心裡的悔恨和悲傷。她一眼就認出來了，那柄短刀，正是八年前在塔城集市上，羅虎憑着它挫敗了盛氣凌人的那異邦來客，爲西疆人吐氣揚眉的那柄短刀。

也在這一剎那間，冷燕還同時明白了，這柄短刀之所以落入了姚游擊的手裡，也和大紅馬到了他手裡一樣。猛然間，一個補過彌罪的念頭掠過她的心頭：奪回那柄短刀，將它歸還羅虎。

姚游擊胸有成竹地緊盯着冷燕，等她舉動。冷燕不急不忙地將藥包放入大黑馬鞍旁的革囊，然後又用手在大黑馬脖子上輕輕一拍，那匹馬隨即後退到一旁去了。她這才回過身來，指着姚游擊手中的短刀，說道：「三刀賭馬，我再給你增添九刀，把你手中這把刀也賭了。」

姚游擊吃了一驚，盯着她問道：「你用甚麼來賭？」

冷燕道：「我的命。」

姚游擊驚疑地將她全身打量了一下，又瞟了她脚旁地下那柄佩刀一眼，問道：「你用甚麼兵器？」

冷燕將握在右手裡的那條馬鞭一揚，說道：「我就憑這條馬鞭和你對刀，你儘管使出渾身解數向我攻來，或死或傷，我自認命。十二招之內你如勝我不得，你那刀、馬就歸我了。這樣賭法，你是佔了便宜的。」

姚游擊看了看她手裡那條馬鞭，只是拇指般粗細，長不過二尺五寸的密節竹鞭，鞭梢帶着一條一尺來長的皮筋，也無甚奇特之處，憑着他手中這柄寶刀，休說這樣的竹鞭，就是銅鞭鐵尺，也可一刀兩段。姚游擊這才定下心來，瞄着冷燕，笑眯眯地說道：「你這麼年輕標緻，賭命太可惜了。我不賭你的命，只賭你這個人，如你輸了，就把你這人和馬一齊留下。」

冷燕見他語帶邪穢，突然怒惱起來，說道：「來來來，讓你這瘟神識得姑娘的厲害！」

姚游擊仗着手中寶刀，又恃有軟甲護體，哪裡把冷燕放在眼裡，他左手護刀，鶴步上前，照準冷燕項上一刀劈去。

冷燕站在那兒，不閃不退，等他刀鋒已近耳旁，只迅即把頭一點，竟讓那刀擦邊而過。

兩旁人衆驚得發出一片噓聲。冷燕隨着點頭讓刀那麼一閃之際，口裡還數出了「一刀」二字。

姚游擊一刀落空，隨即反手一刀向冷燕腰間橫劈過來。

冷燕恰似早已料到一般，卻在他剛一發刀之際，就已一躍騰空，跳到一旁去了。

等姚游擊想收住刀勢時，已是力不從心，只讓刀鋒空劃半圈，惹來衆人一陣哄笑。冷燕這才不快不慢地報出「二刀」兩個字來。

姚游擊又驚又急，亦惱亦羞。往日他取勝，全靠對刀時削斷對手手中兵器，迫使對手認輸。不料冷燕卻只是閃躲，偏不舉鞭去迎。

賭馬三刀，眼看就只剩下一刀了，姚游擊急中生智，忽然一計上心，將刀平端在手，不劈不砍不削，只挽刀成圈的向冷燕直撲過去。

冷燕已悉破他的用心，只冷冷一笑，說道：「狡賴！枉費心機！」

趁他只顧左衝右撞之際，對準他的頭上猛然揮出兩鞭，只聽啪啪兩聲，第一鞭將他頭盔擊落，第二鞭梢頭皮筋迅即纏住他的髮髻，冷燕用力一帶，姚游擊痛極，狂叫一聲，立即揮刀向馬鞭削去。

冷燕還不等他刀到，又將手一抖，早已抽回竹鞭，姚游擊的刀又落空了。

冷燕趁此又呼出了「三刀」二字。

姚游擊早已老羞成怒，脹紅着臉，臉露殺機，掄起大臂，也不分刀數路數，把短刀舞成一團亮光，向冷燕殺來。

冷燕知道他已不是比武對刀，而是要置她於死地了。她也使出自己八年來在天山苦學苦練的輕身功夫，只見她忽騰忽閃，忽躍忽拔，騰如龍騰出海，躍似虎躍離山，閃如燕穿楊柳，拔似雲雀衝天，把關前的十數騎軍校、兩旁的幾十人衆，一個個都看得呆了。

冷燕一面像電閃風飄般地避躲着刀刃，一面仍盯住他運臂揮刀報着「四刀、五刀、六刀……」，當她已報到「十二刀」時，只見從未還手的冷燕猛然揮出一鞭，鞭梢皮筋正好纏住姚游擊握刀的右腕，冷燕只輕輕一帶，那柄刀便已在空中停了下來。

姚游擊拚命掙扎，冷燕卻像盤根大樹一般，動也不動。姚游擊正要將刀換到左手，冷燕忽將竹鞭一帶，隨即飛起一脚，那刀便飛到空中，並落到冷燕手裡來了。

姚游擊站在那兒，臉色由紅變紫，眼裡閃着凶光，樣子顯得既狠狽又駭人。

冷燕將刀捧在手裡，仔細地審視着，又輕輕地拂拭着，眼裡竟噙滿了淚水，但這也只是短短一瞬間的事情，她迅即又抬起頭來，不無譏意地對姚游擊說道：「馬不能無鞍，刀不能無鞘，還得把刀鞘拿來。」

她話音剛落，揚手一鞭，姚游擊

腰間那條綠鯊魚皮刀鞘便被鞭梢捲到她手裡來了。

冷燕插刀入鞘，邁步走到大紅馬身前，拾起韁繩，隨即輕輕發出一聲口哨，大黑馬應聲騰躍而來。

等冷燕剛一跨上馬背，姚游擊猛然轉過身去，對立在馬身後的十餘騎校喝道：「截住她，連人帶馬都給我拿下！」

十餘騎軍校一齊催動坐騎，將冷燕團團圍住。

冷燕立馬道上，睥睨了那班騎校一眼，舉鞭指着姚游擊，義正詞嚴地說道：「這刀和馬是你心甘情願下的賭注，有這關口四圍的百姓和你的軍校爲證。你賭輸了，這刀、馬自然就是我的了。如你來奪取，便是搶劫，動起手來，休要怪我心狠手辣！」

說完，她不但沒有做出任何戒備的舉動，反而將刀藏進鞍旁那隻革囊裡，勒轉馬頭，從容策馬，準備離去。

姚游擊一面呼喝軍校動手，一面奔了過來，意在奪回馬匹。他剛伸過手來，還未抓住馬韁，冷燕揚手一鞭，對準他手腕抽去。

姚游擊發出一聲狂叫，護着手腕，跟跟蹌蹌退到一旁去了。七八名騎校已拔刀在手，催馬向冷燕逼來。

冷燕不慌不忙，揮動竹鞭，鞭梢皮筋在空中好似電閃一般，只不過三揮兩擊，便已有三四名騎校手裡的佩刀被擊落到地上去了，有一名騎校更被擊得連人帶刀一齊滾下馬來。其餘騎校被嚇得不敢逼近，只揮舞着佩刀攔住她的去路。

另有幾名騎校在姚游擊的喝令下，轉到冷燕身後來奪取大紅馬，冷燕鞭長莫及，兩旁人衆正在替她着急時，只見她懸鞭腕上，探手入懷，從綉袋裡取出一張小弩，揚手一扣，兩名正在趕馬的軍校便中箭栽落馬下去了。

冷燕又回過頭來對擋在路上的幾騎軍校喝道：「再不讓開，就休得怨我了！」幾騎軍校趕忙撥馬閃到一旁，冷燕一帶馬韁，大黑馬放開四蹄，帶着大紅馬向東飛馳而去。

姚游擊只眼睜睜地楞在那裡，直至冷燕的騎影已轉過山彎，他才痛心疾首地指着她那已經不見了的身影，咬牙切齒地罵了一遍，又忿忿地發誓道：「此恨不雪，我誓不爲人！」然後才在那十餘騎軍校的攙扶下，恨恨地進城去了。

關口門前雖又突然冷清下來，關口兩旁卻更顯得熱鬧非凡。百姓們個個都興高彩烈議論紛紛，特別是張老頭更是揚眉吐氣，手舞足蹈地說道：「那位姚大人平時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今天卻像黃鼠狼遇上大鵬鳥一樣，三魂只剩下一魄了。」

伍掌櫃也說道：「他這也叫賠了刀馬又折兵啊！只是那叫冷燕的姑娘，我怎麼從未聽人說過！」

早已踱了過來的梁巢父拈着鬍鬚，成竹在胸地道：「她就是冷大王爺的女兒飛鳳！」

周圍的人衆一聽，一個個驚訝得目瞪口呆，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 * *

冷燕帶着大紅馬奔馳了大約已有四五里遠的路程，來到一處兩旁都是一片樹林的地方，突見從一株大樹後面閃出一個中年漢子來。那漢子竄到離她馬前不過十丈的路上站定，張開雙臂攔住她的去路，同時急匆匆說道：「姑娘請停馬，我有要事相求。」

冷燕一眼就已認出他來，料他又來糾纏，心裡有些不快，但又想到方才自己和那個軍校相鬥時，他也曾告警相護，可見他並無惡意，於是也就停了下來，盯着他說道：「有話快說。」

馬強道：「請問姑娘可是姓冷？」

冷燕只是點頭。

馬強立即喜形於色地道：「可叫冷燕？」

冷燕還是點點頭。

馬強一拍手，趨前兩步，顯得高興已極，又急匆匆地問道：「你父親可是玉……」這「玉」字剛出口，他突然停住了。

冷燕驚訝地道：「玉？玉甚麼？」

馬強慌惶不安地忙說道：「啊，是不是冷大王爺？」

冷燕點了點頭，又說道：「我娘親最討厭別人提她名姓、探她消息。」

馬強忙道：「這……我知道……早就知道……」他正不知該如何往下說時，猛然看到跟在她身後的那匹大紅馬，又不禁驚詫萬分地問道：「這匹馬如何會到你手裡來了？」

冷燕道：「你認得這馬？」

馬強興奮而又感慨萬千地道：「怎不認識，這原是羅大哥的坐騎，後因羅大哥在塔城失手被擒，這馬也就落入軍官手裡了。」

冷燕驚異地道：「你也認識羅虎？」

馬強不滿地瞟着冷燕，心裡直發酸，他幾乎有些哽咽地說道：「冷姑娘，你眞不該這樣連名帶姓地呼他，至少也該叫他一聲羅大伯才對啊！」

冷燕低下了頭，臉上浮起一層紅暈，她默然片刻，忽又抬起頭來，道：「你是羅大伯甚麼人？」

馬強道：「我名馬強，是你羅大伯手下的一位弟兄。」

冷燕立即跳下馬來，態度也變得親切了些，說道：「這馬是我和姚游擊對刀賭勝贏回來的，」她忙又從皮囊裡抽出那柄短刀，舉到馬強面前，說道：「還有這刀，也是羅大伯的。我正想送還給他，只是不知他現在何處，你來得正好，就煩你一併給他帶去。」

馬強沉吟不語，默然片刻，說道：「冷姑娘，這事事關重大，我馬強不

敢答允，因這馬頗有名氣，烏蘇、昌吉一帶官兵大多認識，我如帶牠上路，難保能平安送達，又因我是假扮商旅，帶刀亦有不便。因此，這刀和馬最好還是由姑娘親自送去。」馬强隨即又嘆息一聲，充滿深情地說道：「八年來，你羅大伯時刻都在惦念着妳，妳要是能去見見他，準比你送還馬和刀還要使他高興萬分！」

冷燕雖不甚理解馬强話裡的含意，但卻也深有感觸，似覺悵然若失。她俯首沉思片刻，說道：「羅大伯現在何處？」

馬强道：「烏倫古湖一帶，你到那兒一問便知。」

冷燕道：「好，我一定會親自送去，但我得先稟告娘親。」

馬强高興已極。「是要稟告妳娘親，一定得稟告妳娘親。」

冷燕告別馬强，臨上馬時，馬强又上前拉着她的馬繮，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娘親心性孤傲，吃了不少苦，你要多留意，不能再自誤，開藥舖那位梁大爺名叫梁巢父，是個好郎中，與你娘親亦有交情，需要相助時，盡可找他去。」

冷燕那顆一向不解憂愁、平靜得有如湖水的心，突然被攪亂了，泛起了層層漣漪，一時間，憂傷、困惑、驚奇、疑慮全都湧上心來，她只感到自己還有許多不解、不明白的事情，須要問問娘親去。

她催動大黑馬向天山馳去。

＊　＊　＊

大紅馬和短刀已經觸起了冷燕埋藏在心裡的舊痛，馬强的一席話，更像一陣乍起的春風，吹皺了她心裡的一池春水，許許多多迷濛的往事、不解的疑團，都一齊浮上心來，使她再也無法平靜下來，曠野裡本就很少行人，通向天山的道路更是荒涼得令人驚心。冷燕一任大黑馬向前走去，她只牽着跟隨在後的大紅馬，默坐鞍上陷入沉思中。歷歷往事，片片疑雲，不斷在她心頭掠過，在她眼前飄起。

那位滿身豪氣、通身好似銅鑄鐵打般的羅虎，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他和娘親之間又究竟有着甚麼樣的關連？

這在她心中一直是個似解而又不解的謎，也是一樁她多次想問而又不敢問的心事。

她不敢問並不是因爲她膽小，她冷燕並不是個膽小人，也不是她懾於娘親的嚴厲。她娘親在嚴厲中也有溫存，那溫存甚至更勝於他人的娘親。

她不敢問，是怕觸動娘親的情懷，引起娘親傷心。因爲她已經隱隱地窺看到了在她娘親的心裡掩藏着一片傷痕，那傷痕她不但不讓外人觸及，甚至就連冷燕對她也是諱莫如深。

她最忘不了的，是八年前在塔城發生的那件事情：羅虎突然被圍，正在和官兵拚殺，她不分皂白地暗暗向他射去一箭，當羅虎竟因此而被擒時，她娘親當時那驟然變白的臉色、一下失神的目光，還有那一聲令人寒慄的呻吟，以及後來她俯首緊貼在樹上那久久無聲的啜泣，那濕透樹根的淚水和鮮血……

還有後來她爲救羅虎而付出了遠比她生命還更貴重的代價，以至她娘親竟因此而帶着她隱居天山，過着幾乎是和禽獸爲伴，與草木同朽的生活，這是爲了甚麼？

冷燕記得當時她娘親只對她說過這樣兩句話：「他是你的恩人。」「他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孝義雙全的大丈夫！」娘親如此嘔心瀝血，難道就僅僅爲了這點？冷燕也曾懷疑過那位羅虎是不是她娘親的情人，也即是自己的父親。

但當她問起娘親時，她娘親卻十分嚴肅認眞地對她說：「羅虎只是你的恩人，決非是你的父親！」從此，羅虎與她娘親的關係在冷燕心裡，成了一個不解的謎，直到如今。

在冷燕心裡另外還有一個不解之謎，就是那位玉帥大人。自從冷燕在艾比湖和同齡的孩子們玩打仗，自己扮玉帥時起，就對玉帥充滿崇敬。

她也覺察到了娘親對玉帥的崇敬，遠比自己更勝過萬分。可她卻偏偏又從來不肯提起玉帥，甚至連這個玉字在她面前都像犯忌似的。過去，冷燕雖已隱隱感到奇怪，但卻毫未在她心裡引起甚麼疑念。也是自從那次她娘親因打救羅虎，突然帶着她離開艾比湖後，才在她心裡佈起疑雲。

當時，她娘親帶着她躲在古爾圖北那片沙漠裡的沙丘後面，眼看着羅虎已經被救出來了，可她娘親還是不肯找個地方安居下來，仍一直不停地帶着她在伊犂一帶游來游去，直至玉帥因羅虎脫逃的事獲罪罷官，奉召回京候處，並在他起程離開伊犂時，她娘親也才離開了伊犂，緊緊地跟隨在玉帥的後面。

使冷燕同樣永遠不能忘記的，是當玉帥遇到格桑率部埋伏謀刺，正危急萬分，她娘親縱馬趕到，殺了格桑，將玉帥救出時的那幕情景：她娘親跪在雪地上，一言不發，一動不動，一張臉白得和她身上的衣服、地上的積雪一樣。玉帥既不表示感激，也不稱聲謝，只注視着她娘親，站了片刻，便肅沉着臉，轉身上馬悄然而去。

冷燕雖被這場奇特反常的遭遇驚呆，可她也偸眼從玉帥那雙深沉難測的眼睛裡，看到了一滴閃動着的含有慈悲的眼淚。

直到玉帥都已去遠，她娘親卻還跪在那裡，好似已經僵死一般。冷燕還從未見過她娘親給誰下跪，這玉帥竟是何人，以致她娘親在他面前也變得這樣卑恭，這般慘戚，這麼吞聲？這個謎，冷燕一直藏在心裡，卻從未問過她娘親。

冷燕心裡還有一個謎，就是她從她娘親口裡知道，她還有個親人在關內。她娘親還說，那才是她母女二人的眞正親人，唯一的親人。

可這人是誰，她娘親只說是弟弟，其他就不肯多說，也不讓她多問。

這個謎與前兩個謎不同，她並沒有親眼看見，只是從她娘親口裡聽來，可它在冷燕心裡激起的好奇，卻遠比那兩個謎更爲强烈。

這個謎在她心裡不是茫然的迷霧，也不是懸心的疑雲，而是美麗的夢幻，是幸福的憧憬。

這件事，她娘親雖只對她談過三次，可她卻已牢記在心：第一次對她提起，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時她才七歲。

一天，她娘親給她講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冷燕聽了之後，便問她娘親道：「我父親是不是也打仗去了？」並說，「我長大了也去代父從軍，把他換回家來。」

她娘親將她凝視了許久，才告訴她說：「你沒有父親，你只有我，只有娘親。」

冷燕失望地說道：「我就再沒有別的親人了嗎？」

這時，她娘親突然俯下身來，摟着她輕聲說道：「你還有個親人，是你弟弟，他在關內，等你長大了，我一定去把他找回來，讓他和你在一起。」

冷燕多麼渴望有個同玩的弟弟！

從此，她時常盼望自己能快些長大，好讓她娘親進關去把那個弟弟找回來。

第二次對她提及，乃是三年前的夏天，那時她已快滿十三歲了。一天，她看見兩頭鹿子在樹林裡玩，見牠倆跳來跳去，你追我逐，時而抵觸鬥鬧，時而舔項相親。冷燕看到牠倆那麼快樂、親熱的情景，不禁羨慕萬分，她指着那兩頭鹿，問她娘親道：「娘親，那兩頭鹿可是姐弟？」

她娘親只笑了笑，沒有應聲。冷燕又問道：「要不，那就是母女了！」

她娘親又笑了笑，說道：「傻女兒，牠們不是姐弟，更不是母女。」

冷燕又問道：「那是甚麼呢？」她娘親遲疑了一下，才告訴她說：「牠倆是夫妻。」

冷燕的臉一下紅了，趕緊低下頭去，因她已從她娘親教給她的書中懂得了夫妻二字的含意。

母女二人都默然了許久，她娘親才移過身來輕撫着她，充滿憐愛地對她說道：「等再過幾年，我一定進關去，把我那親人找回來，讓他陪你玩，永遠和你在一起。」

冷燕的心竟突然撲騰起來，娘親的話使她既感到快樂，又不禁驚詫十分。

快樂的是，娘親並沒有忘記要進關去找回親人的事情，驚詫的是，她娘親偏在這時提起，卻又未提到「弟弟」二字。第三次聽她娘親提起，卻只是不多天之前的事情。

一天夜裡，她娘親的舊病復發，咳得直喘息，幾乎回不過氣來。冷燕坐在她身旁，一面不停地爲她捶背、舒胸，一面難過得直流淚。

她一不小心，讓一滴熱淚滾落到她娘親手背上了，她娘親竟一下忍住了劇咳，驀然轉過身來，含怒對她說道：「哭甚麼？我還不會死的！」

冷燕委屈地說道：「我怎會這麼想呢！我只是在爲娘親的不適而難過哩！」

她娘親停了片刻，又突然伸過手來將她緊緊地摟住，滿懷深情又略帶傷感地對她說道：「娘親還有兩樁心願未了，不會死，也不能死的。」

冷燕難過極了，只低聲啜泣。她娘親撫拍着她，又說道：「我的兩樁心願，一是要把你撫大成人；二是要進關找回我那親人，把他親手交給你……」

她娘親還想說甚麼，可突然又是一陣劇咳，她就沒有再說下去了。冷燕感到她娘親還有話，可那沒有說完的話又是甚麼呢？

冷燕這些藏在心裡還未解開的謎，平時沒有觸及，也就算了，反正她和她娘親在那天山深處幾乎是人跡不到的地方，已經過慣了無憂無慮的寂寞生活，可今天馬强卻偏偏又把它觸動起來。

馬强話雖不多，可是冷燕那塊平湖似的心田，卻一顆小石也能激起千層浪花，馬强的幾句話就已經夠她去琢磨推敲的了。

冷燕在想到她娘親和羅虎之間究竟有着甚麼淵源時，馬强那兩句話又在她耳邊響起：「冷姑娘，你眞不該這樣叫名叫姓的呼他，至少也該叫他一聲羅大伯才對啊！他見到你，定會高興萬分！」

冷燕對這兩句話眞是越想越感到不解了：至少也該叫他羅大伯，確切的稱呼又該叫他甚麼呢？至於那柄刀和那匹大紅馬，理應是他那麼一個英雄好漢最心愛之物，自己和他非親非故，又在塔城射過他，又怎會在他心裡竟比那刀、馬還重要呢？

冷燕後悔當時沒有趁機向馬强問個明白，但這又會不會觸痛她娘親藏在心裡的那片傷疤呢？冷燕又不後悔了。

她從琢磨羅虎又轉到玉帥身上去，不禁也立即想起馬强脫口而出的那個「玉」字來。她還清楚地看到，馬强當那「玉」字剛一出口便突然打住的神態，是不安中還略帶幾分驚惶，這又是爲甚麼？

這時，冷燕還隱隱地想起了八年前在艾比湖時，那位香姑姑好像亦曾對她娘親叫過甚麼「玉小姐」來。她也是剛叫出口便又立即打住。這個「玉」和玉帥那個「玉」，又會不會有甚麼關

聯？

回首前塵　悔恨交織

冷燕在鞍上一路尋思着，天已經漸漸黑下來了。她抬頭一看，見前面不遠處出現了一個村落。她知道，這恐怕就是這條道上今晚所能投宿的最後一個村落了，再向前走，便將進入一片渺無人跡的萬古荒原。

跨過荒原，才能到達天山脚下，放馬馳去，也須兩天的日程。她原想撥馬進村歇息，但一想到娘親病得厲害，正等待着她買藥回去，她決心乘着月色換馬馳行，一日夜馳過荒原，後天中午到達山脚，盡快把藥送到娘親身旁。於是，她催動大黑馬馳過村落，直向茫茫的荒原馳去。

冷燕和她娘親居住在天山深處的一座山峯後面，是在一塊巨大的岩石下，用粗大樹幹搭成的小屋。

露在外面的那些樹幹全都長了密密的木菌青苔，已經分不出那一條條的樹幹，看去倒像是一塊巨大的青石。

這木屋也不知道是誰人所留，玉鳳八年前在這裡發現它時，她喜出望外地把它視爲天賜，其實，它興許是哪個部落的逃亡奴隸來這裡修造的棲身之所。

木屋前是一帶窄窄的斜坡，坡下是一片茂密的樹林，穿過樹林，便是一個終年懸冰百丈的深谷。木屋後面是終年積雪的山峯，登上山峯，可以一覽無遺地把周圍百里內的景物盡收眼底。這對玉鳳來說，確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棲隱之地了。

玉鳳到此八年來，除購備食物和必不可少的用品外，平時很少下山，就是購物下山，行踪也極爲縝密，決不稍露行跡，更不容人認出她來。

玉鳳遁跡深山，隱姓埋名，並不是出於厭倦人世，也不是由於避禍逃亡，而是因她爲救羅虎，交出她父親多年常佩戴在身旁的那柄寶劍，假作玉帥兵符，賺過肖準，救出了羅虎，玉帥因此獲罪，被朝廷摘印罷官，召回京城待罪候處。

玉鳳爲此錐心泣血，深感自己罪孽深重，已爲世人所不容，自己已感無地自容，萬死莫贖。因此，她才來到這遠離塵世的深山，想以苦折苦磨來減輕自己的罪孽，用悔恨來贖償自己的過錯，而她那顆好似油煎着般的心，也只有將它投進冰窟，才能賴以鎮痛，才能得到安寧。

她來到這裡後，艱苦辛勞的生活雖然分去她心中一些痛苦，但寂寥的日子卻又增添了她對往事的緬懷，和對親人的眷戀。玉鳳從這死一般靜寂的天山深處，也並沒有得到寧靜。多少次她都曾起過尋死的念頭，想以一死來解脫自己，但身邊還有這幼小無依的女兒，關內還有那不知下落的兒子，哪能忍心地丟下他們，讓自己在九泉下又多增了一重遺恨！

因此，玉鳳只有把悲痛埋在心中，把苦汁咽下肚裡，過着這雖生如死，比死還難過的凄慘日子。

八年來，和玉鳳朝夕相處，幾乎是形影不離的就只有冷燕。她母女二人眞正成了連心的骨肉，彼此相依爲命。

玉鳳把整個心都貼到冷燕身上，每天一早便把她帶到樹林裡，傳授她拳技劍法，晚上便在木屋裡教她讀書，給她講述一些爲人處世的道理。

冷燕居處深山，心無雜念，加以她心性又極聰慧，不過三幾年功夫，便將玉鳳從「九華拳劍譜」上學得的全部套路學去。

玉鳳無法，只好一面督促她精益求精，一面獨運神思，從中變出一些套路來繼續傳她。

前人常說「教學相長」，這話確也是眞，玉鳳在獨自揣摩九華拳劍中的變化時，也悟到許多奧秘，以致使她在傳授冷燕時，自己的劍技也更爲精進。

玉鳳這時也更爲惋惜她十七年前埋藏在留村何招來屋前、楊柳樹下的那本「秘傳九華拳劍譜」的殘頁，想去重新找回那本殘書的心情也更爲急切了。

玉鳳每天除料理起居和傳授冷燕武功劍術外，略有閑暇，她便獨自登上屋後那座山峯，站立峯頂，始而向東，繼又面北，久久凝望，黯然神馳，悲不自勝。

深山無歲月，日子卻是漫長的。在這漫長的日復一日中，冷燕已漸漸長大，體態也由纖細而變得豐滿和苗條起來。這點，玉鳳已經注意到了，但她並未十分在意，只不時以她那滿含憐寵的目光默默地注視着她，心裡暗暗說道：「誰說天山寒雪不開花，這就是天山上最艷麗的花朵。」

一天，玉鳳突然看見冷燕在俯首沉思，並從她眼裡看到一種悵惘的神情，心裡不覺一怔，便問她道：「燕兒，你在想些甚麼？」

冷燕悵然地一笑：「我在想娘親給我講的那些人世上的事情。」

玉鳳只默默地打量着她，不再問了。冷燕卻又說道：「娘親，人世上既然有那麼多好玩的地方，我們爲何不也回到人世上去？」

玉鳳的心微微震動了一下，說道：「等你長大了，我就帶你出山去。」

晚上，玉鳳久久不能入睡，緊緊偎在她身旁的冷燕忽然發出一聲低低的囈語：「娘親，帶我出山吧，我要回到人世去！」

玉鳳的心猛然跳動起來，她被冷燕這短短的一句夢囈震驚了！她輕輕的坐起身來，注視着冷燕那張熟睡的臉，見她粉嫩的腮頰，玉潤晶瑩，有似帶露春蕾，含苞欲綻。

玉鳳看着看着，不禁從心裡發出一聲無聲的呻吟，默默念道：「啊，女兒，你已長大了，也快離開娘親了。」一串不辨是酸是甜，是悲是喜的淚水，隨即從她眼裡滾落下來。玉鳳的心突然變得空空的，一整夜未能合眼。

玉鳳遁跡天山，本是爲將自己置身於孤獨之中，可當她偶然從冷燕的夢囈裡發現她已漸成人，並因此而想到她快要離開自己時，一種孤獨之感驀然襲上心來，她輾轉反側，不由思念起她那流失關內下落不明的兒子來。她想，要是他在自己身邊，這裡就是他的家，他將永遠不會離開自己。她又想，只有把他尋找回來，讓他和冷燕成親，這樣，冷燕也就永遠不會離開自己了。想到這裡，她進關尋找兒子的心願也就更加急切了。

從此之後，玉鳳每次下山購買食用物品，也把冷燕帶在身邊，讓她去見識見識世面，熟悉熟悉各地的人情風俗。不料，這冷燕雖然跟隨她在深山幽居了幾年，一旦重歷塵世，對外面的一事一物卻並不顯得驚奇詫怪，仍是神態自如，進退得體，再加上她心細如髮，又警敏多思，一路上不論遇上甚麼事情，都無須玉鳳勞神照料，她也能隨機應變，應付裕如。因此，玉鳳只帶着她下山幾次，便已放下心來，以後遇上甚麼需要下山辦理之事，便叫冷燕獨自前去，她也省下許多勞頓。

玉鳳自十六年前在肅州道上懷兜着冷燕，在冰天雪地的祁連山谷追尋她剛生下來被換走的親生兒子，因此感受風寒，病得幾乎死去，後經好心的老闆娘劉大姐細心照料，雖然保住了性命，却因此留下個咳喘之症。

她以後又爲羅虎被擒之事悲痛得吐了一次血，咳喘病又加劇了幾分。她遁入天山後，長年身處高寒，咳喘日益加劇。她仗着自己平時苦練的功底，也能勉强支撑，並不十分在意。不料半月前病又復發，來勢較前更爲猛烈，這才使她感到有些不支。

冷燕勸她下山請醫看病，玉鳳只是不允，後在冷燕的苦苦哀求下，她才自己開了一張藥方，把冷燕打發下山抓藥。

臨行時，她對冷燕說道：「我這方裡所用的北辛，乃是產自遼東，這附近一帶的店恐怕不易買得，你可直去烏蘇，那裡興許才能抓到，只是烏蘇離此太遠，你可將我大黑馬騎去。」

等冷燕騎着大黑馬穿過林子去了，她還支撑着身子登上屋後峯頂目送着她，直至冷燕馳下天山，那疾馳的騎影已隱入遠遠的河谷中時，她才走下山峯，回到木屋。

冷燕所去的烏蘇，在玉鳳的心裡時時喚起的是一種難以言表的感情。她曾在那裡度過自己千嬌百寵的童年，也是在那裡使她陷入迷惘，種下苦果，釀出慘劇的今天。因此，一想到烏蘇，她就感到一陣煩亂、眷戀、惆悵、歡樂、悔愧之情，一齊湧上心頭，竟使她分不出是苦是甜。

最使玉鳳感到心悸的是，她雖然已離開了那座古城多年，但那城裡的每一條街、城外的每一條道，還有那近城的山崗、遠處的草原，她都還是那樣熟悉，它們也一定還能記起她來。它們對自己近二十年來的遭遇和所作所爲，是否知道？又是如何看法？特別是那裡的父老百姓們，他們在茶餘酒後的閑話裡會不會提起自己？提起了，他們又會說些甚麼呢？

玉鳳不禁惕然情怯起來，她有些後悔了，覺得自己眞不該讓冷燕到烏蘇去。

* * *

冷燕一心惦掛着娘親的病體，又帶着滿腹的疑團，一路換馬飛馳，終於在第三天下午進入天山，向天山深處走去。

當大黑馬已快走近木屋前面那座山峯時，冷燕又不禁猶豫起來：羅虎也罷，玉帥也罷，自己心裡的那些疑念，怎樣去對娘親說呢？娘親又正在病中，提起這些事來，又會不會觸起她的舊痛，引起她的傷心？冷燕最怕娘親傷心，她知道娘親常常在暗地裡偷偷飲泣，可娘親總是不讓她看見，甚至從不在她面前留下淚來。要是娘親的悲痛眞是與自己的疑念有關，如去向她貿然提起，豈不是又去惹她傷心。

冷燕一想到這點，她情怯了，急於解開迷霧的心也涼了下來。她暗暗告誡自己：對娘親的事情千萬不能魯莽，還是慢慢尋機再向她打聽吧。

冷燕正思忖着，大黑馬已穿過樹林走上斜坡來了。木屋已出現在她眼前，冷燕心裡不由感到一陣欣慰。大黑馬也立即昂起頭來，望着木屋發出一聲嘶鳴。

這是牠在向牠跟隨多年的主人報牠歸來的消息。刹時，木屋的門打開了，玉鳳一步從屋裡跨了出來，她那帶有病容的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站在門前，慈祥地凝視着風塵僕僕的冷燕。

冷燕跳下馬鞍，正要向她懷裡撲去，她看見娘親那雙一直凝視着她的眼睛突然轉到大黑馬身後的那匹大紅馬身上去了，就在那一瞬間，只見她娘親眼裡閃起一道驚詫的亮光，整個身子也不禁微微戰抖了一下，臉色立即變成灰白。

她娘親這一異常的表情，好似夜空中的閃電一樣，只短短的一瞬間便過去了。她迅即又鎭定下來，指着大紅馬，向冷燕問道：「這馬是從哪裡來的？」

冷燕也不先回答娘親的問話，只盯着她反問道：「娘親，你來看看，這是誰的坐騎？」

玉鳳走到大紅馬身旁，伸出手去

撫了撫牠的項脖，說道：「我認出來了，這是半天雲羅虎的坐騎。」她的聲音雖很平靜，可她那隻撫着大紅馬的手却在微微顫抖，這已被冷燕看在眼裡了。

大紅馬回過頭來，用鼻子輕輕碰了碰玉鳳，隨即打個噴鼻，又發出一聲低沉的嘶鳴。那嘶鳴在玉鳳聽來，如泣如訴，亦壯亦悲，她忙轉過身去，眼裡已不禁噙滿了淚水。

冷燕雖站在娘親背後，但她却已從那無須的一轉身中，感到了娘親是在掩蓋自己已經露出來的眞情。冷燕想轉過身去看個明白，但她却又不願意轉過身去，只走到大黑馬鞍旁，從皮囊裡取出那柄短刀來，回到娘親身後，說道：「娘親，你看，還有這柄短刀，也是我那恩人羅……虎的。」

玉鳳又是一怔，隨即從容轉過身來，接刀在手，抽出鞘來默默注視一會，又問道：「你這刀和馬是從那兒得來？」

冷燕這才將她在烏蘇和姚游擊對刀賭勝的事，詳細說了一遍。玉鳳聽了，含怨帶責地說道：「我曾對你說過多少次，在外切勿恃藝逞强，更不要去和官兵作對，你怎麼忘了！」

冷燕道：「又不是我去犯他，是他來犯我，難道就讓他欺負不成？娘親不是也常對我說，人貴有志，決不能任人凌辱！」

玉鳳默然不語了。

冷燕隨即取下大黑馬馬鞍旁的皮囊，又過來扶玉鳳，說道：「娘親，你有病在身，還是進屋歇息，我已將藥買回來了。」

冷燕把娘親扶進木屋，放好皮囊，又回身來到屋外，給兩匹馬卸下馬鞍，牽到馬棚，餵過草料，這才又回到木屋。當她經過小窗前時，見娘親坐在桌旁，抬頭望着斜掛在牆上的那柄短刀默默地馳神。冷燕多年來已經看慣娘親這種默坐馳神的姿態，但往日她都是遠望凝思，視無定物，而今天却把目光久久落在這柄刀上，她是在欣賞寶刀，還是在睹物思人？冷燕心裡不禁又閃起一個謎來。

等她轉過牆角進入屋裡，玉鳳早已收回目光，安詳地坐待在那裡了。她見冷燕進屋，便指着已經擺好在桌上的一盤烤餅和幾碟野味說道：「快坐下來吃點東西，你已是夠累的了。」

冷燕立即順從地緊挨着她坐了下來，津津有味地吃着。玉鳳從皮囊裡取出藥包，打開包紙，檢視着那些藥物。她一味一味地辨識着，不時還送到鼻前嗅嗅。當她拈起一撮北辛細細地審察一番後，說道：「這確是道地的遼東北辛。」接着，她若有所思的問道：「你去抓藥時，藥店掌櫃可曾說過甚麼沒有？」

冷燕道：「我先去東城關口門前那家藥鋪，掌櫃見了娘親這張藥方，說北辛用量過重，不肯配給，我只得進城另尋藥店，也正是因爲這樣，才惹出那位姚游擊，讓我贏回這刀、馬來的。」

玉鳳道：「我這用藥，確是爲醫家所忌的，無怪那掌櫃不肯配給。不過，他也是只知墨守成規，不敢稍越雷池。我病乃多年積寒所致，入肺已深，一般祛寒藥物已無能爲濟；唯有北辛藥性雖烈，却表寒最力，一般常人常病確是不敢多用，我這等處方，乃是效法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行爲，這也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了。」

冷燕道：「那位不肯配藥的掌櫃也說娘親的病是風寒入肺，還說他也懂醫，曾在關內關外走方行醫三十餘年。」

玉鳳又是略略一怔：「你可曾問他姓名？」

冷燕停下箸來，緊緊盯住她：「他姓梁，名巢父。」

玉鳳臉上掠過一抹驚詫之色，盯着冷燕，遲疑地問道：「你是從別人口裡打聽得知，還是他親自告訴你的？」

心細如髮的冷燕已從她娘親的這一問話裡，察覺到一些藏有隱密的端底來了。她只略一猶豫，便又坦然說道：「是一個叫馬强的人告訴我的。」

玉鳳眼裡閃起了驚愕和警惕的神情，她默然片刻，又突然問道：「他對妳說了些甚麼？」

冷燕也不答問，只回過臉來盯着她，也突然問道：「娘親，你認識馬强？」

玉鳳點點頭，說道：「認識。」

冷燕道：「那位梁巢父呢？」

玉鳳道：「也認識。」

一時間，冷燕不知該從何處問起，只移過身去，將臉偎在娘親肩上，說道：「我怎從未聽娘親說起過他兩人？」

玉鳳道：「我和他二人只見過一兩面，非親非故，又無甚麼瓜葛，提他作甚。更何況那馬强乃是一名馬賊，梁巢父早年尚能安貧樂道，聽說後來也投奔了馬賊，就更無提他兩人的必要了。」

冷燕道：「娘親，記得我小時，你曾對我說過，馬賊都是英雄漢，都是好人，怎說因他兩人是馬賊，你才不願提起他們的呢？」

玉鳳站起身來，瞪了她一眼，帶慍地說道：「我幾時對你說過馬賊都是英雄漢，都是好人的話來？我只說……」她話猶未完，便又突然咳嗽起來，而且越咳越劇，大有不可遏止之勢。冷燕慌了手脚，趕忙把她扶坐椅上，又是舒胸，又是捶背，過了許久，玉鳳的咳嗽才緩解下來。冷燕見娘親的咳嗽漸止，已忙着給她煎藥去了，母女兩人的談話也就擱到一旁去了。

晚上，玉鳳斜靠鋪上，一面輕輕地揉撫着心窩，一面靜靜地閉目運氣，這是她每到病發時用來平喘的有效

周笑若一行人被廿餘騎人馬所包圍。

之術。

冷燕緊緊挨在她的身邊，關注着娘親病情的變化。開始時她還能打起精神，留心着娘親的一呼一吸，後來，她終因連日奔馳過勞，漸漸地也就沉睡過去了。

等她一覺醒來，大約已是半夜，屋裡一片漆黑，她身旁却是空蕩的。再一細聽，屋裡也無動靜。她不覺一怔，心想：外面這麼寒冷，娘親何事出屋去了？

她迅即披衣下鋪，走出門外，見靠牆角的那邊馬棚裡亮着燈光，她輕輕走到牆角，探頭向馬棚裡望去，只見娘親正在給大紅馬添餵夜料。

那大紅馬一邊吃着草料，一邊不住伸過牠那長長的面頰去挨擦她娘親，顯得親熱萬分，她娘親也用手不停的撫拍着牠，似乎還在喃喃地和牠說話。

冷燕把這異乎尋常的情景看在眼裡，她心裡的那團迷霧不但並未因此而加厚起來，似乎還在漸漸散開。

她至少已經看出來了，娘親這般鍾愛大紅馬，肯定與大紅馬的過去有關，這又牽連到羅虎身上去了。冷燕心裡又多了一點依據——娘親和羅虎定有着一種極不尋常的關係。她只是還不明白究竟是甚麼樣的關係罷了。

冷燕既然已經明白了她娘親和這匹大紅馬之間藏有一種秘密，她感到自己也不便再在這兒偷看下去了，便忙退回屋去，睡到鋪上，裝着熟睡的樣子。一會兒，玉鳳提着燈回到屋裡來了，她又在鋪上坐了很久才和衣睡去。

自從那夜之後，一連許多天，照料馬匹的事都由冷燕一人去做，玉鳳毫不過問，她甚至連馬棚門前都未曾去過了。

儘管如此，冷燕還是感覺出來：娘親越不接近大紅馬，越是惦着大紅馬，她的心已被大紅馬攪亂了。

冷燕突然開始抱怨和可憐起她娘親來，她不明白這中間究竟藏着甚麼秘密！娘親又何苦要這般折磨自己，憑着她那一身本領，有仇報仇，有恩報恩，要恨誰就恨誰，要護着誰就護着誰，那用得着把苦埋在心裡！她突然下定決心，搬開娘親壓在心裡的那塊大石頭，把積在娘親心頭的苦水全倒出來！娘親如再不肯說，便找羅虎去。

吃晚飯時，母女兩人對坐桌前，冷燕默不作聲，埋頭只顧吃着餅和菜，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玉鳳驚詫地問她道：「燕兒，你今晚怎麼啦？心裡好像裝着甚麼事？」

冷燕抬起頭來盯着她，突然問道：「娘親，那位羅虎，我該怎樣稱呼他才對？」

玉鳳猛然一怔，不覺停下箸來，驚訝地望着她：「你怎會突然問起這件事來？」

冷燕一鼓作氣地道：「有人說我至少該稱他一聲羅大伯，我究竟該稱他甚麼呢？」

玉鳳將箸子往桌上一放道：「是誰這樣對妳說的？」

冷燕道：「馬强。」

玉鳳不禁怒惱起來：「我已猜出是他了，他還對妳說了些甚麼？」

冷燕見娘親已有怒容，忙低下頭去，含怯帶屈地說道：「他要我把這刀和馬親自送給羅……羅大伯去。還說，羅大伯時常都在惦念着我，要是他能見到我，準比他重得刀、馬還高興。」

玉鳳默然不語了。

冷燕向娘親偷偷瞟了一眼，她從娘親臉上隱隱看到一種不勝淒楚的神色，冷燕的心也不覺酸澀起來。

木屋裡陷入一片寂靜，能聽到的只是她娘親的喘息聲和她自己的心跳聲。一瞬間，冷燕也不禁為娘親和自己這迷離的身世傷悲起來。她走到娘親身旁，蹲下身子，伏在娘親膝上，仰起頭來，充滿虔誠地問道：「娘親，我的父親是不是羅大伯？」

玉鳳看着她，臉上既未露出驚詫之色，怒容亦已消失，她充滿悲憫而又莊嚴地對她說道：「幾年前妳就曾這樣問過我，我亦已告訴過妳了，他不是妳的父親，但他曾對妳有恩，對娘親有義，你應該敬重他，就像對你的父輩一樣。」

冷燕道：「那我的父親又是誰呢？」

玉鳳默然片刻：「他已經遺棄了你，你也不用再提他了。」

冷燕感到傷心，但更感到憤懣。她又冷冷地問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玉鳳只含糊應道：「仕途中人。」

冷燕也隱隱懂得了娘親所說的「仕途」，大概就是讀書做官的意思。她不覺冷冷地「哼」了一聲，口裡雖沒說出，心裡却想：「這樣的人還不如馬賊！」她怕引起娘親傷心，忙又把話題岔開，仰望着娘親說道：「我和姚游擊對刀賭勝，原是為給羅大伯奪回這刀和馬，我又答應了要給羅大伯送去的，我想等娘親病體康安後，才動身給他送去。」

玉鳳道：「你知羅大伯現在何處？」

冷燕道：「在烏倫古湖一帶，」她見娘親嘴邊隱隱掛上一絲欣慰的笑容，便又興冲冲地說道：「聽說他在烏倫古湖聚集了很多人馬，專門抗擊從異邦入境來犯的部落，不久前還打了一仗，幾乎殺得他們片甲不留，那一帶的牧民們都很愛戴他，稱他的隊伍為鐵騎。」

玉鳳聽得不禁動容了，臉上也閃起了光彩。她望着冷燕，問道：「你從哪裡聽來的？」

冷燕道：「山下有人的地方都在談論着他的事，我聽得可多啦！」

玉鳳道：「我怎麼從未聽你談起過？」

冷燕把頭一偏：「他們都與妳無關，提他作甚！何況又都是些馬賊，就更沒有提的必要了！」

玉鳳寬容地笑了笑，說道：「你這丫頭也從山下學會滑舌了！」

冷燕將臉貼靠在娘親的膝蓋上，溫順地說道：「只要娘親喜愛聽，以後我把聽來的都講給你聽。」

玉鳳沒有吭聲，只抬起頭來望着掛在牆上的那柄短刀出神，才又滿懷深情地說道：「這刀和馬已隨他闖蕩多年，確是他心愛之物，目前他也許正需要它們，過幾天你就給他送去吧！」接着，她又喃喃地說了句：「他失去的東西已經是夠多的了！」

冷燕高興地道：「我等娘親病體好了就上路。」

玉鳳沉吟了一會兒，又說道：「從這兒到烏倫古湖，迢迢千里，一路頗多險阻，他們那裡又人雜言繁，易生是非，你此去還得依我三戒才行。」

冷燕道：「就請娘親道來。」

玉鳳道：「一，沿途不得生事，更不要去惹犯官兵；二，不准將我的行踪近況洩露給任何人知道；三，不准將這裡的住處告訴你羅大伯。」

冷燕聽後，略一思忖，點頭應道：「娘親所說，我都依從就是了。」

過了幾天，一天早上，冷燕從樹林裡練功回來，剛一走上斜坡，便見娘親坐在木屋前整理馬鞍，身旁還放着已經裝好衣物的皮囊包裹。她心裡感到有些詫訝，心想：娘親病還未好，難道竟要下山？忙快步走到娘親面前，問道：「娘親，你整理馬鞍何用？」

玉鳳道：「送你登程。」

冷燕道：「下山何事？」

玉鳳道：「給你羅大伯送還刀、馬去。」

冷燕道：「何時起行？」

玉鳳道：「立刻動身。」

冷燕意外已極，一下竟楞住了。

玉鳳還不等她發話，便又說道：「我服藥後，病勢已大大減輕，天氣也漸漸暖和起來，一切都不妨事了，你就放心地去吧！」

冷燕一下撲到娘親身上，嗔聲道：「娘親，你在說謊，昨晚半夜你還咳得那麼厲害，你以為我不知道？我還不能去，要去，也得等你痊癒後再去不遲。」

玉鳳擁着她，充滿深情地說道：「這事本也不用這麼急，只是連日來那大紅馬老向着北方悲嘶，它準是為戀舊主戀得揪心了，這畜牲情也可憫，你就成全牠吧！再說，我讓妳早去，也是希望妳能早點回來。」

冷燕被娘親這幾句話感動了，心裡也不禁湧起一片淒楚之情。只是引起她滿懷淒楚的倒不是大紅馬，而是她的娘親。

玉鳳也不再等冷燕回話，起身抱着馬鞍走進馬棚去了。一會兒，她已將備好鞍鐙的大紅馬牽了出來，冷燕見娘親主意已定，再說也無用，便辭過娘親，上馬登程了。

冷燕飛馬馳下天山，眼看已快進河谷，她不禁回過頭來向自己長年居處的天山深處望去，只見高高的雪峯頂上，隱隱立着個人影，正在向她瞭望，她知道那是她娘親。那兒又只剩下她娘親一個人了，冷燕的眼睛不禁朦朧起來，趕忙催馬馳進了河谷。

* * *

六月的西疆雖還只算初夏，可是中午的太陽卻已是火辣辣的了。

這日時近中午，在瑪納斯河畔的大道上，來了一行人馬，前後共約十騎。走在前面的是位年約四十六、七的中年漢子，頭戴青紗遮陽笠帽，身穿藍綢暗花長袍，一張紫銅色的臉上，朗目微張，額上鼻旁露出幾道深深的皺紋。

這漢子端坐馬上，挺直腰身，不時左顧右盼，那神態是在莊嚴中帶有一點兒隨和，機警中露出幾分悠然。緊跟在他身後的兩騎是一男一女，年紀都在三十左右，身旁各佩一把單刀。那男的中等身材，一張白晰瘦長的臉上，長着一雙有神却似不甚靈活的眼睛，看去給人老成持重的感覺。

那女的上穿絳色湖縐扎袖短衫，下穿藍布滾邊長褲，圓盤臉上，一對圓圓的大眼，眼裡不時閃射出冷厲的光輝，好似時刻都在戒備着的神氣樣子；一張微閉着似笑非笑的嘴唇，又給她那冷峻的臉上添了幾分秀氣。

在他們兩騎後約三四十步遠之處，還跟隨着七騎官兵。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年輕武官，從他坐在馬上那顧盼自豪和睥睨一切的神態裡，確也顯得別有一番氣概。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中年漢子姓周名笑若，原是京城吏部衙署裡的一個官兒，論官階雖也算是個四品，但辦的卻多是一些呈上轉下、督查擬稿之類的例行公務。因他為人幹練、廣交遊、重義氣，在京城裡也頗有聲名，因此深受鐵貝勒王爺的器重。

因西疆邊境鄰部連年犯界入侵，在烏倫古湖一帶大肆擄掠之事已被朝廷所聞，聖上傳旨，責成鐵貝勒王爺派員查實奏聞，以便商討對策。

鐵貝勒王爺素知周笑若辦事練達，應變機警，有方有圓，又頗具膽色，因此，便將他從吏部調出，派他前來西疆稽查犯界因果，了解塔城一帶駐兵情況，如實回報，以便奏聞。

周笑若在離京來疆之前，鐵貝勒王妃曾派人將他請入府去，暗暗托他借這次來疆之便，為她訪查一下她妹妹飛鳳公主的下落。

王妃曾流着眼淚告訴他說：八年前拉欽曾給她傳來信息，說他已將飛鳳公主接到西疆，並已在艾比湖定居下來。可是自此之後，不但再沒有得到過有關飛鳳公主的消息，就連拉欽的消息也如石沉大海，音訊杳然。周笑若這番來疆，正是受王爺的公差和王妃的私托而來。此時，他正在向塔城進發。

緊跟在周笑若身後的那一男一女，乃是他的兒子周幼銘和兒媳羅雪。這周幼銘、羅雪都曾拜俞秀蓮為師，並從俞秀蓮那裡磨出一身好武藝，學得一手好刀法。

這番周笑若奉命入疆，因他久知西疆地處荒漠，民風慓悍，巴依、伯克互為狼狽，官兵與盜賊難分，路途定多險阻，已是坎坷難行，況且他此番入疆，所稽所查之事都事關重大，難免遭人疑忌，引來陰謀暗算，為防範計，決定將周幼銘隨帶身邊，萬一遇上不測，也好有個護衛。

至於羅雪，周笑若原是不擬帶她來的，因為她久已聽人傳說西疆出了個馬賊半天雲，專和官家、頭人作對，是如何英勇，如何了得，她心裡明白，知道這半天雲就是她哥哥羅虎。最近又聽人說，西疆鄰部犯境，官兵們貪生怕死，龜縮不出，全賴半天雲率部抗擊，方保得邊陲一帶數萬牧民的樂業安寧。羅雪既傷心哥哥之流落異域，又欽佩哥哥之義勇壯烈，想親至西疆，相機打探一下有關哥哥的消息，因此，她一再要求公公周笑若讓她隨同一路，也好多個照應。

周笑若見她苦苦哀求，又知她武藝刀法都强過周幼銘，還以為她是出自一片孝心，終於欣然同意，將她帶到西疆來了。

那位年輕武官姓馬名驤，原是蕭準身邊一名校衛，因他身手矯健過人，善於騎射，又習得一身馬下拳脚功夫，深得蕭準寵信。蕭準昇為伊犁將軍後，將他提為千總，駐守昌吉。這番周笑若入疆，雖為王爺所差，實與王命所遣，沿途自應派兵護送。馬千總因是蕭準心腹，他親自出馬護送周笑若，明示尊重，暗存監視之意。

周笑若一行十騎，沿着河畔大道一路向北馳去。眼看時已中午，頭上一輪紅日曬得人火熱熱的，大道上被馬蹄捲起的塵沙，也嗆得人透不過氣來。

周幼銘擔心他爹爹受熱中暑，正想尋個蔭涼去處，勸他爹爹下馬歇息。

恰在這時，只見前面不遠處出現了一個十來戶人家的村莊，家家門前都種有成蔭的柳樹，叫人一見便覺心中生起了涼意，眞是再好不過的歇脚之地了。周幼銘忙催馬上前對他爹爹說道：「爹爹，我們且到那村裡歇息，等黃昏再走如何？」

周笑若這時也感到有些饑渴，便點頭應允。

他們來到村裡一家酒店門前下馬

，將馬匹拴在道旁的柳樹旁，周笑若便和周幼銘、羅雪進店，選了一張潔淨當風的桌子坐下，要來酒菜麵點，一邊進食，一邊乘涼。馬千總卻和幾名軍校從鞍旁取出隨身帶備的乾糧，各自坐到樹下吃起來。

村裡靜悄悄的，酒店裡也只坐了三四位過客，大家都因又倦又熱，誰也無心閒聊，酒餘飯飽，便不覺思睏起來。

周笑若畢竟久歷江湖，時懷警惕，雖然也感昏然欲睡，但他還是强打精神，注視着店外動靜。他正悶坐無聊間，忽聽店外大道上傳來一串清脆的馬蹄聲，那蹄聲有如玉杵擊鐸，悅耳醒神。

周笑若正驚詫間，但見一匹神駿如龍的大紅馬已來到門前，馬上騎着一位姑娘，還不等馬停下，便翻身一躍跳下馬來，順手把馬往樹旁一拴，拍拍牠的脖子說道：「辛苦你了，你就忍耐一下，到了晚上，我再好好餵你一頓！」說完一轉身，就連跨帶跳地進店來了。她舉目將店內環顧了一遍，隨即用馬鞭往桌上一敲，高聲呼道：「店家，有甚麼可吃的，快給我拿來。」

周笑若見姑娘這般情性，不禁詫異萬分，說她野性，卻與她那秀麗的面容、端莊的打扮毫不相稱；說她嫻靜，卻又舉止粗獷，旁若無人。

這時，坐在他身旁的羅雪也在驚疑地注意着她。羅雪俯下身來，輕聲對周幼銘說道：「這姑娘準有一身功夫。」周笑若又抬頭打量着那姑娘，見姑娘忽地轉過臉去盯着店外，眼裡閃現出警惕的神色。周笑若也跟着放眼出去，見馬千總正帶着他那幾名軍校向大紅馬走去。他走到大紅馬面前，將大紅馬打量了一番後，指着牠對那幾名軍校說道：「不錯！這的確是姚大人的坐騎。」

軍校們也附和着、驚詫着。

馬千總又驚疑又不解地叨唸道：「這馬怎會到這裡來了？」他邊說邊邁步走進店來，將店內諸人打量了一遍，問道：「店外那匹大紅馬是誰騎來的？」

冷燕瞟了馬千總一眼，道：「我騎來的。」

馬千總又盯着冷燕上下打量一番後，問道：「這馬妳從哪裡得來？」

冷燕道：「姚游擊那兒。」

馬千總遲疑片刻，閃爍地問道：「請問姑娘是姚大人甚麼人？」

冷燕道：「毫無瓜葛。」

馬千總道：「那馬怎會到你手裡來了？」

冷燕道：「你自己去問姚游擊吧！」

馬千總道：「姚大人最愛此馬，從未借人，姑娘究竟是怎麼到手的？」

冷燕已萌怒意：「我不耐煩囉唆，更討厭人盤詰，你休再絮絮叨叨！」

周笑若見雙方語態漸僵，忙起身將手一擺，含笑說道：「姑娘不須怒惱，彼此同是過客，有誰遇上新奇不解之事，問問也是無妨的。常言道『問話不相虧』嘛。」

冷燕看了周笑若一眼，見他雖然一身官家打扮，卻也眉慈善眼，並無凌人聲氣，也就平下氣來，說道：「這馬乃是我在烏蘇和姚游擊對刀賭勝贏來的。」接着，便把她和姚游擊對刀的經過概略地說了一番。周笑若聽了半疑半信，羅雪聽了卻不禁驚異萬分。

馬千總只在一旁冷冷發笑，說道：「這刀、馬，半天雲幾次三番想從姚大人手裡奪回都未得逞，你豈能從他手裡輕易贏得？」

羅雪一聽馬千總提到半天雲，驀然站起來，嘴唇也急劇地哆嗦了一下，似乎想說甚麼，可又沒能說出，只睜大一雙驚詫的眼睛。冷燕向她瞟來一眼，心裡一動，也不禁為她的失態暗暗納悶起來。

周笑若也忙搶步來到馬千總面前，面露驚疑之色，問道：「半天雲想奪回這刀、馬？莫非這刀、馬原是他的？」

馬千總道：「是的。八年前，姚游擊在塔城擒獲了半天雲，田將軍便將半天雲的刀、馬賞賜給他了。」

周笑若道：「啊，原來如此！」

馬千總又指着冷燕，對周笑若說道：「這麼一個毛丫頭竟胡謅這刀、馬是她和姚大人對刀贏回來的，誰信？」

冷燕道：「你如不信，咱們不妨也來賭一賭！」

馬千總道：「也賭這刀？也賭這馬？」

冷燕回頭看看大紅馬，又向拴在對面柳樹下的那幾匹坐騎望了望，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語氣說道：「這太便宜你了！不過，為叫你心服，就來吧！」她話音剛落，轉身就向店外走去。

馬千總冷冷一笑，也跟着走出店外去了。

周笑若、羅雪、周幼銘和店裡其餘的幾位過客也一齊走出店來。周笑若正想上前勸阻，周幼銘還不等他爹爹舉動，便忙搶步走到馬千總面前，說道：「馬兄，你在軍中也算一條好漢，若是遇上半天雲，鬥鬥倒也值得，和這樣一位姑娘爭勝負，你就不怕人笑話？」

羅雪卻低聲對她身旁的周笑若說道：「爹爹，這樣賭是不公平的！」她聲音雖小，可還是傳入冷燕的耳裡了。冷燕笑了笑，匆匆向她瞟來一眼。

周幼銘正伸手想把馬千總拉勸開，不料馬千總卻將他的手一推，負氣地說道：「要和我對刀賭馬，可是她自己提出來的，這就怨不得我了。」他瞪了冷燕一眼，又說道：「不對刀也行，馬得留下！」

冷燕惱了，舉起她手裡的那支竹馬鞭，指着他說道：「來吧，你可不要後悔。」

二人正要動手，周笑若忙一步搶到他二人中間，說道：「且慢！咱們不說官階，就憑我周某這把年紀，也可算是你二人之長輩。今日之事，勢已至此，我也不再相阻，只請聽我一言，二位本無仇怨，對刀原爲賭馬，彼此會意就行了，切勿任性傷人！」

羅雪趁她公公說話時，快步走到冷燕身邊，把她自己佩在腰間的那把單刀拔了出來，遞給冷燕，說道：「這刀尚還可用。」緊接着，又輕輕說了句：「你要小心！」

冷燕雖未伸手去接，臉上卻立即浮起了一對裝滿笑意的酒窩，她凝視着羅雪，眼裡充滿了感激之情，說道：「謝謝姑姑！這份情，我領了。刀，我不要。」她隨即轉過身去，橫鞭在手，望着馬千總，一揚眉，說道：「放刀來吧！」

馬千總詫訝地望着她：「你不用刀？」

冷燕將竹節馬鞭往左掌心上一拍，說道：「我和姚游擊對刀，也是用這支鞭。」

馬千總的臉一下變成了紫色，一言不發，只將牙齒咬得咯咯直響。他忙解下腰間佩刀，往地上一甩，又舉起拳頭晃了一晃，說道：「妳休要太桀驁，看我只用拳頭也可打妳個半死！」

說完，他一躍上前，對準冷燕面門猛的一拳擊去。冷燕不慌不忙，只輕輕將身一閃，讓過拳頭。她也不出手招架，也不揮鞭還手，仍只將那支竹鞭在手裡玩來弄去，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地望着他。

馬千總氣極，又連連向她心窩、耳門、肋間擊去數拳，冷燕或側身，或點頭，或退步，一一輕輕讓過。

馬千總見長拳勝她不得，突然一變拳路，使出華山十八扣、左掌右拳，上肘下腿，盤旋揮臂，騰躍起腳，好似晴空飛雹般地向冷燕打來。冷燕一邊閃躲，一邊將竹鞭插進項背，趁馬千總滾地一腿掃來之際，拔地一躍，跳到他的身後，說道：「該你來接招了。」話音才落，便已亮開架式，使出九華三十六路擒拿法，直向馬千總逼來。

只見她忽似風搖擺柳，忽如鶴舞鷹翔，時而似猿猴戲樹，時而又像麋鹿游林。馬千總哪裡識得這九華內家秘傳拳法，看着她這有如兒戲一般的路式，還以爲她是在存心作弄自己，一氣之下，趁冷燕展翅亮胸之際，猛發一拳，向她胸窩擊去。

只見冷燕將身一閃，馬千總的手腕便被她緊緊扣住。馬千總還未回過神來，已見冷燕將手輕輕一帶，馬千總早已站立不住，一個踉蹌，便跌倒在一丈之外的地上去了。

馬千總哪肯甘休，就地一滾，騰身躍起，拚着全身氣力，一頭向冷燕懷裡撞來。冷燕一個擺柳迎風，腰肢一閃，躲過他的頭顱，隨即順手一拂，馬千總又是一趔趄，又趴到地上去了。他還想起身再鬥，無奈已被跌得耳鳴臉腫，眼裡直冒金星。

周笑若趁機忙上前去，扶他起來，一面對他溫言勸慰，一邊扶他到路邊柳樹旁坐下。馬千總鐵青着臉，直喘粗氣，一言不發。

羅雪在旁一直緊緊地注視着這場相鬥，當冷燕剛一使出九華秘傳三十六路擒拿法時，她驚詫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心想：這套拳法，當年俞秀蓮師尊在論拳時也曾提及過，她還說，九華拳劍只單傳，當今天下除師伯李慕白外，無人知曉，眼前這位姑娘是誰？她怎會使這套拳法？她一邊思忖着，一邊細心察看着她那變幻莫測的一招一式，她已經料定，馬千總註定是要栽在這位姑娘的手裡了。

因此，當冷燕剛一擊倒馬千總，羅雪就快步走上前來，拉着她的手，說道：「姑娘，妳眞是好身手！」

冷燕只謙恭地笑了笑。

羅雪情不自禁地又稱嘆道：「你這套九華秘傳拳法眞是太妙了！」

冷燕不覺微微一怔：「姑姑，你也識得這套拳法？」

羅雪道：「我如沒有記錯，這是九華內家秘傳的三十六路擒拿法。」

冷燕又是一怔，心想，娘親曾說這九華拳法天下除李慕白之外，無人識得。這位姑姑是誰？她怎會識得這套拳法？她不禁問道：「姑姑，你怎識得這套拳法？」

羅雪道：「我也只是從我師尊那裡見識來的。」

冷燕道：「你師父可是李慕白？」

羅雪大吃一驚：「你認識李慕白？」

冷燕搖搖頭。

羅雪道：「你這拳法是跟誰學來的？」

冷燕遲疑了一下，說道：「他從未對我說起過他的名姓，也不讓我告訴任何人，我答應過他的。」

羅雪寬容地笑了笑，也就不問了。她對着冷燕凝望片刻，又說道：「我可以告訴妳，我的師尊是俞秀蓮。」

冷燕吃了一驚，她立即想起娘親也曾幾次提及過這人的名字，說她是女中豪傑，武藝超羣！還說今後如遇上她時，要多加尊敬，不可和她較量。她萬萬沒有想到，站在目前的這位姑姑，就是俞前輩的弟子，她立即感到自己和這位姑姑之間也似乎更親近。

二人正談着，馬千總繃着臉，牽着他那匹白馬走過來了。周笑若緊緊跟在他的身後，也踱了過來。馬千總來到離冷燕五步遠之處站定，說道：

「今天的事，我馬驥認了！這馬由妳牽去。」

冷燕道：「我們原說對刀，既然不是對刀，也就沒有賭馬，這馬我不能要。」

周幼銘見姑娘這般大量風度，心中暗暗欽佩，忙上前對馬千總說道：「姑娘所說，可謂通情達理，方才之事，馬兄也不必介意，咱們且進店裡敘敘。」

馬千總默然片刻，忽地抬起頭來對冷燕說道：「多謝姑娘貴手高抬，請留下姓名，日後也好相見。」

冷燕毫不在意地道：「我叫冷燕。」

馬千總一抱拳，說了聲「後會有期」，又轉身對周笑若說道：「周大人，此去沙灣已經不遠，恕我不再相送了，望多珍重！」

周笑若怔了怔，忙說道：「千總請回，多勞遠送，周某已覺十分過意不去的了。」

馬千總又對幾名軍校關照了幾句，要他們沿途小心警衛的話後，便跨上白馬，向來路飛馳而去。

周笑若目送着馬千總已經去遠，這才轉身來到冷燕面前，含笑拈鬚，十分讚賞地對她說道：「冷姑娘眞是藝高人量大，令人欽佩！周某在外行走三十餘年，縱橫數千里，也見過不少人物，像冷姑娘這樣的拳脚功夫，在女子中除俞秀蓮姑娘外，就再沒有見過比姑娘更精湛的了。」

羅雪也在旁添言插話，不住稱誇，說得冷燕不好意思起來，不知怎樣對答才好。她只靦覥含笑，斜眸四顧，稚態楚楚，惹人愛憐。

幾個軍校見日已偏斜，上前催請上路。羅雪依依不捨地問冷燕道：「冷姑娘此行將去何處？」

冷燕只說了二字：「往北。」

羅雪忙又說道：「我們是去塔城，正好與冷姑娘同一方向，至少也能同段路程，咱們結伴同行幾天，彼此再細聊細聊，如何？」

冷燕也覺中意，便欣然應允。

於是，大家一齊進入酒店，會了酒飯銀兩，取過行囊，出門上馬，向沙灣方向進發。

此刻不過未時剛過，天空早已日斜過頂，河畔吹來一陣南風，帶着天山雪意，頓覺遍地生涼，人在馬上，也感神清氣朗，悶倦全消。

冷燕聽說周笑若父子翁媳來自京城，便滿懷新奇地向他們探詢一些京都情況。

周笑若也是個熱心爽快的人，不僅有問必答，還翻出許多與所問並無多少關聯的話來，從京城世態的炎涼到顯貴的興衰，又從街巷奇聞到市井異說，一路與緻勃勃談來，只聽得冷燕神馳意逸，咋舌搖頭。她眞想不到塵世上竟還有這麼多她想無從想、聞所未聞的事情。

周笑若談着談着，忽然把話題一轉，又談起半天雲的事情來了。他問冷燕道：「冷姑娘，聽說半天雲在西疆橫行二十年，官兵也奈他不得，你可知他的爲人、行事究竟如何？」

冷燕道：「有人說他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漢、孝義雙全的大丈夫。」

羅雪忙問道：「是誰這樣對妳說的？」

冷燕略一遲疑：「牧民們都這樣說。」

周笑若道：「聽說他近年來率領着他那幫馬賊，在烏倫古湖一帶多次和犯境的鄰部交鋒，不知是否果有其事？」

冷燕道：「全西疆的人誰不知道，正是有了他，才保得那一帶的牧民不被掠奪，怎能不確！」

羅雪迅即向她投來讚許的一眼。

周笑若默然片刻，不勝感慨地說道：「這半天雲雖是馬賊，確也是條漢子。沒想到，一位屢建奇功的玉帥竟被他兩次三番害得摘印罷官，幾乎弄得聲敗名裂！」

冷燕一聽周笑若提到玉帥，不由心裡一怔，忙說道：「周前輩，我亦曾多次聽人說起過玉帥，只知他八年前因半天雲被擒後又脫逃的事，被召回京城去了。你怎說他兩次三番被半天雲所害？」

周笑若拈拈鬍鬚，微微嘆了口氣，說道：「這已是十八年前一樁撲朔迷離，至今尚令人難解的公案了。」他轉頭看了看冷燕，又道：「那時恐怕這西疆還沒有妳呢！」接着才又繼續說道：「十八年前，玉帥的千金小姐玉鳳在京城出閣那天，花轎剛剛來到鬧市街口，這半天雲突然從酒樓上跳了下來，攔住花轎，說了些瘋不瘋癲不癲的話，不僅將玉小姐羞辱一番，還將新郎魯翰林揪下馬來，摔成中風。晚上，他又闖進魯翰林府裡大鬧一場，魯翰林又驚又氣，竟當場死去。這一來，玉小姐沒成親就成了寡婦不說，還弄得北京滿城風雨，造出許多有損玉小姐清白的謠言來。當時玉帥正是京都九門提督，半天雲捉拿不到，謠言中傷又不利於他，最後，他竟因此而丟了官職，待罪在家，玉小姐亦因此落得在妙峯山投崖自盡。至於半天雲當時爲何要冒險潛入北京，又爲何幹出這等不明不白的事來，至今尚令人不解。傳說雖多，卻都是些無稽之談，亦只有姑妄聽之了。」

冷燕聽得心裡疑雲亂滾，思緒亂成一團，好似到處都露出了端緒，卻又理不出一點頭緒來。她俯首沉思了一會，只充滿感傷地說了一句：「那位玉小姐眞可憐！」

大家也都不說話了，大道上只敲響着雜亂的馬蹄聲。這樣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後，冷燕忽又問道：「那玉小姐長得如何？」

羅雪道：「神態雍容嫻靜，體態好

似玉樹開花一般，美極了。」

冷燕道：「她會不會武藝？」

羅雪遲疑未答，周笑若接過話去：「她如會武藝，也許就不會落得這般下場了。」

冷燕道：「那玉帥後來怎又到西疆來了？」

周笑若道：「玉小姐雖然死得悲慘，卻因此博得個孝女的聲名，聖上也下旨表彰，玉帥也因此而官還原職。八年前，他奉命重鎮西疆，在塔城擒獲了半天雲，不知怎的，他常佩帶身旁的一柄寶劍又落到了馬賊手裡，馬賊就用這柄寶劍假充他的兵符，從蕭準手裡賺去了半天雲，玉帥又因此罷職回京。聖上震怒，下旨刑部追究失劍情由，玉帥便將失劍過失推在沈班頭身上。那位沈班頭卻早已因玉帥途中遇刺，爲挺身護他而死去了，這樣一來，玉帥的死罪倒是得免了，只是可嘆那位對他一向耿耿忠心、爲保他而死的沈班頭卻連『義僕』的封贈也沒能討得一個，就不明不白地死在這西疆了！」

冷燕聽得魄動心驚，眼前又出現了八年前林邊雪地上那番情景，她不禁哆嗦了一下，只感到心頭更亂，使她不解的事情更多了。

大家又沉默下來，好像各自都在想各自的心事。走着走着，忽有跟隨在身後的一騎軍校拍馬來報：前面沙灣已到，準備在此歇馬過夜了。

第二天清早，大家將行李收拾停當，正要起身上路時，驛站門前來了一位瘦瘦的壯年漢子，閃着一雙冷冷帶刺的眼睛，走到冷燕面前，盯着大紅馬看了一會，說道：「你這馬該換掌了。」他說着，也不等冷燕答話，便走到大紅馬身旁伸手去提牠的後蹄。

冷燕怕他被踢，急忙喝了一聲：「這馬烈！」不料那漢子毫不在意，早已握脚在手，並將馬蹄翻轉過來。

說也奇怪，那大紅馬竟由任他捉弄，毫無怒意，冷燕迅即閃起一個念頭：「這人莫非是姚游擊軍營的偵哨？」她警覺地注視着那漢子的動靜。

那漢子把馬蹄審視一番後，抬起頭來對她說道：「這馬掌已磨損，早該換副新的了。不然，恐走不到烏蘇去。」

冷燕道：「我不是到烏蘇。」

漢子道：「如往北，多是沙漠，倒還可用幾天。」說完，他撫了撫大紅馬，便走開去。

冷燕雖覺有些奇怪，卻也並未多加注意，隨即翻身上馬，跟在羅雪身旁，策馬向北行去。

過了沙灣，路上行人漸漸少了，舉目望去，四野一片茫茫，這在冷燕眼裡已是見慣不驚，可在羅雪看來，却覺荒涼可怖。她不勝愴楚地對冷燕說道：「那些馬賊難道長年都在這麼荒涼的地方生活？」

冷燕道：「這算甚麼荒涼！能在這裡安居放牧就算有福的了！前面的大沙漠，那才眞正荒涼，進入那裡，除了鋪天蓋地一片黃沙，看不到一點活物。聽說半天雲和他的弟兄就常常住在那片沙漠裡。」

羅雪低下頭來，雖未呼喚出聲音，眼裡卻已噙滿了淚水。

越走越更荒涼，腳下已經辨不出道路，只是一片窪地連着一片窪地，地上長滿了一叢叢蓬蒿。穿過那片片窪地，又翻過一座山崗，眼前才出現一片碧綠的草原。看到草原，大家那沉郁的心情才漸漸平復下來。

正當大家勒馬下崗向草原走去時，忽見西北方向有二十餘騎揚鞭縱馬向這邊飛馳而來。幾名軍校擧目向那邊來騎注視了一會，立即惶然失色地驚呼道：「不好，咱們遇上馬賊了！」

頓時間，幾名軍校慌得手腳失措，胯下坐馬也轉來轉去地顯得不安起來。周幼銘勒馬按刀，向幾名軍校喝道：「慌甚麼！到此已無退路，只有一拚了！」

周笑若激勵軍校幾句，忙又對冷燕說道：「冷姑娘，這不關你事，你快離去！」

冷燕擧手齊眉，將來騎注視了片刻，說道：「來的不是馬賊，是游騎。」

軍校們聽說是游騎，更慌了，若不是周幼銘逼着他們，幾名軍校早已返身逃去。

二十餘騎已經來近，只見一個個都是彪形漢子，背揹長弓，腰懸箭袋，右手握刀，左手提着一圈套馬長繩。他們一直馳到崗前方才停下馬來，虎視眈眈地盯着周笑若等人。

周笑若立馬於前，指着那爲首的一名漢子問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爲首那漢子道：「只要日子過得快活，甚麼都幹！」

周笑若凜然說道：「我是朝廷派來公幹的官員，你們休要胡來！」

爲首那漢子道：「莫說朝廷官員，就是蕭準來了，也得讓我們順心順心！快把隨身帶來的財物和騎的馬匹留下，便放你們過去。」他剛說到這裡，另一個漢子忙在他耳旁說了一句甚麼，他又擧起手來指着周笑若身後的冷燕，說道：「還有那位姑娘，也得留給我們。」

周笑若勃然大怒，指着那爲首的漢子厲聲喝道：「你們膽敢攔劫朝廷官員，須知這是叛逆大罪！」

爲首那漢子一聲唿哨，二十餘騎正要放馬衝上崗來、周幼銘、羅雪亦已拔刀在手，準備迎戰；冷燕將大紅馬一撥，挺身而出，擧起手裡竹鞭，指着爲首那漢子高聲說道：「不須你來動手，冷姑娘自己來了！」說完，一帶馬繮，大紅馬躍起雙腳，衝下山崗，直向游騎奔去。

游騎裡不知是誰猛然一聲驚呼：「飛鳳！」立時間，只見騎羣裡一陣騷

亂，二十餘騎漢子紛紛撥轉馬頭，沒命地奔逸而去。

冷燕也不追趕，立馬崗前，忽地發出一串清脆的笑聲，那笑聲竟引來一陣清風，又隨着清風向四野飄去。

周笑若父子、翁媳以及幾名軍校把這僅僅在短短一瞬間發生的一切看得清楚，聽得明白，他們被這意外的情景驚呆了，更被「飛鳳」這三字怔住。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和他們結伴同行的姑娘，竟是傳遍西疆、聲震各部的飛鳳！

羅雪立即縱馬下崗，來到冷燕身邊，充滿驚喜地對她說道：「原來你就是飛鳳！我自入疆以來，已經多次聽人談起過了，果然名不虛傳！」

冷燕羞澀地一笑：「姑姑休去聽信那些言過其實的傳說！這名兒也是那些牧民胡亂取的，我只愛馬，並不喜歡鳳凰。」

周笑若、周幼銘和幾名軍校也策馬走來，大家圍着冷燕，又談了一些誇讚的話語。冷燕只埋頭靦覥地聽着，不時用手理理她的鬢髮，不時又去撫撫大紅馬。

冷燕在大家心裡本已感到驚詫，一路上對她已是另眼相看，這一來，她在大家心中更是充滿了驚奇和神秘，尤其是幾名軍校，簡直是心存敬畏了。

周笑若爲想探出她的一些身世和底細，一路上不斷地向她問這問那，冷燕或是用話支吾過去，或是避而不答。有時被他問急了，也只歉歉地一笑，說道：「前輩，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答應過別人的。」

大家又走了一程，眼看太陽已落到草原邊際，該安營歇馬，準備過夜了。周笑若回頭對幾名軍校將手一揮，說了一聲「下馬安營」，大家便停蹄下馬，忙了起來。

幾名軍校取下馱在另兩匹馬上的帳篷、木槌、大樁等物，一會兒便搭好三座圓圓的帳篷。周幼銘夫婦又將帳篷內外收拾，查看一番，這才在帳篷門前的草地上坐了下來。

周笑若也取來乾糧，他們正準備邀請冷燕一道食用，冷燕卻早已從革囊裡取出她娘親給她備帶的鹿肉乾粉，坐在離帳篷四、五十步遠的地方，獨自細嚼起來。

羅雪心裡一動，正想找個機會單獨和她聊聊，便拿了一包餅點向她走去，和她肩並肩地坐在一起。二人邊吃邊談着，越談越覺親近起來。

羅雪又談起昨日冷燕和馬千總較量之事，感到有些難以爲情地說道：「昨天妳與馬千總說要對刀，開始時我還有些替妳擔心，見妳身邊又沒帶武器，便忙把我身邊的刀給你，你却沒要。後來我才明白過來，以妳的武藝，對付像馬千總那樣的人，你是無須用刀的。這事，只怪我自已冒失。」

冷燕忙說道：「正是有了這件事，我才陪妳上路的，我沒接姑姑的刀，不只爲了對付他無須用刀，我也不會使刀。」

羅雪道：「你愛使甚麼兵器？」

冷燕道：「劍。」

羅雪詫異地道：「你革囊裡帶的又爲何是柄刀？」

冷燕笑了：「姑姑好眼力，連裝在革囊裡的物件都能看出來。」

羅雪道：「你解囊取乾糧時露了刀柄，恰被我看見了。」

冷燕道：「那不是我的刀，是和這大紅馬一起被我從姚游擊手裡贏回來的那把刀。」

羅雪道：「也是半天雲原用的那柄？」

冷燕點點頭。

羅雪急切地道：「聽說那是一柄寶刀，你能不能給我看看？」

冷燕也不答話，只欣然一笑，立即站起身來向大紅馬身旁跑去，一會兒便拿着那柄短刀跑回來了。羅雪雙手接過短刀，跪下來，捧刀在手，臉上浮現出一種近似感傷又似虔誠的神色，望着刀鞘默默地凝視了片刻，然後才拔出刀來，細細地看，又輕輕地摸，眼裡噙滿了淚水。冷燕看在眼裡詫在心間，也只在一旁緊盯着她。

羅雪看了許久，只輕輕哼了句：「啊……刀！」她的聲音有些哽塞。

冷燕帶些兒稚氣地道：「這刀鋒利極了，眞能削鐵如泥，聽說半天雲就是憑這柄寶刀和這匹寶馬才無人能敵，橫行西疆二十年。」

羅雪仍然凝視着短刀，充滿了憂慮地喃喃說道：「他失掉了這刀和馬，豈不是有如鷹折了翼，虎斷了牙，他該怎麼辦啊！」

冷燕雖然只把羅雪這帶着憂傷的感嘆僅僅認爲是出於好心，但她還是深深地被感動了。她在羅雪的耳邊低聲說道：「不瞞姑姑，我這番就是去烏倫古湖給半天雲送還這刀、馬去的。」

羅雪全身一震，猛然回過臉來，她那久久忍含在眼裡的淚水竟一下子奪眶而出，只哽咽出一聲：「冷燕姑娘……」便再也說不下去了。

接着便是久久無聲的低泣。

冷燕驚詫已極，感到其中必有緣故，不禁回頭向幾名軍校瞥了一眼，問道：「姑姑，妳爲何這樣？」

羅雪好容易才忍住悲傷，悄聲對她說道：「我也不再相瞞，半天雲羅虎原是我的親哥哥，我和他因家遭不幸，從小失散，只十八年前曾匆匆相見一面，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冷燕這才恍然大悟：「啊，原來是這樣！」她稍一沉吟，又說道：「姑姑這番既來西疆，何不隨我一道找他去？」

羅雪凄然一笑：「這事哪能由我！」她看出冷燕眼裡已露出困惑的神情，忙又說道：「這事除我師尊兪秀蓮外，連我丈夫也不知道。」

冷燕已經會意：「姑姑放心，我決不對人說去。」

羅雪充滿眞誠地點點頭，又輕聲說道：「只求姑娘見到我哥哥時，代我向他多多致意，告知他，我在周家一切都好，請他不必惦掛，關照他，凡事小心謹愼，切不要恃勇輕敵。」羅雪猶豫片刻，又說道：「還請姑娘傳話給他，羅家就只剩下他一人了，千萬不能讓羅家斷了香燈。」

冷燕對羅雪這最後一句雖聽得似懂非懂，但她不知爲何還是不禁微微哆嗦了一下。

二人正談得情深意切，夜幕已漸漸下垂，草原邊際還露出一圈亮帶，天空已佈滿燦爛的星斗。

大紅馬吃飽了青草，悠閑地走到冷燕身旁來了，牠伸出牠那冰涼的鼻唇，在冷燕背上輕輕碰了兩碰，逗得冷燕不禁格格地笑了起來。

她邊笑邊站起身來，挽起繮繩，親切地對牠說道：「這裡沒棚，也沒有廐，你就只有露宿了！」隨即又壓低聲音，在牠耳旁說道：「你就辛苦幾天，很快你就要見到你原來的主人了！」

羅雪也站起身來，滿懷深情地正想伸手去撫撫牠，大紅馬立即驚覺起來，閃開了身，眼裡也起了怒意。冷燕忙帶笑說道：「這馬烈，牠還不知道妳這姑姑是誰呢！」說完又發出一串清脆的笑聲。

冷燕牽着馬走到帳篷前，將繮繩拴在篷樁上，又從鞍旁取下革囊，把短刀放進囊裡，提着革囊隨羅雪一同進入帳篷，準備休息了。

這是個小小的帳篷，原是供周笑若一人住宿的，這夜就由羅雪伴同冷燕居住，周笑若便住到周幼銘帳篷裡去了。

＊　＊　＊

冷燕和雪睡在牛皮毯上，二人緊緊地挨在一起，又談了一會，便各自沉沉睡去。

冷燕一覺醒來，剛睜開眼，見帳篷門縫裡已透進一絲曙光，她輕輕起來踱出帳外，只見草原上遍地鋪滿一層薄薄的白霧，似煙非煙，似雲非雲，隨着陣陣微風飄散開了，又聚合攏，時而令她心曠神怡，時而又使她幻覺叢生，她被這草原奇異的景色迷住了。

冷燕痴痴地看了許久，這才轉身繞到帳旁，準備趁時間尚早，讓大紅馬牧放片刻。不料她剛到帳旁便猛然一怔，大紅馬不見了！她迅即繞着帳篷尋了一遍，又舉目向四處搜索了一番，仍然不見牠的踪影！冷燕由驚異變爲着急，又由着急轉爲氣惱，一瞬間，她不禁變得憤怒萬分！

周笑若父子和羅雪以及幾名軍校聞訊後都出帳來了，大家東猜西測，議論紛紛，軍校們懷疑是那幫游騎所爲；周笑若卻猜是過路牧民幹的；周幼銘只輕輕在羅雪耳邊說：「馬千總」三字。一直沉吟未語的羅雪突然對冷燕說道：「我懷疑是在沙灣驛站門前磨蹭那漢子做的手腳。」

冷燕一點頭道：「我也懷疑是他！」隨即向幾名軍校瞪了一眼，又忿忿地說道：「他準是姚游擊軍營裡的人，也一定和大紅馬相識，不然，大紅馬豈肯讓他接近！他也盜不走牠！」冷燕隨即匆匆進帳，取出革囊，又對大家憤然說道：「我就是走遍西疆，也要尋回那大紅馬來！」說完，她也不顧衆人的勸阻和羅雪的苦苦相留，自顧提着革囊向草原那邊走去。

＊　＊　＊

冷燕蘊蓄着滿腔忿惱，穿過草原，向西南方向一路尋去，只要遇上有牧民居住的帳篷，或是農家聚居的村莊，她都會前去打聽一番。

她穿過一片草地又是一片草地，跨過一座山丘又是一座山丘，尋遍了周圍二百里地，大紅馬卻是踪跡全無。饑渴和勞倦不但沒有使她沉懈下來，反更激奮了她尋回大紅馬的決心。

在她心裡，她已經認定了盜馬賊是日前在沙灣驛站門前看大紅馬馬蹄的那個漢子，她還認定了那漢子準是姚游擊軍營裡的暗哨。

冷燕突然想起她娘親會對她說過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那句話來。驀然間，她下定了重到烏蘇一探軍營的決心。

冷燕主意已定，便邁開大步直向烏蘇方向走去。她剛過奎屯不遠，便發現道路上不時出現一隊一隊的巡騎，一會兒馳進樹林，一會兒又繞過山丘，好似在戒備着甚麼，又好似在搜尋着甚麼。

冷燕不禁暗暗疑詫在心，只尋能夠避開他們的小道走去。從奎屯到烏蘇本來只需半天的時間，冷燕在路上繞來繞去，卻從早晨一直走到傍晚，方才來到烏蘇東城關口路旁那片樹林。

她隱身在林邊一株大樹後，探頭向關口望去，見木柵門前站着八名軍校，個個手按刀柄，注視着古道上的一切動靜。

古道兩旁那些店鋪已是家家閉戶，門前冷冷清清。

冷燕正驚疑猶豫間，忽見她不久前曾去抓藥的那家藥鋪的門輕輕開了一綫，隨着便從裡面探出一顆頭來向關口那邊望望，很快便又縮回去了。

冷燕只在這短短的一瞥中，便已認出那人正是梁巢父來。她在林裡又呆了一會，這時天色已漸漸昏暗下來，忽從城樓上傳來一聲號角，隨着那聲號角，木柵門關了，八名軍校也退進城去，又在一陣沉悶的嘰嘎聲裏，城門也緊緊地合攏起來。

冷燕趁此走出樹林，來到藥鋪門前，用手輕輕將門一叩：「梁……梁爺，開開門。」

鋪裡立即傳來了梁巢父的聲音：

「妳是誰？」

冷燕道：「我是冷燕。」

門立即打開了，冷燕忙閃身進入鋪內，將革囊往桌上一放，回過頭來望着梁巢父笑了笑，說道：「梁爺爺，你沒想到我又會來吧？」

梁巢父又驚又喜地道：「沒想到，眞沒想到！」他把冷燕打量了一下，又顯得驚詫不安地說道：「你在這個時候來烏蘇，該不是又來抓藥吧？」

冷燕道：「梁爺爺，你先說說，這烏蘇究竟出了甚麼事情？」

梁巢父道：「我也還未弄清。只見軍營裡的人打從今早起，突然巡騎四出，關口也增多了守衛，對進出的人也盤查得緊，我猜他們興許是聽到了甚麼風聲。」

冷燕道：「甚麼風聲？」

梁巢父忽然一楞，盯着冷燕問道：「姚游擊是否打探到了妳來烏倫的消息？」

冷燕忿忿地道：「他自己作賊心虛，大概已料到我會來找他的。」接着，便將她去烏倫古湖途中大紅馬被盜的事，以及她心裡的猜疑，一一說了出來。

梁巢父聽後，沉吟片刻，說道：「也許這也只是姑娘的猜疑，我看那盜馬賊未必就是姚游擊軍營中人。因昨晚有兩名軍校到伍掌櫃店裡飲酒，也未說起馬已弄回的事，還說姚游擊因輸了刀馬，情性變得更加兇暴，就在他們來飲酒前，便毒打了一名軍校。如此看來，大紅馬並未在這軍營。」

冷燕低頭思忖着，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梁巢父道：「姑娘也不用着急，我這也只是猜測，等我明天設法打聽一下再說。」說完，他猶豫片刻，忽把話題拉開，遲疑地問道：「冷姑娘，你前番抓去的那服藥，病人服後情況如何？」

冷燕含糊應道：「似有好轉，只是不見大效。」

梁巢父充滿關切地說道：「病既是久積而成，藥也非幾劑就能奏效的。這種病重在調攝，切忌寒侵，更不宜久處深山，孤寒自苦，貽誤一生！」

冷燕已經聽出梁巢父話外有話，意在勸她娘親離開天山，重返塵世，但她知道娘親最厭惡的就是有誰談起她的事情。因此，冷燕只默然片刻，忙把話題一轉，忽然問道：「梁爺爺，你可知京城裡有個名叫周笑若的官兒？」

梁巢父感到有些詫訝：「姑娘爲何問起他來？」

冷燕道：「幾天前，我在瑪納斯河邊大路上碰到了他，隨他同行的還有他的兒子和兒媳，我和他們結伴同行了兩天，聽他們談了許多京城裡的事情。」

梁巢父若有所思，忽又若有所悟

地驚呼了一聲：「啊，原來是他！」接着又說道：「十日前，有兩位從這裡過路的蒙古朋友曾對我說起過一樁怪事，說他們在迪化城外遇到一位從京城來的官員，曾向他們打聽一個人的下落。那官員還說，他們只要能將他打聽的那人的下落告訴他，他願賞銀千兩。我一直在琢磨那官員是誰，這才明白過來，原來卻是這個周笑若！」

冷燕聽得無頭無腦，只困惑不解地望着梁巢父。

梁巢父忖度片刻，才又意味深長地望着冷燕說道：「周笑若打聽的不是別人，就是早已杳如黃鶴的飛鳳公主。」

冷燕吃了一驚，心想：這不正是八年以前娘親居住在艾比湖時，那裡的人們對她的稱呼嗎？周笑若與娘親何關？又爲何要打聽飛鳳公主的下落？冷燕儘管心裡生起許多疑問，可是，由於事情又涉及她的娘親，她只好悶在心裡，一句也不便問出口來。

梁巢父也因冷燕的沉默而更加審愼起來。他也不敢再深談下去了，只仍似閑聊般地說道：「我那兩位蒙古朋友只對周笑若說，飛鳳公主已於八年前帶着她的女兒離開了艾比湖，至今下落不明，多已不在人世的了。」

梁巢父瞬了瞬冷燕，又不禁充滿感傷地說道：「聽我那兩位蒙古朋友說，艾比湖畔那些蒙古鄉親一直都在惦念着公主，把公主的房宅、財物都保管得好好的，祈望有一天公主能重新回到艾比湖去。」梁巢父那蒼老的聲音也帶着些兒哽咽。他停了停，又輕輕地補了一句，「那艾比湖的氣候更比天山宜人！」

冷燕的心深深被感動了。她從梁巢父的這番話裡，感到了塵世的溫暖，重喚起她記憶裡的童年，以及對艾比湖那些童年伙伴的懷念！冷燕眼裡閃着一抹異樣的光彩，凝望着梁巢父，含糊但卻是眞誠地說道：「天山上的千年積雪也有融化的時候，一個心灰意冷了的人也會有回心轉意的時候。梁爺爺放心，我一定把你的好意帶回天山去。」

梁巢父欣然地一笑，點點頭，也就不再說甚麼了。

當晚，冷燕便在梁巢父鋪裡留住下來。

第二天清早，梁巢父便進城去了，直至快近中午，他回到鋪裡，告訴冷燕說，他已向軍營裡幾個他熟識的人打聽過了，都說不會見過大紅馬，只說姚游擊已於今早率領着二十餘騎急急忙忙地向北馳去，不知是否有關大紅馬的事情。

梁巢父還從他們口裡探知，軍營加强巡邏，是由於姚游擊得報，在車排子一帶發現了馬賊的踪跡。梁巢父說到這裡，不禁皺起眉頭，搔首踱步，自言自語地說道：「他們來幹甚麼？來的又是何人？」

冷燕道：「也許是日前在草原上妄圖搶劫我們的那幫遊騎！」

梁巢父也不禁啞然一笑，說道：「也許眞是如此！軍營裡也常有這樣的事情，當官的最怕馬賊，往往將遊騎誤認爲馬賊；軍校們最怕遊騎，又常常把馬賊故報爲遊騎。」

冷燕尋馬心切，見自己來到烏蘇撲了個空，不禁氣惱起來。她聽說姚游擊向北馳去，便決心隨後跟去看個究竟。冷燕提起革囊，辭別梁巢父就要動身，梁巢父忙拉着她，說道：「姑娘，你本領雖高，畢竟是孤身一人，又無坐馬，怎能和他周旋！依我之見，不如暫回天山作些準備，再下山來。」

冷燕道：「我這次下山，就是爲給羅大伯送還刀馬去的，如今失了大紅馬，我還有何面目回天山！至於那位姚游擊，除非盜馬果然與他無關，不然，我定饒他不得！梁爺爺放心，我豈會把他和他那二十餘騎放在眼裡！」說完，她便出了舖門，沿着道旁小路向北走去。

荒原休歇　乍遇故人

冷燕在烏蘇城北野外遊蕩了整整一天，不但未見姚游擊到來，就連一個騎校的影子也沒有看見。

守候又落空了，她只好又轉身向東，向着石河子方向一路尋去。

冷燕忍着饑渴，熬着疲勞，在荒原上東尋西找地又走了一天一夜，她除偶爾碰到幾個趕駱駝的漢子和幾個結伴同行的挑擔脚伕外，連個巡騎的影兒也沒見到。

第三天中午，她穿過一片灼熱的砂礫地，來到通向瑪納斯的古道旁，冷燕這時已經感到悶倦已極，很想找個涼爽的地方歇息下來。

她舉目一望，忽見前面不遠處，道旁出現了一叢茂密的樹林，便忙走進林去，選了一株枝葉繁密的大樹，爬上高高的樹椏，將身斜靠枝上，一會兒便沉沉睡去。

冷燕也不知睡了多久，正迷懞間，耳邊忽然響起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她猛然一驚，迅即張開眼來，探頭循聲向林外看去，倏見一個身着騎校裝束的漢子縱馬如飛，從林邊一閃而過。

時間雖只一瞬，但她已認出那軍校騎的正是她的大紅馬來！同樣也只是一瞬間，冷燕便已從綉袋裡取弓在手，只見她揚手一扣，一支短短的弩箭好似閃電般脫弦而出，一眨眼間便已插在那騎校的右臂上去了。

那騎校中箭後，只略略搖晃了一下，便猛然勒住奔馬，迅即回過頭來，圓睜着一雙驚異帶怒的眼睛，向林裡搜尋着。

冷燕正想跳下大樹撲去奪馬，驀然間，她看到了一張她熟悉的臉孔和

一雙她熟悉的眼睛，特別是那深沉中帶驚帶怒的眼神，不知曾多少次把她從夢中驚醒。

一剎那間，冷燕已經明白過來，她又幹了一樁比天還大的錯事！被她射傷的人，正是八年前曾經被她射傷，並因而被官兵所擒的半天雲，也正是她要去烏倫古湖尋訪、給他送去刀馬的羅大伯。

冷燕一陣錐心般的難過，悔、愧、羞、悲一齊湧上心頭，她木然無措，不知該如何是好。

極度的難堪，竟使她對林外又響起的一片蹄聲也失去覺察，呆呆地看見羅虎用右手困難地拔出腰刀，再哆嗦着交到左手，隨即便又看到約有二十餘騎軍校揮刀圍上前去，只見刀光馬影，立時殺成一團。

冷燕忽地打了個寒戰，也忽地從寒戰中清醒過來。恰在這時，她看見姚游擊立馬林邊，正搭箭開弓，準備伺機向羅虎射去。

冷燕哪敢再有誤，迅即揚手一箭向姚游擊右臂射去，只聽他「啊唷」一聲，一鬆手，弓已隨聲墜地，箭也斜飛出去，正好插在一名軍校的腿上。那軍校也幾乎是與弓同時墜落地上。

冷燕隨即一連放出數箭，緊緊圍着羅虎的幾騎有的帶箭竄開，有的墜馬，有的伏在鞍上慘叫。姚游擊和軍校們都驚得呆了，只倉惶四顧，不知箭從何來。

羅虎趁軍校驚散四旁之際，勒馬橫刀，不住向林裡探望。他眼裡只充滿了驚愕，怒意已全無。

冷燕趁那批軍校正在驚惶萬狀，六神無主之際，突又連連發出數箭，隨即又有幾名軍校中箭嚎呼。其餘十幾騎軍校被嚇得魄散魂飛，撥馬亂轉，擠成一團。

羅虎見狀，不禁發出一陣震耳的笑聲，揮動腰刀，一縱大紅馬，猛向他們衝去。軍校們哪裡還敢抵敵，嚇得一陣驚呼，各自勒轉馬頭，爭先逃走。姚游擊正想喝住他們，忽見羅虎回馬向他馳來，他也慌忙撥馬，跟在那些軍校後面，向烏蘇方向逃去。

古道上又沉靜下來，要不是地上遺下幾柄腰刀和一把彎弓，簡直看不出這裡曾發生過戰鬥的一絲兒痕跡。

羅虎仍立馬道上，向樹林裡張望，他那疑訝的神色裡，已帶上了些兒凄傷。

冷燕從革囊裡取出短刀，跳下樹來，走出樹林，慢慢來到羅虎馬前，雙手捧刀，低頭跪在地上，意語不連地說道：「我錯認人了，不是有意射你！我是來還刀的，還望羅……羅大伯寬恕！」

羅虎沒說話，只俯下身來，久久地盯着她。

冷燕見羅虎久無動靜，便怯生生地抬起頭來向馬上望去，她看見一張虎虎有威的臉孔上充滿了驚喜，佈滿了慈祥，一雙閃閃發亮的眼裡，正耀起一層淚光。冷燕仰望着那張充滿慈祥的臉孔，低聲說道：「我眞的不是有意傷你的！」

羅虎仍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你是冷燕？」

冷燕點點頭：「是的，我正要去烏倫古湖找你……」

羅虎不等她說完，翻身一躍下馬，搶步來到她的面前，接過刀，伸手扶起她來，為她拂去膝上的塵沙，說道：「我也正在到處尋你，因此才碰上那批官兵的。」說完，他舉目向四野瞭望了一番，忙去拾起地上那些兵器，回頭對冷燕說道：「走，到林子裡去再慢慢細談。」

二人進入樹林，羅虎扔開那些拾來的兵器，將大紅馬拴在樹旁，選了一片乾淨的地方坐下。冷燕早已注意到了，她射去的那支短箭還深深地插在羅虎的臂上，以致羅虎每一舉動，都會痛得微微皺了皺眉頭。她等羅虎剛一坐定，便忙移坐到他身旁，充滿愧疚地說道：「羅大伯，這箭我來給你拔出。」

羅虎欣然一笑道：「好，讓妳拔。」

冷燕小心翼翼地伸過手去，可那手還沒觸着箭，已情不自禁地顫抖起來。羅虎見她那般情景，又笑了，笑得很開心。他見冷燕遲遲不肯動手，又說道：「拔吧，冷燕！妳別怕，妳拔我不會痛的！」

冷燕一咬牙，握住了箭，手雖然不顫抖了，可心卻急劇地顫抖起來，她還是沒敢往外拔。

羅虎回頭看着她，充滿憐愛地搖了搖頭，說道：「仁慈也須手狠！妳能懂得這點，就敢拔了。」

冷燕聽了，迅即將手一抬，箭也隨手而出。她偷眼向羅虎瞟去，見他不但連眉也未皺一下，反而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他笑過之後，才又回頭說道：「這就對了！妳要記住！為人行事，該狠時，殺人也無須眨眼；不該狠時，螻蟻也休傷牠性命。」

冷燕從革囊裡取出娘親給她的金創藥來，給羅虎的傷口敷上，又細心地替他包紮起來。

羅虎拾起那支帶血的短箭，默默地把玩了一會，忽又舉起它來，充滿感慨地對冷燕說道：「你這弩箭的射法原是我教給妳娘親的，你娘親又教給了妳，沒料到妳卻兩次用它來射我！」

冷燕羞愧得趕忙低下頭去，難過得幾乎哭出來。

羅虎忙伸手扶起她的頭來，對她說道：「冷燕，我這不是在責怪妳，也不是在怨妳娘親，我是在想，我從不相信天意，但從這事看來，莫非果有天意？」

冷燕不懂得他這話的意思，只困惑地望着他，忙又解釋道：「不，不是天意，是無意！一個裝成百姓的官兵

盜走了這匹大紅馬，我氣極，正在四處找尋這馬和那盜馬的官兵，我走倦了，正在這林裡的樹上打盹，恰巧你從這兒跑過，我沒看清就放了箭，當我認出是你時，我悔極了！這都是我的錯，不是天意。」

羅虎又是一陣開心的朗笑後，說道：「好啦，別再提這一箭之事了！只要我能見到妳，再中一箭也是值得的。」他瞧着冷燕，眼裡充滿了寬慰和喜悅。

冷燕道：「這大紅馬怎會到你手裡來了？」

羅虎道：「盜走你這匹大紅馬的那人不是官兵，是你烏都奈叔叔。他去迪化辦完了事回烏倫古湖，在沙灣的驛站門前見到了這大紅馬，他便打定主意要把這馬盜回來。他不認識妳，見妳和幾騎官兵一道上路，還以為你是軍營裡的親眷哩。他一路跟在你們身後，進入草原的那天夜晚，他便下手了。他騎着大紅馬剛進沙漠，正碰上我從烏倫古湖趕來，他把盜馬的經過告訴我後，我便已知道他是幹了樁蠢事，那位被他誤認為是軍營裡親眷的姑娘一定是妳了……」

冷燕忙截住羅虎的話，問道：「你怎知那人是我？」

羅虎道：「你在烏蘇東城關口和姚游擊對刀賭馬的事，你馬强叔叔已經告訴了我，我知道這刀和馬在妳手裡。」

他又接上剛才被冷燕截斷的話，繼續講下去，說他斷定那個失馬的人是冷燕後，便和馬强趕到車排子去，守候在通向塔城去的大道旁，想在那裡見她一面，並把烏都奈誤盜大紅馬的事告訴她，好使她放心。不料他和馬强剛到那裡，便被烏蘇軍營的巡騎發現，他不想和軍營的官兵衝突、糾纏，只得離開車排子，避開那些從烏蘇軍營趕來攔截、搜索他們的官兵。後來，他又聽到一位牧民弟兄說，有位年輕姑娘在這一帶找尋她被盜失的大紅馬，他猜出這準是冷燕，便也在這一帶到處尋她，這才引出剛才那二十餘騎官兵追趕他的事情來。

冷燕聽完羅虎談了這段經過之後，這才明白過來。她立即又不安地問道：「你離開烏倫古湖時，就只孤身一人上路？」

羅虎點點頭。

冷燕道：「你眞不該這樣行事，這太危險了！」

羅虎道：「人多了反易惹眼，再說，我也不便多帶人來！」他停了停，又不禁感嘆地說了句，「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

冷燕十分詫異地道：「甚麼不得已的事情？你單身一人離開烏倫古湖出來幹什麼？」

羅虎道：「到天山，尋妳娘親去！」

冷燕一怔，楞住了，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羅虎忽然俯過身來，緊緊盯住冷燕，急切而又深沉地問道：「冷燕，告訴我，妳娘親是不是生了病？她近來情況如何？」

冷燕不由吃了一驚，甚至有些慌亂，談論和探詢她娘親，這在她心裡已成為一種禁忌。多年來，誰也不曾在她面前這般放肆地提過她的娘親！可眼前這位羅大伯在提到她娘親時，竟毫無敬畏之意，全不把禁忌放在眼裡！冷燕心裡不禁暗惱起來，說道：「我不能告訴你，我娘親也決不允許別人談及她的事情！」

羅虎道：「那是別人！這是我，是我在問，是我要妳說！」

冷燕被羅虎這激動的神情和不同尋常的語氣怔住了。她抬起頭來，緊緊地盯着羅虎，問道：「你是我娘親的什麼人？」

羅虎盯着冷燕，眼裡閃耀着一種奇異的光彩，鬍鬚也顫動起來，他沙啞着聲音說道：「我是妳娘親什麼人？我是妳爹！」

這對冷燕來說，彷如晴天霹靂，她驚詫得張大了眼睛，呆在那兒不動了。

羅虎很快又平靜下來，意味深長地補充了一句：「我和妳娘親原是結髮夫妻。」

冷燕雖沒說話，可羅虎一句話在她心裡激起的思緒，卻有如驚濤拍岸，又似風捲殘雲，她被攪得亂極了。她楞了許久，才困惑地說道：「我怎從未聽娘親說過這事？」

羅虎道：「就因為我是馬賊！」接着他又沉痛地說道：「妳娘親縱然因此不願隨我，難道你也不能叫我一聲爹？」

冷燕一時間竟沒有了主意，只喃喃地說道：「這事我得回去再問問娘親，要她把眞相告訴我。過去我也曾問過她，可她說你『不是』，說你『決不是』我爹！」

羅虎突又笑了起來，儘管他眼裡還噙着淚水，可笑得卻是那麼開心。他盯着惶然無措的冷燕說道：「不管妳娘親說是也好，不是也好，也不管妳叫也罷，不叫也罷，反正我是妳爹！好，妳也別為難，隨妳怎樣叫都行，不過，還是把妳娘親生病的情況告訴我吧。」

冷燕只有順從了。她告訴他說，娘親一直患有咳喘症，近年來病情日益加重，每到冬天，常常咳得透不過氣來，就在二十多天前，娘親的病又復發了，她勸娘親下山去看病，娘親不肯，經她苦苦勸求，娘親才自己開了張藥方，交她拿到烏蘇去買藥。藥買回去後，娘親服了幾次，病情雖稍有好轉，卻仍未見有多大起色，現在她又已離開娘親十多天，也不知娘親的近況如何了。

羅虎聽得皺緊眉頭，顯得心情十

分沉重。冷燕剛一說完，他便帶着責備的語氣說道：「妳就不該在這時離開她！」

冷燕道：「我原說等她病好後再給你送刀馬去的，可娘親性急，說也許你這時正需用它們，便不由分說地把我催走了。」

羅虎站起身來，默默地在林裡走來走去。他沉思片刻，又走到冷燕身邊，滿懷凄楚地說道：「冷燕，妳知道妳娘親是爲何離開艾比湖的嗎？」

冷燕搖搖頭。

羅虎道：「好，我告訴妳，就是爲妳八年前在塔城射我那一箭，這才把她逼到那人不知、鬼難尋的地方去的！」

冷燕整顆心、整個身子立即顫抖起來，這雖是她心中曾經猜疑過的事情，但也只不過是猜疑罷了，此刻由羅虎親自說了出來，猜疑便立即成了眞實，冷燕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她萬萬沒有想到，娘親那麼寵愛的自己，却竟是害了她的罪人！一向很少流淚的冷燕，這時也不禁傷心地飲泣起來。

羅虎讓她哭了許久，才將她拉近身來，爲她拭去淚水，充滿愛憐地對她說道：「好啦，別再難過了！這也不能全怪妳，要是妳娘親早告訴妳我是妳爹，妳也不會對我放那一箭。」他嘆息了一聲，又說：「許多苦還是她自己討來的！我這番上天山去尋她，就是爲去看看她的病，把她勸下山來。她縱然不願隨我走，也不能讓她再那樣去折磨自己了！」

冷燕憂慮地道：「那地方很隱蔽，你尋不到她的！」

羅虎盯着她：「難道你不給我帶路？」

冷燕不安地道：「我不能，我答應過娘親，還在她面前立過誓，我這麼做了，她會生氣的。」

羅虎道：「好，我不爲難妳，只要知她在天山，我踏遍天山，總能尋到她的。」

冷燕沉凝片刻，忽然抬起頭來，指着大紅馬對羅虎說道：「羅大伯，你要上天山去尋我娘親，可向這大紅馬問路去！只有牠才能告訴你了！」

羅虎恍然大悟，一剎間，只見他雙眼發亮，臉上也泛起紅光，連聲說道：「對，對，老馬識途！我怎就未想到這點！這大紅馬準能把我帶去的！」

二人正說着，不知不覺間，一縷陽光透過疏枝斜射進來，恰恰照到冷燕的臉上，她眨眨眼睛，又伸出舌尖輕輕舐了舐嘴唇。羅虎掉頭看看林外，說道：「天色已經不早，看你似已饑渴，不能再逗留在這林裡了。此去不遠處，住有一個我的熟人，我們可到他那兒去喝喝水，吃點東西，今晚就在他那兒借宿一夜再說。」

羅虎脫下他身上所穿的官兵服裝，露出那平時慣穿的那件白色排扣短褂，這才拿起短刀，看看拭拭，又拭拭看看，深情地說了句：「伙計，你終於又回到我身邊來了！」說完便將它藏進懷裡去了。

冷燕盯着他，不禁猛想起馬强對她說過的那句話來：「你羅大伯見到妳，準比他重得刀馬還高興！」她心裡驀然生起一陣莫名的欣幸，不禁又閃起一個念頭：羅大伯剛才說的那番話，莫非果是眞的！

羅虎收拾停當，又把冷燕的革囊提去掛在馬鞍上，然後牽着大紅馬和冷燕走出林子，一直向東走去。走了大約十來里，前面忽然出現一片草地。

草地雖不算大，草却長得又青又茂，好像從未曾受到過成羣牲口的踐踏。草地左邊是一脈長長的灌木林丘，那簇簇的矮樹，把草地襯得更加幽寧。

進入草地不遠，就在靠近林丘的邊際，搭着一座小小的帳篷，那帳篷在這荒無人跡的草地上，顯得孤零零的。

羅虎帶着冷燕來到帳篷前，將大紅馬拴在帳篷旁邊的木栅上，便一同跨進帳篷。

羅虎把冷燕安頓在一張牛皮毯上坐定，便去取來一罐水、一些烤羊肉和幾個飯團，兩人便不急不忙地吃了起來。

冷燕早已渴極、餓極，吃得更是水甜飯香，十分快意。她一邊吃，一邊打量着帳內的一切，見這座小小的帳篷內，篷頂篷壁都打滿補丁，帳內放置的什物也很簡單，一望而知是個窮苦牧民的篷窩。

冷燕不禁有些納悶，心想：這麼荒野的地方，怎會有人住到這裡來了？坐在她對面的羅虎只悶悶不樂地吃着，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帳篷裡一時顯得很沉悶。冷燕盯着他，忽然問道：「這是誰住的帳篷？」

羅虎道：「布達旺老爹。」

冷燕道：「布達旺老爹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怎會住到這麼荒僻的地方來了？」

羅虎道：「他是位十分令人尊敬的老爹。他爲躲避那些伯克、巴依的迫害，多年來只好帶着這小小的破帳篷，東飄西蕩，揀像這樣連人跡也少到的地方隱住下來，擔驚受怕地過日子。」

冷燕的心被觸動了，對這位可憐的老爹不禁充滿同情，便又問道：「這老爹難道一個親人也沒有？」

羅虎的神色黯然起來，眼裡也滿含了哀傷，說道：「老爹本有兩個最親最親的親人，一個已經死了，一個雖然還在，可也和我一樣，是個有家歸不得的馬賊，老爹還是連一個親人也沒有了。」

冷燕十分難過地道：「這老爹也孤獨得眞可憐，比我娘親還可憐！」

羅虎不以爲然地道：「冷燕，妳想錯了！老爹並不孤獨，他也從不感到自己可憐，他雖死了一個親人，另一個親人也不在他身邊，可他却到處都有親人，不管他住到什麼地方，還是常常有人去看他。你娘親哪比得上老爹！」

冷燕不解地道：「老爹怎會有那麼多親人？」

羅虎道：「老爹爲人正直，能急人之急，不計個人安危，熱心助人，除在窮苦的牧民中，有許多他的親人外，我和我的弟兄都是他的親人。」他忽然盯着冷燕笑了笑，又說道：「還有妳娘親和妳，也應算是老爹的親人。」

冷燕大出意外，忙問道：「我娘親也認識老爹？」

羅虎道：「不僅認識，你娘親還曾和老爹的孫女結成患難姐妹，並曾在這小小的破帳篷裡安過身來。」

冷燕驚訝萬分地道：「我娘親曾在這帳篷裡住過？」

羅虎道：「住過，還是兩次。她第一次住進這帳篷，那已是十九年前的事了。那時，她也不過像妳這麼大，我也是在這帳篷裡和她以心換心的。她第二次重進這帳篷，亦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那時她正帶着剛出世才幾個月的妳，拖着一身病，在這帳篷裡度過了一段十分艱難的時刻。要不是老爹和他的親人的照料，妳恐怕也活不到今天了！」

冷燕又一次被震撼了，她對娘親和自己過去的身世，全陷入一團迷霧中，她想問個明白，又不知從何問起。楞了片刻，突然仰起面來，望着羅虎急切地央求道：「羅大伯，請你把我娘親過去的一切全告訴我！我只知她心裡裝滿了許多悲痛許多愁，只知她心裡時常都在惦念着另一個親人，其他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羅虎望着冷燕，眼裡充滿着惆悵和凄涼，他茫然地說道：「我和妳娘親已分手了十六年。八年前在塔城雖打了個照面，却連一句話也未曾交談，因此，她有些事我也弄不清楚，有些事就是給妳談了，妳現在也不會懂得，還是讓她以後慢慢地告訴妳吧！」

冷燕時常惦念在心，也是她最急於想知道的，還是她娘親曾幾次對她提到過的那個尚在關內的親人。她沉凝了片刻，猛然靈機一動，忽又問道：「羅大伯，你可知道我娘親在關內還有沒有什麼別的親人？」

羅虎猶豫了一會，肅然說道：「冷燕，妳打聽這個幹什麼？妳娘親在關內早已沒有任何親人了。」

冷燕不覺一怔，又問道：「羅大伯，你呢？你在關內可還有親人？」

羅虎毫不遲疑地道：「有一個，也只剩下這麼一個親人了。」

冷燕道：「誰？」

羅虎道：「我的妹妹。」

冷燕不覺一楞，這雖不是她心裡想要探出的那人，却不由使她猛然想起羅雪托過她的事來。她急忙說道：「羅大伯，你妹妹是不是羅雪姑姑？」

羅虎略感驚詫地道：「你娘親把這也告訴妳啦？」

冷燕道：「不，是羅雪姑姑自己告訴我的，不幾天前我曾見到過她。」

羅虎猛然站了起來，圓睜着一雙驚奇的眼睛，一把拉着冷燕，急切地問道：「你在哪兒見到她？她又是如何對妳說的？快講！」

冷燕這才將她如何碰見羅雪，如何與她認識，又如何談起她和羅虎是兄妹的經過，源源本本地講了出來。羅虎聽得心裡時悲時喜，臉上忽陰忽晴。冷燕也講得娓娓情眞，描得細細入微。當她講到羅雪索看短刀時的那般情景，羅虎忍不住滾出幾顆淚來。

冷燕講到最後，說道：「羅雪姑姑知道我要去烏倫古湖找你，十分高興，要我告訴你，她在周家一切都稱心如意，請你不要惦掛她。她還再三要我轉告你，說羅家就剩下你一人了，要你……要你……」冷燕不知該怎麼說才好。

羅虎急不及待地道：「她要我怎樣？」

冷燕道：「要你多保重！」

羅虎眼裡雖然還含着淚水，却又不禁咧嘴笑了，說道：「怎就只剩我一人了呢！她不也是我羅家的人嗎！」他見冷燕那欲言又止的神情，忙又問道：「她還說了些什麼？」

冷燕道：「羅雪姑姑說，你不要……不要斷了羅家的香燈。」

羅虎默然了，他仰頭望着篷頂，眼裡充滿悵惘的神情。過了一會，忽又埋下頭來，看了看冷燕，自語般地說道：「女兒不也是一樣嗎？」

正在這時，帳外忽然傳來一聲呼喚：「小虎回來了嗎？」

羅虎忙對冷燕說了句：「布達旺老爹回來了。」隨即跨出帳篷去了。

過了一會，羅虎又回到帳篷裡來了，布達旺老爹跟在他身後。冷燕未等羅虎開口，便忙走上前去，親親熱熱地叫了一聲「老爺爺」。

布達旺老爹笑了，笑得很親切，他盯着冷燕打量了一番後，點點頭，驚嘆道：「眞是俊美極了！沒想到當年的小雛鳥竟長成了一隻金鳳凰，又回到我這破窩裡來了！」他隨即又回頭對羅虎說道：「我敢說，人們傳說的飛鳳，準定就是這位冷姑娘！」

羅虎瞪大了眼，驚奇地注視着冷燕。

冷燕只靦覥地笑了笑，沒吭聲。

羅虎咧開大嘴笑了，笑得是那麼得意，又是那麼自豪。他邊笑邊又自言自語地說道：「有了這樣的女兒，還要兒子何用！」

羅虎又和布達旺老爹談了一些烏倫古湖那邊的情況後，眼看天色已晚，就把帳篷留給冷燕，他二人便抱着

一卷布幔到灌木林裡過夜去了。

第二天天剛亮，羅虎便提着一籃食物進帳來了。冷燕心裡惦掛着娘親，吃飯時也顯得心緒不寧，羅虎已經看出來了，便對她說道：「妳也許是在惦掛妳娘親了，一會等妳烏都奈叔叔回來，我就送妳上路。」

冷燕一聽提到烏都奈，便想起失馬的事來，心裡總感有些不快，說道：「那夜算他走運，我要不是倦了，豈容他盜得馬去！也許他今天也回不來了。」

羅虎笑了：「妳這就有些像妳娘親的情性了，常言道『吃一虧，長一智』，這對妳今後行事也有好處，妳就別老記在心上了。」他見冷燕沒應聲，又說道：「再精明的人也有失誤的時候，就連妳娘親，早年也曾被人從她身邊把馬盜走過。」

冷燕又一次感到震驚了。娘親在她心裡簡直有如不容稍犯的天神一般，誰敢從她身旁盜走坐騎？她正想問個究竟，帳外忽又傳來一串蹄聲，羅虎聞聲而起，說道：「你烏都奈叔叔回來了。」隨即匆匆走出帳去。

一會兒，他和烏都奈一同回到帳裡，烏都奈看了看冷燕，嘴角微微彎了一彎，也分不清是笑是譏，他只舉了舉手，淡淡地說了句：「誤會，誤會！」隨即轉臉和羅虎談他這次去給布達旺老爹籌糧的事情去了。

冷燕只冷冷地盯着他，心裡已經消失了的不快，又被他那似笑非笑、似譏非譏的神態引了起來。

烏都奈和羅虎談了片刻，又回過臉來瞄着冷燕，說道：「你也別介意，聽說妳也是為還馬而來，只當我代妳還了，也省去妳再到烏倫古湖去的許多路程。」

羅虎將烏都奈的肩膀一拍，半打趣半認真地說道：「烏都奈，你行事也太粗心，動手前也不打聽打聽她是誰來！你要是早知她是飛鳳，我量你也不敢下手了！」

烏都奈不禁將舌頭一伸，驚異地望着冷燕，頃刻間，他臉上那冷冷帶刺的神情竟一掃而空，換上的卻是滿臉欽佩的笑意，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腦袋，半搭訕半認真地說道：「我要是早知她是飛鳳，我就當面向她討還，也不用去盜了。」

冷燕也不由笑了起來。一瞬間，她心裡的不快竟又消失得無影無踪。

羅虎走到帳篷門前探頭看看天色，又回頭對冷燕說道：「天已大亮，妳也該上路了。」

冷燕便提起革囊跟他走出帳外，見大紅馬身旁拴着一匹又高又大的大白馬，那馬通身無一根雜毛，胸寬腿曲，蹄頭細似蜂腰，項上鬃鬣未剪，散垂飄拂，神采非常。

冷燕正在驚訝，羅虎已牽着白馬來到她的面前，對她說道：「這馬是我從界外來犯的一個頭目手裡奪來的，我已騎了牠三年，脚力不比這大紅馬差，讓牠送妳回天山去，你就把牠留在身邊，也算是我的一點心意。」羅虎也不等冷燕應聲，又伸手拍拍白馬，對牠說道：「跟這姑娘回去，比跟我更好！我也放心了，你也走運了。」那白馬好像聽懂了他的話似的，點點頭，又刨刨蹄。

冷燕剛剛閃起推辭的念頭，但她立即感到這情意是不能推辭的，她迅即將猶豫轉為粲然一笑，隨即一躬身，說道：「冷燕就拜領了！」

冷燕辭過羅虎，正要縱馬離去，羅虎忙又來到她身旁，拉住她手裡的繮繩，眼裡含滿了眷戀之情，仰望着她，深情地說道：「冷燕，好好侍奉你娘親，凡事別惹她生氣，不用多久，我隨後就會尋來的。」

冷燕也覺心裡有些難過，只點點頭，隨即縱馬飛馳過草地，直向天山馳去。

* * *

冷燕在馬上一會兒惦念着娘親的病體，一會兒又琢磨這些天來發生的種種事情。她一念及娘親，便心急如焚，把馬催得快如流星；一想到羅虎要去天山的事來，卻又憂慮重重，心裡忐忑不安。

她暗暗思忖着：反正自己又沒有將住處洩告給他，等他尋來，也將是許多天以後的事情，自己不如就在這些天裡，趁機試試娘親，只要娘親不慍不惱，便索性將實情告訴她，勸她回轉心意；若娘親一聽便發起怒來，自己就只好裝着不知，等他來時再作道理。

冷燕主意已定，便一路兼程進發，不兩日便已穿過河谷，來到天山脚下。冷燕一陣心喜，舉頭向那最高的一座峯頂望去，忽見那白皚皚的雪峯頂上，站立着一個人影，正向山脚眺望，冷燕知道那人影準是娘親。

她立即高興得在鐙上站了起來，揮舞着手臂，向着那遙遙的峯頂高聲呼喚着：「娘親，娘親！我回來了，回來了，娘親！」她明知這聲音還遠遠傳不到娘親的耳裡，可是她還是不停地揮着手，高聲呼喚着。

白馬馳上山腰，又繞進山谷，雪峯被眼前的山崖擋住了。冷燕也不顧山道崎嶇險滑，只催馬向天山深處的那間木屋趕去。又經過長長一段難熬的時刻，冷燕終於回到了木屋門前。

她一邊呼喚着「娘親」，一邊匆匆將馬一拴，便向屋裡奔去。屋裡卻不見娘親的身影，她又返身跑到林裡，也未見娘親的踪跡。

冷燕忙又繞過樹林向峯頂跑去。她來到峯頂，果見娘親仍然站在那兒，一動不動，好像已成冰凍一般，冷燕不覺心裡一顫，忙輕輕走到她的身旁，又輕輕呼了一聲「娘親」，娘親仍然一動不動，竟好似氣息全無。

冷燕嚇得心裡直顫，忙轉過頭去

察看娘親的臉孔，只見娘親那雪白的臉上，掛着兩行晶瑩的淚水，一雙好似浸在清泉的眼睛，正凝望着山下遠遠的地方。

冷燕忙順着娘親的視綫望去，驀然看見遠遠荒原上有一匹紅色的大馬，馬上騎着一人，正揚鞭催馬，直向天山上馳來。

冷燕不禁在心裡暗暗驚叫了一聲：「他來得真快！」同時偷眼向娘親瞟去，正觸上娘親向她投來的那雙閃閃的目光。

驀然間，冷燕不禁微微哆嗦了一下，分不清她娘親那雙閃閃的目光裡，包含的是怒是怨，是喜是悲。她不覺低下頭去，只輕輕說了句：「這不關我事。」

又過了許久，她才聽到娘親發出一聲低沉的嘆息，隨即又迸出一句：「這是魔障！」冷燕雖然不甚解得「魔障」二字的含義，但她却從娘親那充滿凄酸與悲痛的聲音裡，感到娘親心裡正在折騰，正在哭泣。

一瞬間，冷燕的心也不禁忐忑起來，不知羅虎的來到將會弄成一個甚麼樣的結局！她又抬起頭來向娘親望去，見娘親已經拭去淚痕，臉上又恢復了平靜，只是神情仍顯得木然和肅索。突然間，冷燕竟對娘親浮起一絲悲憐的念頭，她不覺挨身過去，緊緊偎依在娘親的肩上。

當她的臉剛一貼到娘親那柔柔的肩臂時，突然感到一陣異樣的灼熱從她娘親身上傳來。冷燕不覺一驚，忙問道：「娘親，你病了？」同時仰起頭來，關切地注視着娘親。

玉鳳沒應聲，只輕輕地擺了擺頭。

冷燕又伸出手去在她娘親額上試了試，也是滾燙滾燙的，她驚慌得幾乎哭叫起來：「燒得都燙手了，還不快回到屋裡去！」

玉鳳回過臉來望着她笑了笑：「你驚怪甚麼，我真的沒有生病。」

冷燕道：「那妳身上怎會這麼燙？」

玉鳳沒應聲，一絲羞澀浮上她的唇邊，掠過她的眼裡，她那雪白的臉上迅即泛起一層紅暈。

冷燕這才忽然明白過來，不禁輕輕地驚呼了聲：「呀，娘親……」同時將整個臉兒偎入了娘親的懷裡。她禁不住想笑，卻又不敢笑出聲來，只極力地忍住，但心裡的笑仍使她發出陣陣的顫抖。冷燕雖沒有仰起臉來看她娘親，她卻知道娘親臉上的紅暈定更濃了。

* * *

大紅馬已馳過曠野，來到山脚，舉目望去，馬上人影雖已隱隱可辨，但身材裝束卻仍顯得模糊不清，若是別人望去，尚難認出是男是女，可是在玉鳳看來，卻已在她眼裡出現了一位英姿勃勃的壯偉漢子，她還清楚地看到了他那躍馬縱橫的氣概和那勒馬顧盼的雄風。

玉鳳凝望着那正向山上馳來的騎影，不覺意逸神馳，竟一動不動地站在峯頂，好似變成了一塊巖石。

冷燕緊緊偎在她的懷裏，只感到娘親那顆心在猛烈地跳動，娘親的呼吸也越來越加急促，她不由偷偷仰起臉來看看娘親，只見娘親那雙凝視着遠處的眼睛裡帶着哀傷，含滿柔情。

冷燕回頭向山下望去，見大紅馬正馳進山谷，隨即轉過山彎，翻過峯下的一層山坡，又隱沒在密林中去了。冷燕回過頭來望着娘親，說道：「再過兩個時辰，羅大伯便可到來，娘親還是回屋等他去吧！」

玉鳳的神情忽然變得游離起來，說道：「屋裡太幽暗，我還是在這裡和他相見的好。」

冷燕道：「那我去迎他一程，把他接上峯來。」

玉鳳笑了笑：「不用了，你羅大伯自己會找到這兒來的。」

冷燕好奇地凝視着娘親，臉上露出似信非信的神色。玉鳳瞪了她一眼，成竹在胸地說道：「大紅馬既能把他帶來天山，你留在雪地上的足印也會將他引上這峯頂來的。」

冷燕不禁輕輕地「啊」了一聲，心裡驀然閃起一個念頭：羅大伯來天山原來是娘親早已預料到的事。

一時間，冷燕不禁又想起十多天前娘親急不及待地催促她馳赴烏倫古湖去給羅大伯送還刀、馬的事來。也許就在那時，娘親已預料到會有今天的事了，也說不定正是為了今天的事，娘親才催她送還刀、馬去的。冷燕一邊沉思，一邊不時抬起頭來望着娘親。

玉鳳靜靜地向峯下注視了片刻，隨即舉起手來理理鬢髮，望着冷燕說道：「冷燕，你看娘親比八年前老了多少？」

冷燕毫不在意地道：「一點兒也沒有老。」

玉鳳不滿地瞪了她一眼，唇邊浮起一絲兒帶有凄涼的微笑，說道：「這怎麼可能呢！天尚有老，地也有荒，何況於人。」

冷燕道：「娘親在我眼裡，十多年前是這般模樣，現在還是這般模樣，一丁一點也沒有變，就是沒有老嘛！」

玉鳳笑了，笑得那麼嫣然，嫣然中還帶着些兒嫵媚。她輕輕把冷燕拉到胸前，一邊為她理着散亂的鬢髮，一邊又對她說道：「冷燕，妳好好看着娘親，說實話，這些年來我究竟變了多少？鬢邊可已出現了白髮？」

冷燕被娘親這一異常情態怔住了，只瞪大着一雙略帶驚詫的眼睛注視着娘親。她看着看着，慢慢地連她自己也不禁驚異起來：娘親那突然煥發的容光，有如昇起滿天的朝霞，照映得周圍的雪峯也呈現出異彩，她顯得

美麗極了！

一瞬間，冷燕幾乎不敢相信站在自己面前的這位天人，竟是十多年來和自己朝夕相處，與自己相依爲命的娘親。

她牢牢地注視着，感到娘親那一雙明亮的眼睛裡，似乎包含着人間所有的感情和聰慧，再配上她那兩道秀裡含英的柳眉、玉潤溫香的兩腮、柔甜中略帶悲憫的一張小嘴，竟使冷燕越看越覺神奇，情不自禁地低聲驚嘆道：「啊，娘親，你怎會老呢！你是天人，你永遠也不會老的。」

玉鳳欣然地笑了，她用手撫了撫自己的鬢角，說道：「你這麼說，因爲你是我的女兒，若在他人眼裡，定然不是這樣的了。」

冷燕好像突然想起甚麼似的說：「外人也是這麼看的。」

玉鳳微微一驚，道：「誰？你聽誰說起過？」

冷燕道：「去年我和娘親下山趕集去購物，娘親正在貨攤上選布，幾個回回婦女圍上來直盯着娘親，她們一邊打量着妳，一邊讚嘆着，其中一個女子欽羨得情不自禁地對我說：『你姐姐眞美！』我當時很生氣，感到她太冒失，竟把娘親說成是我的『姐姐』了。可又因她是稱讚娘親，我心裡也高興，才沒有給她難堪，只告訴她，說她弄錯了，妳不是我的姐姐，是我的娘親，那女子驚異得瞪大了眼睛，驚呼道：『天啦，世上竟有這麼年輕的娘親！』」冷燕說到這裡，不由發出一串清脆的笑聲，說道：「娘親，你看，外人不也是這麼說的嗎？」

玉鳳雖被冷燕說得也跟着笑了起來，但是她仍然顯得毫不在意地說道：「她們大多是些眼淺的人，話也只不過是信口說說而已，是沒有個準兒的。」

冷燕把嘴一嘟，說道：「羅大伯就快到了，娘親如不相信，不妨問問羅大伯。」

玉鳳的臉上驀然透出一道紅暈，瞪了冷燕一眼，說道：「看妳把話說到哪兒去了！」

冷燕不再吭聲，只不時瞟過眼去看看娘親。

玉鳳早已轉過身去，不時望着山下的曠野，不時又環顧兩側的羣峯。冷燕已從娘親那閃灼不定的目光裡，看出她的焦躁不安和心神不定來，這樣的神態，在她娘親身上是極爲罕見的，冷燕看着看着，也不禁感到有些不安起來，即將出現在眼前的會是場甚麼樣的景象？羅大伯的到來，又將引出一場甚麼樣的後果？冷燕心裡卻是一片茫然。

玉鳳和冷燕各自靜靜地站在峯頂上，誰也不再吭聲了，靜謐裡却滲透了緊張的氣氛，空曠中充滿了壓抑的感覺。母女二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那扣心一瞬的到來。

那一瞬終於到來了。

峯頂下忽然響起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那腳步正在雪坡上匆促地向峯頂走來。冷燕立即轉過身來注視着峯頂後面，隨着越來越近的腳步聲，一張神采非凡的臉孔在頂邊出現了，隨即，他那魁梧奇偉的身材也慢慢昇了上來，乍視過去，他彷如從地下破土而出，又好似自谷底御風而上。

當他踏上峯頂屹然一立的那一瞬間，他那整個雄偉的身姿凌空挺立，勃勃生風。冷燕目迎着這人的出現，也不禁感到驚奇極了，她沒想到，這位在她眼裡已經稱得上是夠英雄和夠威風了的羅大伯，今天卻更顯得這般氣概，看去簡直好似突然下降的天神一般。她想迎上前去，卻忽又將已經邁出的腳收了回來，只輕輕地叫了聲：「羅大伯。」

玉鳳面向峯下，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

羅虎充滿憐愛地看了冷燕一眼，隨即走到玉鳳身後，在離她約五步之處站定，低沉地說道：「冷燕的娘，我來看妳來了。」他的聲音沙啞中，略帶些兒哽咽。

玉鳳沒有應聲，也沒有回過頭來，她仍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只隱隱感到她的雙肩在微微地顫抖。

羅虎又跨前一步，說道：「我一直在到處尋妳，踏遍西疆也無音訊，別人都說妳已經不在人世了，我不相信，要是眞有這樣的訊息，我也會到泉下去找妳的。」

玉鳳驀然轉過身來，只啓了啓嘴唇，卻沒有發出一點聲音，那噙滿兩眼的淚水竟一下奪眶而出，順着兩腮直滾下來。她帶淚凝視着羅虎，過了許久，才低低說出一句：「你一向可好？」

羅虎將雙臂一擧：「妳看，我這不是還和過去一樣！」隨即又跨前一步，伸出雙手，正要向玉鳳肩臂摟去，玉鳳卻迅即輕輕向後一閃，同時瞬了瞬冷燕，說道：「冷燕也剛回山，眞沒想到你會隨後來了。」

羅虎回頭看了看冷燕，滿臉得色地說道：「是個好樣兒的！她已經可以橫行西疆，使那些伯克、巴依聞風喪膽。」他停了停，又充滿自豪地說道：「你養了個好女兒！」

玉鳳猶含愧疚地說道：「前番在塔城，她眞不該做出那樣的蠢事來……」

羅虎不等玉鳳說完，忙截住她的話，說道：「已經過去了的事，還提它幹甚麼？她當時沒有射我咽喉，就已是是手下留情的了。」他說完後，不由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

玉鳳也不禁笑了，只是在她那淺淺的一笑中，卻仍包含着一縷苦澀的意味，她憐愛地看了看冷燕，說道：「她已經長大成人，懂事了，決不會再幹出那樣的蠢事來！」

玉鳳話音剛落，不料羅虎卻驀然

發出一陣響亮的笑聲，直笑得他仰面朝天，合上雙眼，竟至笑得滾出了兩顆大大的淚珠。

玉鳳不禁詫異萬分，忙用探詢的目光向冷燕望去。冷燕羞慚滿臉，低下頭去，囁嚅地說道：「這番在山下，我偏偏又幹出蠢事來了，我……我又射了羅大伯一箭。」

玉鳳吃了一驚：「啊！天！究竟是怎麼回事？」

冷燕這才將她如何失馬，如何尋馬，以及如何在睡夢中把疾馳而來的羅虎誤認爲是盜馬賊的事一一說了出來。最後，她眼裡噙滿淚水，滿懷罪疚地說道：「我這番實是粗心造成的罪過，確非有意！」

玉鳳聽後，只從心裡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也不再責怪冷燕甚麼了，上前走到羅虎身邊，伸手撫着他的膀臂，充滿疼憐地說道：「傷勢如何？還痛嗎？」

羅虎道：「離心窩、喉嚨還遠着哩，這點傷算不了甚麼，不礙事的。」

玉鳳恰似喃喃自語般地說道：「冷燕平時作事也極精細，這番怎竟粗心如此！這是冤孽，還是天意！」

羅虎凝視着這突然間神情竟變得迷惘起來的玉鳳，說道：「甚麼冤孽，天意！這事也不能全怪冷燕這丫頭，誰叫我那天偏偏穿上一身官兵的衣服，她是誤把我當成官兵了。」

玉鳳突然一怔，回頭望着冷燕，說道：「你要射的原是官兵？」她的語氣裡隱含有驚詫和斥責之意。

冷燕道：「不，我要射的只是盜馬賊，我原以爲那大紅馬是被官兵盜走的。」

玉鳳只「啊」了聲，便默然不語了。

羅虎道：「結果是，盜馬的不是官兵，冷燕射的也不是官兵，箭還是落到我的身上來了。」

玉鳳嘴角浮起一絲苦笑，說道：「一誤竟又再誤，這只能說是天意了。」

羅虎道：「前番在塔城那一箭，把我射到官兵手裡去了，說誤，那倒眞算得是一誤，因她射的是馬賊，這哪能說是天意！說心裡話，我確曾爲那一箭傷過心，今番這一箭，卻把我射到妳這裡來了，說誤卻也不算誤，因她射的是官兵，雖然中箭的仍是我，可我心裡卻高興，要說是天意，我看今番倒也許是天意了。」他說完這番話後，緊緊盯着玉鳳，眼裡又閃起了那種略帶嘲諷的神情。

玉鳳低下頭去，默默地注視着他懸掛在腰間的那柄短刀，過了一會，才說道：「聽說你這些年來，一直踞在烏倫古湖一帶，經常和界外來犯的部落交戰，眞是這樣的嗎？」

羅虎點點頭。

玉鳳仰起頭來，臉上露出欣慰之色，說道：「這正是殺敵報國的忠義行爲！你一定會獲得朝廷嘉獎的。」她停了停，不禁又悵然若失地說道：「只是不知那些當道的邊將和疆吏能如實奏聞朝廷不？」

羅虎道：「休要再提起那些官兒們了！他們不管是文的還是武的，多是一些連狗都不如的衣冠禽獸！但求他們不栽贓嫁禍於我就算萬幸了，還能望他們去如實奏聞朝廷！況我和弟兄們抗擊犯界入侵的賊寇，原是爲了捍衛百姓，非爲討得朝廷的封賞！」

玉鳳默然片刻，說道：「要是我父親仍鎮西疆，事情當不至如此了。」

羅虎抬起頭來，放眼向四周的羣山望去，不再吭聲了。

靜靜站在一旁的冷燕聽娘親說出「要是我父親仍鎮西疆」這句話來時，心裡不由一怔，驀然間，她積聚在心的團團疑雲迷霧，忽又湧上心來。心想，娘親話裡用了個「鎮」字，不消說，自己的外公定然是個官兒了，那麼，外公究竟是誰？又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官兒呢？冷燕一心想趁此探出個究竟來，她只仍靜靜地站在那兒，連眼睛也不向娘親瞟去，希望還能從娘親口裡聽出點甚麼，不料娘親卻不再說下去了，峯頂上又是一片難耐的寂靜。

過了一會，羅虎才又回過頭來，默默地把玉鳳注視了一會，他眼裡那略帶嘲諷的神情漸漸消失了，重新閃現出來的卻是一種深沉的憐愛。他向玉鳳身旁跨近一步，幾乎是耳語般地柔聲說道：「我隻身冒死來天山尋妳，是難捨妳我過去那段恩情。二十年來，我一時一刻也沒有忘記過去，自妳悄然離開艾比湖後，我一直在到處尋妳，八年後，這南疆北疆哪裡沒有留下我羅虎的足跡，可妳卻藏到這連狼都不到的冰窟裡來了！我就不信妳眞能割得斷妳和我過去的那段恩愛，忘得掉我們之間的那種情義！」

玉鳳默默地聽着，一聲不吭，只緊咬嘴唇，不時瞟過眼去看看冷燕，悲痛中顯得有些心慌意亂，又帶有些兒羞澀不安。

羅虎似已察覺出了玉鳳心裡的不安和顧忌，回頭看了看冷燕，又說道：「幸好妳還有冷燕這孩子在妳身邊，要不，我眞不知妳這日子是怎樣過啊！」

玉鳳輕輕發出一聲呻吟般的嘆息，早已包滿眼眶的淚水，隨着嘆息聲迸了出來，又順着兩腮連珠般地滾到地上。

羅虎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小的、用綫繩聯掛在脖子上的布囊，擧到玉鳳的面前，說道：「這是你贈給我的青絲，二十年來我一直把它揣在懷裡，從未離身，我每一次撫弄着它，就想起了當年我和妳在一起時的那些情景……」

「別說了，小虎！」玉鳳低低地發出一聲帶泣的央求，同時滿含羞澀地

向冷燕瞬去一眼。

羅虎停住話頭，也跟着回過頭來向冷燕望去，正好碰上冷燕向他投來的一道似笑非笑而又略帶探詢的目光。羅虎望着她，竟像孩子般難爲情地笑了，笑得是那樣天眞和坦率，他那一張恰似紫銅色一般的臉孔，也因漲紅而更加閃起亮光。

冷燕這才驀然明白過來，感覺到自己已不宜再留在這峯頂上了，她向羅虎瞪了瞪眼，隨即轉過身來迎着玉鳳，嬌聲說道：「娘親，我先回屋燒飯去了，你和羅大伯就在峯上多聊會兒。」

她話音剛落，也不等娘親開口，便忙抽身像一陣風似的向峯後雪坡跑去。她剛跑下峯頂，便隱隱聽到峯頂上傳來她娘親一聲深沉的呼喚：「啊，羅虎……」接着便是一陣陣發自肺腑的啜泣之聲。娘親那一聲呼喚雖然很輕很短，那一陣陣啜泣也很壓抑，但冷燕的心卻被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全身也不禁微微戰慄起來，她好像這才眞正窺視到了娘親那隱藏在心裡的悲痛，她自己也好像這才初次領嘗到了悲痛究竟是怎樣一種滋味，冷燕不由打從心裡呼出一聲：「啊，我可憐的娘親！」眼裡也隨即噙滿了淚水。

冷燕心事重重地回到木屋，只感到方才峯頂上所發生的一切眞如一場夢境，她好像剛從夢境中走了出來，但腦子裡仍然是一團迷亂。拴在木屋旁邊的大紅馬正若無其事地凝視着她，她環視一下木屋周圍的景色，又如回到了另一個夢境。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她好像已在意料之中，又好像全在意料之外，她心裡只感到一陣莫名的迷惘。

冷燕一邊生火做飯，一邊不停地思忖着：羅大伯對自己說的話沒有假，他和娘親恩愛過，是夫妻，自己方才在峯頂上已經親眼看到了，親耳聽到了。

羅大伯一直至今仍在眷戀着娘親，這也是無疑的。可娘親呢？冷燕回想着方才在峯頂上的情景，當娘親看到羅大伯向天山馳來時，她那一反常態的種種情況，以及當羅大伯到來時，娘親那悲痛不勝的神情，看得出娘親至今也仍然是深深懷愛着羅大伯的。

但娘親爲甚麼要避開他？爲甚麼要遠離人世，躲到這人跡不到的深山裡來？爲甚麼從不讓人談起她的過去，連對自己也是諱莫如深？這究竟又是爲甚麼？當然，最令冷燕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娘親和羅大伯過去既然是夫妻，自己當然是他倆的女兒，這在冷燕的心裡已無任何懷疑的餘地！可爲甚麼羅大伯說是而娘親又總說不是呢？冷燕想來想去，總是百思不解。

她索性將心一橫，暗暗自語道：「管他，這一切將來總會弄清楚的！我冷燕做事只求心安，就按自己心安的去辦好了！」

她想，眼前最要緊的是，讓娘親和羅大伯這番相會能重修舊好，能和美相偕，把娘親從這孤寂自苦的悲慘境地中拯拔出來，讓她重返塵世，去享人間應有的幸福和歡樂。至於自己對羅大伯，口裡仍順着娘親之意去稱呼「大伯」，心裡將他認定是自己的父親就是了。

冷燕主意已定，思緒迅即平靜下來，她又興冲冲地忙着爲娘親和羅大伯的重逢安排好一頓可口的晚餐去了。她把餅烙得香香的，又去取出平時貯藏好的一些野味，或燒或烤，弄得豐豐盛盛，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就只等娘親和羅大伯的歸來了。

太陽已經落到樹林下面去了，冷燕站在木屋門前靜靜地等候着，她的心雖不再爲那些弄不清的疑團而煩亂了，可心裡卻還是不平靜的。

她怎麼能夠平靜呢！這木屋、這木屋前面的樹林、後面的山峯，以及這山峯四圍的層巒幽谷，就是她母女二人的世界，八年來，還從無一個外人的足跡踏進過這片世界，今天竟突然闖來了這樣一位客人，而這位客人又是比一般親人還更親的羅大伯。

他的到來，有如給這片冰寒的雪峯捲來一陣熱風，給這片幽靜的林谷滾起一陣春雷，這整個死寂的世界都因他的降臨而變得生機盎然和沸騰起來。冷燕多麼希望今晚的聚會能是一個充滿歡樂和蜜意的聚會，今晚的晚餐能是一次正如娘親曾經給她講過的那種充滿了「天倫之樂」的晚餐。

冷燕對於「天倫之樂」的含義雖還不甚了了，但她卻知道釀成這種「樂」的只能是愛，而且只有一家骨肉之愛才配稱「天倫」。這種愛，娘親給了自己，自己也奉獻給了娘親。她對娘親所賜予的愛，儘管多得心裡都已經裝不下了，但總時常感到意猶未足，似覺還缺點甚麼，至於究竟還缺點甚麼，她自己也弄不清楚。特別是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缺點甚麼的感覺在她身上就越來越明顯了，自己奉獻給娘親的愛，可以使娘親那長凝悲苦的臉上暫開笑顏，可以給她那凄冷的心中增添一些暖意。

但近年來，她也感到單憑自己給娘親的這點愛是不夠的，娘親還需要另外一種愛，一種雄渾而深沉，可以使她依托寄命，可以使她傾心馳神，那樣的一種愛，這樣的愛，冷燕似乎已從羅大伯的身上感受到了，這也許只有在男子漢身上才可能具有的。這樣的愛，也許可以使娘親立起多年的沉疴、融滌滿懷的悲苦，離開這潮冷的木屋，馳馬下天山，回到令人响往的塵世上去。

冷燕正凝神遐思間，忽聽崖後傳來了腳步聲，她忙回過臉來，探身向崖壁那邊望去，見娘親和羅大伯已走下崖坎，正沿着崖壁向這邊走來。

娘親低垂着眼簾，那依舊端莊而嫻靜的臉容上，隱隱含着一縷無法掩藏的笑意。

一眼就能從娘親臉上的細微變化中窺出喜怒哀樂的冷燕，便已從娘親這異樣的神態裡看到了好的兆頭。她心裡一喜，便忙迎上前去，親昵地叫了一聲：「娘親。」

娘親抬起眼來瞬了她一眼，她又從娘親的那一瞬中，看到了一種帶有些兒羞怩的笑意。走在後面的羅大伯，昂首挺胸，臉上雖仍留着一些悲涼的神情，但已是雨過天晴，眉宇間又恢復了那種睥睨一切的虎虎英氣。他盯着冷燕，眨了眨眼，問道：「冷燕，飯可已弄好？別把你娘親餓壞了。」娘親只輕輕說道：「我不餓，你和冷燕跋涉辛苦，倒早該用飯了。」

冷燕興冲冲地道：「早已弄好多時，就等候你倆老歸來了。」她話音剛落，娘親便向她瞪來嗔怪的一眼。冷燕立即明白，娘親一定是嗔怪她不該在話裡用了「你倆老」三字。

冷燕見娘親走到小木屋門前，突然停下步來，猶豫片刻，回頭對羅大伯說道：「屋裡狹窄，又陰暗，我們還是到林子裡去坐好了。」

冷燕疑詫不解地看看娘親，又向羅大伯瞟去，只見羅大伯嘴邊浮起一抹奇怪的笑容，眼裡閃着一種嘲諷的神色，站在一旁沒吭聲。

冷燕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娘親又對她說道：「冷燕，把飯菜端到林子裡去，林子裡比木屋裡方便自在。」

冷燕茫然地道：「林裡夜寒，娘親病體未癒，萬萬使不得的。」

「今晚只能這樣過了。」她娘親只淡淡地、無可奈何地這樣補充了一句。

冷燕忽然明白過來，娘親要在林子裡過夜，原是由於這間同住着她母女二人的木屋裡，依禮是不容再住下一個男子漢的。她正在極力地思索着，希望能想出個兩全之計。

羅大伯卻邁步踱到她身旁來了，他伸手撫拍着她的肩膀，溫聲說道：「冷燕，就照娘親吩咐的去做，我到林子裡去昇起一堆火，保準讓你娘親一夜過得暖暖的。」

冷燕這才轉身向屋旁的灶堂走去。她走了幾步，又回頭看看娘親，見娘親正側着臉凝視着羅大伯，她那脈脈的眼神裡充滿了感激之情和歉疚之意。

羅大伯望着娘親寬厚地一笑，說道：「妳先回屋歇歇，等我去林裡安排好了再來。」他隨即轉身邁步向林中走去。娘親卻不進屋，她轉過身來，默默地跟在羅大伯身後，她好像反而變成了這兒的客人，在羅大伯面前顯得那麼溫順。

冷燕盛好餅和菜，把它裝進一隻大大的藤籃裡，提着向林中走去。她來到平時她在那兒練劍的那片空地前，見地上已經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娘親坐在篝火旁邊，凝視着正在近旁掄臂揮刀砍樹枝的羅大伯。閃閃的火光照映在娘親那玉潤般的臉上，使娘親那張秀麗的臉更加發出耀人的光輝。

冷燕在一株大樹旁停下步來，靜靜地注視着娘親。她眞不解爲甚麼在方才的峯頂上和此刻的火堆旁，娘親在她眼裡竟突然變得加倍美麗起來！美麗得簡直可以使整個天山爲之黯然失色。

冷燕在一陣驚嘆中，感到一陣莫名的歡快和滿足。娘親似已察覺她的來到，急忙從羅大伯身上收回她那久久神往的目光，回過頭來望着冷燕柔柔一笑。冷燕驚奇地從娘親那雙充滿溫柔與慈愛的眼光裡，看見一種她從未看到過的嬌柔和嫵媚。

冷燕凝視着娘親，情不自禁地笑了。娘親的臉上迅即泛起一抹紅暈，趕忙低下頭去，撥弄着燃得熊熊的篝火。

冷燕來到娘親身邊，蹲下身去把頭偎在娘親懷裡，輕聲說道：「娘親，你這時心裡感覺如何？」

「甚麼感覺如何？」娘親困惑地問道。

冷燕仰起頭來，含嬌帶趣地望着娘親，說道：「還冷不冷？」

「這麼大一堆火烤在身旁，怎還會冷。」

冷燕一嘟嘴，說道：「火暖身，人暖心。火再大，也是烤不暖心的，眞正能使心頭暖的還是人。」

「你在胡扯些甚麼？」娘親的語氣裡已經露出了不滿之意。

冷燕一揚臉，毫不退縮地說道：「不是嗎？有我在娘親身旁，難道不比一堆火强？」

娘親也不禁被她這句話逗笑了，伸出雙手捧着她的臉蛋，說道：「你在我身邊豈比一堆火！你是娘親掌上的夜明珠、懷裡的火龍珠！有你在娘親身邊，娘親的身心都暖了。」

冷燕把臉蛋貼到娘親胸前：「我只要偎到娘親懷裡，全身就感到暖洋洋的；我只要想着娘親，心裡立即變得熱呼呼的。」

娘親埋下臉來，緊緊地貼在她的頭上，充滿柔情地說道：「只要有你在我身邊，娘親便一切都心滿意足了。」

冷燕道：「這就是娘親曾經對我說過的『天倫之樂』嗎？」

娘親沉吟了片刻，說道：「是的，也算天倫之樂。」

冷燕仰起頭來，困惑地問道：「莫非還有別的天倫之樂？」

娘親認眞地給她講解道：「天倫之樂說的是幾代同堂，一家人過着父慈子孝、兄愛弟悌的那種和美的日子。」

冷燕道：「父慈子孝、兄愛弟悌……娘親所說，怎的都是男人？難道沒有他們就不算天倫？」

娘親輕輕嘆了口氣，慨然說道：「一個眞正享有天倫之樂的家，哪能沒有男子呢？」

冷燕側過臉來向正在近旁砍柴的羅大伯瞟了一眼，怯生生帶着試探地問道：「娘親，今晚的聚會算不算是眞正的天倫之樂呢？」

娘親把眼移向篝火，默然不語了。

冷燕也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會兒，忽又伸手輕輕搖動了一下娘親，說道：「等你將來進關去把那個親人接回來，我們這個家不就有了眞正的天倫之樂了？」

娘親眼裡閃起一道略帶驚訝和喜悅的亮光，說道：「是的，我們這個家會有一個男子的，一個血肉連心的親人，娘親很快就要進關去了，此去一定把他尋找回來。」娘親的聲音說得很輕，顯得也很平靜，但冷燕卻已從娘親那微微顫動的嘴唇上，看出了娘親那激動和急切的心情。冷燕也不知爲甚麼，就在這一瞬間，她自己的心也急劇地跳動起來。

正在這時，羅大伯抱着一大捆粗大的樹枝走過來了。他將樹枝往地下一摔，拍拍手，說道：「這夠燒個通宵的了。」隨即面對着她娘親坐了下來，興冲冲地對冷燕說道：「冷燕，把妳備辦的食物取出來，我們來愉愉快快地吃頓團圓飯。」

冷燕應了一聲，高興地把餅和幾盤野味從籃子裡取出來，整整齊齊地擺在地上。她一邊張羅着，一邊偷眼向娘親瞟去，見娘親低着頭，只默默地坐在那兒，臉上既無愁容，也沒有笑意。

羅虎拿起一枚餅來，送到火上翻來覆去地烤着，直到連餅心也熱透了，這才將它遞到她娘親面前，說道：「趁熱，你先吃吧！你這病要忌寒，忌生冷。」

她娘親竟不稍推讓地接過餅去，低垂着眼簾，一口口地細嚼着。

冷燕緊挨着娘親也坐了下來，取起一枚餅和一塊鹿脯，奉到羅大伯面前，說道：「山裡沒有可口的食物，只有用這些野味來孝敬您大伯了。」

羅虎眼裡閃出喜悅的光芒，接過餅和鹿脯，瞧着冷燕，驚喜地說道：「啊，『孝敬』我！」隨即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接着又說道：「我羅虎闖蕩一生，年近四旬，想不到今天也有人孝敬我來了。」說完，他眼裡竟漾起一層淚光，分不清是悲是喜。

冷燕不知所措了，她偷眼向娘親看去，見娘親正凝視着羅大伯，臉上浮現出一種似嗔怪又非嗔怪，似娛慰也非娛慰的笑容。

羅虎又回過頭來望着她娘親，十分得意地說道：「妳養了個好女兒，小小年紀就已名震西疆，比我當年强多了。」

玉鳳不勝疑詫地道：「冷燕只偶爾下山，有幾人知她名姓，哪裡談得上名震西疆！」

羅虎瞧着冷燕，依然充滿讚賞地說道：「冷燕這名字知道的人的確不多，但飛鳳這名兒，在西疆卻是無人不曉。」

玉鳳已由疑詫而變成驚訝了：「飛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羅虎不禁又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說道：「也正如當年西疆的牧民百姓把我叫做半天雲一樣，如今又都把冷燕稱爲飛鳳了。這眞是一個好聽的名字！她在今天西疆牧民百姓的心目中，比當年的半天雲更響噹噹多了。」

玉鳳凝視着冷燕：「我怎麼從未聽你談起過這事？」她的語氣裡含有怒意，還略帶些兒哀傷。

冷燕惴惴不安地道：「別人稱我飛鳳，女兒也是這次下山，才從一幫遊騎口裡得知的。」

玉鳳疑慮重重地審視着冷燕：「你年來幾次下山，究竟做了一些甚麼事來？」

冷燕只好將她在山下或不甘受辱、或激於義憤、或出乎惻隱而所行所爲的幾樁事情，諸如她在去瑪納斯的路上如何怒懲伯克惡少、在草原上如何追擊搶劫牧民婦女的遊騎，在沙漠裡怎樣救出被黑風所困的流人，一一告訴了娘親。

冷燕在開始講述時，還顯得有些囁嚅，不時瞟過眼去看看娘親，不料她越往下說，越變得激揚起來，到後來，竟一掃怯懦情態，更顯得是那樣的理直氣壯與意氣風發。她講完這些情景後，側臉望着娘親，說道：「娘親，要是妳當時也與女兒同在，娘親豈能容忍，又豈會袖手旁觀。」

玉鳳只微鎖雙眉，默然不語。

羅虎滿懷高興地對玉鳳說道：「有冷燕這樣的好女兒，你應該感到自豪才是。」

玉鳳輕輕嘆了口氣，喃喃自語地說道：「『女子無才便是德』。今既如此，這究竟是福還是禍呢？」

冷燕不以爲然地說道：「福也罷，禍也罷，娘親若不是憑了劍馬，豈能護着我小冷燕活到今天！今後我與娘親要立足西疆免遭欺壓，靠的還是自己的武藝和劍馬，這便是才，除此之外，我和娘親還能依靠甚麼呢？」她說到這最後一句時，側過臉去瞟了眼羅大伯。

玉鳳被冷燕的這番話觸動了，不禁感慨自傷地說道：「是的，捨此之外，我母女還能依靠甚麼呢？」

羅虎把尚未吃完的半塊鹿脯投進盤裡，驀然站起身來，慨然說道：「我羅某武藝雖然不高，但也算得上是一條血性漢子，在西疆闖蕩了二十餘年，憑靠着我那三百騎生死與共的弟兄，加上我手中一柄刀、胯下一匹馬，尚能保得烏倫古湖一帶數萬牧民免遭侵凌，難道就保不得你母女二人的寧

靜平安？」

羅虎說到這裡時，轉眼注視着冷燕，含屈帶憤地又說道：「妳娘親只因嫌我是個馬賊，不肯屈身相從，才落得這般孤寒自苦的境地。」

冷燕也隨即站起身來，兩步跨到羅虎身旁，仰起她那一張已經顯得十分動情的臉孔，急切地說道：「抗御外來侵犯，保國衛民，這是忠義之舉，大伯的所行所爲與馬賊何幹！娘親深明大義，如今她一定不再是這樣看待大伯的了。」

她說完後回頭望着娘親，又急切地說道：「娘親，你看，女兒把妳心裡想說的話都代妳說了。」

玉鳳並未理睬冷燕那帶有促和的話語與她那投來的滿含央求的目光，只抬起頭來，久久地凝視着雙手交叉抱臂、迎面向她傲然而立的羅虎。

玉鳳的臉上浮出欣慰，眼裡含滿柔情。一時間，三個人動也不動地靜默下來，三張情態不同的臉，三雙神色各異的眼睛，在閃閃的火光中，顯得是那樣的凝然如畫，又是那樣的變幻莫測。

林子裡是一片寂靜，靜得毫無半點聲息。離篝火不遠的樹影，在搖曳的火光中若隱若現，令人幻覺叢生；火光照射不及的四圍，形成一道黑圈，顯得更加幽暗。突然間，谷底一陣風起，傳來陣陣濤聲，有如潮湧，又似雪崩。

在羅虎聽來，恰似千軍陷陣，萬馬奔馳，頓時間，他已一掃悵惘難禁的情懷，昂首挺胸，怒目揚眉，臉上充滿了悲壯慷慨的神情。

在玉鳳聽去，竟如京華車水馬龍，朝罷千官過市，她不禁回首黯然，眼裡的柔情又平添了幾分哀傷的神色。

冷燕入耳，又好似草原逐牧，大漠飛沙，她只想趁此揚鞭催馬迎上前去，縱情嬉鬧一番。三人隨着一陣松濤聲，各有各自的感觸，各有不同的神馳。

多年來經歷了重重磨難的玉鳳，畢竟更善於隱忍自持，她很快就定下神來，瞟了瞟神遊意逸的冷燕，又凝視着滿臉雄壯悲涼的羅虎，深情地說道：「這些年來，你冒刀鋒、頂矢石，衝鋒陷陣，轉戰荒漠，置生死於不顧，而守邊將吏竟匿功不報，也眞太委屈你了。」

羅虎道：「我和弟兄們浴血奮戰，抗擊入寇敵騎，原不是爲了那班官兒，也非是圖的邀功討賞。大丈夫立身處世，但求無愧於天地神靈，無負於父老兄弟，這就夠快意的了。」

玉鳳道：「孝烈忠義之行，都合於大道，順乎天意，這正是朝廷所倡諭的。你的所行所爲，若能上達天聽，聖上必將傳諭嘉勉，責令邊將與兵相助，協力懲剿，這樣才能名正言順，使忠義之行得彰於天下。不然，雖行的忠義之事，仍落個草莽之名，始終難成正果。」

羅虎無可奈何地笑了笑，說道：「妳說得也有道理，若能上下一心，軍民一德，合力禦外，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只是那些官兒們各懷各的鬼胎，各有各的打算，他們有的惟恐朝廷趁此屯兵西疆，削弱自己的權勢；有的深怕聖上嚴旨督徵，毀了自己的性命。因此，他們總是化大爲小，化小爲無，敷敷衍衍，決不肯把眞相奏聞朝廷的。」

玉鳳微微嘆息一聲，便默然不語了。

冷燕忽然想起娘親曾對她講過「伏闕上書」的故事來了，便興冲冲地對羅虎說道：「羅大伯，你何不派個得力的人到京城去，也來個『伏闕上書』，把這西疆發生的事情如實奏明皇上？」

羅虎聽了，爽朗地一笑，說道：「上書皇上談別人的事也許還可以，談我的事可就不行了。」

冷燕不解地道：「這是爲甚麼？」

羅虎道：「十八年前，我曾大鬧過北京城，皇上早已對我有偏見，一定不會相信我的話的。」

冷燕十分驚奇地道：「你大鬧過北京城？十八年前？」

羅虎點點頭：「是的，保準沒錯。」

冷燕還想問點甚麼，玉鳳忙插話道：「伏闕上書談何容易，平民百姓是連宮墻都不准靠近的。」

冷燕又想起娘親曾講過緹縈上書救父的故事來了，忙說道：「要是娘親准許，我便騎馬上京城，爲羅大伯的事上書皇上去。」

玉鳳慈愛地注視了冷燕一會，又微帶感嘆地說道：「要是你是個男兒就好了。」

冷燕道：「上書爲何一定要是男兒呢？娘親講的那個小緹縈不也是個女子嗎？」

玉鳳凝神片刻，說道：「書是要上的，得讓聖上明白西疆眞相，察辨功過是非，只是這事非同兒戲，萬萬魯莽不得，等我進關回來後再從長計議。」

羅虎極感驚詫地盯着玉鳳：「你要進關去？」

玉鳳點點頭，深情地說道：「是的，我還有樁心事未了，了卻這樁心事後我便回來，從此終老西疆，永不再渡玉門關了。」她說這話時，語氣十分堅定，聲音裡卻充滿了感傷。

羅虎道：「你身體有病，哪堪跋涉，我派個得力弟兄進關去給你辦好就是。」

玉鳳搖搖道：「我得親自去辦才行。」接着，她又喃喃自語地說道：「只要我一息尚存，一定得了卻這事，不然，我將死不瞑目。」

羅虎困惑而充滿憂慮地道：「你這是爲了甚麼？你究竟是爲了甚麼啊？」

玉鳳道：「將來你會明白的。」

她說這話時，眼裡閃起一縷奇特而又神秘的光芒。羅虎雖仍茫然不解她話裡所指的究竟是甚麼，但卻從她那奇特的眼神裡感到一種帶有吉祥的暗示。

他正想向她問個明白，玉鳳卻突然把話頭一轉，說道：「你在馬上和人拚鬥砍殺了這麼多年，難道一點也不感到厭倦了嗎？」

羅虎苦笑了一下，說道：「這也由不得我了！我若放下屠刀，別人就會把我當豬宰；別人氣勢洶洶地向我殺來，我如厭倦，無異於引頸就戮。誰人不想過着福壽康寧的日子，可我已與這些好的字兒無緣，就只能和刀馬結伴過一生了。」

玉鳳微微嘆息一聲，低下頭去。

羅虎盯着篝火，陷入沉思。

冷燕看了看她娘親，又瞟了瞟羅大伯，說道：「羅大伯，講講你和那些敵寇交鋒的情景，我想一定是很好玩的。」

羅虎道：「打仗是拚命，哪有甚麼好玩的！每次交鋒，我們都會傷亡一些弟兄，三年來，經我親手掩埋的弟兄就已有一百三十餘人了，那些與入寇的敵騎交鋒而英勇陣亡的弟兄，死得倒也值得，不管怎麼說，他們總是爲國捐軀，爲民捨命，他們在天之靈亦可位列忠烈，得享萬民祭祀。最令人痛心的還是那些死於從背後襲來的官兵們的刀箭之下的弟兄，他們死得不明不白，連他們的忠魂義魄也要蒙受冤辱，眞叫人憤慨已極！」

冷燕驚異得張大了眼睛道：「那班官軍執干戈不衛社稷，卻趁火打劫來襲擊你們？」她說完這話時，不禁向她娘親投去疑詢的一瞬。

羅虎冷冷地一笑：「他們心裡哪有甚麼社稷！他們只會欺壓百姓，只知保全自己。」

玉鳳也不勝感慨地道：「不想西疆這些年來竟被蕭準弄成這般模樣！此人狡黠善戰，一直與你爲仇，你得多提防着他。」

羅虎道：「蕭準雖與我爲仇，卻報妳以德，八年來無一騎官兵進入艾比湖，據說是他下的密令，我想這定然與你有關。香姑和一些弟兄的家眷能在那兒平安度日，並成爲我們養息之地，這都是沾了妳的福澤呢！」他眼裡又閃起了那種略帶嘲諷的神情。

玉鳳不覺微微一震，猛然間，百感千思忽又湧上心頭：艾比湖那明淨的湖水、幽靜的草地、神秘的沼澤，以及拉欽、台奴、阿倫和衆鄉親那一張張淳樸而憨厚的笑臉，不斷在她眼前閃現；過去，她曾在那兒度過寂寥而寧靜的日子，以及後來那些迭起的風波，叢生的險惡，和那些風波、險惡所給她帶來的搗骨般的痛苦與錐心般的折騰。

玉鳳在當時眞感生不如死，但她畢竟隱恨埋痛、苦掙苦扎活下來了。她知道，她能活到今天，除靠自己非凡的劍術外，也有她父親的庇護。可她決沒想到，她曾隱居過七年的那片土地，至今卻仍在沾享着父親恩澤的庇蔭。玉鳳也不解何故，驀然間，她對艾比湖竟是那麼不可抑制地懷念起來，她神馳片刻，竟情不自禁地低聲自語道：「啊，艾比湖水也該化冰了。」

在一旁久久凝視着玉鳳的羅虎，忙接口道：「艾比湖水早已化冰，你的心也該解凍了！」

他隨即跨前一步，俯下身去，伸手撫抱着玉鳳的雙肩。玉鳳只微微掙扎了一下，同時瞟過眼去看了看冷燕。

冷燕迎着娘親的眼光，綻出會心的一笑。那甜甜的笑容裡，包含有虔誠的祝福和對幸福的响往。

羅虎那雙有力而固執的手和冷燕那一片純眞的笑容，瞬即解除了玉鳳的矜持和顧慮，她已不再拒縮，溫順地讓自己的雙肩撫抱在羅虎的手裡了。

羅虎緊靠在她的身邊坐了下來，充滿溫情地對她說道：「隨我下山去吧！回到艾比湖去，那兒住着妳許多親人，他們都在深深地惦念着妳，都相信妳終有一天會回去的。」

玉鳳低首沉吟着，不吭聲。

羅虎回過頭來看了冷燕一眼，又繼續說道：「妳這般摧折自己，無補於事，只苦了自己，也誤了冷燕。妳已身患重病，冷燕亦已長大成人，我既然尋到了妳，就決不讓妳再在這兒呆下去了。」

玉鳳發出一聲呻吟般的嘆息，腮邊隨着已掛上了兩行晶瑩的淚水。

在一旁凝神靜聽着的冷燕，一霎眼，忽有所觸地說道：「我也時在思念艾比湖，曾有好多次在夢裡回去過，似乎一切都未變，還是那麼美，那麼好玩。」她瞬了瞬娘親，又說道：「只是，我和娘親過去居住的那個家，現在不知怎樣了。」

羅虎道：「一切都依舊，你香姑姑給妳娘親照管得好好的，你娘親和妳住的那兩間房，一直原封不動地保留着，還是那些桌椅案櫃、還是那兩張床，連擺佈都和原來的一個樣。還有妳娘親的家產、牛羊，妳娘親經常使用的器皿、什物，一切都保管得完整無損，就只等妳母女回去了。」

玉鳳忽然若不勝情地低聲問道：「我那隻駱駝呢？牠可還活着？」

冷燕眼裡閃起一道喜悅的亮光，她已從娘親的這句問話中，知道娘親已經動了凡念，娘親將重返人間了。她隨即帶着孩子般的歡欣，充滿感情地說道：「啊，那清脆的鈴聲，我已很久很久沒有聽到過了。」

羅虎雖不如冷燕敏悟，卻也從她那喜悅的神情裡感到了好的兆頭。他

說道：「駱駝還在，只是牠已顯得衰老不堪。香姑曾對我說，那鈴聲似乎已不像過去那般清脆，如今聽起來總覺有些淒清。」他停了停，又補充道：「其實駝鈴怎會老，我看定是由於這鈴聲惹起了香姑她們對你的思念。」

玉鳳又發出一聲呻吟般的嘆息，仰起臉來凝望着羅虎，說道：「好，我答應妳！回到艾比湖去。」

羅虎一躍站起身來，張開雙臂，仰臉向天，說道：「老天有眼，妳的心終於活過來了！」

冷燕一下撲到娘親懷裡，充滿嬌稚地叫了聲：「娘親！」

玉鳳撫弄着冷燕的頭，向木屋那邊凝視了片刻，悵然說道：「畢竟我們在這木屋裡居住了八年，難道你一點也不留戀這個家？」

冷燕仰起臉來嬌嗔地說道：「娘親不是曾對我說過，小冷燕是在娘親的懷裡長大的，娘親的懷裡才是我的家，我除了娘親之外，對什麼也不留戀。」

玉鳳笑了，笑得那麼欣慰，又是那麼忍俊不禁。

羅虎埋頭欣賞着她母女相依的情景，不勝讚羡地對玉鳳說道：「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繞膝承歡吧！這也算得上是一福。」

玉鳳那堆滿了幸福和笑容的臉，慢慢地忽又變得陰暗起來，她望着羅虎，淒然說道：「可是冷燕已經長大，已經成人了。」

羅虎毫不理解到玉鳳話裡的涵義，只惑然不解地說道：「是長大成人了，你正該爲此而高興呀！」

玉鳳低下頭去，默然不語了。

冷燕側眼偷偷打量了一下娘親，把頭緊貼娘親的懷裡，說道：「娘親，你不是也曾對我說過，我長得再大，在你眼裡也仍然是個孩子，我縱然長到比現在還要大，娘親懷裡還是我的家，我永遠也不離開妳。」

玉鳳不禁淒然一笑，說道：「是的，冷燕，娘親這兒便是妳的家，願我們長聚在一起。」

羅虎靠近玉鳳身旁重又坐了下來，關切地說道：「我看妳似乎有些不適，這兒雖有火，寒氣仍很重，你還是和冷燕回屋休息去吧。」

玉鳳道：「你放心，這點寒我還能耐過。」

羅虎道：「你有病，別爲陪我苦撐着，這樣會傷身子的。」

玉鳳轉過頭來凝視着羅虎，眼裡含滿了幽怨，傷心地說：「你冒危涉險，迢迢千里來尋我，難道就不想和我多聚聚？十五年了，我眞沒有想到我們還有這麼寧靜的一晚。」

羅虎顯得有些慌亂地道：「哪裡，哪裡！你會說，只要情長久，豈在朝朝暮暮，我是在疼着妳哩！」他說完後，迅又站起身來，說道：「那麼，讓我把火加得更旺些，我們就來談個通宵。」

冷燕也隨即站起身來，說道：「娘親，妳和羅大伯還要長聊，我已有些困倦，我要回屋睡覺去了。」

玉鳳道：「回屋去吧，你奔勞多天，早該歇息了。」

冷燕收拾起地上的盤鉢碗筷，抽身向木屋走去。當她的身影已經走出篝火照映的光圈時，她便停下步來，閉上眼睛，以便適應展現在眼前的一片幽黑。正在這時，她隱隱聽到從篝火旁傳來她娘親和羅大伯的話音——

羅大伯道：「過去我曾希望有個兒子，現在看來，冷燕卻比兒子還强，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娘親道：「冷燕是我的女兒，與你無關啊！」

羅大伯道：「哪會有這樣的事？」

娘親道：「你早盼望有個兒子，等我從關內回來，給你一個兒子就是了。」

羅大伯道：「你和我都快老了，等不及了。」

冷燕滿腹猜疑地回到木屋，和衣上床，對方才從羅大伯和她娘親口裡傳來的那幾句聽去似乎平常卻又覺有悖情理的話語，細斟細酌，反覆推敲，卻總難猜透話中包藏的秘密。

她想來想去，不覺便已沉沉入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吹起一陣夜風，把木屋的小窗吹得嘎嘎直響。冷燕猛地驚醒過來，感到木屋裡也充滿了陣陣寒意，她想起了還坐在樹林裡的娘親，擔心着她那病尚未癒的身體，怎能經得起這寒風的侵損。

冷燕立即翻身下床，抱起她娘親放置在床頭的那件貂氅，跨出木屋，匆匆向林裡走去。

篝火仍在熊熊地燃燒，閃閃的火光把周圍一片樹林照映得又紅又亮，垂掛在樹葉上的露珠，繚繞在樹林上空的露氣，在閃閃的火光中，閃耀出各種彩色的光芒，遠遠看去，恍如來到了一個神奇如畫的世界。

冷燕被這眼前所出現的境界驚呆了，她屏住呼吸，放輕脚步，緩緩向前移去，當她快進入火光照映所及的亮圈時，篝火旁的一切已完全清晰在目。

她看到了羅大伯坐在地上，背靠大樹，敞開他那結實而又寬大的胸膛；娘親緊依在羅大伯身邊，她的整個右肩和頭正偎貼在羅大伯那寬闊的胸膛上；羅大伯那粗壯的左臂環擁着她娘親的左肩，既可使她娘親睡得舒適，又爲她擋住了侵來的寒氣。

眼前的情景乍然入目，冷燕不禁感到有些兒羞澀難禁，本想立即轉身避去，但不知爲何，她還是停了下來，懷着一種祝願的心情，又舉目向前望去，見羅大伯和她娘親互相偎依着，坐在一團紅亮的光球中央，在四圍一片幽暗的守護下，顯得特別寧靜，任何妖魔鬼怪也不敢擅入侵擾。

羅大伯那昂首挺胸、坦然入睡的雄姿，那磊落光明、泰然無畏的神態，使她感到一種尊嚴、一種博大。她覺得羅大伯這樣的人，正是娘親時常向她稱道的英雄豪傑那樣一種人物，她以有這樣一個親人而感到自豪。

她再舉目看看娘親，見娘親兩眼低垂，雙眉微鎖，在睡夢中仍保持她慣有的端莊與矜持。她那玉琢般的臉上透出紅霞，唇邊掛着淺淺的笑意，她那安詳的睡態顯得份外溫柔，清秀的臉孔在火光的照映下，變得更加美麗。

冷燕看着看着，突然感到今晚的娘親有些變異，她那總掛在唇邊的一絲悲哀、藏在眉間的淡淡凄涼、透在臉上的薄薄寒霜，這時似都完全銷匿，浮在她臉上的卻是一縷掩藏不住的甜甜蜜意。

冷燕凝望着，思量着，驀然間，娘親在她眼裡變成了貶謫人間的天仙，變成了華山受難的聖母，冷燕眼前閃起一片聖靈的光輝，心裡卻湧起一陣難禁的酸楚。

她耳邊忽然想起了娘親方才透出的那句話語：「十五年了，我眞沒有想到我們還有這麼寧靜的一晚！」人生能有幾個十五年啊！冷燕不覺跪了下去，向相依入睡在火光中的兩位親人虔誠地默禱：「願林中長夜，願篝火長明；願二老忘憂無恙，相依沉睡百年！」祝禱完畢，她站起身來，慢慢向林外退去，她躡着脚，把步子放得輕輕的，惟恐驚醒了他們。

滿腹疑惑　未能釋懷

冷燕一覺醒來，窗外天已大亮。她想起昨夜情景，恍如仍在夢中，她正要披衣下床，窗外忽然傳來了羅大伯和她娘親談話的聲音，那聲音雖然很細，可在這異常寧靜的清晨，卻還是聽得眞切——

羅大伯道：「周笑若這番入疆，雖不知受何人所遣，但我料他此來定與西疆眼前的局勢有關。」

娘親道：「周笑若一向爲鐵具勒王爺所器重，過去曾在軍機處行走，此人頗有膽識，又極幹練，他若確爲查訪西疆軍務而來，對你可能有利，只是……」她娘親話音到此忽又停住。

羅大伯道：「沒想到羅雪竟也隨他來了，算來他們應已到達塔城，我已決定趕去塔城見見羅雪，我和她一別快近二十年了，心裡也眞想念她啊。」

娘親道：「塔城地險人雜，偵騎細作混處其間，你去恐有不便。」

羅大伯道：「那兒也有我許多弟兄，量也無妨。」

話音稍停片刻，又聽她娘親說道：「讓冷燕隨你一道前去如何？這孩子倒也精細，又認識雪姑。」

羅大伯道：「你有病，身邊須有人照料，還是我一人前去好了，不會發生甚麼差錯的。」他話音停了停，又說道：「冷燕這孩子也眞討人疼愛！她已經長大成人，你下山後，也該爲她留意留意啦！」

娘親道：「我進關去，一半也爲的是她。」隨即，娘親便把話題拉開了。

冷燕坐在床上側耳傾聽着，當她聽到羅大伯和娘親這後兩句談話時，她的心突然一陣劇跳，臉上也頓覺熱辣起來。

羅大伯要娘親爲她「留意留意」，娘親又說她進關一半是爲了自己；羅大伯那「留意」二字的含意她已隱隱懂得，娘親進關去尋的卻是自己的弟弟，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冷燕又陷入一陣迷惑之中。

她正俯首沉思，娘親進房來了。她抬起頭來向娘親送上嬌羞的一笑，見娘親正帶着些兒詫訝的神情注視着她，冷燕感到有些慌亂，忙說道：「娘親，昨夜風寒，你該沒涼着身子？」

玉鳳並未答理她那關切的問候，卻又反問她道：「你半夜到林裡來過？」

冷燕微微一驚：「來過，我怕娘親受涼，特給你送去貂氅，見娘親睡得正香，不欲驚動，便又折回來了。」

玉鳳只欣然一笑，不再說甚麼了。

冷燕不解地問道：「娘親，你當時睡得正熟，怎知我來過？」

玉鳳目視着覆在被蓋上的貂氅，說道：「這貂氅我原放置在枕邊，見已被移動，便知妳來過了。」

冷燕將嘴一嘟，不服地道：「單憑動了貂氅，哪能就此推斷，娘親定是見我來了，才故作假寐的。」

玉鳳笑了道：「怎會如此，昨夜風寒，我就料定你會來的。」

冷燕一拍手道：「娘親，這也許就是兵法上說的『知己知彼』吧？」

冷燕這一說，竟把玉鳳逗得開心地笑了起來。

冷燕正要掀被下床，當她剛剛伸出手去，忽又停住，轉臉對她娘親說道：「娘親，昨晚半夜你也一定回屋來過。」

玉鳳含笑不答。

冷燕道：「這貂氅我折回屋時，原是放在木椅上的，娘親怕我倦睡受涼，欲來給我加覆上了。」

玉鳳似笑非笑，凝目而視，說道：「你這才是單憑推斷得知的。」

冷燕有些懊喪地道：「而且還是過後方知，眞枉了娘親還誇我精細呢！」

玉鳳微微一詫：「方才我和你羅大伯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冷燕道：「聽到了。」

玉鳳沉吟片刻，說道：「那位周笑若何事來西疆，你與他同行時，聽他談起過沒有？」

冷燕道：「他雖未提到過他來西疆幹甚麼，但我卻已猜出幾分來了。依我看，這多半與羅大伯的事兒有關。」

玉鳳不覺一怔：「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冷燕道：「一路上，那位周笑若曾多番向我打聽羅大伯的情況，問得可仔細啦！」

娘親道：「他問了些甚麼？妳又說了些甚麼？」

冷燕道：「他問我可知羅大伯的爲人，我告訴他說，羅大伯是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漢，孝義雙全的大丈夫』。他還問及羅大伯是否有率領馬賊在烏倫古湖一帶抗擊外寇來犯的事，我說這是千眞萬確，還說這是全西疆的人都知道的。那位周笑若聽了我的話後，他也說了這樣的話：『那半天雲雖是馬賊，確也是條漢子。』他身爲朝廷官員，如不是爲查訪羅大伯的事而來，向我打聽這麼詳細幹甚麼？」

玉鳳顯得十分關切地道：「那位周笑若可還說了些甚麼？」

冷燕道：「他還向我談起玉帥。」她偸眼看了看娘親：「還對我談起十八年前羅大伯大鬧北京的事來。」

玉鳳眼裡掠過一道亮光，嘴唇也微微顫抖了一下，接着，她又淡淡地一笑，說道：「你羅大伯十八年前進關報仇，確曾在河北大鬧過一陣子，不料竟因此而引出許多流言來，我看多是些無稽和不實之談。」

冷燕沉思片刻，喃喃自語地說道：「我想也是無稽之談！哪裡會發生那樣的事呢！」

屋裡忽然陷入一片沉默。

恰在這時，窗外傳來了羅大伯的聲音：「快出來吃飯吧，日已高懸，還要收拾下山哩！」

冷燕隨即穿好衣服，和娘親一道跨出木屋，見門前土階小桌上早已擺好菜餅，羅大伯已坐在桌旁等候多時了。

冷燕望着羅大伯，歉歉地一笑，緊挨着娘親身旁坐下，三人開始吃起來。

冷燕一邊吃着餅，一邊不停地瞟起眼睛打量着她娘親和羅大伯。她見羅大伯只顧埋頭吃餅，顯得有些悶悶不樂的樣子；娘親又已恢復了平日的神態，正容端坐，舉止不徐不急，顯得凝重矜持。

冷燕不耐這無端的沉寂，一揚頭，衝着羅大伯問道：「羅大伯，你來接我娘親下山，你何不把娘親送到艾比湖去？」

羅虎道：「我還要趕去塔城，我只能把妳母女送到烏蘇界內。」

冷燕毫不鬆口：「烏蘇離艾比湖不遠，你送我們到艾比湖後，再去塔城不爲遲。」

羅虎抬起頭來瞬了瞬玉鳳，隨即發出一陣爽朗的笑聲，說道：「艾比湖是你娘親的天下，你問問你娘親，她能容我犯境嗎？」

冷燕還想趁機撮合這兩位在她看來是應該住在一起的親人，她正要開口，卻碰上娘親向她投來責怪的一瞥，冷燕只好嘟着嘴，不吭聲了。

羅虎吃完餅，站起身來，對玉鳳說道：「我去把馬備好，你和冷燕趕快收拾收拾，只帶走一些隨身衣物就行了。」

玉鳳也跟着起身回到木屋，一會兒便把必須隨身帶走的衣物包好，冷燕也用革囊裝上一些乾糧，進屋來了。母女二人又在屋裡逡巡了一遍，檢點一下有無遺漏的東西。

說來也怪，這些粗糙得不成形狀的桌椅用具，平日在玉鳳眼裡雖然離它不得，卻也並未看重，此時此刻，在她看來，似乎都覺難棄難捨，不禁依依。

冷燕心裡也自另有一番感觸：若在平時，一聽娘親說要帶她下山，她便感到欣喜若狂，急不及待，哪還會顧及這些傢俱和木屋，今天她要隨娘親離開這裡了，這裡的一切東西卻都使她倍感親切起來，心裡也感到沉沉的。

母女二人又默默地在屋裡站了一會，才邁步踱出屋外，羅虎已將馬備好，等在林邊了。

旭日已昇上樹梢，陽光從葉隙裡斜射下來，把幽暗的林子透映得一片碧綠。夜冰又化成露珠，懸垂葉上閃閃欲滴，晨霧已變成薄紗，繚繞林空縹緲未散。

這天山晨景，玉鳳和冷燕早已看慣，若在平時，她母女二人只從中領享着寧靜和安謐，靜謐裡還帶些兒索寞和孤凄。可在這時看去，這靜靜的林子卻顯得郁郁葱葱，充滿生機。

冷燕看着看着，不禁驚呼道：「啊，娘親，我怎麼直到今天才看到，這兒的景色竟是這般的迷人！」

玉鳳略帶憂傷地道：「景生於情，這門前景色，每到夏天，年年歲歲原都是如此的啊！」

冷燕回頭看看木屋，又凝望着那一片樹林，不禁依依地說道：「也許將來有一天，我還會回來的，我一定會回來的。」

玉鳳眼裡掠過一道驚愕的亮光，隨着亮光的熄滅，眼裡忽然變得更加黯淡起來，她將手裡的劍和包裹遞給冷燕，說道：「妳去把這劍和包裹掛放好，我去去就來。」她說完話，就轉身回到木屋裡去了。

冷燕隨即走到林邊，將娘親的劍掛在大黑馬鞍旁，包裹繫在鞍後，然後又走到白馬身邊，也掛上她的劍和革囊。很快地她便已收拾停當，抬起頭來向木屋那邊望去，見娘親還留在木屋裡尚未出來。

她有些焦急地向羅大伯看去，見羅大伯正站在大紅馬身旁，雙肘曲擱鞍上，默默向木屋外邊注視着，眼裡閃露出一種困惑和不安的神情。冷燕受到羅大伯那不安神情的感染，不禁自語般地叨唸道：「娘親怎的還未出

來？」

羅大伯立即放下雙手，直起身來，說道：「我去看看。」他剛走了幾步，忽見玉鳳的身影在窗前一閃，隨即便跨出房門，向林邊走出來。冷燕早已暗暗留意到了，娘親臉色發白，唇邊隱隱掛着一絲冷笑，手裡並未携有餘物，脚步也顯得有些匆忙。她不覺暗自嘀咕了一聲：「娘親這是怎麼啦？」

玉鳳逕直走到大黑馬身旁，攀鞍上馬，回過頭來對羅虎說道：「你來帶路，如何？」

羅虎欣然上馬，正要揚鞭，忽聽冷燕驚呼一聲：「木屋着火啦！」

羅虎忙擧目向木屋望去，見窗口已冒出濃煙，火舌時隱時現地在濃煙中繚繞。羅虎回過頭來盯着玉鳳，困惑不解地問道：「妳這是爲甚麼？」

玉鳳淡淡地說道：「去意已決，還留它何用！」

羅虎十分惋惜地道：「這又不比霸王渡河，何須破釜沉舟！留下這間木屋給那些逃亡至此的弟兄避避風雪，也是一樁功德。」

玉鳳冷冷地說道：「這是我和燕兒棲居過的地方，豈容那些滿身汗虱的漢子前來汚玷！」

羅虎搖搖頭，悶聲不響了。

冷燕只輕聲嘀咕了一句：「這都怪我啊！」

木屋裡的火焰越燃越大，屋頂上已經竄出條條鮮紅的火舌。玉鳳坐在馬上，木然不動地凝視着那正燃燒着的木屋，火光照映在她那雪白的臉上，閃耀在她那亮亮的眼裡，她望着望着，忽然間，從她的眼角裡掉下兩顆大大的淚珠。

冷燕輕聲對身旁的羅虎說道：「羅大伯，該起程了。」

羅虎也不答話，只用力將繮繩一帶，又猛然揮起一鞭，大紅馬有如受驚一般，騰起四蹄，飛也似的向山下馳去。大黑馬也不等主人催動，迅即放開四蹄，緊緊跟在大紅馬身後。冷燕勒住白馬，等娘親和羅大伯已馳出一箭之地，又回過頭來，滿懷深情地環顧了一下周圍景色，這才牽着身後的黃驃馬，縱馬隨後趕去。

* * *

天山本無路，徒步攀登已屬不易，更不用說馳馬下山了。

可是羅虎卻毫不在意，仗着胯下的大紅馬，仗着他二十年歲月大半在鞍上所磨練出來的馬術，還仗着他那一往無前、睥睨一切的氣概，他縱馬當先，逢坡衝坡，逢林穿林，逢崖走崖，逢澗跳澗，時而如風捲電馳，時而似龍虎躍，只見沙濺蹄翻，直向山脚馳去。

玉鳳也毫不示弱，凝神注目，提繮勒馬，忽如燕子穿楊，忽似驚鴻掠影，在後緊緊跟隨不捨。

不過半日功夫，二人便已馳下山脚。羅虎這才回過頭來，充滿驚佩地說道：「沒料到妳的馬術竟達到如此境地！」

玉鳳淡淡地一笑，說道：「別人能達到的，我也能達到。」

羅虎又抬頭向山腰望去，說道：「怎不見冷燕人影？」

玉鳳道：「也許她早已下到山脚了。」

羅虎半信半疑，又拍馬向前面的一片樹林穿去。剛出樹林，見冷燕果已停馬撫鞭等候在那兒。他打量了一下冷燕和她那匹白馬，頗感驚訝地問道：「你怎會來得這麼快！」

冷燕道：「我路熟，走捷道，所以先到了。」

玉鳳盯着冷燕：「妳怎不隨在羅大伯和我身後？」

冷燕道：「我見羅大伯一個勁地朝着險處闖，就仍走我的捷道去了。」

玉鳳道：「你膽怯了？」

冷燕道：「羅大伯闖險是天性，娘親是賭勝，我何須跟着闖來，讓娘親爲我分神。」

玉鳳嗔了她一眼：「嘴利！」隨即擧起馬鞭向北一指，對羅虎說道：「穿過這片荒野，從呼圖壁西邊斜插過去，只需一晝夜，便可到達石河子了。」

羅虎道：「這一帶我比妳熟，且隨我來！」他話音剛落，便一催大紅馬向北奔馳而去。玉鳳也縱開大黑馬緊跟在他身旁。冷燕仍然不急不忙地等他二人跑出半里地後，方始縱馬加鞭，隨後趕去。

三人兩前一後，一路馬不停蹄，饑食乾糧，渴飲泉水，每馳三十里，便停下馬來稍事歇息。

三人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一路上，羅虎對玉鳳體貼溫存，照顧備至，每逢打尖休息，推食讓水、拂座拔衣，全都由他料理，冷燕總是借故躲開，讓這兩位親人在這短短的相聚裡，多多裝進一些暖意。

有時，人並未饑，馬也尚未乏力，冷燕卻去尋些借口，央求停馬小憩，正當停下馬來，她卻又跑開嬉戲去了。

因此，三人一直走了三天三夜才算進入石河子地界。這兒雖然偶爾也能見到一些小小的村落，但放眼望去，仍是砂礫千里，荒涼之極。

三人策馬西行，向烏蘇方向進發。冷燕忽然發現她娘親已用青紗纏面，把整個口鼻都完全掩沒，眼裡也不時閃起惕然不安的神情。

她感到惑然不解，想問又不便問，便向走在她娘親身旁的羅大伯投去探詢的一眼，羅大伯只是笑了笑，眼裡閃過一縷略帶嘲諷的神色。

冷燕正在猜度着，忽見羅大伯勒住大紅馬，一躍下鞍，埋頭在砂地上察看着。冷燕也忙勒馬停蹄，低頭順眼看去，見地上除了有幾堆馬糞外，並無別物，而羅大伯在仔細察看的卻

正是那些馬糞。冷燕好生納悶，問道：「羅大伯，你看那些馬糞何用？」

羅虎並未答話，仍自逐一察看着那散落在地的一堆一堆的馬糞，當他察看過後，忽又抬起頭來擧目四望，眼裡露出驚詫的神色，自問自語道：「怪事，這兒怎會出現馬隊？」

玉鳳微微一怔，神情也立即肅然起來，說道：「莫非是巡哨官兵？」

羅虎搖頭道：「這裡遠離驛道，又很荒僻，官兵巡邏都是懶漢，哪會到此？」

冷燕道：「會不會是游騎？」

羅虎道：「游騎意在搶劫，此地既無村落，又無牧幕，他們來此作甚。」

冷燕道：「也許只是幾騎牧馬過路留下的，何須多費神思，還是趕路要緊。」

羅虎不以爲然地瞪了冷燕一眼，重又翻身上馬，一邊策馬前行，一邊對冷燕說道：「闖蕩江湖，凡事都要小心在意，處順境時要時刻想到可能會遇到的逆境；走平路時要抬頭注視前面可能出現的坎坡，這樣才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你別看那只是幾堆尋常的馬糞，可我卻已從那幾堆尋常的馬糞中，看出不尋常的情況來了，這可能是個危險的兆頭，我們應提防着些兒才是。」

冷燕一聽有危險，精神立即抖擻起來，心裡也頓然湧起一陣莫名的歡樂。她隨即又顯得有些疑慮不解地問道：「這兆頭，羅大伯又是怎麼看出來的？」

羅虎道：「這兒不是打尖之地，地上同時灑下五六堆馬糞，且是牲口在行走中所遺，可見定是馬羣。這附近既無草地，哪來馬羣！那就只能是騎隊了。」他停思片刻，又自語地說道：「既不是官兵，又不是游騎，那又是些甚麼樣的人呢？」

玉鳳道：「人們常說游騎，游騎與馬賊何異？」

羅虎道：「馬賊中多是各部的奴隸和流人，專與官家、頭人作對，也只打劫官家、頭人，並不侵擾窮苦百姓；游騎乃各部中一些標悍好鬥的游手牧民，他們不去侵犯官家、伯克，卻專門搶劫自己的弟兄。」

冷燕道：「那些游騎也眞可惡，他們還不時冒充馬賊，弄得個皂白難分！」

羅虎道：「游騎經常冒充馬賊，入侵的敵寇又時常冒充游騎，把西疆搞得人心惶惶，官府也是噩噩昏昏。」

玉鳳道：「馬賊游騎同是搶劫，確也叫人難分，也無須去分個涇渭。」

羅虎道：「可在百姓們眼裡、心中，還是涇渭分明的。」

玉鳳默不吭聲了。

冷燕瞟了她娘親一眼，即忙把話題岔開，問羅虎道：「羅大伯，你可曾遇上過游騎？」

羅虎道：「遇上過。就在兩個月之前，我在去瑪納斯的路上，突然遇上一幫游騎，他們剛剛搶劫了附近的一個村子出來，馬上馱載着大包大袋的衣物和糧食，還把耕牛也帶上了。留在村裡的都是一些老弱婦幼，他們呼天嚎地的在後面，求他們把耕牛和糧食留下，可他們哪會心動，還不停地向哀求着的婦女們拋起套繩，將她們拖在馬後，狂笑取樂。我實在看不過眼，便迎上前去勸阻他們，不料他們仗恃勢衆，見我又是單身一人，不容分說，一聲呼喝，二十餘騎標悍異常的漢子一擁而上，將我團團圍住，從四面向我殺來；立馬外圍的幾騎漢子又輪番向我頭上拋來套索，使我顧此失彼，陷入五面受敵的境地，我竟差點毀在那幫游騎的手裡。」

冷燕聽得入神，見羅虎把話打住，便又急不及待地問道：「後來呢？後來又怎樣了？你又是怎樣殺退他們的？」

羅虎道：「常言道：兩拳難敵四手，我單刀獨馬，哪能輕易勝得他們，還是多虧了一位路見不平的少年小子拔劍相助，才把我解救出來。」

冷燕意猶未足，策馬靠近羅虎身旁，伸手抓着他的臂膀說道：「羅大伯，你仔細講來聽聽，眞是有趣極了。」

羅虎不忍使她掃興，又說道：「我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聽外圍響起一陣叫罵和格鬥之聲，正在和我拚殺的幾騎漢子也突然顯得慌亂起來，我忙偷眼一看，見那幾個向我拋丟套索的漢子，一個已跌到馬下，其餘三個正在和一位年少的小子交手，那小子一邊揮舞寶劍，一邊罵道：『人說馬賊是英雄，原來卻都是些敗類！搶了老百姓，還來耀武揚威圍殺一個單身漢！』我明白他是助我來了，便趁近身那幾騎漢子正在分神之際，奮力揮刀殺開一個缺口，縱馬衝到那少年小子身邊，砍翻一個正向他身後殺來的漢子，對他說道：『兄弟，好樣的！他們人多勢衆，咱們走吧！』他見我已殺出重圍，也無心戀戰，衝着我咧嘴一笑，只說了句：『你還不快走！』迅即勒轉馬頭，向石河子方向馳去。我也縱馬緊緊追了上去，我邊追邊高呼道：『喂，兄弟，留下名來，交個朋友！』不料他既不回頭，又不應聲，顧自揚鞭催馬向前飛奔。他哪知他的坐騎不及我白馬快，不消片刻功夫，我便越過他的馬頭，跑到他的前面去了。我勒馬回頭，立馬道上，擋住他的去路，這才迫得他不得不停下馬來和我相見，也讓他見識了一下我這位眞正是馬賊的朋友。」

羅虎說到這裡，不禁放聲大笑起來。

冷燕道：「那少年可說出了他的名姓？」

羅虎道：「他自稱姓鐵名芳，只是『百家姓』上好像沒有這個姓。」

玉鳳插話說：「西疆許多人的姓也

是『百家姓』上所沒有的。」

羅虎道：「他不是西疆人，是從河南開封府來的。」

玉鳳沉吟自語道：「河南開封，鐵……是不曾聽說有這樣的姓。」她隨即又補問道：「他來西疆作甚？」

羅虎道：「他說是來尋親。」

玉鳳道：「尋甚麼親？」

羅虎道：「他不肯說，我也不便深問。」

玉鳳道：「也許也是流人。」

冷燕忽又插口問道：「這少年也是單人獨馬，既敢挺身相助，劍法一定很高。」

羅虎道：「他看去極爲雄壯，劍法似亦平平。當時性急，我也並未看清。」

冷燕不甚相信而又略感惋惜地道：「如他劍法不精，豈敢前來犯險！」

羅虎道：「扶危仗義，靠的是一身肝膽，哪在武藝高低。」

冷燕凝思片刻，若有所悟地回頭對她娘親說道：「娘親，這也許就是你曾給我講過的『殺身以成仁，捨身以取義』那些道理吧！」

玉鳳只笑了笑，沒說是，也沒說不是。冷燕見娘親未置可否，便又回過頭深感歉憾地對羅虎說道：「可惜他竟把游騎錯當成馬賊了。」

羅虎道：「這點，那小子後來大概也明白了。」

冷燕忙又伸手拉着羅虎的臂膀，央求道：「他是怎樣才明白過來的？你們又是怎樣分手的？你也講來聽聽嘛！」

羅虎被她糾纏不過，只好說道：「好，我講，把當時的情景都講給妳聽，當我立馬道上擋住他的去路，他才不得不停下馬來，先是十分驚異地打量着我胯下騎的馬，」他指着冷燕的坐騎：「也就是你現在騎着的這匹白馬，不禁連連稱讚道：『好馬，好馬！』說心裡話，我當時實在是離它不得，不然，我早把這白馬送給他了。」

冷燕不覺伸手撫拍着白馬的脖子說：「羅大伯當時果將這馬送給了他，我就只有仍騎我的黃驃馬了。」她又催促道：「後來呢？」

羅虎道：「接着，我就問他姓名，他最初不肯說，後來我又對他說：『我看你是關內人，我也是關內人，也是你這麼大年紀來到西疆的，咱們交個朋友吧！』經我這樣一說，他才勉强說出他的名姓來。我又問他爲何來西疆，他也只說了『尋親』二字，別的便甚麼也不肯說了。我一時動了情，便對他說道：『我也在尋親，尋了八年了，連個影兒也沒尋着。偌大個西疆，尋人也眞難，你如能將眞情實況告訴我，也許我還能幫你尋一尋。』我這一說，他竟差點哭起來，說道：『老前輩，我實難相告，我也說不清啊！』我想各自也有各自難言之隱，也就不便再問了。臨分手時，我才告訴他說：『方才作惡的那幫人不是馬賊，是游騎，你錯把游騎當馬賊了！』他這才突然向我問道：『你是何人？』我提高嗓門，大聲說道：『我才是馬賊，人們常說的半天雲！』那小子一下把雙眼睜得大大的，我趁他還未回過神來時，便勒馬回頭馳去了。」羅虎話音剛落，又不禁仰起頭來發出一陣長長的笑聲。

冷燕聽得眉飛色舞、意逸神馳。她也恍若親臨其境一般，不覺與冲冲地作玩道：「如若我也碰上這樣的事兒，有人問我是誰時，我便也高聲地告訴他：『我是……我是天山下來的冷燕！』」羅虎也被她的話逗樂了，說道：「冷燕有幾人知道？你應該說『我是人們常說的飛鳳！』」

冷燕不禁發出了一串銀鈴般的笑聲。

很少說話，只在一旁默默傾聽着的玉鳳忽然回過頭來，不以爲然地說道：「這名兒刺耳，太不雅了。」

冷燕道：「那我就這樣說吧：『我就是飛鳳小公主——冷燕！』」

玉鳳微微一震，臉色也忽然發白起來，她肅然片刻，才對冷燕說道：「今後不許再重提飛鳳公主這幾個字！她早已不在人世了！」她眼裡閃出一種哀感而惕然的神色。

冷燕順從地點點頭，默不作聲了。

曠野上突然沉靜下來，耳裡只響起點點雜亂而沉悶的馬蹄聲。

過了一會，玉鳳才淡淡地問了羅虎一句：「拉欽近來可好？」

羅虎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他已死去三年了。」

曠野上又歸沉寂。

玉鳳微鎖雙眉，嘴唇緊閉，似有重重心事索懷，又似愁緒茫茫未來難卜。

羅虎雖未作聲，卻精神抖擻，不時舉目四顧，似在探索，又似在尋覓，眼裡閃露出機警和戒備的神情。

冷燕不時瞟瞟她娘親，不時又向她羅大伯瞬去。她從羅大伯那含有戒備的眼神裡，驀然想起他剛才察看馬糞時曾說過的那些話來，她也不禁舉目向四野望去，眼前是砂礫荒丘，一片茫茫，炊煙人影兩都杳然，她眞不解羅大伯所說的危險的兆頭從何而來，她再一看羅大伯那煞有介事的警惕神情，不覺暗暗好笑。

心想，這多是他多年來經常處於危險的境地，竟使他也變得多疑善慮起來。她想着走着，前面出現了一帶茂密的樹林，樹林後面聳起一片陡斜的山崗，山崗上長滿了密密的茅草和荊棘，樹林右邊是一條乾涸了的小溪。山崗一直延伸到小溪旁便突然斷裂，使小溪在那兒變成了一條深澗，看去好似一道雄關，又好似一條峽谷。

冷燕正凝望着這眼前出現的景色馳神，羅虎卻指着那排山崗說道：「翻

過這山崗，不遠便是通向烏蘇的大道，只是這崗上無路，平時得從左邊繞過去，眼前幸好溪水已涸，打從澗口過去，可就省路多了。」

冷燕抬頭看看天空，說道：「太陽正當頂，人悶馬也乏，我們何不去那林裡歇歇？」

玉鳳道：「過崗已近官道，來往人多，就在這兒歇歇也行。」

於是三人策馬向樹林走去，眼看已快到林邊，羅虎突然停下馬來，說道：「且慢，林裡好像有人！」

冷燕也忙踏鐙離鞍，舉手齊眉，注目向林裡望去，果見茂林深處隱隱有人影晃動，而且看去人數似還不少，只是裝束打扮尚分辨不清。她說道：「娘親和羅大伯且留此處，讓我先去看看再來。」

羅虎還不等她舉動，急忙止住了她：「且慢，我已料定林裡那些人影決非善類，你休要前往，林裡地窄，萬一動起手來，施展不開。」

冷燕忽然只覺精神陡長，渾身是勁，與冲冲地望着她娘親說道：「羅大伯說的危險兆頭，也許就應在這裡了！」

玉鳳道：「只要他們不來犯，我們自上路得啦，勿去自惹煩惱。」

羅虎道：「我也不願多事，只怕由不得我們了。」

三人隨即撥轉馬頭，正擬繞過樹林，斜插澗口，忽從林裡竄出二十餘騎人馬，在林前一字兒排開，攔住去路。立馬於前的那位漢子圓帽夾袢，作回回裝束；上唇黑髭高翹，身壯腰粗；眼含機警，臉帶驕橫；右手持刀，貼立肩前。他站在那兒也不發話，只向他三人瞬來瞬去，其餘二十幾騎立馬於後，屏息無聲。

冷燕低聲對羅虎道：「一定是游騎。」

羅虎神色凜然地道：「不！我看像是敵騎！」

冷燕道：「這裡遠離邊界，哪來敵騎！」

羅虎道：「且休爭論，你留在娘親身旁，留心戒備，他們人多。」說完，隨即策馬向前，高聲問道：「你們從哪兒來？到這個狠都不留的地方來作甚？」

那爲首的漢子答話了：「我們從塔爾巴哈台來，是來尋找馬羣的。我們的馬羣被人趕走，趕到這天山一帶來了。」

羅虎道：「哪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和這一帶的牧民弟兄都很熟悉，他們不會去趕自己弟兄的馬羣。我看你雖然穿着哈薩克的衣服，卻不像是塔爾巴哈台一帶部落的兄弟。」

那漢子在馬上微微一怔，立即又兇橫地說道：「我看你三人騎的馬就正是從我們馬羣中選出來的！留下你們那幾匹馬來，便放你等過去，不然就連人帶馬一齊奪走。」

羅虎道：「你也不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來，豈能讓爾等在此逞橫！」

那漢子又怔了怔，衝着羅虎問道：「你是誰？」

羅虎道：「我就是使你等聞風喪膽的羅虎！半天雲！」

那漢子睜大一雙驚愕的眼睛，打量着羅虎，半信半疑地問道：「你不在烏倫古湖，卻到這裡來了？」

羅虎道：「你們不也是竄到這裡來了嗎？」

那漢子兩眼游離不定，右左逡巡着，好像戰又心怯，退又有所不甘。他正在舉棋不定，忽從他身後的林子裡竄出一個人來。那人雖然反剪雙手，卻仍顯得十分敏捷。他連縱帶跑，迅即繞過騎隊，直向羅虎馬前奔來。他邊跑邊高聲喊道：「半天雲救我！冷姑姑救我！」

羅虎詫異萬分，忙舉目望去，只見那正朝他呼救奔來的是個官兵模樣的漢子，他卻不曾識得此人。早已隨他前來、立馬於他身後的冷燕卻已經認出來了，忙低聲對他說道：「來者是昌吉軍營的馬千總，他怎弄得這般狼狽？」

羅虎一時捉摸不定，問冷燕道：「是救，還是不救？」

冷燕道：「先救下來再說。」她正要催馬上前接應，忽見騎隊裡已衝出兩騎人來，高舉腰刀，直取馬千總。只眨眼間，兩騎漢子便已衝到馬千總身旁，兩把閃閃發光的腰刀幾乎是同時向他劈下去的。

冷燕想救亦已來不及了，不覺失聲呼一聲：「啊！完了！」

不料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忽又見那兩騎漢子突然縮回手裡腰刀，隨即搖晃着身子跌下馬去。這雖只是發生在短短一瞬間的事情，但冷燕卻已看得眞切，知道是娘親在後放箭相助，娘親竟也趕先動起手來了。

她忽又猛然一怔，心想：弩弓原在她鞍旁的皮革囊裡，娘親何來弓箭？她不覺探手入囊一摸，弩弓已無，也不知在甚麼時候被娘親取走了。

她只是暗暗吃了一驚，也不容多想，仍凝神注視着眼前發生的情況。就在這一瞬間，馬千總已奔到羅虎和冷燕的馬前來了，馬隊中又有幾騎跟隨在他身後緊緊趕來。羅虎早已拔刀在手，還不等那追趕的幾騎靠近，便縱馬迎上，和他們拚殺起來。

冷燕又要上前助戰，又要護着馬千總，正在爲難發愁，忽聽娘親在身後傳來話語：「快把繩索給他解開，他就可以自保了！」冷燕這才醒悟過來，不禁爲她在忙亂中顯得這般粗疏而深感愧慚。她忙抽出寶劍，馬千總也隨即轉身相就，只見她抖手一挑，馬千總手上的繩索便已脫落，她隨即擲劍插地，對他說道：「給你防身！」

這時，被羅虎截住拚殺的三騎中，已有兩騎受傷墜馬，馬隊中又有六

騎分成兩路從左右衝來，形成夾擊。

冷燕毫不理睬，一縱馬，卻直向六馬隊前的爲首那騎漢子奔去。只見那白馬奮蹄騰躍，有如閃電一般，眨眼間便已衝到那漢子身前。

那漢子被這意外的一舉驚呆，竟不知如何是好，冷燕還不等他回過神來，猛然揮起一鞭，先將他手裡的腰刀擊落，隨即又朝他脖子上一鞭揮去，鞭梢上的牛筋繩繞了兩匝，緊緊將他脖子纏住，冷燕又用力一拉，那漢子一聲嚎叫，立即從馬背上倒栽下來。

冷燕隨即一躍下馬，拾起地上腰刀，直逼他的咽喉，喝道：「還不快叫你的人住手！」那漢子卻將雙眼緊閉，只是不理。這時騎隊早已散亂，其餘那些漢子只是橫刀惶惶，不知所措。前面幾騎亦已被羅虎殺退，只在他周圍逡巡，不敢靠近。玉鳳仍立馬原處，神態從容自如，獨自袖手旁觀。一瞬間，雙方成了僵持對峙的局面。

「你眞不想活啦？」冷燕又是一聲厲喝。

那漢子仍然閉目不語。

冷燕惱了，一抖手中腰刀，只聽「啪啪」兩聲脆響，那漢子的雙頰便立即腫了起來。她隨即又厲聲喝道：「你再頑冥不化，我便割下你的雙耳，然後……」她突然把話停住了。

那漢子這才張開眼來，恨恨地注視了冷燕一會，才爬起身來一揮手，吼喝道：「住手，歸隊。」

那些散騎果然立即撥馬退回原處，又整整齊齊地列隊成排，肅立候令了。

冷燕看在眼裡，不覺暗吃一驚，心想：這明明是一支操練有素的騎伍，哪是甚麼游騎！同時，她對羅虎的見識眼力不禁更加欽服。冷燕一心要把這件事情弄個清楚，又逼視着那漢子問道：「你們明明是犯界入侵的外寇，爲何冒充是塔爾巴哈台的游騎？」

那漢子閃動着一雙狡詐而驚惶的眼睛，只不吭聲。

冷燕逼近一步，又凜然說道：「你們也太猖獗，竟敢竄到這裡來了！你必須如實講來，你們來此作甚？」

那漢子懾於冷燕那凜然難犯的勃勃英氣，囁嚅地說道：「我們原本在邊境巡遊，因見這邊關界無兵駐守，又知半天雲率領的馬隊都聚集在烏倫古湖一帶，因此便放心大膽乘虛進入，繞過塔城，一路行來，沿途既不見有官兵截阻，也不見有人盤詰，不想就走到這裡來了。」

冷燕聽他這樣一說，有如被人唾臉，眞感羞忿難禁，驀然間，她幼年時腦海裡留下的騎營軍威、玉帥功績，以及因此而形成的「邊陲永固」、「澤庇西疆」那些美詞，全都化作子虛，變爲夢語，不禁有些傷心起來。她略一沉吟，忽又振起精神，斥問道：「你說一路不見官兵，馬千總爲何又落入你的手裡？」

那漢子道：「我們一直來到烏蘇附近，才在路上碰上他的。他帶了幾騎官兵前來盤詰，我們動起手來，那幾騎官兵尚未接戰便各自逃去。他拔刀相抗，便被我們活捉了來。」

冷燕道：「你們準備對他如何處置？」

那漢子道：「我們知他是個官兒，準備帶他回去做個活口，證明我們確是到過烏蘇城下。」

冷燕問了許多，對眼前這個被她擊敗並已落入她手裡的漢子，不知如何發落才是。她回頭向羅虎探望過去，見羅大伯正立馬提刀，面對騎隊怒目以待。她略一忖度，隨即對那漢子冷然說道：「你這二十餘騎在我眼裡只同兒戲！我想取誰的性命便可取誰的性命！你如不信，還可以上馬試試。」她見那漢子已無鬥志，又說道：「今天且饒你一命，你必須立即率隊退出邊境，如再來犯，休想再活着回去！」她說完話後，從容上馬，將腰刀擲還那漢子，又喝了聲：「還不快走！」

那漢子拾刀上馬，惶然問道：「姑娘是誰？」

冷燕一揚眉道：「我是天山冷燕！」

那漢子驚奇地道：「我只聽說西疆這邊出了個飛鳳，十分了得，不想還有你這樣武藝高强的姑娘！」

冷燕道：「飛鳳也不算甚麼，我就更不用說了。這天山一帶，比我武藝高强的女子到處都是，你如碰上她們，只有死路一條！」

那漢子不禁全身戰慄了一下，隨即回頭喝了一聲：「走！」那二十餘騎寇騎便跟隨着他縱馬向澗谷馳去。

冷燕目送那隊寇騎馳進澗谷去後，這才策馬回到羅虎身旁。馬千總忙走上前來將劍遞還給她，並不斷向她稱謝。冷燕笑着對他說道：「那天在瑪納斯河畔和你分手時，你說『後會有期』，沒想到我們果然又在這裡相會了！」

馬千總愧形於色地說道：「那天多感姑娘貴手高抬讓我一馬，今天更感姑娘高抬貴手救我一命，姑娘的大德，我馬某記下了，但願日後再相逢時，我也能爲姑娘做點甚麼就好了。」

冷燕道：「今天眞正救了你的並非是我。」她正要舉手向她娘親指去，卻又被娘親朝她投來不滿的一瞥制止住了。她只好把話一封，問道：「你是怎麼落到他們手裡去的？」

馬千總這才將他被俘的經過講出：原來他是因公去烏蘇，身邊只帶了四騎弟兄上路，不料已走近烏蘇，在離城不過二十里的驛道上，見有二十餘騎人馬正穿過道旁野地，向驛道上馳來。馬千總見馬上那些漢子雖都穿着牧民服裝，但總覺神情有異，不似一般游騎，他動了疑心，便上前盤詰，不料只問了幾問，破綻便已露出，

爲首那騎漢子見事不妙，一聲令下便動起手來。

馬千總已知他們是從境外竄來的寇騎，便拔刀奮力相拚，終因寡不敵衆，被他們活活捉住。他當時已不存生望，便橫下心來，不管他們向他打探甚麼、查問甚麼，他只是閉口不答，只等一死。

爲首那騎漢子見他如此，便將他綑置馬上，又把他帶着上路。來到這裡，已是烈日當空，他們見這片林子茂密，便到林裡打尖歇馬，不想剛剛下馬還未坐定，便遇上羅虎、玉鳳、冷燕三人正向林邊走來。

爲首那漢子見他三人所騎的馬匹都極神駿，便率隊出林來奪馬匹，馬千總認出了冷燕，又從羅虎的答話中知道他就是名震西疆的半天雲後，便已量定這二十餘騎外寇決非他二人對手，同時也認定了這是他脫逃之機，於是一橫心，便向他三人馬前奔投過來，他也果然因此而得救了。

羅虎在聽完馬千總叙述他被俘被救的經過後，說道：「這支寇騎，我看是來探察這一帶騎營虛實和地形道路的，他們隨後恐將大舉入寇了。」

冷燕後悔地道：「早知如此，我也就不會這麼便宜地放走他們。」

羅虎道：「方才我也忖度再三，若眞拚殺下去，也只能傷亡他十餘騎，逃去的寇騎必將四處肆虐以事報復，百姓定將受害，所以就任他縱去，沒有阻攔他們了。」

馬千總道：「我去烏蘇，定將這一情況稟告游擊姚大人，請他派騎追擊，並請他加强防衛，以備不測。」

羅虎冷冷一笑道：「好個姚游擊！你就別指望他了。」他停思片刻，又說道：「我看你也還算是一條血性漢子！今日之事，你已親身經受，也親眼看到；方才那個奸徒所說的那番話，你也親耳聽到的了，我羅某只望你遇事多爲百姓着想，多以國家社稷爲重！軍營中那些守邊官兒們只知道飽食終日，一味貪生怕死，外寇多次來犯，一個個龜縮不出，只圖自保。他們爲了掩過邀功，上瞞朝廷，下欺百姓，把許多入侵外寇犯下的罪惡栽誣在我羅虎身上，更令人髮指的是！他們竟把被外寇殘殺的百姓的耳朵割下，說成是被他們剿殺的馬賊，拿去報功請賞！」

羅虎說到這裡，鬚眉皆張，眼裡也幾乎噴出火來。他喘過一口粗氣，又停了停，最後又對他說道：「你也是軍營中的一個官兒，一切只望你憑着天理和自己的良心行事就是了。」

馬千總被羅虎一席話說得低下頭來，羞慚滿臉。他默默沉思片刻，忽又抬起頭來對冷燕說道：「聽說周笑若大人此番來疆，就是奉了鐵貝勒王爺之命，專爲查訪邊寇入侵與馬賊功罪之事而來的。冷姑娘與他相識，何不趕去塔城，將你所知種種如實告他？」

冷燕猶豫了一下，說道：「我自會找他去的。」

玉鳳這時也策馬走了過來，她已在她的臉上蒙上了一塊黑紗，把眼睛以下的口鼻全部遮住。她注視着馬千總，將他打量片刻，然後便冷冷地對他說道：「你雖只是名小小的千總，卻也是朝廷所委，聖上所授，也算一員命官了。今天你在這裡所見到的，不許張揚出去！這對你也有好處。你回到軍營，就說你猝然被擄後是在途中乘機脫逃，休將他人牽連進去！切記切記！」

玉鳳那冷冷的聲音，在馬千總聽來，字字如斬釘，句句似截鐵，有如軍令般的威嚴，又似信誓般的峻厲。馬千總不禁打了個寒戰，連聲應道：「是，我一定照行，一定照行。」

馬千總隨即跨上一匹寇騎遺下的坐馬，正要拱手告別，忽又遲疑不發，他猶豫了片刻，才又對冷燕語重心長地說道：「煩姑娘寄語周大人，西疆不比京城，一路險阻重重，要他多加小心！多多保重！」馬千總說過這話，這才拱手告別而去。

冷燕已明白馬千總那幾句話裡含了示警之意，但他暗示的險阻來自何處，卻又無從測知。她看了看娘親，見娘親凝神不語，眼裡也隱含憂慮。

站立比行走着更易使人疲乏，經過剛才發生的一番周折，冷燕已從娘親的臉上看出倦容，羅大伯方才那種凜凜威風的神氣已消失，臉上也露出了懶洋洋的神態。冷燕便對她娘親說道：「娘親，這下該我們進去好好歇一歇了。」於是，三人一同撥馬入林，選了一處蔭濃乾燥的地方坐定，取出乾糧、鹿脯，慢吞細嚼地享用起來。

樹林背靠山崗，顯得特別幽靜涼爽，一陣微風吹來，更使人感到暑氣全消，精神也爲之一振。方才還顯得有些倦意的冷燕，倏又變得興緻冲冲起來，她邊啃着乾糧，邊笑着問她娘親道：「娘親，我囊裡的弩弓何時被你取去的？害得我臨陣着急。」

玉鳳道：「我若不早作提防，方才豈不誤事！」

冷燕道：「你怎麼料得到今天定會出事？」

玉鳳道：「方才在路上你羅大伯察看馬糞時，我也有此預感，因我已不願輕易露面與人交手，就取了你弩弓留在身邊，以便急時幫你一臂。」她停了停，又說道：「當時我只懷疑那些馬糞是爲追踪你羅大伯而來的官兵戰馬所遺，沒料到竟是這幫寇騎。」

冷燕道：「這樣說來，娘親是爲防官兵才取去這弩弓的了？」

玉鳳默然不答。

冷燕隨又問道：「若方才遇上的果是官兵，羅大伯又十分危急，娘親放不放箭？」

玉鳳仍不答話，只向羅虎投去含滿深情的一瞥。

羅虎忙接過話來，含笑對冷燕說道：「早在十八年前，妳娘親爲了救我，就已放箭射過官兵了！」

冷燕十分驚詫地道：「十八年前？」就在這一瞬間，她耳邊猛然又響起周笑若在路上對她說起的那些話來：「這已是十八年前一樁撲朔迷離，至今尚令人難解的公案了。十八年前，玉帥府的千金小姐玉鳳在京城出閣那天，花轎剛剛來到鬧市街口，半天雲突然從酒樓上跳下來……」她想到這裡，忽然衝着羅虎急切地問道：「十八年前你在哪裡？」

玉鳳還不等羅虎回話，忙把話截住：「早已過去的事，還提它作甚！」

羅虎以已會意，也忙把話扯開，談一些別的事情去了。

冷燕亦不再吭聲了，似聽非聽地斜倚大樹呆坐一旁，心頭又湧起團團迷霧，她想着想着，竟不知不覺地沉沉睡去。

羅虎見冷燕熟睡過去，怕她受涼，忙脫下身上外衣輕輕給她披上，就在他將去給冷燕披衣時，他那件從臂肩直至下背已被撕破一條長長口子的貼身內褂映入了玉鳳的眼簾。玉鳳驀然入眼，始而想笑，卻又笑不出口，既而覺羞，卻也羞不上臉，心裡總覺不是滋味。

她呆呆地望着那條長長的裂口，只見那光露在外的一團團有力的肌肉，隨着他披衣的動作滾來滾去。玉鳳看着看着，不知怎的，她突然感到心裡一陣酸楚，對眼前這位叱咤風雲的漢子竟深深地可憐起來。

羅虎給冷燕披好衣回過臉來，見玉鳳正痴痴地望着他，眼裡又浮現出了二十年前他還是在布達旺老爹的帳篷裡曾經見到過的那種神情，每一回他憶起那種神情，便覺魂蕩神搖，心頭充滿蜜意。他沒想到，正是這樣的神情，驀然間竟又從她的眼裡出現在自己眼前。

羅虎被這突然出現的情意驚呆了，一時竟不知所措，只望着玉鳳呆呆發笑，憨態可掬。玉鳳移過身來，扳轉他的身軀，撫着他那破衣裂口，輕聲細語地叨唸着：「你怎麼這般不會照料自己！看這衣服已破成甚麼樣了，也不找人縫補！」

羅虎道：「我找誰補去！二十多年來還是只能靠自己。」

玉鳳心頭不禁又是一陣酸楚，隨即站起身來，從革囊中取出針綫包，又坐回羅虎身邊，一針一針地給他縫補起來。她補着補着，突然從破口裡看見一塊刺眼的傷疤。那傷疤正在他的後背，在鼓圓的肌肉上突然凹下，顯得很深很深，它雖早已癒合，看去卻仍令人觸目心驚。玉鳳停下針來，伸出手去輕輕撫摸着那塊傷疤，顫聲問道：「還痛嗎？」

羅虎道：「有時痛，多是在快下雨的時候。」

玉鳳又試着輕輕地揉了揉：「這樣痛嗎？」

羅虎笑了：「若在平時，打也不痛。」

玉鳳又將傷疤細細看了一會：「這就是十六年前在昌吉以西的草原上，被蕭準射傷的吧？」

羅虎詫訝地道：「我可從沒向你談起過這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玉鳳道：「是達美告訴我的。」

羅虎靜靜地沉默了片刻，才又說道：「那次也是多虧了她，我也才有今天啊！」他的聲音有些沙啞，沙啞裡充滿了哀傷。

玉鳳並未注意及此，一邊繼續縫補着，一邊陷入一片沉思，那靜謐的草原，那充滿溫暖和恬靜的篷帳，還有布達旺老爺那慈祥而堅毅的臉孔與達美那令人頤神解惱的笑容。那是她在苦海中漂來的一片樂土，是她在孤獨中尋到的唯一親人；她對那一片樂土和兩位親人，特別是那小小的篷帳和晶純的達美，忽又充滿了戀念之情，她的心在呼喚着！

也同樣陷入了沉思的羅虎，忽然回過身來，緊緊握住玉鳳的雙肩，愴然說道：「我們都快老了，身邊都需有個貼心人，你身邊雖然有冷燕，可冷燕終究是要嫁人的，那時又只剩下妳孤孤單單一個人了！還是到我身邊來，我們一起過活吧！這樣，妳病了也有人照顧，我也不會再穿破衣服了。」

他停了停，又說道：「我知道妳心上也有一條破口，讓我來給妳縫補好吧！妳再巧，自己也是縫補不好的。」

玉鳳心裡那塊經常在隱隱作痛的傷疤，被羅虎觸動了。他那樸實的話語、他那眞摯的感情，就像他那雙暖暖的手一樣，在撫摸着她心裡的傷疤。玉鳳感到一陣酥軟，陷入一片昏迷，她垂下眼簾，輕輕把臉貼到羅虎的懷裡，喃喃說道：「你等一等，等一等！我還要進關，還有些事未了！等我了卻那些事，我就來，來和你偕老！」

羅虎甚麼話也不說了，只伸出那厚實有力的手，輕輕地愛撫着她。

玉鳳貼在他的胸前無聲無息，紋絲不動，竟似睡去一般。過了許久，她才又像夢囈般地喃喃說道：「我生是你羅家的人，死也是你羅家的鬼。」

羅虎突然打了個寒戰，那隻正在愛撫着玉鳳的手也突然停了下來。

林子裡是靜靜的，沒有鳥叫，也沒有蟬鳴。

冷燕斜倚樹下沉睡未醒；玉鳳貼靠羅虎胸前似若昏迷；羅虎凝神倚坐陷入沉思；幾匹馬在悠閑地站着，風在輕輕地吹拂，松樹嗚嗚的作響，這不知是吉祥還是兇兆？總之，前路漫漫，輕風似乎也知道，天山燕、虎、鳳要走的路還長着呢！

（此篇完）

三國演義之卅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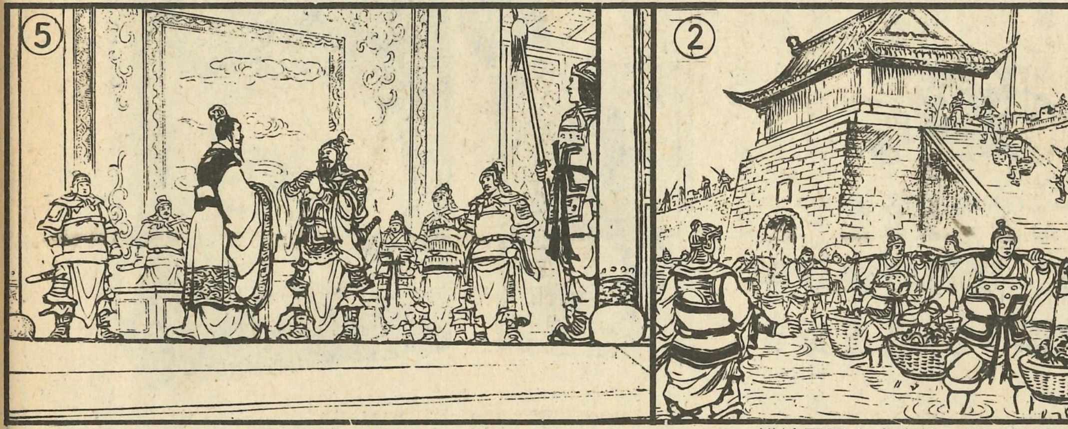
走麥城（一）

徐正・編繪



1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秋天，關羽水淹七軍，擒了于禁，斬了龐德，便帶大小將校上了戰船，來攻樊城。

4 曹仁教人去搜集船隻，謀士滿寵諫道：「棄了樊城，黃河以南全守不住了。現在是山水暴漲，不久必然會退，請將軍咬緊牙關，守住樊城，免得誤了大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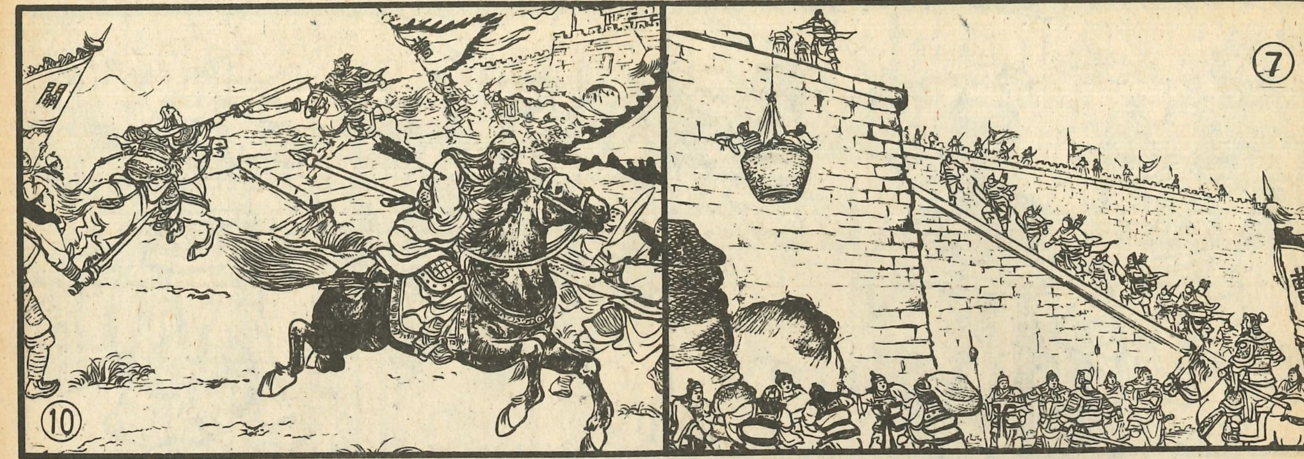
2 樊城周圍大水奔流，從城墻低處冲進城來。曹軍日夜不停地挑土搬磚，修補城墻，還是堵塞不住。

5 曹仁聽了，猛然省悟，向滿寵拱手謝道：「不是先生提醒，險些誤了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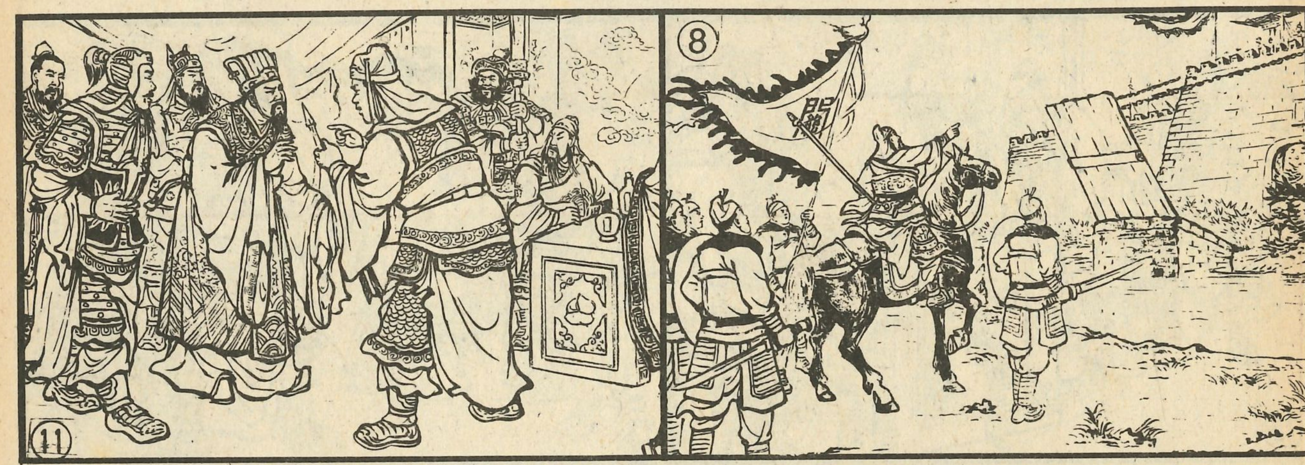
3 曹軍抗不住，便來報告曹仁。曹仁與將士們商議道：「沒辦法了，只有趁早上船突圍，免得全軍覆沒。」

6 他騎馬上城，發令道：「我奉魏王將令，與諸君保守樊城，城存俱存，城亡俱亡。倘有棄城逃命的，一律處死。」衆將應道：「情願隨將軍死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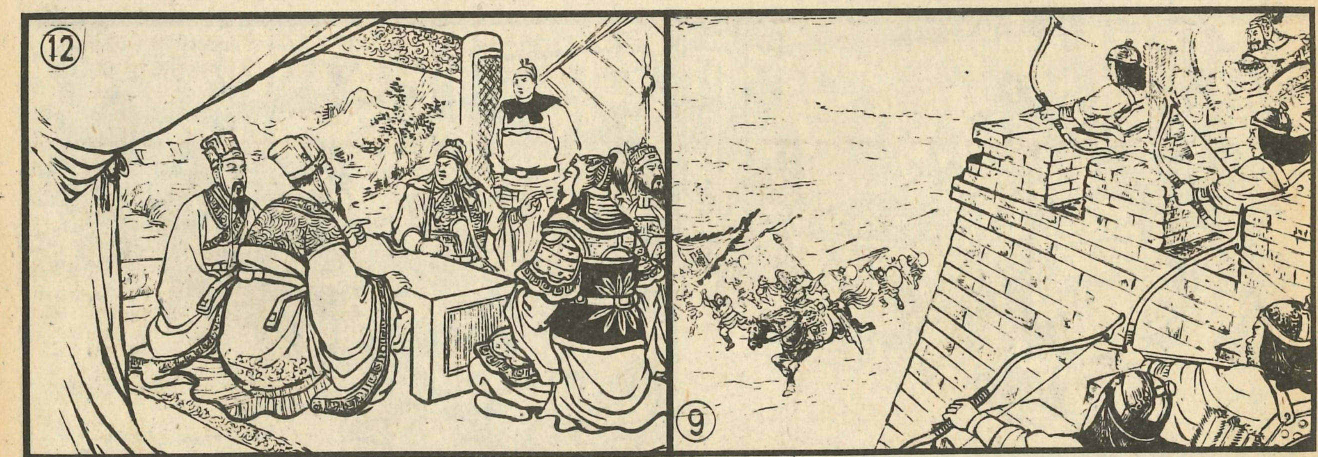
7 曹仁大喜，一面修城，一面調齊了長弓大弩，日夜防守。過了七八天，水勢果然漸漸退了。

10 曹仁見了，馬上領兵衝出城來，却被關平一陣殺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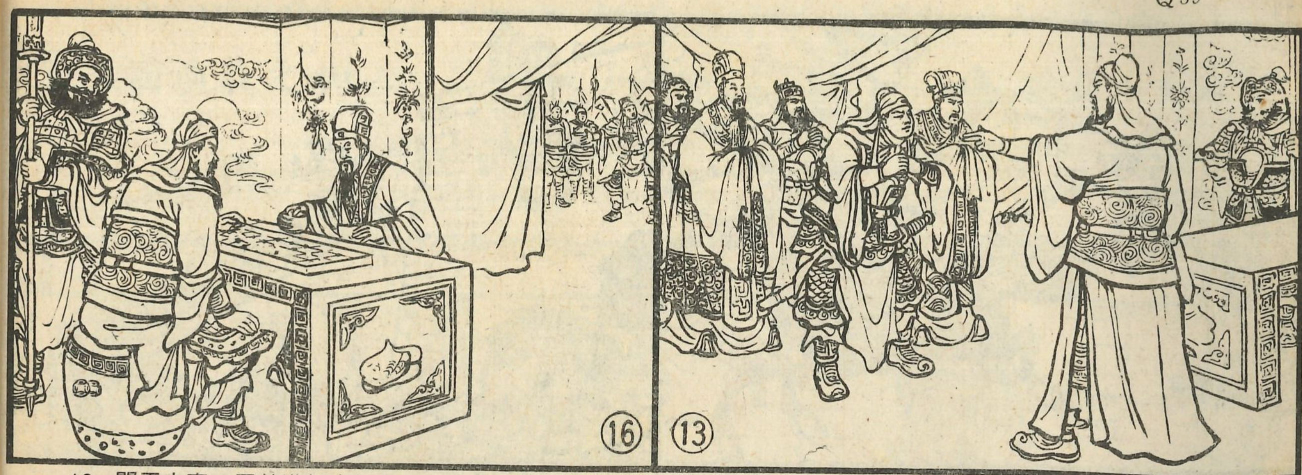
8 這一天，關羽在北門外立馬揚聲叫道：「你們不早歸降，還等甚麼……」曹仁望去，見他身上穿着護心甲，斜披着綠袍，不禁心裡暗喜。

11 關平把關羽救回寨中，拔出臂上的箭，右臂已經青腫，不能活動了。原來箭頭是有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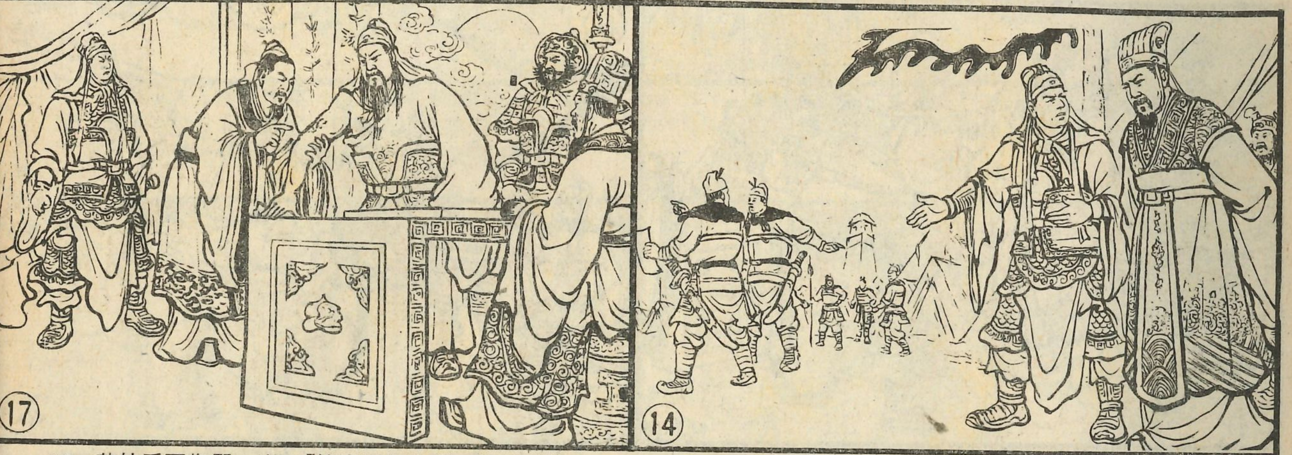
9 曹仁悄悄調來五百名弓弩手，一齊向關羽放箭。關羽急忙後退，右臂上中了一箭，翻身落馬。

12 關平慌了，與帳下文武商議道：「父親傷了臂膀，怎能作戰，還是先回荊州調理。」衆將都道：「將軍說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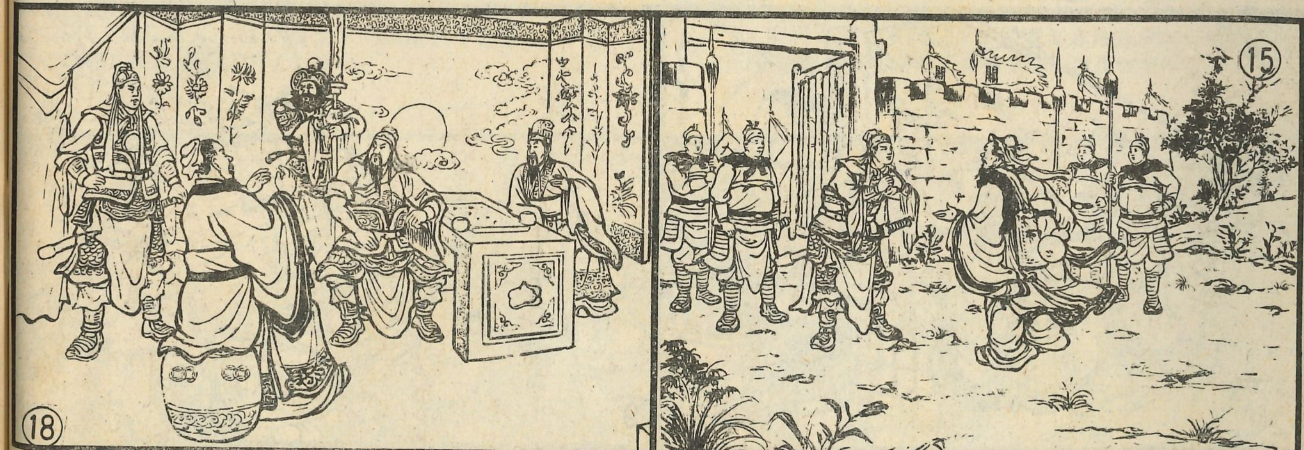
13　關平便與衆人進帳，說明來意。關羽怒道：「攻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便可長驅大進，直搗許都，怎能因這點小傷而耽誤大事！」

16　關平大喜，同他進帳來見關羽。關羽右臂疼痛，却怕亂了軍心，正和謀士馬良下棋消遣。



14　關平不敢再勸，只得退出帳外，與衆人商量了，到處去訪求名醫。

17　華佗看了傷臂，道：「箭毒已經入骨，再不醫治，這條臂膀就廢了。」關羽問他如何醫治，華佗道：「辦法是有，只恐將軍害怕。」關羽笑道：「我甚麼也不怕。」



15　一天，有人到寨求見，自稱姓華名佗，是譙郡的名醫，聽到關羽受傷，特地從江東趕來醫治。

18　華佗道：「要先立一根柱子，柱上釘一個鐵環，請將軍把傷臂放在環裡，用繩縛住，待我用尖刀割開皮肉，刮掉箭毒。」關羽又笑道：「那容易得很，不用柱子、鐵環了。」



19　關羽排下酒席，招待華佗。他飲了幾杯酒，便伸出臂膀，教華佗動手。

22　華佗刮完了毒，敷上藥，縫好綫，說聲「好了」。關羽伸伸臂膀，大笑道：「眞是神醫！這臂膀已經復原，毫無疼痛了！」



20　華佗拿出尖刀，教一個小校捧了個大盆，蹲在臂下接血。準備好了，輕聲道：「我動手了，將軍勿驚。」關羽道：「我任你怎樣治，决不怕痛。」

23　華佗道：「我做了一輩子醫生，不曾見過將軍這樣熬得痛的，眞是英雄。傷是不要緊了，但是還要靜養，發不得火，要過了一百天，才能一切如常。」



21　華佗割開皮肉，直到骨骼，骨上已經發青。他用刀刮骨，刮得悉悉發响。帳上帳下都聽得膽寒，關羽却喝酒、下棋，一點沒有痛苦的樣子。

24　關羽教人捧出一百兩黃金，酬謝華佗。華佗道：「我聽說將軍是個仁義之人，所以來醫治，不是爲了錢。」他不受酬勞，留下一帖藥，告辭走了。



25 關羽又要親自出戰，關平苦苦把他勸住了，讓他在大寨歇息，自己與廖化帶兵，日夜圍攻樊城。

28 曹操沉思半晌，嘆道：「于禁被擒，龐德被殺，要有一員勇將，才能抵擋關羽。」話聲未畢，有人叫道：「我願去戰關羽！」曹操一看，乃是大將徐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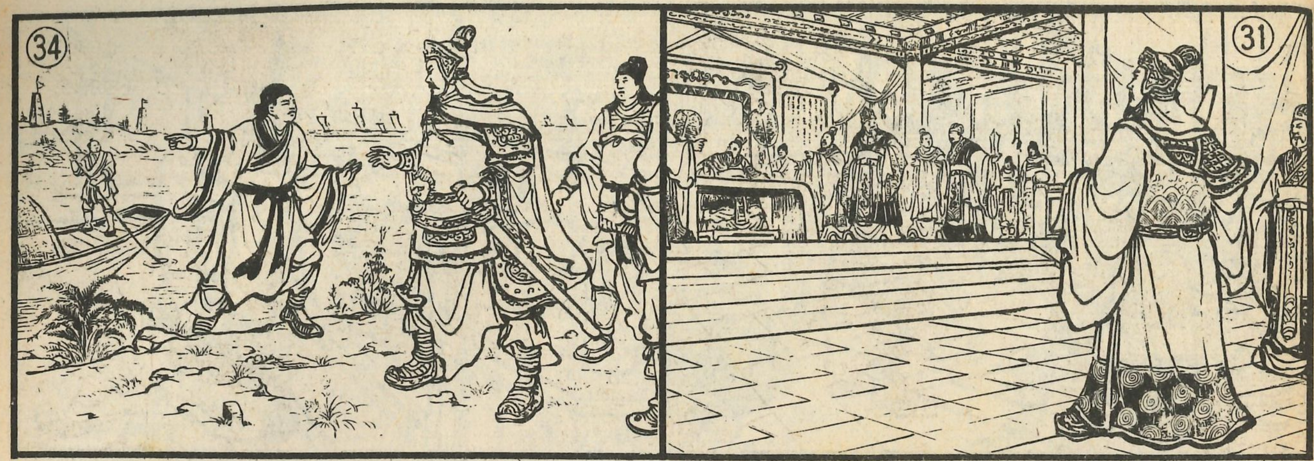
26 再說，曹操接到敗報，不禁大驚。他估計：樊城一失，許都難保，便慌慌張張地召集羣臣，商議遷都避難。

29 曹操大喜，調了五萬精兵，交徐晃率領去援樊城；另外寫了書信，派人出使東吳。



27 司馬懿諫道：「不可，棄了許都，全局震動，還是一面派兵力爭樊城，一面連結東吳，教孫權暗襲荊州，樊城自然解圍了。」

30 孫權看了曹操的書信，是要他暗襲荊州，夾攻關羽，只等破了關羽，便把江南之地封他，不禁大喜，答應即日出兵。



31 他送走曹使，便和羣臣商議出兵。正在議論，鎮守陸口的大將呂蒙來了。

34 他急忙差人哨探，探得關羽在荊州留下重兵，防務十分嚴密。呂蒙暗想：「要是這樣，就難望成功。我在吳侯面前誇下了海口，現在如何處置？」



32 孫權問他進兵之計。呂蒙道：「正爲此事來見主公。關羽遠征樊城，荊州空虛，乘機進取，一鼓可下。」孫權喜道：「將軍先回陸口準備，我隨後便起大兵，襲取荊州。」

35 呂蒙悶悶不樂，回到大寨，無計可施，只得托病不出。過了幾天，小軍報進寨中，說吳侯派陸遜望病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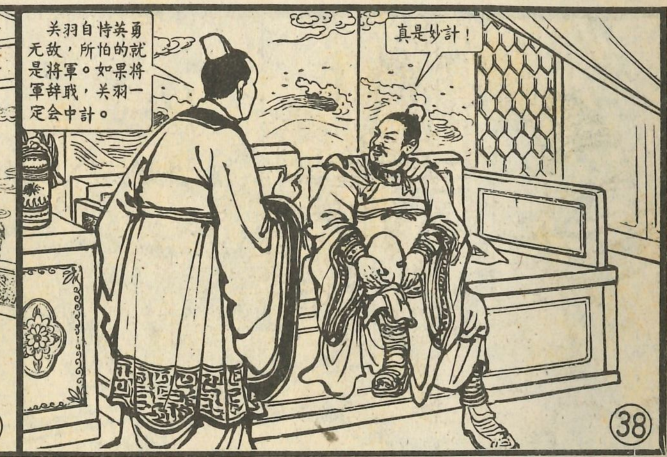
33 呂蒙回到陸口，親到江邊巡視，望望對岸，不覺大吃一驚，只見荊州那邊，沿江上下，隔開不遠就有一座烽火台，分明已經有了準備。



36 呂蒙暗暗着急，就在被窩中躺下，叫人把陸遜接到營中，道了病情。陸遜看看他的臉色，微微笑道：「我有一個藥方，可以醫好將軍這場病。」



37　呂蒙道：「請教是甚麼良方？」陸遜笑道：「將軍的病，是爲了荊州沿江的烽火台；我有一條小計，包管烽火台擧不起烽火，荊州兵束手投降。」呂蒙聽了，馬上坐了起來。



38　陸遜這條計策，是叫呂蒙托病辭職，換一個無名的將官來守陸口，好讓關羽放心。等關羽將紮在荊州的大兵調去攻打樊城，吳軍就好乘虛襲取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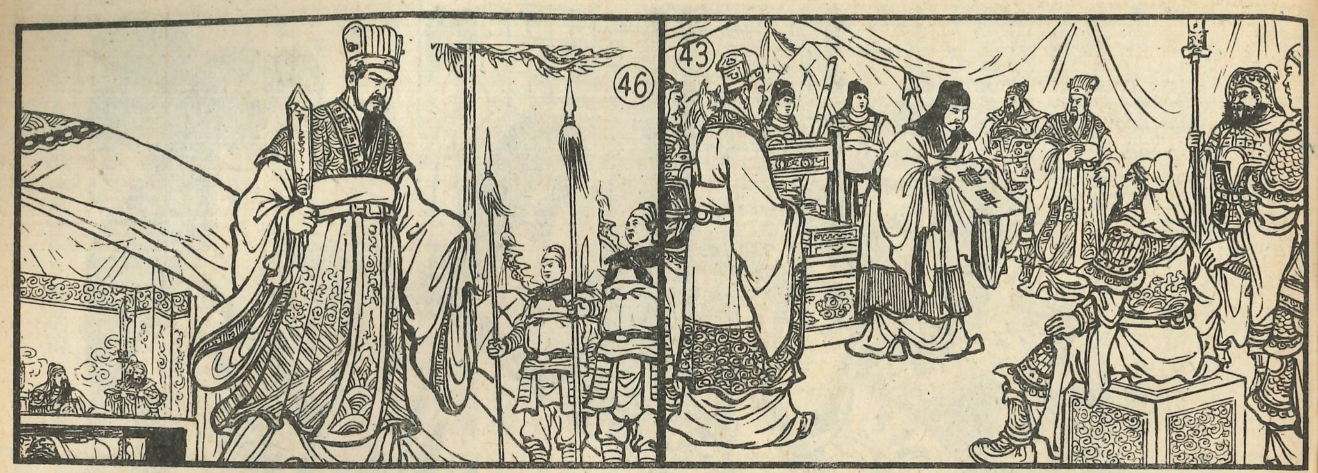
39　第二天，呂蒙去見孫權，說了陸遜的計策，推荐陸遜代替他留守陸口。孫權大喜，便要拜陸遜爲偏將軍右都督，鎮守陸口。

40　陸遜辭謝道：「我年輕無學，恐怕不能負此重任。」孫權勉勵道：「呂蒙荐擧你，定不會錯，你不必推辭了吧！」於是，陸遜才受下印來。



41　陸遜到了陸口，立刻派人四處宣傳，說呂蒙病重，已由陸遜代守陸口；又備了名馬美酒等物，寫了一封措辭謙卑的信，派使者送給關羽。

42　使者趕到樊城大寨，見了關羽，送上書信。關羽看了，大笑道：「孫權好沒有見識，這樣的無名小卒，怎麽能用爲大將！」



43　使者獻上禮物，恭恭敬敬地說：「陸將軍一點薄禮，一來賀君侯大破曹兵，二來求兩家和好，請君侯收下。」關羽心裡高興，收下禮物，重賞使者。



44　使者走後，關羽派行軍司馬王甫去把荊州人馬調來攻打樊城。王甫諫道：「要防東吳乘機進襲荊州。」關羽笑道：「呂蒙病危，陸遜乃無名小卒，怎敢輕動刀兵。」





45　王甫道：「將軍留意，要防其中有詐。」關羽道：「我算定了，糜芳和傅士仁把守公安、南郡，沿江又有烽火台。吳軍倘有擧動，只要擧起烽火，我便親去迎擊，不怕吳人使詐！」

46　王甫再三諫阻，關羽只是不聽，他無可奈何，只得怏怏奉命，往荊州去了。

47　再說陸遜聽了使者回報，接着又得到關羽向荊州調兵的消息，心中大喜，連夜派人報告孫權。

48　孫權召呂蒙商議道：「現在關羽果然撤了荊州之兵，襲取荊州，事不宜遲。你和我弟孫皎同領大軍前去，如何？」

（待續）

魔中俠

湖海恩怨錄

石磊・文　可飛・圖

苦肉計得逞　拚死托遺孤

天很黑，這是因爲天上沒有月，尤其是在這山陰之處，平時連太陽也照不到的所在，現在就顯得更爲陰森。

山風吹來，眞像是鬼叫，說不定有甚麼野獸來覓食，可是，有一聲帶有驚駭的，也很急促的人聲，從聲音來忖度，這却是女孩的，這都有些奇怪，並且令人感到難過，這個時候，在山陰深處，是不應該有人走夜路，就算有人，也應該是山中的獵戶甚麼的，一個小女孩，這樣的驚聲駭氣，唉！看來不是迷了路，就是有了困難。

不過，現在山中的野獸，可能還有毒蛇甚麼東西的出現，一個小女孩，在這時候滿山亂跑，不給那些虎豹豺狼吞了，也可能遭毒蛇之吻，眞有些可憐……

「大叔……我怕哪……」啊！這女孩子還有大人陪伴，這就比較好些，果然，又有一聲沉着的、帶有喘息的語音在响動道：「玉娃，別害怕！唉，祇怪我一時大意，祇怪我……」

那女孩子又開口道：「大叔，你對我眞好！不過！你的傷痕……」

「這沒有甚麼，玉娃，祇要我有機會，靜養十天八天，我能復原，不過，我是在擔心妳，這幾個惡鬼，怪不得老師要我不可相信那些鏢行人，滿口仁義道德，心裡頭比甚麼都鬼、都壞！我就怕他們跟踪不捨，爲了這個緣故，我才又到了此地，希望天可見憐，讓我見一見這個老人，把妳託付給他……我，這才能安心了……」

「叔叔，爲甚麼你不去四川……見太師公去……」

「路遠哪，帶了妳！唉！要是我又是一個不留意，給人傷了，功力已打了個折扣，這是沒法子，我這才想起他，路又近，秦嶺，是個隱僻的所在，加上山脈縱橫，就算有人來追咱們，可也能掩藏閃避，唉！玉娃，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啦……」

「大叔，黑漫漫的……我怕……剛才……那一聲怪叫……我到現在……還打戰……這樣個地方……你把我交託了這老人家……他能不能夠保護住我？大叔……你算是我的親人啦……你一走……我……該怎辦？大叔……」

說到這裡，女孩子在哭了。

山那邊，走來一個高大的漢子，他還抱了個小女孩，看情形，這人的走路，脚步虛浮，走得也挺吃力，可是，像對這裡的地形很熟，走幾步，又望了望四週，然後，又急走了幾步，這一來，他算是走入了一條曲徑，叢草忽長，荊棘錯縱，他是不理脚下的難走，也不理走得如何的辛苦，他祇是在關心手彎中的女孩，他怕這山荊會將孩子扎傷，因此，明明他是非常吃力，而且傷疼隱隱，但是，他寧可自己萬分疲憊，却不肯放下孩子。

大人的脚上，已有血水沁出來，大概是已爲山荊所傷，好在，他走一步是一步的，總算走出了這個可惱的地方，有幾株大樹，遮得這地方更爲黑暗，這才聽他吁了口氣，放下孩子的時候，他已是不支了，摔翻在地上，於是，女孩子驚叫了一聲：「大叔！你！甚麼啦？」

「不礙事！玉娃，讓我運一回功……」身形一動，很吃力的支持起身子，小女孩也很乖巧，走過來，幫了他一手，將他身軀扶起，此人這才能盤膝坐定，一言不發，調息運功。

樹林中，黑得不見日光，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有一絲淡淡的光影傳入，這才算看清楚，這大人乃是個年約三十開外的青年。面目樸實，不過是蒼白得厲害，從他打扮看來，像是個鄉農的樣子，濃眉緊皺，他的身邊站了一個年方七八歲大的女孩子，頭髮凌亂，大眼睛中透出萬分驚怯的表情，可是挺關心的看視這個青年，很久很久，青年才睜開了眼睛，看了小女孩一眼，含笑一聲道：「走……」就見他比較輕鬆的站了起來，還想去拉那女孩，這女孩却雙目含着淚水道：「大叔……我能走……你……也夠辛苦啦！」

青年是面色一變，看了她一眼，淡淡的一笑道：「玉娃，我們就走吧！」

手攙了手，一大一小的向前摸索前進，走出樹林之後，眼前可以看見一座破敗的山神廟，青年面色立轉疼苦，搖了搖頭，向山神廟中走去，行行重行行，青年已將小女孩領入這破廟中天井中，一場糊塗，敗葉灰塵，蛛網雀糞，弄了個滿地俱是。走一步，就得躭心一步，總算走過了天井，來到大殿，這破敗之處，看來更是淒涼，越過大殿，後面，才算有幾間比較好的房子。

青年毫不遲疑，一推門，只見裏面有幾張床，還有些粗重傢俱，青年苦笑了笑，然後，他對女孩子看了一眼道：「第一次來這裡，我是行動飄忽，也發了一次小小的財，妳祖父與我動手搬出去不少東西，現在，嘿！死的死了……我又傷了，而韓家，祇有妳一個人了……思前想後，我……」

「大叔……」小女孩叫了一聲，就此哭了出來，青年也是長嘆了一聲道：「玉娃，妳能作個火吧？唉，不過，沒有水沒有米的，作了也是沒用……妳先將就的，吃些乾糧吧！讓我歇一會兒，再想辦法！」

「大叔！我不餓，可睏了。」

「好吧！就先睡一會兒也好。」邊說他已往床上一坐，一屈雙膝，盤膝而坐，而那個玉娃，則睡在對面那個角落的一張床上，沒被沒褥，祇是孩子睏得厲害，不多時，已有鼾聲發出，青年看了她一眼，萬分難過的，微搖了搖頭，雙目一閉，納息調功。

有些天光的透落，這才可更清楚的看出，這青年的左胸有一大片鮮紅，大概是血來的，濕濕的，並沒有乾透，這就可看出，傷口正還在那裡沁血水，這樣下去，也是不得了，失血過多，該怎麼辦？怪不得他面色這麼難看，蒼白得這麼怕人，照這情形看，這傷口並不小，雙腿也有血漬斑斑，眞可憐，分明是剛才在走曲徑時給扎傷出來的，舊創未平，又加了些新傷，血越出越多，而這傷，該算是更爲嚴重，這青年也眞硬朗，如果是個平常人，流了這麼多血，還能走這些路？就算能熬得住傷勢，半路上也得把他給拖倒了，這青年可能不是平常人來的，祇是小姑娘看來有些可憐。

青年的面色漸漸在變，大概他的運功納息，已發生了效用，約莫有兩個時辰過去，小姑娘突然一個翻身，哀叫一聲：「娘……」就見她坐起身來，用手揉揉了眼睛，有些水跡，八成沒錯是眼淚，可能是在作惡夢，青年也爲她這一聲驚叫震醒了，張開了眼睛，看了看，女孩子已清醒了，她是淚痕滿面，當她發覺這叔叔在看她時，她不禁嗚咽起來，對青年道：

「我……剛才作惡夢，又看見了這些人，他們……他們殺了我爺爺……又打死了我爸爸，娘拚命的摟着我……又給他們殺了……大叔……」

青年爲這一聲大叔，叫得他心如刀割，一個年才七、八歲的小姑娘，就這樣的毀了家，死了親人，唉！行俠仗義，爲窮人請命，結果落得這樣的報應，你爲人……唉！又有甚麼用？天可沒眼睛啦！

青年跳下了床，走過去，柔聲的勸慰小姑娘，叫她不要哭，他還說出，自己現在已好了不少，大概再走二十來里路，就能找到這個山洞，祇要能見到了這個老人家，以後，總有機會能報仇，甚麼紫陽三傑，甚麼玉女飛鳳，總之要他們償了這筆血債，小姑娘點點頭，她那帶哭的說話，聽來令人心惻：「大叔！我……我也得報仇啊！」

「對啦！該報仇……」

風中傳來了一聲冷笑，接下來是一聲嬌滴滴的說話：「唷！眞是不賴哪！黑吃黑的小祖宗！」

青年聞言，不由面色大變，一手抱住了小女孩，暗叫了一聲壞了，身形閃動，向窗口竄去，這是後園，景況雖比前面天井好，也是凌亂不堪，可是，當他身子落地，面前已有勁風掠過，青年身手不凡，老實說，若不是他一念托大，又太信了人，受人偷襲，傷得不輕的話，憑這幾個武林人物，也眞難收拾他，故而，他雖是身受重傷，却因有一段時間調息，減輕不少，這一陣勁風，就沒能將他奈何。

可是，青年雖說避過了這飛來的勁風，却也是陷入了重圍，須知，對頭來了不少，當第一枚暗器擲出之時

，這等於是向他打了個招呼，青年身形兩次騰起之時，眼前已見有人來襲，來者乃是一個白衣少女，這少女生得好相貌，長髮披肩，一張笑臉，配上了她清麗脫俗的面龐，看來眞使人有些好感，長眉毛，大眼睛，祇是鼻子太削，有些鷹爪的味兒，瓜子口面，挺美艷，配上這一身白衣，飄飄然有出世之感，不過，這玉手微揚之間，却看見有幾枚金鐲，這就未免有些俗氣了。

青年一見這女子，面上突轉赤紅，雙目精光四射，這樣子看得出，他可是憤恨到了極點，少女見一招已阻住青年去路，她是盈盈一笑，這眼神微轉，眞有些勾魂攝魄的感受，又聞嚦嚦鶯聲，如轉笙簧，更像銀鈴的說話：「唷！水大俠，你惱了我啦，我眞是……唉！也眞是沒辦法，水大俠，先別發火，我這裡替你賠個禮，然後，再詳細談談！唷！別那麼瞪着眼睛，這樣兇神惡煞的，我看了可怕着呢！啊……」

青年怒斥一聲道：「姓蘇的妖女，事到如今，還有甚麼可說，水棄棄交友不愼，誤中奸計，差些一劍，爲妳送了命，韓浩然一家，已被你們弄得家破人亡，難道妳還不滿足，要趕盡殺絕，也罷……妖女，妳就亮傢伙吧！」

少女聞言，又是一聲媚笑道：「甚麼啦？氣糊塗了嗎？唉！寃家，您就聽我說下去，好嗎？」

青年明知這少女一到，她是詭計多端，並且爪牙不少，自己的踪跡爲他們發覺，就可想而知，此非善地，越早脫身越好，自己的目的地祇還有二十來里路，憑仗這一身功力，又加有了這一段長的時間調息運功後，如果時機湊巧，可能爲自己脫得了身，故而他雖是恨極這少女，現在，却無法能與之相强，不過，聽她說廢話，耗費時間，實在不值，因此，他是冷冷一笑，身形忽向左側竄去，口中祇說了一句：「誰來聽妳鬼話……」語聲搖曳之中，他已抱了這女孩，其疾如飛的向左側敗牆方面投射而出。

不料，背後一聲嬌笑傳來：「唷！何必這樣匆忙來的，你以爲你能走得了嗎？」

青年明知，這少女定有其鬼計，可能還設有埋伏，但是，自己是非去不可的，並且，也已伏了一招煞着，當其身形才落，面前已有勁風襲到，祇見一個黑面大漢，手執開山斧，由橫裡悄沒聲息撲到，一見面，開山斧已帶了千鈞重力，向青年的當頭砍下。

這青年乃是江湖上有名的少輩武林怪傑，武功技藝，別有專長，就是在運計用機，也具心思，他明知有埋伏，在打脫身之計時，就已扣下一掌紫金蚨，這暗器，他不是到不得已之時，是不會用的，不過目下形勢緊逼，已是間不容髮，不拚命就很難脫出這個重圍，故而當這黑面大漢的殺到，他是身子往前一衝，手一抖，一片紫金光華激射而出，十三道紫光芒，形如金錢，隱泛異彩東西，已帶着一股轉旋之力，向這黑面大漢投射而去，他一出手，身子却不向前衝，就勢一個「倒脫掛」，人像一支長箭的向後疾退而去。

這黑面大漢，正是黑道上的巨魁山東一龍劈天巨靈盧澤，此人曾經在「黑吃黑小祖宗」手下跌過一個極大的觔斗，將他山東的地盤踢了一個亂七八糟，在盧澤控制下的七十二離島買賣，全給翻了，盧澤也讓他摔了個灰頭土臉，此次出門，趕來報仇，他已得知道小子左胸爲玉女天鳳蘇凌虛劃了一度極深的口子，這一來，盧澤便以爲自己的劈天神斧，「盤古訣」與衆不同，講究的是勢雄力猛，並且，自己是稟賦特異，力大無窮，這小子因玄門大空神訣，週身軟若無骨，而且出手却又具無比的至圓至空之力，這種空、圓眞力，比甚麼都難鬥，自己爲其大小諸天，煉魔絕滅圈所困，牽制得無法展得開，才吃了個大敗仗，現在，他既左胸受傷，這空圓神訣，就得打了一個折扣，這就可爲自己的神力反克，故而也就莫怪他要一來就用重招。

可是，他更料不到，青年在這時候不用這空圓神訣來應付，雖說一動身子，就是以虛避實的身法，不想迎面飛來了這些東西，盧澤是有名的江湖大盜，武功技藝，實在是與衆不同，見識也極廣博。

一見這紫金光華，就知當年天音神尼，仗以成名威震羣邪的紫金蚨，這東西能鑽能轉，看來是輕飄飄，其實這勁力之催動，其力之虛浮點，極難推測，擋是不能擋，一擋歪，就能來個糾纏不捨，更能借你的回力，助其旋勁、避，這一下就這麼多，當然是無法避，最好辦法向地一倒，然後來個貼地飛竄，這一來，危險是十分危險，不過，却是不至於送了命。

盧澤一見是紫金蚨，心中早已打定主意，身形一倒，好個山東一龍，毫不怠慢，手中大斧一緊，就此來個「背翻」，果然一陣响，手臂一廢，大斧再也無法抓緊，脫手飛出，他本人則已向前一個貼地飛行，脫出險地，一回頭，不由令其大吃一驚，這一柄劈天斧，爲這十三枚紫金蚨一激一撞，由半空向橫刺裡投去，剛爲一條人影撞出，他看一看，正是自己好友白猿書生解艮，他是準備出來接應，想不到却與自己的傢伙撞了個正着，果然，聞得一聲怪嘯，一道白影帶起點點血水，向上空上竄，而這一柄大斧，則爲斧[illegible]一揮，又向右面墮去，「吧！」的一聲，山石粉飛中，又是「倉」的一聲，橫躺在地上。

盧澤連忙走上前去探視解艮，祇見白影一閃，解艮已是面色難看的站在他的面前，盧澤眼尖，早已看出，解艮之左手鮮血淋漓，分明是他情急，用左手一揮一擋，斧是爲他揮出，手掌却是吃了不少的虧，他不由說了一句：「老解，這……眞不像話。」

解艮怒哼一聲道：「追！」

對，一言驚醒了盧澤，現在還說甚麼對不住對得住的，追這小子是最重要，他一回頭，已不見人影，心中就此一動，毫不怠慢，身形一晃，來到自己的兵刃前，一手取了，然後一聲怒哼道：「少子！你與我滾出來！」邊說邊已身法展開，向那破廟中竄去，但是，這裡已是不見人影。

解艮來到了身後，看了看四週，身法連動，越出古廟，風聲中，聞得吆喝之聲，發自前面不遠的叢林中，他們是毫不考慮向那邊疾竄投去，一晃無踪。

可是，在他們走後不久，廟後那個曾作戰場的山地，來了一個穿白麻衣，一頭亂髮，面目陰森的老人，這老人看了看山地，不由眉頭一皺，嘴角露出了一絲獰笑，當其發現這散在地上的紫金蚨，他是面色微變，很小心的，將紫金蚨一片一片拾起，然後，慢條斯理的將背上的大包袱緊了一緊，走入了右廟的後門，略一盤旋，他也已聽出風聲中傳來的呼叱聲，他是冷冷一笑，很自然的向那地方走去，不過，這面色是變得更是陰沉。

樹林中，有一聲嬌笑聲音傳來，聽得很清晰，是個女子的笑聲，如果沒有這一陣勁風傳來，那麼，準能當是一個少女在與她的朋友說笑來的：「唷！水大俠，你別這麼固執啦，就將以前的東西嘔了出來，我擔保能保全你的性命，當然，他們再怕你報仇，可能廢了你的功力，不過，總比這樣的死了的好……」

沒有甚麼回答，掌風是一陣陣的激盪，不過，隔沒多久，這少女的嬌笑聲又傳出：「唉！周二弟，你這一下，打得也太狠啦，別要了他的命，撈回這些東西，全靠在他身上啦！砸了鍋子，沒得吃，這也不太好，是嗎？唷！我說水大俠，別那麼硬抵啦，難道是眞的應了那句話：『人爲財死』，這犯不上啦……」

這一次，却聽得一聲小女孩的哭叫聲，又有一聲粗狂的厲笑，那邊還有人在陰惻惻的說話：「老呂，把這女娃子給搶了過來，我看如此方能把他制服了！」

「唷！還是解老爺子想得週到，眞的，老早把這女娃子擄了過來，眞不必用這麼多的氣力，咱們動手吧！」

＊　＊　＊

一聲怒吼，可是一聲輕嘯，分明是有暗器出手，勁風四起，聽得出脚步之聲，祇見一個滿身是血的青年，抱了一個小女孩，如發了狂的一般竄出，後面，一聲聲吆喝呼叫之聲傳來，第一個，乃是年才三十五六的貌相英俊，衣着華麗的壯士，面帶冷笑，手中已抖出一蓬銀針，向青年之背後射去，而那青年是聲嘶力竭，老實說，在樹林中這一次的惡戰，使他觸引起舊傷迸裂見血，而雖仗前後一抖手、發出師門重寶紫金蚨，將這些一擁而上的對頭驚退，還讓他乘隙奪出，力已不克支持，待到這壯漢的光影打到，他一個踉蹌，摔翻在地，也是巧，這一交，却令他少受許多零碎之苦，這一蓬「銀角刺」就此打了個空，可是，一陣勁風掠來，早已將這一把陰毒暗器拂散，又聞一聲桀桀的怪笑，一條白影飄了過來，祇一提，將那青年提起，而一聲小女孩駭驚叫聲，青年也已發覺身落人手，戰抖抖的發出一拳，不料一隻强而有力的手，將他「寸關尺」抓緊，又有一股其熱無比之力直達心胸，青年不由大吃一驚，而耳邊却是一聲怪笑道：「甚麼？是你？」

青年眼前已是金星亂冒，看人也極吃力，奮起一口眞氣，張開了他無神的眼睛，看一看清來人，他是再也不克自持，口一張，一口鮮血噴出，人却因此而有些清醒，青年是聲息微弱的說道：「老前……輩……拜托你……將這玉娃……收了……」

小女孩聽得青年如此說話，她是「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哀聲叫道：「老公公……救救我叔叔……老公公……」

這小姑娘却也精靈得可以，她能夠在這緊張的時候，分清敵我，並且一開口就是這樣的呼號，老人聞言心中一凜，老眼一掃，祇見一張清秀的女孩面貌映入眼廉，祇是，一面驚惶之色透着萬分可憐的神態，還有血水的汚跡，這模樣看見了就令人心惻，老人一生爲人，孤僻忍情，從來沒個親人，就算有三二個至交好友，一個是死了，一個却爲自己扣住在此地的寂滅洞中，從此後，他沒個朋友。

不過，這老人却始終記得，有一張誠實的臉孔，打扮得像個鄉下人，可是，青年老成，別有一股風度，使自己有了份親近的感受，說來也許不能相信，但是，這却是事實，一個青年人，是深深的印入了他的記憶中，不過，這青年人却是他的老對頭的子弟，當時，他剛巧受了個極大的危險，不料，這個青年聽自己說出來歷，還說明是青年師傅的老對頭時，老人自己忖度，於情於理，這個青年就會乘自己全身被制之時來個乘虛而入，把自己結果了，意料之外，眞正意外的事發生了，這個青年非但不將自己結果，反而說了一番誠懇、令人感動的話，將自己的穴道解開，他，一個誠樸的青年，有這樣的風度，老人差些掉下了眼淚，就這樣，他感到自己的孤獨，也希望有這樣一天，有個夥伴……

雖說現在他的居處有六個人，可

是，看了就難過，幾時，老人不止是一次的自言自語，能收個徒弟，像青年一樣的誠樸正直，並且得了自己的傳授，爲那些苦難的人物出口氣，不過，這是要該有機緣，老人是自己對自己這樣譬解過，不料，今天，爲因他下山採辦些糧食，以作山中度用，看到了這樣一件武林兇殺案，本來，他是有些恨意，這祇能怪老人的個性習慣使然，他恨有人在這山中耀武揚威，還有，他也膩厭了這種打打殺殺的玩意，照他本意，就想看一看情形，然後把他們全趕下秦嶺，你們要打架，換個地方，可是，却見到了一個心目中想見的人，而這個人也眞是來拜托他的，做夢也想不到，這青年帶個女娃子來，而女娃子，開口就叫了聲：「老公公！」老人差些從心窩裡笑了出來，幾時有人這樣稱呼他？以前，人們一見了他，就是叫他妖魔，血影子，以後，就是老妖，老怪，老魔頭，老賊的，這老公公……唉，第一次聽到，而且聽來怪舒服。

老人一見這青年的傷痕，他已是鬚髮戟張，顯然，他的怒火已給引了起來，再讓這個女娃子這麼一叫，叫聲又是這樣的悲哀、悽惻，老人出了名的霹靂火，也是有了名的辣手，這就更加忍不住，不過，他素來行事，越是心不忍，越是發火甚麼的，就越顯得靜，這不是靜，實是冷，冷僻得有些異樣而已，他是一手將青年扶起，一手將女娃子抱了過來，很慈祥的看了她一眼，雙眼微瞇，一手捋了捋他的白鬚，輕聲說道：「娃兒……妳……再喊我一聲……」

小女娃也是與他前世的因緣，或者，她本來就是口甜的女娃子，一見老人如此對她，再見這個好心的叔叔，一路上對他說過，他上秦嶺就是來看這個老人，想必一定有些本領，故而，一聞老人這樣的說話，她却是摟往了老人的脖子，悲聲飲泣道：「老公公……我怕……您救救大叔……」

老人又聽了這一句親熱的叫聲，又爲她摟住了脖子說話，心中更是愛憐，可是，聽見女娃子說怕，說救救大叔，他是冷冷的一笑，一面用手摸了摸女娃子的頭髮，一面又看了看四方八面，祇見他身前，人已站了不少，老的、少的、壯的、女的，總有那麼七八個人。

老人這麼多年來，隱居秦嶺，本身技藝已是爐火純青，何況，經過一次大變之後，他將天魔陰靈寶藉中，所記載的血影手法，天魔攝鐵神抓學會，數十年前，仗天地三絕的招牌，在外行道，本領就沒有現在一半這樣大，已是所向無敵，聞者喪膽，可是，爲玄門仙長、佛門神尼這兩個曠世劍客所敗後，他就清楚了，這武功一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將師傅眞訣，重新苦練，因爲大敗之後，心神祇在復仇之上，心有雜念，進境極慢，可是，爲黑吃黑小祖宗巧入雷音洞，解了他一次大困……此事也就有了一個啓示，他的爭強好勝之心雖在，復仇之念已去，由於心一靜，悟化得力，功力比起以前更有精進，這幾個王八蛋——老人有了先入之見，將他們全當作了壞人啦，一看就知，雖說有些門道，與自己相較，簡直相差太遠，他那裡把他們放在眼中。

老人很冷靜的對女娃子道：「別怕！有我老公公在，甚麼狗熊、雜種，全部叫他們變作烏龜，爬下山去，這大叔是好人，我認識，你放心，他不會死，亦不能死，老公公這麼大的年紀也不會死，這樣好的人，那能如此的輕易死去，妳放心……」

「老公公，您……太好啦，老爺爺……」一邊說，一面直向他流淚，老人很小心，用袍袖將女娃子的眼淚抹掉了，又說道：「孩子，別哭，哭，老爺爺就不喜歡你啦！吃了苦是不是？揍他們，讓他們吃更多的苦，是不是，嘿！好孩子，不錯！不錯！」原來女孩子是眞的笑了，她本來叫老公公，現在却叫老爺爺，又進了一步，老人心中更是一樂。

可是，那些傢伙可忍不住氣啦，本來，他們也因爲老人的猝然出現，這一身裝束有些古怪，他們全是江湖上的人，有的是開山立寨，有的是往來奔跑，有的是保鏢行中有名的鏢師，這些人，眼光比甚麼人都精靈，他們不想將事弄僵，老實說，這樣的執着這青年，目的無非是想發財，因爲，當年在江湖上，出了不少無頭寃案，也有不少賣買爲這祖宗所擱下，秦嶺五鬼的出手，爲這小子露了一手。這件事才算有了個主，據估計，這筆財富不是少數，他們的意思，就是將小祖宗毀了，還得將這筆財富給鈎了出來，這樣，發了大財的不去說他，還可以揚名江湖，使那些武林人士看重。

費了不少心血，也用了不少苦功，靠着這個江湖上有名的女諸葛，笑面毒蛇，不過，當面得稱爲玉女天鳳蘇凌虛的出面，先是假意結交，又僞裝爲了助青年出手，受了些傷，青年那知道這是苦肉計，這一來，將他引上了鈎，暴起發難，先將青年的好友老酒仙韓浩然一門殺了，然後，在青年出手搶救之時，由這個笑面毒蛇使了一手冷劍，才將他帶了花，暗中再緊綴了一陣，見青年來到了這破廟之中，這就讓蘇凌虛看出了瞄頭，以爲這地方定是他藏寶秘窟，他們首先在外面附近搜查，沒見踪跡，不過，却爲蘇凌虛在神壇下發現一個形如地窖的所在，這一來，更加吃準，藏寶是不可能少，不過，讓這小子又使了些手脚，這就不得不出面來硬索了，可也料不到來了這麼個老人，他們得見機行事了。

*　*　*

老人不理會他們，他們更是有些心怯，再聽得這老人如此說話，是伲人也有個土性，有幾個就首先發火了，再聽見老人把他們當作烏龜甚麼似的，當然氣不能打下處來，那個首先追出來的錦衣壯漢就出了聲：「我說這位老人家，與這個黑道上的寃家是朋友？」

老人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他一眼，毫不理睬，却已用一隻手按住了青年的背部，面色變得十分可怕，沉聲問了一句：「是那個狗賊，將他傷得如此陰狠？」

「嘖！老大爺，您在罵人啦，呵，眞是的，相打沒好手，再說，誰不知這位先生的能耐，他如果得了手，可能咱們傷的還厲害吶，我說各位前輩，好漢，你們認爲對嗎？」又是那個女的。

老人哈哈一笑道：「這位水棄棄，出了名的黑吃黑小祖宗，成爲黑道上的寃家，都是不錯，可是，妳這婆娘，說他出手狠辣，妳且舉個例來，是不是妳的兒子給人毀了，還是妳祖宗十八代給他劈了！回不出個名堂來，想脫身一走，嘿……」

老人又是一聲冷笑，他的說話是如此的狠厲，並且難受，可是這一聲冷笑，聽來更是令人不忿。

「放你媽的屁，老狗，咱們尊你三分，祇是看你老得可憐，不想你如此口沒遮攔，敢得罪我們的蘇大姐……」

老人還是不動身，祇是用手按住了青年的背部，一手將女娃子放下了地，然後一回頭，看了這罵人的一眼，淡淡的一笑道：「我是老啦，可還不用人可憐，你說我得罪你的蘇大姐，嘿嘿！我老頭子是得罪定了，你以爲如何？」

「照打！」這傢伙是身一動，其疾如鬼，祇一晃，人已來到老人背後，手一抖一揮，又見光影紛飛，這傢伙却是厲害，右手一抖一揮，已接連發了七招，向左手一揚，一條三尺多長的銀虹就向老人當頭抓到，此人正是北五省中，有名的鏢行能手，五龍鏢行中的少總鏢頭，人稱多臂玉鍊周玄笙，出了名的手快，身快，發招快。

他那出手七招，還有左手一鍊子，使用得萬分陰辣，何況，還有他獨步武林的「玉蟬步」，眞個是稱得上神出鬼沒，試想，他人才到，已是左右出手，快而且緊，有掌風，有鍊影，這簡直是佈置下了天羅地網一般，平常人，就算武林高手，能在這樣猝然而來的情形之下，即使能脫身，也該是手忙脚亂，甚或掛些彩來的，可是，周玄笙的出手七式連環神招，加上一下玉虹鍊，用了脫手盤打之法而臨時，這老人却毫不理會，依然一手按住那青年的背部，而右手突的一翻一抖，在場人連看也沒有看清楚，祇聞得一聲慘叫，一朵血花迸現中，那個周玄笙已是雙手撫臉，玉虹鍊垂在手傲之下，如飛一般的向左側竄去，但是，身子搖搖欲倒，才只竄出丈許，就聞得又是一聲慘叫，這周玄笙還是無法再支持了，仆身倒地，滿地亂滾，其餘的人一見如此情形，不由心中一凜，這一朵血花奇怪，個個面面相覷，對那個號稱女諸葛的蘇凌虛看視，蘇凌虛也發覺不對，她是身形一動，好美妙的身形，向周玄笙那裡撲到，玉手輕舒，連點幾點，將周玄笙全身大穴封住，然後一扶起周玄笙，看一看清，蘇凌虛差些叫出聲來，你道爲何？

原來周玄笙的面孔全是鮮血，看清楚，這好似是爲人將面皮硬生生的揭去一般，這是甚麼出手？能在不動聲色，一招之中，就令人受這樣重的傷，這老人是何來歷？

周玄笙是苦痛萬分，尚幸爲蘇凌虛已止住了他的血氣大穴，雖說還在哼哼，這苦疼却是好了不少，不過，這一張臉蛋，令人看了就得惡心，在場人如那個劈天巨靈，白猿書生，還有最先出手的聖手銀針俠祁凱，紫陽三傑的鐵虬龍余子東，金銀梭呂四，迴施補天手山易知，雖說個個是武林中响噹噹的脚色，各人有各人的絕學，但是，見了周玄笙的面目，心中自然有了份警惕，這老傢伙不好鬥，得留點神。

蘇凌虛也已與大家配合，她是對衆人看了一眼，打一眼色，她是早已解下長劍，而盧澤緊了一緊手中巨斧，呂四掂了一掂革囊，手一抖，隱隱兩聲龍吟，一對日月環已抖出，余子東解下如意軟鞭。解艮因左手受傷，一對李公拐，祇能用了一柄，山易知取了雙鐵翼，而那個祁凱則掏出了虎頭雙鈎，各自殺氣騰騰，蘇凌虛首先嬌叱了一聲道：「老爺子，是你不能給咱們下台啦，所以咱們祇有對不起你了！」言聲未畢，她是身形一動，一縷精虹其疾如箭的，向老人的後腦刺來，她一動，其餘人各擺動兵器，各展開身法，頓時將這個老人圍了個密不通風。

老人哈哈一笑，身形暴起，就見他大袖一抖，四周立有股旋勁，發出轟轟隆隆之聲，身形未動，却也威如天靈，轉身之快，令人瞠目結舌，而且在他舉手投足之時，這一陣的勁風，將這些江湖高手的出招發式，全在無形中化解，不是爲其旋轉神力，拖歪了準頭，就是差些爲其捲入了老人勁圈之中，那個蘇凌虛是在一招「玉女投梭」差些出了毛病。

原來，當她的長劍一抖，精虹耀目中，明明這一招劍身平穩，腕力十足，不料，恰恰爲其刺入之時，突然一股勁力轉來，這劍身中虛之處，爲其一撞一衝，就勢一絞一引，蘇凌虛之身子自然而然的變了一招「極目滄波」，身隨劍進，若不是山易知的雙鐵翼硬生生的發了一招「天旋地轉」，將

這一股力分了一分，而蘇凌虛也見機得快，强行的奪出長劍，那麼，這一招，就得令她陷入重地而不克自拔了。

可是，這老人還是淡淡一笑道：「別急，老夫還不能這樣快的送你們的命，我得等朋友醒來，看個報應呢！」

各人聞言不由大吃一驚，可是，他們兀自奇怪，自己七八個人，個個全力出手，發得狠厲萬分，那一個不是全力出手重招、狠、辣、疾、迅，式式俱全，祇是這個老人雙脚不動，祇是挫肩、沉身、轉腰、抖袖，就這樣，已將他們的全力出手一一化解於無形。這眞是莫明其妙的事情，其實，他們那裡知道，老人乃是用了大天魔攝鐵神訣，這一股勁力却是老魔本身練就的天魔神力，這種與道家的無形罡氣，與佛門的須彌神功，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神力，以子午來復原理，參以天星相引相吸之用，分化而成，玄妙不可思議，這乃是威力無與倫比的神勁玄力，這幾個雖說全是武林中高手，但是，這老魔已久不到中土，也少露面於人間，以前的血影子，天地三絕之名號，雖說有人提起，可是，見過他們之面的少之又少，誰也想不到，這個老魔星會在此地現身，更能在此地困住了這幾個人。

七個武林高手在老人攝鐵神招下，運用了避重就輕，借勁使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下，弄得他們叫苦連天，其中白猿書生解艮最是陰刁，首先看出情形不對，他是打了一個暗號，首先手一抖，立即有三枚青螢螢的火光，向老人當胸打來，這一來，將這些人的暗器全招了出來，其實，這又是他們的無知了！

須知，這個老魔頭當年外號人稱爲「血影子」，他之所以成名，一則當然是他習成魔宗秘籍，還有一半乃是他的如意血影花，打得出神入化，當年，在他縱橫江湖之時，他是出了名的人到血光現，如意血影花不知毀了多少成名英雄人物，他打暗器自成一家，而大凡能打暗器的，對接暗器這一門功夫，也是別有心得，小到如針，大到如石，他會有一定的估計。當年暗器中，威震羣邪的紫金蚨，也難奈其何，那麼，這些暗器又濟得甚麼事呢？

老人哈哈一笑，解艮的青燐丸首先爲他一袖捲出，却是不妙，這東西本來會爆，不想反向東角的盧澤那邊飛去。

盧澤是深知這東西的妙用，那敢收接，連忙一橫石斧一貼一撞，三聲爆炸聲音過後，三朵青螢螢的火花，向那祁凱投到，祁凱剛好抖出一蓬銀雨刺，不提防有這個變化，饒是他避得快，却也讓左肩給挨了重重的一下，一陣劇疼，疼得他眼前發黑，就勢一跳，背後一陣吸力傳來，他還想反手一鈎，以化來勢，不料又聞桀桀一聲怪笑，身子莫名其妙的向左角移去，一聲驚叫，祁凱祇覺面上一痲，腹上又是一痛，鮮血淋漓中，「叭」的一聲，摔翻在地上，却是不錯，面上中了蘇凌虛的一顆銀丸，而腹部上却是爲山易知的金錢鏢所傷，一連三處傷勢，就算他是功力非凡，也不能支持，祇得仆身在地，哀叫連連。

＊　＊　＊

耳邊仍然聞得叮叮叭叭聲响，看來暗青子非但沒將老人擊中，反而是叫聲四起，脚步如雨打芭蕉，亂了，這些人的脚步亂了，祁凱是一陣痛，痛得他昏了過去。

至於蘇凌虛這一批人，直驚得六神無主，還是那個呂四可有些主意，他是大聲喝問了一句：「老前輩，請您老留個名。」

「嘿！到現在才問姓名來歷，這又有何用？哈！小老弟，你醒啦，這不壞，你說一聲，是自己報仇，還是由老夫下手！」

原來這青年已回過一口氣，一見這個情形，他不由心中明白，而女娃子早已撲了上來，一把拖住那青年道：「大叔，這老爺爺眞好，他在打那些狗賊。」

青年慘然一笑道：「唐老前輩，您放他們下山吧，我要報仇，就是玉娃也得報仇呢。」

「好哇，黑吃黑的小祖宗，爲甚麼吃了跌下來的，說給我聽聽。」

「不！您老打發了他們，我再詳細與你談談。」

「不壞！不過，就這樣讓他們走，太便宜了他們，我每個人送給他們一枚如意血影花，好不好？」

在場各人已聽到了如意血影花，他們到底也是老江湖，就算沒有見過這東西，却也聽人提說過，這一提說，再加上那個倒霉的周立笙，一出手就讓他們清清楚楚看見一朵血影花，那麼，這東西正是如意血影花，這老人乃是數十年未聞聲息的血影子唐雙璧，他們那能不更驚心動魄，提心吊膽，聽老人說，每人送一朵如意血影花。蘇凌虛首先急得花容失色，臉上如給去了一層皮，尤其是個女的，她們的美麗容顏，看得比甚麼還重要，這樣的作殘……蘇凌虛差些就哭了出來，尚幸那個黑吃黑的小祖宗，受傷的水棄棄是嘆了一口氣道：「這也不必了。」

唐老是桀桀的笑道：「便宜你們這批狗熊、妖狐，還不替我快滾，等你們的報應是正經……」言聲末畢，祇見這老人身形疾動，就如半空中起一陣白光，這老魔施展了天玄魔身身法，一迴一旋，就聞得一聲驚叫慘呼，一條條人影摔了出來，這幾個人到底還是沒好過，每人都吃了老魔一鐵爪。

老人是瞪一對綠眼，對各人看望了一眼便道：「便宜你們了，照例，我這一出手，就得人人見血，開一朵血

花來，若不是看在我小朋友的面上，誰也別想能這般便宜走，統統與我滾。」衆人那敢怠慢，由他們扶了兩個傷者，抱頭鼠竄的向遠處逃去。

老人這才坐下身來，看了看水棄棄的傷痕，不禁又皺了眉頭道：「你呀，至圓老鬼的徒弟，那能這般不濟事來的，讓人傷得這般厲害！」

水棄棄是不理這些，先命女娃子向老人叩了四個頭道：「老前輩，我請求你可憐一件事！」

「不忙，沒關係，這娃兒我看了很喜歡，我準能收了她，你放心！」

水棄棄聞言，又向老人拜了四拜，老人面色一變道：「客氣幹甚麼呀？你救過我，我救了你，這也沒甚麼！何必婆婆媽媽來的？」

水棄棄眼含痛淚道：「老前輩，我誤中宵小算計，爲了我一時不愼，反將我師門好朋友韓老前輩一家給毀了，我就是讓這個女人用了苦肉計，掏出個底細來，唉！他們那裡知道，我取了老前輩的東西早已救了災，他們以爲我發了財，想不到武林人士，自命英俠之輩，也是這般見利忘義的，怪不得我師父老人家要這樣叮囑我，我！實是對不住他老人家……」

老人又問了前因後果，原來，這水棄棄專門破壞黑道上的賣買，奪來的金銀財寶，他就是作善事，因爲他年紀輕，又沒甚經驗，因此，所有的東西，他便交給了師門好友，韓浩然變賣而用，自從他壞了秦領五鬼的賣買，救了一些鏢行夥計，他的行踪，及秦嶺五鬼以前的無頭兇案，全給人傳說了開去，水棄棄那裡知道自已已招人的眼口，以爲他發了大財，這就有蘇凌虛的費心設計，又假作仗義出手，代他對付敵人，中了對頭一鏢，其實，這根本不是甚麼重要之事，水棄棄對人沒甚機心，信以爲眞，帶了蘇凌虛而行，趕到了子午鎮韓家料理，不想，他這一作，就由蘇凌虛留下了暗號密書給她的同夥，只到了韓家，乘虛實襲，將韓浩然一家用了鬼計殺害，祇剩一個玉娃，這是用來作威脅之用，才沒送命，水棄棄與蘇凌虛一到了韓家，看到這一幕慘劇，他是萬分難過。

這時候，還以爲蘇凌虛傷重乏神，不能應敵，更囑咐了幾句，他是不惜以身犯險，用了師傳絕技，騰蛇游竄身法，突入出手，他身手本佳，又是蓄意救人，這一拳用得快，轉得更不慢，一拳飛出，身隨人進，這些賊徒做夢也想不到水棄棄有這一手，一個不留神，爲其劈手將玉娃奪出，來到蘇凌虛身邊，還想帶她一同逃走，不料胸前一陣劇疼。

原來，這個蘇凌虛却已橫劍相待，在他一個不提防之際，用了一招「巧織雲錦」的殺招，將水棄棄之左胸刺了一下狠的，尚幸水棄棄功力高强，並且變招快，雖說爲其一劍刺中，他依然反手一掌，將蘇凌虛逼開，就此奪圍而走。

胸傷是極重，而蘇凌虛又有疑心，她的那批同伴，可能已偷取了些寶貝，她想查個明白，故而沒有去追，當她發覺韓家並無藏寶，她就此吃準水棄棄定有藏寶之處，再行追出，水棄棄却已走出了不少路。

可是，水棄棄的傷勢太重，到底慢了不少，這批志切發財的追得又急又緊，這就讓他們追上了秦嶺。

水棄棄邊說，女娃子邊哭，她想起了她家破人亡的苦況，那能不哭，唐雙璧聞言，氣得哇哇大叫，道：「你呀，眞是飯桶，爲何不早些說，我如果知道了這些情形，放他們這樣便宜的走？我不把他們一個個扣住在寂寞洞，每天抽他們一百鞭，活活的要他們痛死，我才忍下這口氣呢？你呀！眞是！」

老人是直頓脚，又亂駡一通，突然，他想再下山找他們回來，却爲水棄棄阻止了，他沉聲說道：「老前輩，玉娃得要報仇呢，這筆債讓她去收吧，本來，我想帶她上倚天崖的，祇是，我傷得太重，也算是他們給了我一個好主意，他們要的東西，我就是爲了這些東西，認識了你，所以，才帶女娃子上了嶺，你就可憐可憐她吧！」

韓玉娃聞言，她也是哀哀的跪在地上，向老人直叩頭，看來，這姑娘也想報仇來的，老人看了小姑娘一眼，呵呵一聲大笑道：「對！還是你對！眞的，應該讓孩子去收債，不過，你却是白吃苦了！」

水棄棄長嘆一聲道：「我已對不住韓老前輩一家，那能再對不住玉娃，這仇應該由她去報，她如果不能手刃親仇，我……太對不住他們了。」

唐雙璧看了玉娃一眼，然後，面色鄭重的，來到了玉娃面前，用手一按玉娃的眉心，沉聲問道：「孩子，我是魔教中人，妳怕不怕？」

玉娃聞言，毫不考慮的道：「祇要爺爺能教我本領，讓玉娃去報仇，甚麼都不怕！」

「好，有志氣，可是，說了話，就不能反悔。」

「是！」

唐老面色莊重的對玉娃道：「韓玉娃，妳已是血影門中唯一的傳人，唐雙璧用前代長老之命轉授於妳，須得守我門規，一入我門，尊卑有分，違我教規，十死無赦，妳要切切緊記爲是。」

韓玉娃仆身在地道：「玉娃知道……」

以後，血影門在江湖上又有一番事蹟，而蘇凌虛這些人，却得擔心他們的身家安危了，一個小魔星現在已經開始在成長中……

（全文完）

上文提要：武林宗師司空羽徒兒紀宇超迎接前輩途中，見到一幕驚心動魄的情景，四條黑衣漢子劫持少女鶴兒，他施以援手，然後義不容辭護送她回家，路上碰到一羣牽着駱駝的商販，紀宇超閱歷淺，不知江湖險惡，經不起那些商販盛意拳拳勸酒，待醒過來時，二人手被綑縛着，鶴兒示意他咬斷她脖子上的鏈子，連同繫在鏈子上的小白玉珮送給他，他們不曉得這裏面已含着一個秘密。



湖海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寶洞迷踪

夫妻反目成仇　玉匠不慎洩秘

可惜漢子們毫不為他所動，為首的那位撇着嘴巴，冷笑道：「小兄弟，剛說你不行，一會兒的工夫倒眞長了本事了。甭來這套，這都是老哥們玩剩下的……」

大話吹到半截兒，恰在他的身後竟眞的響起一種奇怪的聲音，那聲音不很大，卻極為唬人，傳到耳朵裡頭皮一陣陣發痳，一股寒氣順着脊骨昇了上來，渾身都不自在。那聲音竟使這些江湖老手一時不敢回頭看個究竟，而站在他們對面的紀宇超也是臉色慘白，喉結痙攣，竟像是要嘔吐出來的樣子。少頃，白光一閃，他整個人拔地飛起，一招白虹貫日，便從他們的頭頂上直飛過去。

從一開始，紀宇超就沒有騙他們。正在他自縛雙手，所有的十幾隻眼睛都全神貫注地盯着他時，他就發現一條黑影從不遠處一座砂丘上飛了起來，如同一隻獵鷹無聲地翩然飛至，正落在那兩名西域武士的背後。當他出聲呼叫時，那黑影已張開雙臂向兩名武士的頭頂上雙雙抓落。那動作很輕，很慢。

下面的動作便是極快的了。

頭頂中央，髮際後五寸處有個重穴名叫「百會」。顧名思義，這是人身諸穴諸脈交會之點，制住此穴，人體奇經百脈便全在掌握之中，連那小指尖也休想動彈分毫。在這樣刀逼咽喉的情勢下救人，制住百會穴確是唯一的高着。

然而，這不速之客所要做的竟遠非僅為救人。只見他的手一搭上武士頭頂，便驟然發力，十指如鈎，鷹爪般地抓牢了那兩顆碩大的頭顱。騰地一下，兩名武士的四隻眼珠子便從眼眶中直蹦出來，迸出四股紅綠黑白的液體，顯然雙眼已爆裂開了。不僅如此，隨着那人十指力收，一片白乎乎的腦漿迸開來，直濺出數尺遠。人們聽到的那陣咯咯吱吱，便是捏碎了人腦袋的聲音。

那人推開始終未及發一聲的兩名武士，擦了擦手，便伏身向着昏迷在沙地上的鶴兒。那一瞬間，那容紀宇超多加思索，他已飛縱而出。在空中，紀宇超看到那人雙手在鶴兒身上輕輕拂試，如除灰塵。可是那綁縛全身的駝筋繩索竟是應手而斷。

紀宇超未及思索，已向那人頭頂直落下去。那人不動聲息，似乎漫不經心地向上揮出一掌。好厲害！只覺得一股陰冷的寒飆驟起，砭人肌骨，觸體冰涼，掌風未至，那掌中蘊含的內家眞力便已是聲勢逼人。同時，這剎那間，紀宇超也看清了他的臉龐——這全然不是人的臉。在初透的曙光中，這張臉竟閃着冷森森的金屬光澤。半邊臉在哭，猙獰可怖；半邊臉在笑，奇異詭譎。這竟是一張鐵製的怪臉！

此時，紀宇超餘勢將盡，變招躲閃顯已不及，便只能雙掌平推，硬生生地接了那人一掌。轟地一響，掌風相撞，勢均力敵。這兩股勁風一激一蕩，沙海上驟然起了一陣旋風，黃沙騰起，遮天蔽日。

這一掌對過，反衝之力震得紀宇超在半空中斜飛幾丈之遙，落地時尚自胸中氣悶，心跳不止。而那鐵面人雖說借着腳踏實地之利，對掌後只是身軀微微搖晃，但心裡暗暗吃的那一驚卻是遠甚於他的對手。何方少年，竟有如此身手內力？

他伏身挾起地上昏迷的鶴兒，身形一晃，便騰上對面的沙丘。當那片騰起的塵砂落下，紀宇超調勻氣息舉目觀望之際，那裡還有鐵面人的影子？此時那四名投毒暗算的漢子也早丟下駱駝和輜重，甚至顧不得同伙的兩具屍體，早已逃之夭夭了。紀宇超還淸楚地看得見他們倉皇逃遁的身影和踏起的塵頭。但他已打不起精神去追趕了。

對於他這樣一個未經世事的少年，這數日之中已經歷了太多莫名其妙的事，不可捉摸的人，簡直是一個離奇荒誕的長夢。

此刻，一輪旭日又已昇起，戈壁邊緣上萬籟俱寂，然而，他那明察秋毫的雙目仍在印滿了足跡的平沙上巡視，似乎在尋覓着夢的遺跡。

陽光下，砂礫間一塊小小的東西反射着柔和的白光，恰是那塊綴着細金鏈兒的羊脂玉佩。龍眼核兒大小的福至心靈，一隻小巧的蝙蝠兒落在靈芝草上。他撿起那玉佩，輕輕地拂拭着。那體溫、那異香，似乎依然還在這塊小小的玉兒上留着。刹那間，她的形象、她的聲音、她那雙美目流露出的濃情蜜意，她那張櫻唇留給他的甜蜜溫馨，這一切感覺又全然活潑地復活了。

他覺得他該去尋找，上天入地，碧落黃泉，一切都可以捨棄，唯要找到她……

他那峯雪白健駝又在長鳴了。他悚然一驚，一切的感覺驀地都消逝了，他怔怔地把那玉佩反反覆覆地摩挲、把玩。他終於發現了那玉佩平滑的背面刻了一串細密的小小黑點，還有一些古怪綫條。在他超人的目力凝視之下，終於辨出那黑點竟是一片微雕的字跡，依稀是「賀蘭山上……」

紀宇超不知道在這塊小小的玉佩上竟藏着一個驚天動地的大秘密，關連着一樁數十條人命的大血案。這個就是贈他玉佩的那位鶴兒姑娘也是毫不知情。儘管這個秘密和血仇與他們兩人的身世經歷和命運都有着極重大的關聯。

三百年前，如今是一片荒蕪的賀蘭山下，卻是一個美麗而富庶的國家，那便是漢族史籍上所稱的西夏。

那年夏季，賀蘭山下驟然蕩起滾滾的征塵，二十萬橫掃歐亞的蒙古鐵騎如同鋪天蓋地的潮水席捲而至。正中間裝飾着九纓白旄的青色大纛旗下面，九十九頭犍牛拖曳着一輛巨車，車輪滾過，空中便響起了一串沉悶的滾雷。那車上是一頂豪華的金頂帳幕，盤金嵌寶的波斯地毯上，一位闊面白鬚的老人咳嗽着，用他威嚴沙啞的嗓音傳下一道命令。

驟然間，九十九面牛皮巨鼓同時擂動，九十九把牛角長號同時吹響。兩彪鐵騎從那大軍的側翼一左一右同時飛出，頃刻便把西夏國的一座都城與慶府圍得水洩不通。九萬張強弓同時拉開，九萬支飾着雕羽的長箭像驟雨飛蝗般地一齊射向那用金犀石砌成的高大八角形城牆，急落的箭雨竟然遮蔽了夏日沙漠上空那如火的驕陽。

——這便是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在臨終前親征西夏時的情景。

黨項羌人所建的西夏國，自唐代以來，到那時已有近二百年的歷史。自景宗趙元昊開始傳到末主趙晛，已歷十帝。西夏國地處絲綢之路，農桑製鹽等業之外商賈尤為發達，所以極是富庶豐饒。當時西夏共轄二十二州，從青海之東至於漠北皆為其屬。在長江以北儼然與金國和蒙古成鼎足之勢。成吉思汗統一中國北方，滅金攻夏，是根本的戰略目標。

另據傳說，西夏多美女。以當年蒙古風俗，征服者娶戰敗者妻女是理所當然之事，所以成吉思汗鐵木眞從幼年起即有此夙願。他一生中曾三攻西夏而未克，在垂暮患病之年竟又親率雄師兵臨城下。西夏此時形勢不亞於以石擊卵，西夏國人也知道抵抗是毫無意義的事。

末主趙晛一方面派使者出城，到成吉思汗金帳乞降，言明但求寬限一月，到時獻城，以為緩兵之計。一方面卻命心腹內臣打點了國庫中奇珍異寶和王宮中最值錢的細軟之物，選了數名忠心耿耿又武功超羣的高手暗暗偷運出城，尋個可靠的隱蔽之地埋藏起來。此舉一是唯恐這些國寶落入敵手，二是待有朝一日時機成熟，作為起兵復國之資。

當時蒙古軍既然應允了西夏王限期投降之請，兵撤數里，疏於防範。加之這些運寶之人又都是身懷絕技，來去無踪，所以竟神不知鬼不覺地把這些無價之寶運出城，送到賀蘭山中藏匿起來了。

轉眼間，一月期限到了。西夏王竟不開城，成吉思汗大怒，一聲命令，二十萬鐵騎如石擊卵。城池破了，末主趙晛死於亂軍之中。他最寵幸的王妃也早被獻到了豪華的牛皮金頂帳裡。鐵木眞壯志得酬，奏凱還朝。

這位震驚歐亞的一代天驕便是在戎馬一生之後，病死在這次班師回朝的路上。

民間的野史中說，在這歡慶勝利的狂歡之夜，聖主成吉思汗終於得到

了他幾十年來夢寐以求的西夏國最美的女人，這位王妃名叫庫別路金豁阿，她曾侍成吉思汗枕席一夜，就在征服者如願以償、溫柔纏綿之際，她竟加害了他，並「割取其軀體之一部」。這個女人以她所能採取的唯一手段懲罰了這位偉大的征服者，自己也捨身投入了黃河。因此，在古代的蒙古語中，黃河被稱爲「哈屯．木倫」，意思便是「皇后之河」。

這些都是題外的話了。

卻說那些奉命看守國寶的西夏武士們目睹國破家亡，重任在身，只得在賀蘭山深處守護着這批稀世之珍。轉眼數十年過來，眼看着成吉思汗的子孫們亡金滅宋，統一全國，建起了元朝的基業，起兵復國早已成了幻滅的夢想。而寒來暑往，歲月催人，這些恪守使命的武士們也就一個接一個的溘然長逝，飲恨黃泉。於是這批深藏於人跡罕至之處的寶藏，也就成了世人無從問津的千古之謎。

人世滄桑，到了明朝正德年間，總兵紀殿臣奉命鎭守寧夏衛。那年夏季，紀殿臣帶了數名親兵在賀蘭山中行獵。天黑遇雨，避入一個隱蔽的小小岩洞。當篝火初燃之時，卻見洞中似有居住過的遺跡。紀殿臣好奇，一個人執了火把進洞探幽，幾經曲折，在極深處的洞穴中發現了幾具森森白骨。當他正待退出之時，卻偶然瞥見那一片磨平的洞壁上依稀刻了幾行文字。擧火誦讀之後，他不禁大驚。原來這正是那最後一名西夏武士臨終前留下的一篇遺言。其中除述及歷史、表明心跡之外，更指明了這一富可敵國的寶藏的埋藏地點和路綫。

數百年前的奧秘，難以計數的奇寶，怎不使人怦然心動。然而這位紀老先生是富貴如浮雲的清高之士，他沒有這非份之想。同時他更明白，如果自己染指於這寶藏，帶來的除了財富，更多的必是殺身之禍。這批財寶太多了，多到使任何人都不可能享有它。可是這個世間的多數人卻又總想享有那些不可能、不應該享有的東西。於是，便有了爭奪、陰謀、殺戮，乃至於戰爭。

想到這些，在他手中的火把行將燃盡之時，紀殿臣總兵抽出隨身的寶劍奮力削平了那石壁上銘文，免得再爲後人所見禍害人間。

此事，連隨同他避雨的親兵都不知道，如果事情到此爲止，那便一切平安了。然而，人總是有些與生俱來的弱點，連這位清高淡泊的紀老先生亦不能例外。

對於財寶，紀殿臣倒確實沒抱非份之想，可是將這樣一個絕大的秘密永遠藏在自己心裡，連對妻兒親屬都不能透露，卻給他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最後，他想出了一個自以爲高明的方法。

紀殿臣秘密地請來了一個高手匠人，許以重金，命他用極細微的文字把那段銘文鐫刻在一枚家傳的羊脂玉珮的背面。那字跡極小、極淺，一般人極難發現。而即使發現了，若非有極强的目力也難以讀出那內容。於是，紀殿臣放下了一樁心事。然而他卻爲自己惹出一場大禍來。

那位玉雕匠人輾轉來到京城，因爲技藝出衆，便召到皇宮中服役。一次酒醉失言，隱約透了口風。這事竟傳入當時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大太監、九千歲劉瑾的耳朵裡。劉瑾抓到那匠人，一番嚴刑，盡得其詳情。只是，那匠人確已記不清銘文內容，尤其是關於藏寶地點路綫的幾句關鍵話了。於是劉瑾擬道聖旨，把紀殿臣調入京城。其後，幾次派人迫索玉珮，探聽藏寶地址詳情，紀殿臣當然是矢口否認。於是就在那年八月十五人月團圓的晚上，一伙蒙面客悄然闖入總兵府。一場血戰，紀殿臣全家連同僕役親兵盡遭毒手，無一倖存者。

誰都明白，這慘案是錦衣衛的傑作，而大太監劉瑾便是執掌錦衣衛的人。奇怪的是，那枚玉珮竟然沒有尋到踪跡。

後來才知道，說紀家無一倖存者也是大大不確。紀殿臣的一雙年幼子女都僥倖地逃脫了毒手，那兒子便是現在的白衣少年紀宇超，當時他正跟隨大俠司空羽習武。

錦衣衛不知他的踪跡，即使知道，也沒有人敢跑到一代武林宗師天下第一劍客的家裡殺人。再者，紀宇超於數年前就隨其師隱居名山，與其父再無來往，玉珮和寶藏之事顯然他並不知情。

那女兒當時未滿周歲，倒確是在慘案發生之際被人救走的。只是救這幼女的那一對奇俠功力之高，就連當時主持其事的錦衣衛第一高手、名震京師號稱驚天霹靂的宇文雷也奈何不了他們。

而那枚包藏着極大秘密的羊脂玉珮，當時恰好就掛在襁褓之中的那小女孩的頸上。爲此事，錦衣衛千戶宇文雷被劉瑾罰去了一年的俸銀，而且限期追索。但事有湊巧，其後不久，不可一世的劉瑾便被人告發圖謀反叛，竟被斬首示衆。

那麼，這一樁公案也就不了了之。如果事情到此爲止，那便也是一切平安了。然而一場風波恩怨仍是出在那批寶藏上。

簡單地說，極爲偶然地救出紀殿臣幼女的那一對奇俠也發現了那枚羊脂玉珮上刻下銘文。他們當然有着極强的目力，因而洞悉了這樁極大的秘密。

這對奇俠原來是一雙恩愛的老夫妻。男的叫林萬之，有個極恐懼的綽號，鐵面追魂使，女的姓柳，雖然比丈夫更大十歲，卻叫了頗風雅的名字柳葉桃，那綽號也極嫵媚，竟是玉面

千手觀音。

這對夫婦的武功深不可測，行踪又極詭密，江湖上只聞其名，眞正得見其人眞面目的極少。那次在京城裡他們便是以一對富家翁婆面目出現，偶遇忠臣被害，仗義出手救出那小女兒。然而爲了那寶藏夫婦卻起了爭端，林萬之是極想按玉珮上的銘文去探求寶藏的，柳葉桃不允，最終竟致夫妻反目成仇動起武來。

當然，那女孩和玉珮理所當然地是在玉面千手觀音的手上。一場激戰，鐵面追魂使竟然不是其妻的對手。搶奪玉珮不成，還中了柳葉桃一掌，受了內傷。分手之際，約了三年爲期，再行較量。

其後柳葉桃携了年幼的孤女遠避沙漠中的古堡，林萬之也從此絕跡江湖，不知到那座名山海島上去潛隱修煉。

三年爲期，這對夫妻已鬥過了五次。孩子漸漸長成，他們漸漸衰老，而十五年間，那丈夫仍舊沒有佔了上風。

至此，不說自明，那玉面觀音柳葉桃便是沙漠古堡中那位行爲詭異的灰髮婆婆。那鐵面追魂使林萬之便是來去無踪，劫走少女鶴兒的那位鐵面人。而鶴兒贈給紀宇超的便是那枚既能給人帶來財富、更會帶來血腥禍患的羊脂玉珮。

此刻，紀宇超正以他自幼練成的超人目力努力辨認着玉珮上的字跡。那是一首似通非通的七言絕句：

「賀蘭山上第一峯，
圓月中天看青松。
面迎北斗天罡步，
手拍巨石是歸程。」

他看清了，可是全然不解是何含意，他只覺得這應該是隱約暗示着一個神秘的地址，人在過份沉緬於某個念頭時，必定把一切凡可解的事都歸於那個念頭。此刻紀宇超便以爲這是那魂牽夢縈的鶴兒給他的暗示。於是他騎上那白駝走出黑戈壁，走向賀蘭山，去尋找那座「第一峯」。

*　*　*

賀蘭山的第一峯稱爲達呼洛老峯，本是蒙古語。當地漢人百姓以訛傳訛，叫成「果老峯」，還編出個傳說，說是蓬萊八仙之一的張果老曾倒騎着驢子路過此山，一峯從天而降，他在這峯頂上結廬修煉云云。

這果老峯峭壁千仞，斷雲插天，漫山上嶙峋裸露的怪石奇岩如刀削，似斧劈，其形峥嶸，其勢凌厲，別有一派北國絕塞獨具的雄姿氣勢。所以這山仰視之間便令人目眩神迷，更莫說攀登了，自古以來，這是個行人游客絕跡的地方。

這一天，紀宇超來了。他想不到這裡恰恰有人在等着他，他更想不到還有更多的人將在他的身後跟踪而至。他來這裡，只是爲了尋找他的鶴兒，而鶴兒此時恰在山中……

當鶴兒從昏迷中甦醒過來時，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頭兒。雪白稀疏的頭髮，雪白飄灑的鬍鬚，雪白下垂壽眉下一雙纏滿了細密皺紋的、彎彎的含滿了笑意的眼睛。清癯的臉，消瘦而微微駝背的身形，穿着件寬寬大大的古銅色長袍子。

她眨眨眼睛，那老人正雙手捧着一碗熱騰騰、香噴噴的白米粥笑迷迷地望着她。她全身暖洋洋的，很舒服。在她能回憶起的年華中，她從未碰到一個這樣慈愛親切的人。婆婆是疼愛她的，可是婆婆給她的印象是灰色的，對誰都是冷冰冰的。林福對她也挺好的，可是林福給她的印象也是灰色的，他太恭順、太忠誠了。當然還有那個白衣少年，他叫紀宇超，她刻骨銘心地記着這個名字，但不知他在哪兒。

恰在此時，那個老人開口了：「孩子，妳終於醒了。好，好……」

鶴兒感動了，輕輕地問：「老人家，你是誰呀？」

老人的眼睛裡一種光華閃動了一下：「鶴兒，好孩子，我是你的公公啊！」

「公公？」

「孩子，我和你的婆婆只有你這一個孫女兒。在你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們得罪了一個仇家，這仇家是很厲害很厲害的呀……後來，我就和你們失散了。這一直尋找妳們的下落，不久前，我聽人說你們住在沙漠裡，我趕緊找來，但妳婆婆已經不在了……」

「哦，婆婆……」

一陣哀傷，使鶴兒的心志清醒了許多。

「呵，我怎麼來到這裡？那些惡人呢？那個少年呢？」

「少年？」老人神情一動，問道：「那少年是誰？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一股甜蜜含着悵惘驀地兜上心頭，鶴兒的臉微微紅了。她隨即掩飾道：「哦，有一伙壞人要害我，是那少年救了我。」

「唔，那壞人爲甚麼害妳？他們……他們從你身上奪走甚麼東西了嗎？」

「沒有。哦，我不知道。」

那老人站起身來，在這間小小的茅草房裡來回踱了幾步。他又走過鶴兒躺着的床前，慈祥地問道：「鶴兒，有一塊從小兒就掛在你脖子上的小小玉珮，這時還在你的身上嗎？」

「玉珮？」

鶴兒怔了。此時她心中思緒萬千，想到那身處絕境時溫馨的一幕，少女的羞澀使她無法開口說出這其中的隱情。而那位清癯的老公公顯得分外激動，他稀疏的白鬚白髮都在微微抖動着，語氣之中也透出一種急切：「孩子！你當然不會記得了。那塊潔白的羊脂玉珮是妳小的時候公公親手掛在

你身上的呵！這十數年間，公公想到妳，便也想起那玉珮來……」

鶴兒望着公公那纏滿着皺紋的眼睛，艱難地惴惴然開口：「公公，我，我把它送人了……」

「甚麼！」

驟然間，這位慈祥老人臉上的笑紋凝固了。那雙細眯着的眼睛倏地射出一道電也似的精光，竟然有一股殺氣隱隱然從他白晰的臉上泛起，他的身子沒有動，可那件寬寬大大的古銅色長袍竟然如被颶風吹動，呼地一聲膨脹起來。

鶴兒驚呆了。半晌，她忐忑地說：「公公，那少年是好人呵！他救了我……如果我做錯了事，您怎麼罰我也行……」

老人望着她，這個被嚇壞了的嬌弱女孩身子雖然在抖着，可那雙會說話的剪水瞳子裡卻燃着一種堅毅的光，一種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聖潔的火。飽經滄桑的老人，當然明白對這樣一個情竇初開，未經世事的小姑娘，能在她心裡點燃起這樣光和火的只能是一個她願意爲他獻出一切的初戀情人。

良久，良久，老人的眼睛暗淡了，臉色也變得更蒼白，那件古銅色的長袍也垂落下來，罩在他消瘦的身軀上，老人的背似乎更駝了，一瞬間他變得愈是衰老和憔悴，然而，他的臉上又泛起慈祥的笑：「孩子，喝粥吧！」

鶴兒望着他，不敢再說甚麼，手兒顫顫地端起碗來。

「孩子，喝完了，你就休息吧。公公出去有點事……哦，那少年他叫甚麼名字呵？」

「他叫紀宇超。」

老人點點頭，沒說甚麼，緩緩地踱出門去。鶴兒望着他那蒼老的背影，好半天一動也沒動。

那老人走出了這座在山脚下搭着的石板根基、茅草蘆頂的小小蝸居，他蹣跚着，緩緩地踱過屋前一片叢生的雜木林子。一陣不大的秋風吹過，樹間幾片枯黃的葉子飄下來，旋着，舞着，墜在樹根下。那林間小徑上落葉已鋪了不薄不厚的一層了，脚踩上去沙沙地響着。漸漸地老人走出樹林，繞過一個小小山彎，來到一片平坦坦的空地上。這裡沒有樹也沒有草，只在空地邊緣上豎着高低長短不一，奇形怪狀的一片石林。

老人在空地中間站定了，他望望山間夕陽，深深地吸進一口氣，身形凝然不動，像是也變成一塊立着的石頭。半晌，隨着那深藏於丹田間的一口眞氣噴出，他咬緊的牙縫間擠出短短的幾個字：「紀、宇、超。」

那聲音並不很大，可在這空地，這石林，以及不遠的林間，更遠的山谷中激起隆然不斷的回聲。那空地上的塵砂以及隨風飄至的片片落葉倏忽從地上飛旋而起，如同刮起一股極强的旋風。就在這起自老人脚下的旋風中，古銅色的影子一晃，老人右手一掌早已打在數十步外一塊粗可合抱的石柱上。「砰！」勁風激蕩，石屑紛飛。那巨石一晃兩晃，竟然齊腰斷爲兩截，訇然一聲巨響倒在地上。

自從爲了那塊關係着驚人寶藏的羊脂玉珮與其妻玉面千手觀音柳葉桃反目交手落敗以來，鐵面追魂使林萬之便隱居於這個地方。

這裡便是賀蘭山的主峯果老峯的脚下。十數年來，林萬之結廬內居，每天除了苦練眞功，爲報其妻那一掌之辱外，便是在這座果老峯上踏勘。

原來，那玉珮上的字跡，是他們夫婦一起偶然發現的。玉珮落在柳葉桃手裡，而他只記住了其中第一句詩：「賀蘭山中第一峯。」十幾度的寒來暑往，這老人已將那峯上上下下踏遍無數次，每塊石頭，每株雜樹，他都瞭如指掌，熟記於心，然而他半點也沒有摸到寶藏的影子。

如今，他的尋覓已經不僅是對於財富的貪慾。他已近「古稀」之年，當然懂得再多的財富對於他這一個孑然一身，風燭殘年的人也是沒有甚麼意義的了。但他的熱情不但沒有絲毫減退，反而愈加熾烈。而正當他可以垂手得到這解開寶藏秘密的鑰匙時，這鑰匙卻輕巧地落到那叫紀宇超的少年手中。

此刻，紀宇超的手中確確實實正握着那塊玉珮。他正站在賀蘭山主峯果老峯南麓的半山腰上。這天恰是那年的八月中秋，一輪金黃的圓月剛剛從東邊山間昇起，他身後不遠處的山坡上，一片高大的蒼松掩在對面山峯留下的巨大的黑影中。這一片松林是這果老峯上唯一的松樹。

紀宇超正痴痴地站着，望着月亮，等待着它昇到中天。在紀宇超的心中，竟是把那羊脂玉珮上的幾句詩當成了一種讖語。他不知爲甚麼，毫不含糊地相信依照那詩中的暗示，他一定能找到他心中的鶴兒。

「圓月中天看青松。」他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但他等着。

那天邊上的月亮一動不動。銀光冷漠地灑在山上、地上，他的身上。這月亮對人世間的情仇恩怨毫不關心。

紀宇超急不及待，他向着山間的那一片松林間走去，紀宇超站在松林的邊上。此時山間連一絲微風都沒有，靜得他可以清晰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驟然間，松林之中一陣磔磔然的怪笑聲回蕩而起。那笑聲極怪，在靜夜中猶如梟鳴鬼泣，令人不寒而慄。紀宇超不禁悚然一驚。擧頭四顧，崇山密林、碧空明月，何來人影？但那笑聲仍然挾着驚人內力久久傳來，那笑聲尖銳淩厲，竟使人耳鼓刺痛，心

悸神搖。

紀宇超不及多想，急忙運起天人一氣禪功，收攝心神，屏息相抗。

那笑聲漸高漸銳，到了極處直如松林中起了一陣颶風，數十株古松一齊搖動，一片松濤應和着怪笑，如碧海生潮，奔騰而至，勢如雷霆，不可阻攔。

紀宇超不敢怠慢，忙從丹田穴中提起一口眞氣，昂首撮唇一聲長嘯。說來也怪，他的嘯聲不高也不甚響，卻是極爲渾厚圓潤。當嘯聲傳至林木之間時，便和那尖利的笑聲起了一陣衝擊，漸漸地兩股聲浪拔林而起，直入雲霄，愈昇愈高，愈高愈細，不絕如縷。

恰在這個當兒，一株高高的松樹極細的梢頭上出現了一個黑影，顫顫地映在湛藍的天際。紀宇超才一注目，那黑影卻如一只巨鳥無聲無息地翩然斜斜飛落，轉瞬已到面前。哦，又是那張半笑半哭的鐵製怪臉。

此刻，紀宇超驚喜交集，尖聲問道：「尊駕何人？你把我的鶴兒弄到哪兒去了？」

鐵面人凝立不動，只是那假臉具兩個空洞中兩點幽光骨轆轆地轉着。半晌，從那張鐵臉傳出冷森森的兩個字來：「出手！」

「甚麼？」

「出手！」

紀宇超心裡一片茫然：「我爲甚麼要向你出手？」

「因爲如果我先向你出手，你必死無疑。」

「呵，你要殺我？」

「你也可以殺我。可太難了。」

「爲甚麼？你我無怨無仇……」

「我殺人可以沒有緣故。」

「等等！我先問你，鶴兒……」

「不要說話了。你腰間有劍，拔吧！」說着，那鐵面人兩只肉掌一拍，錚然大響，竟是金鐵交鳴之聲。

紀宇超抬起頭來，伸手緩緩地握向腰間的劍柄。盡管他心中並不情願，但也準備好以自己師門的最精妙武功與眼前這個不可理喩的怪人拚搏了。這個人的武功高强，深不可測，而且紀宇超在沙漠中親眼看見他雙手同時抓碎兩個頭顱，對於這樣的魔頭，最好不要碰上。可碰上了，唯一的辦法是先叫他死。

當紀宇超的右手剛一握上劍柄，劍未出鞘便有一股冷森森砭人肌骨的寒氣，透過那用綠色鯊魚皮精製的劍鞘直射而出。這便是那「劍氣」了。劍術中的最高境界是以意運氣，以氣馭劍，化劍爲氣，這無形有質的劍氣發出，兵不血刃便可取人性命。

那鐵面人心中一驚，他知道眼前的少年功力頗强，但萬沒想到他小小年紀，劍術便已練至如此登峯造極之境。他不敢怠慢，雙掌平置胸前，十指微曲，如握空球。雖是端然靜止，卻早也有一股極强勁的掌風發出，立時便將射出的劍氣敵住，頃刻消於無形。

紀宇超的劍已出鞘了。鐵面人等待着他的奇妙劍招。

天邊上的那輪圓月此刻卻在不知不覺之間爬高了一截，冷冷的清輝照着郁郁松林前這兩個一白一黑端凝不動的人影。

＊　＊　＊

當圓月的第一縷銀輝從山間茅舍那小小的窗櫺中射入，窄窄一條光影斜斜地印上床頭和壁間之際，鶴兒再也躺不住了。冥冥間她似乎聽到了某種神秘的召喚。於是，鶴兒便披衣而起，走出門去。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何方，然而她卻沿着茅舍門前那條穿過雜木林的碎石小路毫不猶豫地走了。此時，在圓月清輝照不到的陰影處，卻正有一羣鬼魅般的人影潛伏着，窺伺着。

當鶴兒在月光中出現時，在風動林梢的沙沙聲夾雜秋蟲鳴叫聲中，傳來幾乎不可聞的耳語：「嘿，是那妞兒……」

「抓住她？」

「蠢才，悄悄跟定了……」

當然，鶴兒是渾然不覺，她只是向前走着，頭也不回，她走出了雜木林，走過那片山坡下的空地和奇形怪狀的石林，向着山坡上漸走漸高。前面已經沒有路徑了，可她依然是頭也不回地走。

她去幹甚麼？也許只有天際那輪漸昇漸高的圓月知道。

那圓月此刻正照着松林間那對峙着的兩個人影，他們已經這樣靜默地對峙了不知幾許時光，誰也沒有先動，他們不能先動，也不敢先動，一動便是當代武林中兩名頂尖高手的决鬥，那結果不言而喩必然是生死立定。

平常人打鬥，講的是「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而武學的高境界，講的卻是「後發制人，後發先至」。敵動我動，而那先動者無疑將把自己的底細先賣給對手。

利那間，他們同時動了。僅僅是身體難以察覺的微微一晃，這兩個本來相距數丈的對手便已湊在一起，彼此之間都到了對方的劍鋒掌力範圍之中。

此時，紀宇超的劍已出手，那微泛青光的長劍平握當胸，直緩地迎面刺了過來。看上去平平無奇，簡直不能稱爲甚麼劍招，甚至就連毫無武功的人也不會這樣使劍的。這便是那武林絕學，落日長河劍法中的第一招，大漠孤煙直。

一招之間，他們便都施展出各人的生平絕技。可是又打了個平手，他們之間這已經是第三次了。在沙漠的腹地，爲救那昏迷中的鶴兒，他們匆忙之間曾交過一掌。

那次，紀宇超佔了凌空下擊之力

，鐵面追魂使卻是有腳踏實地的便宜。雙掌一交，鐵面人身形搖晃，紀宇超在空中斜飛數丈飄然落地。這在兩人都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可說是勢均力敵了。

第二次，鐵面追魂使在現身之前便以「傳音入密」的精湛內功，用那尖利異常的怪笑震懾對手的魂魄。他的這一手，在二十年前便已是冠絕武林的絕技了，多少成名人物在僅聞其聲未見其人時便已心膽俱裂鬥志全無。

可這小小年紀的白衣少年竟是毫不爲之所動，而且以嘯聲相迎相抗，這更是他這些年來橫行武林中幾乎從未遇到的事。而這一次，他苦心孤詣花十年功夫練成這招「和合陰陽」的掌法，本是要再入沙漠古堡與他的老伴較一高低的，可用在這少年身上，竟也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效力。

此時，紀宇超開口了：「前輩！晚生與您素不相識，蒙前輩賜教，晚生對您的掌法功力已是欽佩莫名，就請前輩恕我冒昧，並指示那鶴兒姑娘的行蹤……」

這幾句話講得入情入理，頗爲得體，可惜對手卻不是個通情達理的人。那鐵面人只是冷冷問道：「後生，你叫甚麼名字。」

「晚生姓紀，名叫宇超。」

「紀宇超？」鐵面人悚然一驚，他萬沒想到他的對手竟有如此功力，不禁厲聲追問道：「你的師傅是誰？」

「晚輩的先師覆姓司空，家住九臯山莊……」

「呵！」鐵面人驀地打了一個寒噤，他想起了多年前那次空前慘敗，他與玉面千手觀音柳葉桃夫妻聯手，竟沒有在那柄檀木劍下討得半點便宜，當那對手在穩穩地佔盡上風逼得他夫婦束手無策的時候，竟絲毫沒有對他們有半點傷害與折辱，只是讓他們記住「九臯山莊司空羽」的名字。

這對於一般人來講，該是終身感念的恩德了，可他不是一般人，他對這司空羽抱了終生切齒的恨，因爲他受了他的恩典，報償的方法只有一個，便是他打敗司空羽之後對他並不加害，而也只讓他記住「鐵面追魂使」的名字。

突然，鐵面人又從他渾身格格作響的骨節中發出一陣更加令人不寒而慄的冷笑。隨着這冷笑，紀宇超只覺得一股極其强烈的力量從被對方夾於兩掌之間的長劍上激至，那柄長劍驟然間變得極冷，如寒冰。

那月亮，眼看要昇至中天了。

兩個性命相搏的高手，此時各運玄功，已到强存弱敗的緊要關頭。

驟然，一個嬌小纖弱的人影兒踉蹌地出現在林間的空地上，她喊了一聲：「宇超！公公！你們別……」

喊聲未落，竟朝着這兩個比拚的人中間跌跌撞撞地撲了過去。兩人一看，她竟是鶴兒。

可憐的小女子，她竟敢貿然插於如此的險地。在這兩個高手內力的衝擊之下，他們周圍的丈許方圓之中，即使是一隻飛鳥掠過也會被捲入那兩股巨力所形成的旋渦！

然而鶴兒一點兒也不知道自身的兇險，這個身無武功的弱女子，動作全然算不得迅速，可是當那兩名性命相搏的高手發現她時，再想出聲喝止卻已來不及了，她已然踏入了兩股衝擊巨力形成的圈子，像是碰到了一面無形的牆壁，腳下一個跟蹌向下倒去。

就在這個瞬間，紀宇超劍勢一變，揚聲發出一陣震林撼木的厲嘯，陡地那柄青鋼長劍上華光大盛，竟然帶動着全力夾住劍身的那一雙鐵掌由外往裡劃出了銀光燦爛的二圈，這便是落日長河劍法中更具威力的第二劍招——長河落日圓。

隨着這條光圈，一蓬森森然的劍氣激射而出，無數銀星般的劍點不啻漫天花雨繽紛。呼地一聲，松林間攪起一股强力的旋風，地上塵砂彌漫，連數丈外的那些高大的蒼松也震顫着發出一陣濤聲般的長吟。隨着紀宇超劍與人的疾轉，兩位決鬥者倏忽分開，那鶴兒也向外跌去。

紀宇超招術雖妙，可其用意並非護體傷敵，他的心意全在飛奔而來的鶴兒身上，爲了解脫她落入巨力旋渦之災，千鈞一髮之際他變了這招，把兩人之間衝激回蕩的兩股巨力都引到自己的身上。

他武功雖强，卻也受不得如此巨大的兩股力量，尤其是硬生生引回來的本身反擊之力。以「長河落日圓」劍招的奇效，他本來是可以把力量引到對手身上去的，那樣，鐵面追魂使雖有數十年功力也難當其一擊，可是，他沒有這樣做。

一招使過，紀宇超自己隨着那一轉之勢，身體如同陀螺般地被拋了出去，飛到空中。他當飛臨一株巨松梢頭的當口，右手揮劍，左手出掌，在那蒼松的枝幹上一刺一拍，卸去了飛旋之力，身體才沿着樹幹，筆直墜下。他落在了地上，腳步竟是一下跟蹌，胸間一熱，一股甜甜腥腥的味道湧到喉嚨口上，頭有些暈。

「呵！宇超哥哥……」

紀宇超睜開眼睛，眼前，那個迷人的小妞兒鬢髮蓬鬆，面色潮紅，嬌喘吁吁的小嘴兒張着，那星樣的一雙眸子中閃着盈盈的淚光。他微微地笑了一下：「鶴兒，沒甚麼。」

他的臉色蒼白，想起身扶住鶴兒的雙肩，剛一動作，頭一陣昏眩，胸中一陣翻湧。正當此時，那鐵面追魂使黑色的身影正籠罩着他和她。

也正當此時，鶴兒惴惴不安的開了口：「宇超哥哥，你還帶着我那墜兒嗎？」

「哦？那玉珮嗎？」

「對了。妹妹眞對不起你，把它還我行嗎？公公要……」

「甚麼……」

「哥哥，別捨不得呀！給他吧，妹妹……鶴兒甚麼都給妳還不行……」

紀宇超驀地痴了，鐵面人也緊張地屏住呼吸。

半晌，紀宇超極艱難地從貼身的衣襟裡掏出了那塊小小羊脂玉珮，看了一眼，抬起手來托着，只覺掌風一掠，那玉佩攫到了鐵面追魂使的手上。

鶴兒嬌羞地倚到了紀宇超胸前，輕輕地，柔柔地叫了聲：「好哥哥……」

鐵面人緩緩地揮了一下左手。紀宇超扶住鶴兒，慢慢地站起身來，他也不再去管留在樹梢的長劍，兩個人倚偎着沿着下山的曲徑一步一步地走去了。

驟然間，葱郁的松林間回蕩起一陣非人的長笑，一個嘶啞、尖利，震人耳鼓的嗓聲忘情地高喊：「呵，呵，我明白了，我找到了……」

* * *

此刻，名震海內神秘武林怪傑鐵面追魂使正在那一片黝黑的松樹林間奔走呼號，狀若癲狂：「呵，我明白了！呵，我找到了……」

那張猙獰的鐵臉已不知在甚麼時候丟到那裡去了，露出了他那張衰老而憔悴的滿佈皺紋的面孔，白髮白鬚也已蓬亂一團，隨風飄動，這張臉比那怪臉更加駭人，那雙曾是慈祥的眼睛，被貪慾和興奮燒得通紅，如欲滴血，鼻翼翹起老高，張大的嘴巴裡隨着嘶啞的吼聲噴着一團團熾熱的濁氣。

健全人的精神處於癲狂狀態之下，腦力也可以是清醒的，此刻，癲狂的林萬之便以他的智力解破了玉珮上的那首詩，這無疑是一句恰合天時地利之便而指示出藏寶方位的隱語。

林萬之身形一動，立於古松之下，抬頭望去，只見松樹的枝幹間碧空如洗，繁星閃爍。他找到了天上的北斗星，他凝神調息，心神稍定之後，面向北斗，依着常人的步履，朝北走去，一步、二步、三步……十五、十六、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他幾乎全然屏了呼吸，一共走了三十六步。三十六，恰是天罡之數。

一切都是正確的，眼前果然有一塊巨石，此處已到了果老峯陡峭的山崖畔上。那巨石高有數丈，雖然看不出人工雕鑿的痕跡，但石質光滑，恰如一扇渾然天成的洞門。

現在，只剩了最後一個步驟，此時的林萬之再也無暇顧及思索，他右掌一抬，便向那巨石擊去。這是凝聚了畢生功力的一掌，砰地一聲，羣山回應，那巨石似乎微微動了一下。

林萬之一掌擊出之後，隨即縱身後撤丈許靜觀其變，在他身後不遠處那羣鬼影般的黑衣蒙面人也在暗中窺視，只是他們沒有如鐵面追魂使那般功力和涵養，在這緊張萬分的瞬間呼吸變得粗重，靜夜之中，吁吁可聞。

這羣人中有個身材魁梧的大漢，聽見這鼻息，眉頭一皺，悄然伸出手指向那出聲的漢子的後頸上一點，呼吸之聲沒有了，因爲他點的是死穴啞門。

林萬之對身外一切都渾然不覺，你甚至可以把出鞘的刀架到他脖子上。他在全神地凝視那塊巨石，那巨石一動不動，可是剛才他確實看到巨石曾動過。過了良久，他終於又走到那巨石前，抬起手來準備再擊一掌。

驟然，那巨石動了，發出一種奇異的軋軋之聲，也正在那巨石開始裂開一條縫隙的刹那間，颼颼颼颼，一蓬力道淩厲的箭雨激射而出。

這一簇箭矢不但極快極强，而且方向各異，或直或斜，或正或側，竟有的呈現弧形路綫飛出，眞是避無可避，防不勝防。鐵面追魂使一覺有異，立即縱身飛掠。但也就在他騰身而起避開迎面的十幾支利矢的瞬間，一支兜着圈子弧形飛至的箭矢恰好噗地射入他的右脅之間。隨着一聲厲叫，林萬之清瘦的身軀跌墜在亂石叢中。

此時，那石門悄然開了，那些躲在十餘步外的黑衣人再也忍不住了，他們發出一片驚呼。他們便是造成無數血案的錦衣衛，而爲首的那位魁梧大漢便是錦衣衛第一高手名震京師、號稱：「驚天霹靂」的宇文雷。

宇文雷對於埋藏於深山的秘寶，也是整整花費了十餘年苦心，行刺紀殿臣，奪寶失利之後，隨着大太監劉瑾的被殺，京師裡只剩下他一個人知道此秘密。

這位外家功夫獨步海內的漢子雖然生得粗魯，但心思卻極縝密，他終於猜到了這寶藏的秘密必然藏在被鐵面人夫妻救走的孩子身上。這些年他不但了解他們夫妻反目的眞相，而且偵察到了老太婆柳葉桃在沙漠中隱居的古堡。但是因爲這老婆婆功力過强，他不敢貿然動手，同時也怕事情鬧大引起更多人的注意，這才一直等待着。

柳葉桃逝世，他立即派人劫持少女鶴兒，不想卻撞出個紀宇超。當鐵面追魂使林萬之出現後，他便將計就計，讓他在前活動，去打開寶藏之門。這眞是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

此時，宇文雷以手加額，慶幸自己這步棋走得絕妙，他佩服當初藏寶人設計這機關時用心機巧。那門如被掌擊便立即放箭，擊石者必有防備而難以擊中；但待他等得不耐煩再度走到門前時發箭，這簇利箭是萬難逃脫的了，所以這位林萬之便成了他的替死鬼。

想到此，宇文雷噗地打着了千里

火，點燃起松明火把，帶着隨從步步謹愼地走向那黑沉沉的洞口，舉火一照，黑暗的石窟中隱約可見有一道直通入地下的石階。

宇文雷吩咐：「小心，試着點兒脚步，怕再有機關……」

話未說完，只覺得一股勁風已經襲到他的背後。宇文雷暗叫不好，身隨心動，呼地一聲，刀已出鞘向身後劈去。一道電光劃過，淩厲的刀風之中竟然隱隱地挾着隆隆的風雷之聲。這刀是宇文雷的成名兵刃，看上去這刀與一般的厚背砍山刀無甚異處，可在刀背上卻暗藏了一排鐵哨，所以舞動之際發出隆隆震響，驚懾敵膽，爲此他才得了這「驚天霹靂」的綽號。這一刀凝聚畢生功力，方圓丈許之內全被呼呼的刀風籠罩。

此時，他看見了林萬之那張蒼白嚇人的臉。「呵，你沒死？」

林萬之一聲冷笑，並不再答話，卻是一閃身形便近到宇文雷面前。

宇文雷大驚失色。刀在外門，抽刀變勢已是不及，身在洞口又無避處，只得一咬牙向後倒竄，順着石階逃進那深不可測的神秘的石窟。林萬之也隨後縱身入洞。

守在洞口外的錦衣衛們在剛才那電光石火般的突然變故時都驚得呆呆的站在一旁，此時雖是心有餘悸，可禁不得巨大財富的誘惑，也一個接一個地進了洞中。

石階下便是那寬敞的藏寶之窟。當這羣不速之客進入寶窟之時，四壁山積的奇珍異寶被他們携入的火把照着，在黑暗中發出一片瑰麗的五色之光。那火把驟然間似乎幻成了千百個。在這一片璀璨的光華之中，這羣人神迷目眩，個個忘了一切，都撲上去，把自己埋在珍寶堆中。然而，在他們身後的那扇巨大的石門卻已悄然地緊閉了。當他們終於感到窒息想到歸路之時，才猛然發現洞壁上早刻了一行筆力渾勁的大字：「入此洞而起貪慾，爭鬥動武者死。」

林萬之看完這句箴言，縱聲狂笑起來：「哈……歸程、歸程！這便是歸程……」

此時，走在另一條歸程上的一雙人兒也已到了山脚下。他們相攙相携，相倚相偎。盡管鶴兒早已步履艱難，盡管紀宇超白色衣襟上還沾着自己口中噴出的斑斑血跡，可此刻他們不知天上人間，自以爲是最幸福的人兒。

「走吧！」

「走吧！」

「你累嗎？」

「不。你還疼嗎？」

「不。我們去那兒？」

「去那兒我都跟着你。」

前面有一片稀疏的林子，樹葉將落盡了，枝枝叉叉的林間隱隱約約地有了一個龐然白色影子，那是紀宇超的那峯神駿白駝，他們走到牠跟前才眞的感到一陣疲乏，他們倚着一塊山石坐了下來，鶴兒像小鳥依人般地軟軟地偎在了紀宇超的懷中，而他也伏身摟緊了她。

白駝輕輕地叫，就如駝鈴叮咚的搖響。

紀宇超一驚，因爲白駝已摘下金鈴。一陣清脆的微音卻於此時響起：

耀目金銀要何用？赤條來去不牽腸。
且看床上綉鴛鴦，耳鬢廝磨水中央。
一陣清風吹過了，哎呀呀，寶洞迷踪去他娘……

紀宇超的心頭突突一跳，他本已沸騰的熱血驟然冷了，他似已醒悟着甚麼，他低頭看了一眼，鶴兒倚在他的懷裡，他定定的望着鶴兒，她的臉蛋如花嬌嫩，如水輕柔，就如天地萬物，於她來說，已無慾無求。

紀宇超忽然微微一笑，神色淡然。因爲他忽然醒悟：得到的他已經得到了，得不到的他又何必去强求？

（全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惡江湖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惡客大開殺戒　尋仇傷及兩老

上文提要： 黃書郎與「惡水蛇」方氏兄弟連番惡鬥，由船上打至河裡，又由河裡打至岸上，幾經艱苦，終於把兩兄弟收拾，吁了一口氣，經過這一陣折騰，黃書郎飢腸轆轆，全身濕透，於是快步跑了三里多，來至一個小鎭，走進一間小客棧飽餐一頓後，一睡便是翌日的正午，黃書郎吃過早飯，帶備乾糧，走出店門往南方，店夥見狀，提議他往北方走……

伙計道：「往北五里有一條小路，那條小路不論你去那兒都是一條近路，如果走大路，到下個市鎭得多走十五里，就好像天剛亮的時候，幾個大漢們要去水火洞一樣，也走小路繞過白沙河，就省不少路了。」

黃書郎吃驚的道：「甚麼……水火洞？」

伙計笑笑，道：「昨日那五個大漢也不知爲甚麼，要找那個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多荒涼，距此怕有八九十里，可是他們一大早天剛亮就走了。」

黃書郎道：「他們怎知水火洞？」

伙計道：「我們街頭的羅大叔，他知道大山裡有個水火洞，是向他打聽出來的。」

黃書郎立刻緊張了。

如果那五個人找上水火洞，天爺，那該怎麼是好？

他楞住了，他的臉色也變了。

他那模樣還眞嚇了伙計一大跳。

「客官，你怎麼了？」

黃書郎醒過來了。

他拔腿就往小鎭外面跑，好像中邪了。

那伙計自言自語的道：「水火洞，這人怎麼一聽到就發瘋，不對，一定中邪了。」

* * *

黃書郎當然沒中邪，他却邊跑邊在嘀咕。

他嘀咕的是：「秀秀，我的秀秀。」他也狂烈的咬着牙：「大叔，大嬸，敵人怎麼知道有個水火洞？」他更對天吼：「不，不要，千萬不要對他們加害呀！他們已與世無爭，靜靜的住在荒山中，不，千萬別傷害他們，你們可以殺了我呀！」

黃書郎一路往回頭路跑，他又跑到白河渡口了。

果然，渡口有條渡船，渡船上有個老漢，也有個老婆子在做飯，船尾有個十來歲的孩子，那娃兒把雙脚泡在河水裡。

渡船快要開了，船上有三個過河的人。

黃書郎喘着大氣上了船，他發現船上人還眞可憐，這條渡船住着的一家人，與方超、方杰的船就是不一樣。

黃書郎漫不經心的問老漢：「船家，前幾天好像這兒不是你的船。」

撐船漢搖搖頭，道：「有人送我一兩銀子，命我暫時躲幾天，我見那些人不好惹，只得躲在柳林裡，今天才又把船撐過來。」

黃書郎這才明白了。

方超與方杰兩兄弟是黑紅門派出在各水渡口捉拿他的人，看樣子水火洞一定被甚麼人發現後走了消息，果眞如此，秀秀便危險了。

黃書郎越想越心焦，恨不得立刻飛到水火洞。

渡船距離岸邊還有三丈多，黃書

郎已急不及待的躍上岸，他拔腿就往山路上跑。

「喂！船錢吶。」

船上的人有四五個，有人已罵道：「準是無賴。」

黃書郎怎麼會是無賴，他不回身，只抖手把一錠銀子抛上船，道：「你的渡船錢。」

「噹！」的一聲響，那錠銀子落在船面上，黃書郎已經走出十幾二十丈外了。

撐船的吃一驚，張口結舌說不清。

船上的過客又有人開了腔：「這傢伙一定是瘋子。」

光景還眞是人嘴兩片皮。

船家的十來歲娃兒管收渡船錢，他撿起那錠銀子，向撐船的道：「爹呀！這是甚麼東西？」

他根本沒見過銀錠，他只收幾個小制錢，幾曾見過這麼大的銀錠。

撐船的穩住船，接過銀錠只一看，驚喜的道：「撐上三個月也撐不了這麼多的錢，他是個財神爺呀！」

* * *

黃書郎眞的像發了瘋，他一口氣跑了五十里，大喘氣的坐在樹下抹汗水。

他取出醬牛肉拚命啃，把個汗濕的頭望着天。

他邊吃邊自語：「老天爺，你幫幫忙，千萬別叫那幾個魔崽子找到水火洞，我叩首了。」

他吃着醬牛肉，竟然還爬在地上狠狠的叩了三個頭，如果此時有人看得見，一定認爲他發了瘋。

黃書郎眞的發了瘋，他也用拳頭打自己的頭。

眞笨蛋，昨日進店時怎麼沒有去注意那五個王八蛋，如果能夠稍加盤問，他一定會知道五個人來自黑紅門，他相信只要稍動動腦筋，五個人一定不會再去水火洞。

其實他的模樣早就在黑紅門傳開來了，一襲青衫藍長褲，後腰插了一根亮光光的二尺棒，稍稍的瘦、大大的眼，那張不薄也不厚的嘴唇微微翹，走起路來不哈腰。

這光景也等於是官家的畫影圖形了，如果昨日他不是全身濕透、長髮拂面像個落湯雞一般，昨天晚上，他不必和那五個人攀談，五個人已經找上他了。

那五個人乃五個黑紅門堂主。

黑紅門一共分三十六有堂，上一次左宗正親率十四位堂主圍殺黃書郎，當場兩敗俱傷，左宗正幾乎被黃書郎一刀殺死。

左宗正回到涼河總堂，陸續又到了十五個堂主，他命這些堂主分成三批走江湖，無論如何也要殺了黃書郎。

三批人馬出動了。

除了這三批人馬之外，便水路也分出十批人馬，分別在各渡口等機會。

果然，黑紅門第三分堂的方超與方杰驚喜的看到黃書郎上了船。

兄弟二人只一高興，抓起竹篙就撐船。

於是，這才有白河一場大戰。

但出乎黃書郎意外的，乃是住店的五個人，他們是如何知道水火洞的？

其實，這件事也很平常，黑紅門中有個姓石的堂主，這人叫「石敢當」石冲，他與三仙鎭上的「惡郎中」古班認識。

這石冲很有頭腦，他以爲黃書郎受了傷，一定得找個郎中治傷，說不定這事古班會知道。

於是，他叫另外四位堂主在這小鎭上等他，姓石的便繞道去了一趟三仙鎭。

「惡郎中」古班見是淮陽城來的好友石冲，他當然招待石冲吃頓酒，只不過當石冲問起黃書郎的時候，「惡郎中」古班笑了。

「石老弟，你怎不早來問我，天下大概只有我古班知道黃書郎藏身之地。」

石冲的精神大了。

他拉住古班不放手，急急的問道：「那小子在甚麼地方躲着？」

古班道：「唉，你們乃當今江湖大門派，那小子敲詐我的時候，就應該去求你幫忙了。」

石冲急問道：「他在那裡？」

古班又道：「每次也來，不是敲我的銀子就是敲我的好藥，石老弟，我的損失慘重吶！」

姓石的立刻明白古班話中含意，想知道黃書郎在那裡，黑紅門得給他一點。

當然，給的少了，他是不會要的。

石冲道：「放心，古兄，只要找到那小子，只要宰了他，少不了十萬兩銀子送你這裡來。」

「眞的？」

「假不了！」

「如果眞有十萬兩銀子貼補我的損失，我當然願爲貴門效勞了。」

「古兄尚未說出那小子的地方在那裡。」

「就在那……」

石冲瞪眼仔細聽，古班却又道：「石老弟，君子一言，可要快馬一鞭，你的話……」

「我的話擲地有聲，你可以去淮陽找我要。」

「好，我信過你了，你聽着。」

他淸了一下喉嚨，又道：「七八十里處的荒山中有個水火洞，那是個方圓三十里沒有人煙的地方，那小子和一對老掉牙的過氣江湖人住在水火洞，前些時還來我這裡求我治過他的傷。」他一頓，又道：「那小子這一回傷得眞不輕，我看他至少流了半身血。」

姓石的道：「你去過水火洞？」

「去過一次，我再也不想去了。」

「可以帶我們去嗎？」

「不，那小子的手段可惡，如果知道是我帶你們找去，他一定又要折磨我，再說，我本來是答應那一雙老傢伙的，不對人說出他們住的地方，只恨那小子最近太過份，我火大了。」

於是，姓石的起身就走。

古班還在他身後叫：「別忘了你答應的呀！」

他老兄眞的太喜歡銀子了。

江湖上喜歡銀子的人還眞不少，江湖上也有許多人死於財字上，人爲財死嘛！

* * *

就這樣，姓石的又趕回土地塘小鎭上，他把這個消息告訴另外四個人，四個黑紅門堂主。

五個人這一高興，立刻叫來一桌酒席，五個人從天剛黑直喝到二更過後，也直喝到黃書郎狠狠的走進那家連個招牌也沒有的小客棧。

他們以爲黃書郎還重傷的在水火洞養傷，此時找去，不難甕中捉鼈手到擒來。

於是第二天剛天亮，五個人便問明了水火洞的方向，匆匆的走了。

* * *

五個堂主眞幸運，他們認定了方向，便不管有路沒有路，直直的便往山中找去。

還不到三個時辰，只見遠處林邊有個人影在閃晃，石冲已咧嘴哈哈笑了。

他指着那人影兒，笑道：「你們看，眞叫咱們堵上了，先抓住老太婆，再找上水火洞。」

五個人中，有個精壯小個頭中年人，這人的嘴唇上留着一撮東洋鬍。

有人見過東洋浪人，一大半留着上唇一撮鬍子，便也引得江湖上有人也學着留這麼樣的小鬍子。

這位仁兄並非無名之輩，提起「一枝筆惡秀才」，說的就是此人。

這人兵刃就是一枝判官筆，黑紅門東陽第六分堂堂主巴震就是這小子。

此刻，他伸手攔住另外四個人，低聲的道：「藏起來，別露頭。」

石冲道：「爲什麼？我們好不容易找上門。」

另一人也低聲道：「老巴，你又有什麼更好的點子呀，說出來。」

說話的人乃是「黑紅門」第五分堂堂主「火彈明」張明，他很明白「惡秀才」的餿主意最多不過。

巴震低聲道：「我們此刻藏起來，認準那個人去的水火洞，然後等他們在洞中的時候，我們出其不意的衝進去，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當然……」他笑笑，又道：「能留那黃鼠狼活口最好，否則咱們來個大卸八塊，每人包回他身上一件，扛回涼河去領賞，你們怎麼看？」

另外三人直點頭。

有個左手斷了在小臂上套了一個亮晶晶的鐵圈的粗漢，此人乃是「怪手」喬千里，黑紅門第十分堂堂主。

只聽他沉聲道：「老巴的主意我贊成。」

五人中還有個滿臉虬髯的怒漢，這人腰插一支大板斧，正是黑紅門中第九分堂堂主「賽李逵」李老九。

他嘿嘿笑道：「眞要大卸八塊，你們就看我的，只不過那小子的人頭是我的了。」

五個人躲在一顆大石後哈哈冷笑不已，遠處，那人已往半坡上走。

那是一片矮樹林，從外邊看，你永遠也不會知道林後面會有一個十分乾躁的山洞。

當然，如果你走到樹後面，你便會發現那兒不但有個山洞，洞口還有塊方圓三丈大的平坦岩石。

岩石是青色的，很光滑，想是經常有人在上面坐的關係，看上去還可以睡上五七個人。

* * *

人影兒是反光的，分不出是男是女，只不過那人影就在一叢矮樹後不見了。

「石敢當」石冲挺身而起，道：「走，水火洞原來就在那一片矮林子後面。」

「惡秀才」巴震哈哈笑道：「奶奶的，那小子眞會躲，躲在荒山裡，任誰也不會想得到，也難怪咱們這些天放下各地的買賣不幹，上千人找他也找不到。」

「怪手」喬千里道：「奶奶的，他口口聲聲獨自一個人，原來他小子也拖家帶眷的，可好，咱們來他娘的一個一馬掃，連根拔除。」

「賽李逵」李老九嘿嘿笑道：「拔了他的根，抄了他的窩，再來個亂刀一齊斬，嘿……看誰還敢再小覷咱們黑紅門。」

五個人都是說心裡話，他們也說的大笑話，只不過石冲好像是個頭兒一樣，他冷沉的道：「我在此先把話說清楚。」他看看四個人在注意他，便又接道：「那小子在外面一定弄了不少銀子，單就少門主的那包東西，便是價值連城，咱們今天抄了他的窩，少不得也會找到那些財寶，我想聽一聽你們對財寶的意見。」

這人眞奸，主意他不出，萬一將來出事，誰出的主意誰負責。

「惡秀才」哈哈笑道：「這事最是容易不過，咱們大夥都用心的想一想，主意是咱們大家都同意的。」

這小子更奸，責任全都有份，誰也別想脫關係。

「怪手」喬千里道：「老石，你一定有好主意，何妨快說出來，我們大家

也好琢磨琢磨。」

石冲道：「好，既然你們不說，我說，這也算是大家共同的心意。」他仔細的看着另外四個人，他發覺四個人的眼神都是一模樣，一種貪得無厭的樣子，便笑笑，道：「我的意思是……嗯，五個人均分，而且誰也不多貪，誰也不多拿，咱們瓜分了那小子的家當之後，殺了他全家，提着他們的人頭回涼河，怎麼樣？」

他的主意，幾乎就是另外四人心中的話。

只見四個人重重的齊點頭，誰也不搖頭。

忽然，「惡秀才」巴震道：「我除了同意這個意見之外，我還有個小小疑問。」

石冲道：「你說。」

巴震道：「聞得少主的那包寶物中，一共有九顆夜明珠，我們有五個人，這該如何分法？」

這眞是個難題，便石冲也怔住了。

另外三人好像只會點頭。

是的，夜明珠不能劈開來分，怎麼辦？

李老九就直瞪眼。

於是，「惡秀才」巴震開口了。

他還眞的有主意，而且還能叫每個人點頭。

巴震得意的道：「一共有九顆夜明珠不是？我們每一顆作價十萬兩銀子，除了每人分得一顆外，另外四顆折價十萬兩，然後再由我們抽籤分，抽中的當然擁有兩顆夜明珠，其中的一人當然會落空，只不過那也沒關係，中籤的人每人出銀兩萬五千兩送與未中籤的，也算少許補償，各位以爲我這個主意怎麼樣？」

他此言一出，另外四人便撫掌笑了。

「眞是秀才，主意眞好！」石冲讚道。

李老九哈哈笑道：「行，行，就這麼辦了。」

「火彈子」張明已自懷中摸出兩顆黃土碎鐵屑做的火彈在手上，道：「各位，該是突襲的時候了。」

「怪手」喬千里道：「走，爲寶物咱們要拚一場了。」

幾個人只這麼一商量，時光至少躭誤快半個時辰。

這就是另一種樂極生悲的好例子。

* * *

五個惡漢開始行動了，遠遠望去，宛似五頭大野狼一般，山林中發出「噝噝」響，林鳥在半空中呱呱叫，就是不敢落下來。

矮林子後面便在這時候「咦」的一聲響。

於是，一條人影出現了。

那是田大嬸，她的雙手還握着一根扁擔。

田大嬸抬頭看，天上的鳥兒在空中穿梭般呼叫。

她對於這情況立刻有了警覺。

便在她四下觀看的時候，斜刺裡一團灰影往她的身上撞來，好凌厲的一把板斧。

是的，「賽李逵」李老九第一個繞過矮樹林，也第一個出斧。

田大嬸的動作很紮實，扁擔斜攔，人已退到洞口。

她大聲叫：「你是誰？」

「不是你，應該說是你們。」這是另一面「石敢當」石冲開的腔，他的雙手各握着一把亮銀槍。

田大嬸厲聲道：「幹甚麼的？」

「要命的，老太太！」這聲音來自另一個人之口中，那個左手舉着一顆硫磺，右手握着一把刀的「火彈子」張明，輕鬆的自矮林內走出來了。

田大嬸吃驚了。

她厲聲怒吼：「你們又是甚麼人？」

「老太太，黑紅門下五堂主今天十分隆重的要送你們到西方極樂世界了。」

這話又是另一種沉悶之聲，「怪手」喬千里舉着閃閃發光的左手鐵鈎撥開一片矮林走出來了。

田大嬸怒道：「黑紅門五堂主？」

「是的，老太太，巴大爺就在妳上面吶！」

田大嬸抬頭看，果然上面有一個惡臉漢，「惡秀才」巴震提刀站在水火洞的上面往下看。

這光景正就說明一件事，洞中之人休想逃得掉，果然眞的要甕中捉鼈了。

水火洞中便在這時候發出沙沙聲，是的，兩腿不便的「西山狂獅」田不來移到洞口附近了。

他伸手拉開堵住洞口的田大嬸，道：「讓開，我倒要看看誰這麼大膽的找到這裡來。」

田大嬸却急忙的往洞內推，道：「老頭子，你在這時候千萬別逞能，你回洞中躺着。」

便在這時候，洞中儷影一現，秀秀出現了。

「大嬸，他們要幹甚麼？」

只這一聲叫，洞外面正面站的李老九已嘿嘿笑了。

他手指洞中道：「看，那小子把那麼標緻的女人藏在洞中，眞他娘的會享受。」

巴震哈哈笑道：「這麼漂亮的女人，怕是很難忍心下手殺了她，可惜呀！」

石冲雙槍一擺，道：「各位，休忘了咱們是來幹甚麼的，千萬別被妖精迷住了。」

田大嬸忿怒的罵道：「你們黑紅門眞不是好門派，竟然出了你們這些禽獸，你們滾。」

巴震嘿嘿笑道：「我們當然滾，只

不過要帶着你們的人頭回涼河。」

「石敢當」石冲哈哈笑道：「老太婆，妳快快叫那個狗操的黃鼠狼出來。」

田大嬸冷笑道：「他不在。」頓了一下，又道：「我的阿郎如果在，你們一個也休想活着離開。」

巴震哈哈笑道：「老子們不是被人唬大的，姓黃的小子傷勢重，他八成睡在洞中起不來了。」

田大嬸吼道：「我說不在就是不在，少囉嗦，快滾開。」

石冲哈哈笑道：「老太婆，老子們要進洞裡查看，妳大概會出手攔吧！」

一邊的「賽李逵」李老九吼道：「老石，這老太婆有兩把刷子，剛才老子那一斧，江湖上很少人能化解開，她娘的，她隨手一撥就躲過了。」

田大嬸冷冷笑，道：「你們算他娘的甚麼玩意，當年老娘走江湖，怕是你們還吊着奶子呢！」

石冲道：「別倚老賣老，老子們不吃妳這一套，老太婆，妳讓是不讓？」

田大嬸雙手握着扁擔，冷冷道：「想進洞不是，那得踩着我老太太的身子過。」

「怪手」喬千里已難耐火爆的左手直往田大嬸鈎去，他口中厲吼如虎，道：「老子正是這個意思。」

田大嬸一見鈎來到，桑木扁擔由下往上打，中途忽然變招，眞巧，正打在喬千里的鐵鈎上。

雖然喬千里不痛，但也佩服老太太的變招快。

另一邊，李老九哇哇怪聲吼道：「老喬，咱們連這老太婆也難侍候，傳開去太不像話了。」

喬千里道：「李堂主，我們分進合擊。」

他話聲甫落，左手鈎右手刀，猛古丁便自半空中併着指向田大嬸，另一面，李老九的板斧貼地砍，目標對準田大嬸的雙腿上。

田大嬸一聲「來得好！」桑木扁擔立刻舞了個密密麻麻的，看上去足有二十多根扁擔形成一道扁擔墻。

於是，好一陣劈里叭啦響，三條人影分開來，眞狠，田大嬸仍然守在洞口不動顫。

李老九大吼一聲又往上衝，這一回他寧願挨扁擔，也要撂倒老太太。

喬千里也是這想法，兩個人一頭撞向田大嬸，就在一陣暴響中，剎那血雨標濺，只見田大嬸的兩腿鮮肉翻捲，肩胸之上裂開了，橫着跌坐在洞口前。

那「怪手」喬千里的鼻子也歪了，半張臉成了紫黑色，好像還吐出兩三顆大牙來，他蹬蹬蹬的退了七大步，一顆腦袋直搖晃。

「賽李逵」李老九的雙腿也好像要斷裂了，他跌坐在地上拋去板斧，雙手按着一雙小腿直喊痛。

李老九好像一時間站不起來了。

喬千里也一樣的在暈頭轉向。

「石敢當」石冲火大了，抖起一雙短把槍，直往洞口的田大嬸刺去，他一心要先刺死老太婆。

却不料田大嬸的身子猛一移，一根扁擔打過來，「叭！」，打得石冲右手短槍幾乎飛脫。

是的，「西山狂獅」田不來出手了。

他移開田大嬸的身子，單掌拍地而起，已拾起田大嬸拋在地上的扁擔打過去。

他動作之快，便石冲也吃一驚。

石冲退了一步，他發覺田不來的雙腿不能站起來。

「老小子，你是個殘廢呀！」

「錯了，老夫殘而不廢。」

「怎麼說？」

「老夫一樣可以打得你們抱頭鼠竄。」

田不來端坐在洞口不移動，一根扁擔在身邊。

他的雙目不看人，只看山的遠方。

「惡秀才」巴震嘿嘿笑，道：「奶奶的，老石，咱們聯手先宰了這老狗。」

石冲道：「正合我意。」他還出主意，又道：「用你的砍刀，對準他的扁擔削，我會找機會送他歸西。」

田不來好像沒聽見，他只叫：「秀秀，快替妳大嬸找些藥撒上，不能流太多血。」

秀秀全身直哆嗦，聞言忙折轉洞內，大包小包的找來些藥粉，道：「大……嬸……妳看……是那一包？」

田大嬸撿了一大包，道：「隨便敷在傷口上，孩子，妳別怕，大嬸不死，他們休想進洞來。」

* * *

石冲舞着短槍往上衝了，他發出山貓般的叫聲。

於是，「惡秀才」巴震斜出砍刀，照準跌坐洞口的田不來暴斬過去。

「嗆！」

「咻！」

「嘶！」

這一連串的怪叫聲傳來，只見石冲的一槍不見了，左手的短槍垂在地，他的右手拚命的托住左小臂，他的那支不見了的短槍正扎在田不來的右肩頭，槍把已垂下來，却仍然連着肉裡面。

巴震的胯上着了一記，他却也砍斷扁擔一尺長。

田不來不爲所動，甚至也不拔掉肩頭上中的那支短把槍，他也不看面前的人，他仍然看着遠方。

「火彈子」張明厲吼一聲，道：「讓開！」

石冲幾人立刻往後退，退了五丈遠，幾乎就到了矮林邊，因爲張明顯然要放硫磺彈了。

是的，「火彈子」張明的左手高舉，他齜牙咧嘴的吼道：「老東西，這可是你自找的，張大爺的火彈來之不易

，只不過今天可要用上，因爲張大爺今天要進洞。」

田不來仍然看着遠方，好像根本未聽見。

「沙！」

張明左手打出一顆火彈，只見一溜紅光閃耀在空中，直往田不來飛去。

這種火彈先燃着以後再打向敵人，與一般打中敵人再爆裂開來又自不同。

田不來左手扁擔猛一掄，打中飛來的那顆火彈，「轟！」一團火光就在田不來面前兩尺處炸開來。

田不來抖出袖子擋住襲來的火焰，他的身子仍然不移動分毫。

洞內的秀秀大叫：「大叔！」

田大嬸也厲吼：「我的老頭子呀！」

田大叔已叱道：「別號，我死不了。」

「你死吧！」

剛緩過氣來的李老九發一聲喊，揮斧子衝上來了。

田大叔的扁擔斷一截，但仍然以扁擔擋板斧，只不過姓李的這一回火大了，一斧足以開石。

他砍斷了扁擔，餘力砍在田不來的右肩上，發出「卡」的一聲响。

田不來好像是摸他的受傷地方，實際却是去拔那支右肩頭上的短把槍。

他握住了，而且也拔出來了，更厲烈的是他一槍刺往李老九的肚皮上。

李老九大吃一驚，來一個立定跳，却是那短槍出自田不來之手，狠狠的扎入李老九的左大腿根上足有三寸深。

「唔！」

李老九發出嚇人的狂嘷聲。

他拖住板斧大旋身，便也洒出一股鮮血來。

「火彈子」張明的第二顆子彈打出手了。

這一次他不吭聲，乘着坐在洞口的田不來低頭捂緊肩頭流血處的時候，打出那顆火彈。

「轟！」

火彈就在田不來的身上爆出一片火光，那火焰如同一個火球一樣好不嚇人。

好個田不來，只見他雙手疾拍身上的火焰，他的人已倒往洞中翻去，正遇上秀秀轉過來，一見田大叔身上着火，順勢拿了一張舊被子壓在田不來身上。

火滅了，田不來已經變了樣，那稀疏的髫子燒焦了，雙手起着大火泡，脖子黑了，上衣也黑黑的破了個大洞。

他見火已熄，立刻對秀秀吼叱：「快退回洞裡去，別出來！」

秀秀道：「大叔，你傷得太重了。」

「別管我，退回去！」

他上身一挺，又坐回洞口了，那模樣宛似天上下來的黑煞神。

一股煙屑飄上空中，「火彈子」張明這才看得清，便也吃一驚。

是的，田不來的臉也黑焦了，他的血流個不停，但仍然一副金剛怒目的坐在洞口，難道他不覺得痛？

五個黑紅門分堂堂主，就只有張明未受傷，他咧嘴哈哈冷笑，道：「老頭兒，老子就不信你是銅鑄鐵澆的身子骨，我這裡有的是火彈子，你可得小心了。」

他的左手又舉着一顆火彈子，光景就要投擲了。

田不來怒目相向，雙手水泡也不管了，舉掌準備阻擊敵人的火彈了。

突然間，附近傳來一聲吼。

那吼聲比打雷還叫人耳朵嗡嗡响不已。

「住手！」

矮林的一邊飛一樣的躍出一個人來，這人突如其來，張明五人還發着楞。

那人，不錯，黃書郎趕回來了。

他在看到空中飄着的煙苗的時候，便立刻展八步趕蟬功一口氣兩里趕。

他雙目在噴火：「畜牲啊！」

洞口坐的田不來，臉上是甚麼表情，只怕黃書郎也看不出來，因爲田不來臉上一片焦黑。

黃書郎大叫：「秀秀！」

洞中的秀秀立刻轉出來，她只一看到黃書郎就哭了。

她叫着：「阿郎，大嬸傷得極重，大叔緊守洞口，他二老爲了護我而拚命啊！」

黃書郎大叫：「大嬸、大叔，你們……」

他只叫了兩聲，立刻忿怒的面對張明。

「石敢當」石冲咬着牙，道：「你叫黃鼠狼？」

黃書郎火大了，他吼道：「我叫閻王爺！」

石冲發了火，罵道：「娘的皮，你果然不在洞中。」

「惡秀才」巴震砍刀橫握，臉皮緊緊的道：「黑紅門被你殺死殺傷那麼多好兄弟，小子，今天是你還債之日子。」

黃書郎目中有血絲在游動不已。

李老九一手按着腿根，右手抓着板斧，吼道：「老石、老巴、老喬，咱們的目的就是這小子，既然他正好回來，咱們還等甚麼？」

「火彈子」張明左手火彈右手刀，狂吼道：「也叫你小子吃一顆老子的火彈！」

黃書郎冷冷道：「各位，今天你們找上門，算你們精，只不過我有一句話奉送。」

石冲吼道：「說！」

黃書郎道：「怕是你們來得，走不得。」

喬千里吼道：「老子們不但走得，而且也要帶着你們四顆人頭回去。」

黃書郎道：「大話不管用，實力才是眞，且讓我們把命運交付上天，賭一賭各人的造化吧！」

石冲忿怒的狂吼：「殺！」

刀叢斧刃中張明的火彈後發先至，那火焰還發出「唬嚕」聲，直往黃書郎身上打去。

黃書郎早就注意了。

他旋動着棒子，十分巧妙的彈身而起，「叮」的一聲撥打，那火彈就在他的身下面爆開來，一片火焰中，反而逼得另外圍殺的幾人忙不迭散開來。

「砰！」

「啊！」

叫聲出自張明，他在打着旋，頭上有一個大血洞。

黃書郎早就認定他了。

黃書郎看到田大叔的模樣，便恨透了張明。

他在彈升中斜身撲向張明，那一棒他存心要張明死。

落地再起，黃書郎不要命似的撞向「怪手」喬千里。

喬千里的臉上挨了田大嬸的扁擔，這時候剛剛好一點，見黃書郎撞來，左手鐵鈎猛一掃。

「拔！」

「啊！」

喬千里的左小臂斷掉在地上了，他抖着鮮血往空洒，那叫聲就如同寒夜高山的野狼嘷。

是的，黃書郎的尖刀「惡信」突然出手了。

就在喬千里旋身叫痛的刹那間，黃書郎一棒打在姓喬的後腦上，便也打得喬千里再也不知道痛了。

喬千里死在張明的身上，鮮血滴在張明的後背，像一條紅色小溪似的流進了矮林子。

舉手之間黃書郎宰了兩個，他猛旋身，直往斜身殺來的李老九迎去。

「操你娘，吃老子一斧。」

黃書郎根本不開口，棒子朝斧上猛一擋，「惡信」已快如流星般刺入李老九的肚皮裡。

「唔……」

李老九抛斧雙手捂緊肚皮，他那滿臉虬髯就好像快被他抖落掉似的打着顫，那一雙怒獅般的大眼睛却突然間變得小而暗淡無光了。

黃書郎的動作是粗野的，也是快疾的，他的身法似游龍一般旋向「惡秀才」巴震。

巴震本來是往上衝殺的，他的砍刀舉了一半，已發覺眼前人影兒罩上來，他狂叫：「殺！」

太晚了，黃書郎的「惡信」已抹過他的脖子，轉而往「石敢當」石冲撲去。

被圍殺的人如果來個反圍殺，便是黃書郎的戰術，那就是奮力撞向敵人最弱的一環，反方向的一個一個搏殺，而且動作要快，手段要狠。

他現在就是這樣，當然，他必須盡快的打敗敵人，因爲田大叔傷得那麼重。

「砰！」

黃書郎打在石冲的短槍上，石冲只有一支短槍在手，黃書郎的「惡信」本來已接觸上石冲的胸口了，但他突然後退半丈。

石冲嚇得臉色一緊，他不明白爲甚麼黃書郎突然不殺他。

黃書郎臉色十分難看，道：「我要問你一件事情。」

石冲道：「甚麼事？」

黃書郎道：「是誰告訴你這水火洞的所在？」

石冲嘿嘿冷笑，道：「黑紅門的眼線遍佈天下，我們無所不知。」

黃書郎道：「少在我面前抬出你們的黑招牌，你的骨頭絕對沒有我手中的棒子硬，你可要嚐一嚐？」

石冲見已死了四個人，自己也很難脫逃，反而臉色厲烈了。

他怒吼：「娘的，黑紅門只有斷頭鬼，沒有怕死的人，你休想叫大爺怕了你。」

黃書郎冷哼一聲，道：「如果你說出是何人告訴你這水火洞所在，我也許給你一個痛快。」

石冲嘿嘿笑了。

是的，痛快也是死，何不英雄些？何不壯烈些？

他咬牙吼道：「來吧！老子還有與你一戰之力，你也別認定老子會輸給你。」

黃書郎一瞪眼，忽然往石冲撞去，這一回，他出手就是十一刀刺，他的「惡信」是神出鬼沒的。

「錚錚錚錚」一連串發出刺骨聲，十一刀有九刀刺在石冲的右臂上，便也刺得石冲的短槍掉落在地。

石冲抖手看，一條右臂像蜂窩。

他厲罵：「操你十八代老祖宗，你要如何折磨你家石大爺呀！」

黃書郎淡淡的道：「說，是誰告訴你們這水火洞的？」

石冲仍然罵道：「去你娘的老皮，老子不知道。」

黃書郎道：「我不會叫你馬上死，但却能在你的身上戳上一千個血洞。」

他逼上一步，又問：「是誰告訴你們的？」

石冲忽然往地上跌坐下去了。

看來去他是熬不過痛苦的樣子，不料突然間，他拾起地上的短把槍，瞪着比惡狠還狠毒的眼神，直視着站在面前的黃書郎，罵道：「你媽的！」

「哼！」

「哼」聲甫起，石冲手上的短槍已深深的扎入自己的肚皮裡，他眞狠！

他仍然瞪着雙目直視着黃書郎，眼神中那股子惡毒眼神眞嚇人。

石沖在口角溢出鮮血的時候，他吐出最後一句話：「你……仍然……不知……道是誰。」

「咚！」石沖倒下去了。

黃書郎立刻奔向田不來。

「大叔，快！」

他抱起田不來奔入水火洞中，盡其身上的藥，先給田不來治傷，另一面，田大嬸的傷也不輕，年紀大的人流了那麼多血。

秀秀也忘了哭，一邊幫着黃書郎爲二位老人家敷藥包紮，二人直忙到三更天。

也許「惡郎中」古班的藥管用，三更天，田不來便開口說話了。

「阿郎，這眞是天爺有眼吶！」

「大叔，是我惹的禍。」

「你這是甚麼話！咱們就是靠惹禍過日子，只要天地良心放中央，生死便也不計較了。」

這時候，田大嬸也醒轉過來了。

她使盡氣力的拉住黃書郎，道：「孩子……你眞的……及時……趕回來了……要不然……我二老難保……秀秀……秀……安全了。」

秀秀聞言，「哇」的一聲哭起來。

黃書郎心酸的道：「大嬸，別這樣，我們以後要如何報答妳二老呀！」

田大嬸道：「胡說……這是……我二老……應該……做的事……還好……秀……秀很平安。」

黃書郎對田不來道：「大叔，水火洞這地方不能住了，咱們盡快走吧！」

田不來道：「孩子，這由你決定了。」

黃書郎立刻問秀秀道：「秀秀，上回我送妳來的時候，不是有匹馬嗎？」

秀秀指着後山，道：「那匹馬就養在後坡，大嬸在後坡弄了個馬圈。」她問黃書郎，道：「阿郎，你的坐騎呢？我看你好像是跑路趕來的，一身汗水。」

黃書郎道：「和黑紅門門主一戰後，我的坐騎就失了，不過有一匹馬也行，咱們讓二老騎在馬上走。」

秀秀道：「阿郎，我們去那裡？」

她憂愁的又道：「剛才我聽到那人說，黑紅門已撒下天羅地網了。」

笑笑，黃書郎道：「秀秀，別怕，咱們也不是省油燈，妳只管保重自身就好了。」

他走出水火洞，往後山找到那匹馬，立刻趁天黑拉到山坡下。

秀秀幫着細行李，好在田不來家無恒產，一些銀子往口袋一裝便完事了。

黃書郎把田不來與田大嬸二人分別背到山坡下，他老兄眞能侍候，用兩個籮筐分別拴在馬背上，便把棉被鋪在籮筐裡。

田大叔坐在筐內嘆口氣，道：「孩子，眞也難爲你了，這筐還眞舒服。」

田大嬸上了古大夫的藥，傷口早就不流血了。

她老人家還齜着口中三顆牙，笑道：「蠻好玩的嘛，我說孩子呀，你打算把我二老送到甚麼地方呀？」

黃書郎道：「去『柳蔭小築』。」

田不來哈哈一笑，道：「我就知道也只有當年你乾爹的住地可以去，好吧，去就去吧！」

秀秀道：「路程很遠吧？」

黃書郎道：「不錯，但我們先往三仙鎭，秀秀，我不能讓妳走長路，在三仙鎭上買輛大車，妳同二老坐車上，當然，要緊的是我身上的傷藥用光了，總得找『惡郎中』古班去討些。」

秀秀心中甜甜的，因爲黃書郎心中有個她。

女人最怕她的男人忘了她的存在，秀秀當然不例外。

於是，黃書郎牽馬慢慢的走，連夜直奔三仙鎭了。

* * *

田大叔與田大嬸二人擠坐在那匹馬背上，這些天來都是田大嬸侍候這匹馬，如今這馬好像有靈性一般，若是走到地面不平或坡地，總是會自動停一停，認準了下蹄的地方再走，就怕顚得背上的二老不舒服。

黃書郎牽着馬，他還得不停的要秀秀走路多小心，千萬別閃了腰，夜間走路不比在白天，看得清認得準，秀秀可不一樣，她是個懷孕的人。

從黑夜走到天明，就這麼晃晃蕩蕩的走了三四十里路，萬幸的是這一路上再也未碰見黑紅門的人。

快到中午時候，黃書郎牽着馬到了三仙鎭的南街頭「龍鳳大客棧」。

客棧的伙計早就認識黃書郎這個人，忙着上前來幫忙，那伙計發覺馬背上兩個老人的身上盡是血，有的已變成黑色血塊，嚇得一聲叫：「天爺，這是誰下的毒手呀！」

黃書郎不開口，招呼伙計分別扶着田氏二老走進客房中，黃書郎拉着秀秀直問：「累着妳了吧，妳的身子還能扛得住？」

秀秀道：「阿郎，我很好，我只想早一天趕到你說的『柳蔭小築』，行走江湖太可怕了。」

黃書郎道：「秀秀，妳放心，等我把一切都張羅好了，咱們立刻就走。」

秀秀點點頭，她關心的坐在田大嬸身邊。

黃書郎叫了幾樣可口的東西，要伙計馬上送到房裡來，四個人坐着的有兩個，田大叔與田大嬸只能斜在炕上喝碗肉湯、吃幾個包子。

傷得如此凄慘，二老還能吞食，也算不簡單了。

黃書郎叫秀秀關上房門，他要去爲二老的傷請個高明的大夫。

當然，若論醫道高明，三仙鎭上有「惡郎中」！

（未完・二十）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溫柔鄉是英雄塚

巴彥・文　可飛・圖

好紫薇暗中相助　瀟湘子聲東擊西

上文提要：武夷優曇將蕭郎擄回畫舫內，交由小妖女秦姜用彩條綑綁，彩條有刺鈎，越掙扎越刺得深，又被小妖女凌辱，她姐姐紫薇愛莫能救，只有暗中相助，聽說魔婆要將他吊在旗竿上，便假意協助小妖女將蕭郎弄出艙面上，建議換出彩條捉拿來救蕭郎的天魔女，另用繩索將蕭郎綁緊，暗中在繩上做了手脚。來救他的是瀟湘子，用聲東擊西之計轉移視綫，順利將蕭郎救走……

蕭瑤這才說出一番話，可把蕭郎驚得目瞪口呆。

原來，蕭郎被武夷優曇擄上畫舫，蕭瑤早已在畫舫上，直到他醒來，被救，她都看得清清楚楚。

含笑的蕭瑤皺着眉，一聲浩嘆，道：「兄弟，有你這樣一個弟弟，我不知是應該得意還是憂心。」

蕭郎尷尬的笑，臉紅了，道：「那可不是我的錯呀！」

「這也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了。」蕭瑤笑道：「誰敎你是天劍蕭郎，雖不是風流成性，却又是風流模樣。」

蕭郎痴痴笑，道：「瀟湘子眞沒說錯，原來姊姊眞是神仙中人，我有了神仙姊姊，必能爲我化解，逢兇化吉，遇難成祥，我，再不躭心了。」

爲何她苦笑，搖頭，凝眸着小蕭琅與瀟湘子遠去處，她在說甚麼啊？話聲也喃喃道：「他多像爹啊，不僅是模樣兒……」

聲音低得不可聽到，他的爹，當然也就是她的爹，連他自己不再懷疑了，現在，唯一等待的是，白娘子前來證實。

其實，又何用等待，那油然而生的親情，不早已證實了，甚至這姊姊，這……神仙姊姊。

原來蕭瑤送天魔女出得石筍之林，武夷優曇在天目山中，不敢循來路而行，繞道沿天目溪南下，天魔女一怔！道：「姊姊，你可覺得多了些面生人？」

蕭瑤總是莞爾而笑，那麼溫柔又慈祥，說道：「你是說，多了些江湖中人？這就是我要送你南下之故，你老態龍鍾，沒人相伴，反到令人生疑，容易露出馬脚了，江湖中人，誰不知天魔女化身多變，而且在這一帶施葯行醫多年，更無人懷疑我。」

「原來，海鷹幫的人也出動了。」

「那麼，蕭郎所說的畫舫，必也已逆流而上。」

天魔女才知她另有目的，是以也沒拒絕蕭瑤相送，果然，海鷹幫的畫舫揚帆而來，火紅的海鷹旗，在篷頂的旗竿上，迎風飄揚。

天魔女哼了一聲，指着船頭上的綠衣女道：「那就是磨折蕭郎，你那弟弟的小妖女了，可不是個嬌艷如花的小美人兒，只可惜這花兒有刺。」

蕭瑤搖搖頭，道：「妹妹，你有事在身，先行一步，我不遠送了，記住，我那石筍之林，亦能暫避風雨。」

「甚至天塌下來，也頂得住的。」天魔女道：「姊姊若我是你，就不許蕭郎出你那石筍之林。」

目送天魔女如一縷輕烟消散，蕭瑤楞了好半晌，心想：可知傳聞有誤，她那似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

却是天魔女提醒了她，只見那畫舫竟向岸邊駛來，眞不信船頭上這麼個小美人兒，竟能把蕭郎兄弟磨折得遍體鱗傷，但又不由她不信，便决心

一探虛實。

天目溪，當眞是山高水低，水面如何不生烟波，何況她步履生霞，畫舫中即使有雁蕩雙嬌，竟不知已有人潛入畫舫，是的，蕭瑤聽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即使是蕭瑤，也不由她不心驚，尤其是武夷優曇把昏迷的蕭郎擄來，知道有紫薇相助，何況不過只令蕭郎吃些苦頭而已，不會有人傷害他，這才沒即時相救，不料來救蕭郎的竟會是瀟湘子，令她本已皺了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但蕭瑤却不禁心喜，不再奇怪蕭郎對瀟湘子一見鍾情了。

蕭郎臉上紅，心上却甜，道：「姊姊，那麼，你都眼見了，我知道，連你一見也喜歡她了。」

「她果然不是塵世中人。」

「她本就來自世外的桃園。」蕭郎道：「那盤谷洞天，若然眞有天上，那就是了。」

「來。」蕭瑤道：「趁她不在跟前，詳細告訴我，你們是怎麼相識的。」

「姊姊，」蕭郎道：「我和她初相見，便像是相識了千年萬年長。」

蕭郎當下把那日在酒家樓頭相遇，結伴泛舟曹娥的經過說了。

「她是個自然的女兒，」蕭郎也凝眸着瀟湘子的去處，聲音像來自遙遠，道：「天上，壓根兒就沒有甚麼天上，姊姊，不過是人們把滔滔濁世中不可能存在的完美，幻想與天上的存在，她天眞淳樸，說她來自自然，不如說與自然渾爲一體了，說她是璞玉渾金，也許更恰當些，只可惜：天若有情天亦老，連太上也不能忘情，但那也是天性的自然呀。」

驀聽瀟湘子的聲音，大叫一聲：「啊呀！」

蕭郎自是關心，大吃一驚！

却已聽小蕭琅的聲音，格格笑道：「相公姊姊，你忘了遇蘭而止啦，你撞得痛不痛啊……嗳呀！你哄我，你騙人。」

瀟湘子總是一笑嫣然，令人心醉的，蕭郎從未聽她這樣大笑，眞像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笑聲，令蕭瑤也笑了，蕭郎也大大鬆了口氣。

只聽瀟湘子的聲音道：「當眞奇妙絕倫，小兄弟，爲何你不告訴我，遇蘭不止，幻象立生，可不是差這麼一點兒，就撞上岩啦。咦！怎生這裡竟也烟波浩渺，先前不見呀？」

「有膽兒，你可敢踏波而行？」

「我明白了，這也是幻象，爲何不敢。」

遠了，兩人的聲音漸漸遠去了，只見蕭瑤點了點頭，含笑道：「當眞璞玉渾金，淳厚自然，小猴兒今後不會寂寞了，更難得可喜的是，她心性仁厚。」

「慚愧，」蕭郎道：「姊姊，你忘了她來自堯天舜土了，我竟也一直以爲她會對玉離宮主不利的，現在，我可放心了，姊姊，我看得出來，誰會不喜歡她呢？」

蕭瑤的微笑，總令他如沐和熙的陽光，從最初相見的一刻，那奇醜的直覺，早已不復存在了，不，那只是直觀，隨着那親切的笑容在她臉上一出現，那奇醜的直觀便已消失了，就像沒人不喜歡瀟湘子一樣，也無人不在她的微笑下，如沐和熙的陽光，感到無比的親切。

先前蕭瑤和瀟湘子從石筍之林轉出來時，竟携手行來，天魔女却是她白姑姑的徒兒，却不見如是親切，不由他不喜在心頭，笑在臉上。

「誰會不喜歡她呢？」蕭瑤道：「不僅她是我兄弟所愛的人，而且，兄弟，你眞該慚愧，竟不知她不是爲玉離宮主而來。」

「難道是爲武夷優曇？」

蕭瑤點了點頭，道：「古墓盤谷，誰不响往，誰不愛護那舜土堯天，這才是不外洩，不爲世人所知之故，玉離宮主不返古墓，難道你仍不明白是甚麼緣故？」

「怕了武夷優曇！」蕭郎恍然大悟！跺脚道：「我眞蠢，瀟湘子也怕她，怕極了。」

想到昨日瀟湘子苦苦哀求，要他遠出五百里外，而且容顏惶急慘變，他就該明白的。

「眞正叛逆古墓盤谷的是這武夷優曇，而不是玉離宮主。」

「之所以……我明白了。」蕭郎道：「她不僅收海鷹幫主的女兒爲徒，且授以古墓功夫，顯然是籠絡海鷹幫，以爲援。」

「還有你，」蕭瑤皺了下眉頭，道：「雁蕩雙嬌隨同他北來，偏又遇上你，而你又與瀟湘子三生緣結，這武夷優曇眞是個魔婆，你，瀟湘子、夷光妹子、甚至玉離宮主，全在她的擺佈之下，而不自知，當然，還有那海鷹幫主秦宓和紅娘子，若我猜得不錯，小妖女秦姜磨折你，亦是她所授意的，兄弟，那位紫薇姑娘，必明白其中端倪。」

蕭郎大是驚疑，目瞪口呆，世上那來神仙，蕭瑤當然不會眞是神仙，但蕭郎已對這位姊姊極是信服了，何況她傍觀者清。

只見蕭瑤目注遠處，而且緩緩地，緩緩地掃了一眼，說道：「原來海鷹幫不僅成了她的爪牙，當然已是她的耳目。」

遠處看來，這石筍之林，不過是亂石嶙峋的亂石堆，所見惟荒烟蔓草，但身在石筍之林中，外望却可望出老遠，蕭郎不禁駭然，道：「姊姊，你可是有所見了，人跡罕至的荒野，那山徑上出現的，可就是你所說的生面人？」

蕭瑤道：「了不得，他們追來了，還有，那小妖女！」

小妖女！山徑上出現兩人，相隔

太遠了，只能看出是兩個漢子，但兩個漢子停下步來，回轉身，小妖女出現了，手上有光亮在閃爍吞吐，是彩條，金銀絲在陽光下發出來的閃光。

蕭郎恨得切齒咬牙，啊唷！幾乎忘了的新傷，忽然覺得痛疼起來。

蕭瑤笑道：「其實她愛你，不過天眞無知，你若出去，便上當了。」

「哼！」蕭郎道：「小小年紀，心如蛇蝎，以虐待爲樂，你却說她天眞無知，天啦，姊姊，世間之上，竟有這般愛人的。」

想到那日在餘姚山上，以爲他死了，小妖女摟着他又哭又喊，眞令他哭笑不得，道：「上當，姊姊，你怎說？」

「這魔婆當眞邪惡厲害，這秦姜無知天眞，也上當了，我看得出來，其實她愛你，那魔婆又豈有看不出，不知她已狂熱地愛上你。」

蕭郎的牙齒咬得格格响，心下却想，也不由他不承認，那是少女的愛的狂熱，道：「姊姊，你怎說上當了？我恨不得出去敎訓……狠狠地敎訓這小妖女，你又怎麼說上當？」

她必是信以爲眞，必是對魔婆言聽計從，相信對你磨折虐待得越厲害，你就永不變心了。今日你在艙中呼痛，魔婆臉上立即浮現出得意的微笑！我就知道，這小秦姜上當了，也才知道，這一切都是魔婆在暗中安排慫恿。」

「爲何她要如此？」

「隨後她吩咐把你綁在旗竿上，我才明白，其實她要引來的不是天魔女，而是瀟湘子，你們全都上那魔婆的當了，若不是她故意讓你被救走，你豈能輕易逃離畫舫。」

蕭郎好生迷惑，道：「這又是爲何？」

「爲了要海鷹幫與古墓結仇敵時，你不見小妖女秦姜不就立即追來了，當然又是魔婆指點授意的，你也許仍不明白，但也就快明白了，若不是瀟湘子在船頭上的那番言語，我也不會明白的，咦！這小猴兒！」

說話間，小妖女在前，兩個漢子隨後，已來得近了，却見小蕭琅。

蕭瑤道：「跟我來，記着了，無論見到甚麼，聽到甚麼，都不許出這石筍之林。」

蕭郎一怔！緊緊跟隨的蕭瑤，分明在身前，那知他不過望了山徑上走來的三人一眼，竟失了蕭瑤的踪跡，但才一怔，早又見蕭瑤携着瀟湘子的手，從右面一根石筍後轉了出來。

原來蕭瑤趕來，是要截住瀟湘子，不怪行來匆忙了。

果然不見了小蕭琅，只見瀟湘子東張西望，道：「他說先走一步，怎麼轉眼不見了，姊姊，你們叫他甚麼？小猴兒，眞愛煞人。」

蕭瑤道：「淘氣起來，可也氣煞人。」

蕭郎早迎了上去，蕭瑤已向前面的亂石堆一指，道：「你兩人都聽着了，只要不越出那石堆，即使來人到了眼前，你們只要不出聲，他們見不到你，你却可見到……見到了麼，這淘氣的小猴兒。」

「不好，」蕭郎道：「姊姊，小妖女的彩條，實是厲害。」

可不是見到了，不知從那兒鑽出來的，又像今日晨一樣，兩人一叉腰兒，攔在走來的三人面前，吠了一聲，叫道：「那三隻肥羊，站住了！」

秦姜走在前面，一瞪眼，她又大得了幾歲？一見是個玉琢粉粧的孩兒，樂得噗嗤一聲，笑了，一個漢子轉了出來，大笑呵呵，說：「啊唷！翦徑呀。」

小蕭琅却繃着臉兒，一股正經，叫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

那漢子哈哈大笑，說：「若要從此過，留下買路財，是不是？」

忽聽秦姜大叫一聲，叫道：「揪住他，原來是你這該死的娃兒！」

原來小蕭琅把披肩的頭髮在頭上挽了髻兒，必是先前帶瀟湘子回去石屋時，換去了濕衣，是以秦姜一時沒認出他來，幾句話說，可認出來了，登時大怒，那漢子却在遲疑，一個頑皮的孩兒罷了，爲甚麼要揪住他。

另一個漢子那知究裡，笑聲喝道：「娃娃，別處玩耍，休阻我們去路。」

秦姜氣得臉兒也紅了，跺脚道：「叫你們揪着他，聽到沒有？這該死的娃兒……」

這該死的娃兒打了，踢了她的屁股，她怎能說得出口來，小蕭琅嘻嘻笑，說道：「原來你眞是個謀害親夫的小妖女，蕭郎大哥哥不要你，你送上門來，我也不要你做媳婦兒。」

秦姜喝道：「你們兩個，讓開。」

先前彩條耀眼令人目眩，已當頭向小蕭琅罩下。

蕭郎心頭一緊，幾乎叫出聲來，却聽大叫一聲，不是小蕭琅，而是近身的那漢子，叫道：「小公主，是我呀，哎唷唷！」

霞光倏斂，可不是彩條把那漢子綑綁得結實，秦姜恨極了小蕭琅，是以彩條頭上那金球多繞了兩個結兒，尚未看清，早一抖彩條，條中的鈎刺已扎入那漢子的肌膚，痛得他哎唷連聲。

可把蕭郎樂得合不攏嘴來，小猴兒呢？

瀟湘子在他耳邊說道：「那另一個漢子身後不是，了不得，這猴兒不僅脫身出來，而且換上了那漢子！」

蕭瑤怎麼皺了眉頭？小猴兒鬼靈精，喜愛還來不及，怎說該打？蕭郎沒問出來，已忍不住叫道：「不好，這漢子又要遭殃！」

只見小蕭琅才從那漢子脚下鑽出

頭來，叫道：「媳婦兒，我在這裡呀！」

秦姜橫肘再抖，解脫了彩條，小蕭琅話聲未落，彩條長達兩丈四尺，就勢橫掃，玉帶纏腰，好狠心的小妖女，竟想連那漢子一齊綑綁，而且立即挫腕一抖，那漢子像殺猪般叫了起來，痛得在地上翻滾。

這番蕭郎可瞧見了，小猴兒竟已轉到了小妖女身後，喜得大叫：「小兄弟，替我狠狠地，踢呀！踢她屁股！」

嚇得秦姜魄散魂飛，當着兩個手下面前，若被小蕭琅踢了屁股，她這小公主的臉向那兒放，顧不得彩條仍纏在那漢子，鈎刺仍深刺在那漢子的肌膚，慌忙縱身一躍，一躍三丈，但彩條一半綑在那漢子身上，餘下不過丈許，不僅帶動了在地上痛得打滾的漢子，而且她縱前的身子，倒被彩條向後扯拉，把她的身子從半空中扯落下來，重重地跌落在地，痛得秦姜摸着屁股，也大叫啊唷唷！

小蕭琅却已拍起手來，叫道：「大哥哥，我才不要小妖女作媳婦兒，我怕她謀殺親夫，讓她嫁給石子兒吧。」

原來荒野山徑，那會平坦，秦姜驀可裡被她自己的彩條扯落下來，恰巧跌在拳大的石塊上，是以加倍疼痛，痛得叫出聲來。

顧不得疼痛，秦姜跳起身來，眼兒早紅了，不僅是氣極怒極羞極，而且也痛得眼淚兒也流了出來，跺脚叫道：「該死的蕭郎，滾出來，原來你支使這小妖怪和我作對，用邪法兒，算甚麼本事。」

「不行，」小蕭琅叫道：「我若是小妖怪，豈不和你這小妖女配成對兒了，我大哥哥不要你，我也不要，小妖女，妳磨折我大哥哥，磨折得他遍體鱗傷，你明白嗎？這叫有仇報仇。」

蕭瑤拿起兩顆石子兒，揚手打出，一先一後，兩顆石子兒在空中一撞，波的一聲響，只見小蕭琅一噘嘴兒，又對秦姜道：「我姊姊在呼喚我，今日且饒你這遭兒，小妖女，你若敢再去纏我大哥哥，我可不放過你，今兒教你知道厲害。」

原來蕭瑤打出的石子，是召喚小猴兒的信號，好個精靈的孩兒，話聲落時，早已去無踪跡，但全都看到他是向天目山中奔去了。

這裡，蕭瑤早一手握着一個，急忙退了回去，才轉過一根石筍，蕭郎再也忍耐不住了，道：「小兄弟用的甚麼功夫呀！這麼神奇？」

蕭瑤脚下不停，也不放手，看了瀟湘子一眼，道：「你不怕被你香妹妹笑話麼？姊姊那會甚麼功，何況又那有功夫不霸道的，只不過小猴兒生性頑皮，專好惹事生非，怕他遇到江湖中人，遭遇不測，是以把我僅會的紫虛微步，傳授了他。」

蕭郎尷尬得臉紅了，蕭瑤竟也知道香妹的稱呼，不怪她一遇到瀟湘子，竟和她携手而行了，顯然知道的，遠比他想像的多，神仙中人？難道，這位姊姊眞是神仙中人。

瀟湘子也臉兒紅紅，顯然也和他一般想。

蕭瑤笑着瞧了他們一眼，停下步來，道：「不要胡思亂想了，兄弟，你落入武夷優曇手中，香妹妹惶急得不惜與那魔婆反目，公然對抗，還不夠說明一切麼，姊姊有了這樣的香妹妹，只有更喜歡的，你，還有你，你們的眼神，不已把甚麼情愛都告訴我了，又何用猜想預知。」

蕭郎見瀟湘子羞不勝情，忙用話來岔開，道：「姊姊，你哄我，那不是紫虛微步。」

「只不過把紫虛微步有所發揚。」蕭瑤道：「或者，若必要給一個名兒，就叫作紫虛大挪移吧，我已告訴過你了，姊姊用以防身，又不會別的功夫，自然也精益求精，如此而已，你們若是喜歡時，姊姊也傳授你。」

「還有我。」瀟湘子道：「姊」，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嗳呀！你這小猴兒，嚇了我一跳。」

小蕭琅從她脚下鑽了出來，嘻嘻笑道：「相公姊姊，你教我九疑飛花，我教你紫虛大挪移。」

蕭瑤臉色一沉，道：「小孩兒，休得胡說，今後你要再提及古墓有關的甚麼，你這相公姊姊饒你，我也不肯饒。」

小蕭琅急得臉色也紅了，道：「我豈不知古墓盤谷，數千年不爲世人所知，姊姊，我可不是小孩兒啦。」

瀟湘子知這兩姊弟兩人已盡知古墓之秘，便也毫不隱諱，道：「姊姊，果然他生具異稟，難得小小年紀，已能明辨是非邪正，古墓盤谷，舜土堯天，對君臣正人，其實亦非不可相告之秘，何況姊姊小兄弟，只可惜不在盤谷絕壑，不然亦要冰天雪地，始能練成九疑飛花，而且還得持之以恆，非十數年不能練成的。」

小蕭琅吐出的舌頭，久久縮不回去，蕭瑤道：「即使你願意傳他，我也是不許的，猴兒天性到處惹是生非，這種神化的功夫，一旦用之江湖，被人追查，不也洩漏了古墓之秘，你斥責武夷優曇，言猶在耳，難道自犯古墓戒律，難道你不願在這滔滔濁世中，保全這片乾淨土地？」

瀟湘子臉上一紅，道：「小兄弟天生異稟，實是令人愛，而且……」

蕭郎肅容，點了點頭，道：「姊姊，我明白她的領悟了，古墓盤谷雖是堯天舜土，但出世而獨善其身，乾淨只不過一片土地，何如姊姊你入世而兼善天下。」

這不就是蕭郎所盼望的，天宮歲月太淒清，朝朝暮暮數星雲，看來，瀟湘子眞有所領悟了，是以，雖然一臉肅容，其實心下喜極。

蕭瑤道：「你們謬讚我了，施藥行

醫，濟世救人，你能說兼善天下，不過學以致用而已。」

「正是，」蕭郎道：「姊姊，若練得一身絕世武功，不用以除妖魔，豈不有負所學。」

瀟湘子笑道：「姊姊，他不是又想到那小妖女了。」

小蕭琅嘻嘻笑，道：「大哥哥，我已把她誘入西天目山中，你若仍然惱恨，要不要我再去踢她兩脚？」

蕭瑤忽然嘆了口氣，道：「你這小猴兒，可知已闖大禍麼？情孽牽纏，竟如是可怕，不料這武夷優曇，積恨如是之深，不僅暴戾成性，更老謀深算。」

蕭郎愕然，道：「姊姊，你說甚麼呀？我不明白？」

瀟湘子道：「姊姊果然神仙中人，都瞞不過你，背叛古墓的，其實是這武夷優曇，而非玉姬公主，玉姬公主不返古墓，不過是躲避這武夷優曇的追殺而已。古墓盤谷，既是舜土堯天，與世無爭，又那會在武學上用功夫，九疑飛花只能令人時光凝結，不過是防盤谷桃源外洩於世，盤谷中有人自幼生長在懸岩絕壑中，輕身功夫也無異與生俱來，如是而已……」

蕭瑤道：「僅此兩端，不已勝過天下任何上乘武學，無聲之所以勝有聲，你不以爲是武功，其實更勝一招一式的武功了。」

瀟湘子也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但武夷優曇暴戾成性，與盤谷悖道而行，自知不容於古墓，於是把這兩門無爭的功夫精益發揚了，是以連谷中長老，亦奈何她不得，她自作多情，以爲玉姬公主的夫婿移情別戀，不僅殺害了，甚至連玉姬公主亦不放過。」

「她本性已暴戾，從此更奇妒。」蕭郎道：「先先後後，一連殺死了三個夫婿。」

「堯天舜土的古墓，如何能再容得下這已嗜殺成性的武夷優曇，但她雖已把古墓功夫精益發揚了，却對谷中三長老有所忌憚，再加更痛恨玉姬公主，未曾尋獲，豈會甘心，是以叛離古墓，來到這東海之濱，改名武夷優曇，追查玉姬公主的下落。」

蕭瑤點頭，又搖頭，嘆道：「是一旦惹情牽，便不能自拔了，豈不可嘆。」

瀟湘子繼續說道：「自她離開古墓，盤谷中人眞箇人心惶惶，數千年與世隔絕的盤谷，一旦外洩，豈不毀於一旦了。」

「於是，」蕭瑤凝視着瀟湘子，道：「你這后軍之後，集古墓功夫之大成，訓練出你來，派遣你前來，明是查訪玉姬公主，其實是爲這武夷優曇而來，却不料這魔婆老謀深算，爲求自保，壯其聲勢，早已勾結了海鷹帮，海鷹帮的爪牙遍佈沿海，而且高手如雲。」

蕭瑤皺了眉頭，望了望蕭郎，再又對瀟湘子道：「實是高手如雲，你兩人泛舟曹娥結情緣，這魔婆早已得報了。天劍蕭郎、天魔女把杭州城鬧得地覆天翻，江湖上出現了這樣的人物，杭州城地覆天翻了，海鷹帮豈有不關心的，也許，這不過是巧合，派了無數高手前來，天魔女與天劍蕭郎又公然泛舟曹娥，惟恐天人不知，隨後，你又立即出現了，你們在明，人家在暗，如何瞞得過他們。」

「你眞是位神仙姊姊。」

「我不過傍觀者淸，把所聞、所見，前後一一參詳。」蕭瑤道：「隨後來了雁蕩雙嬌，當然，暗處還有那武夷優曇，自然一眼便認出你是古墓中人，當然也知道你是爲她而來，我曾仔細觀察那秦姜……」

蕭郎切齒咬牙，道：「該死的小妖女！」

「我鑽出水來，連一圈浪花兒也沒激起。」小蕭琅得意的說。

「她是假裝不覺。」蕭瑤道：「我却見到她雖和你這相公姊姊在說話兒，眼角兒却瞟着身後，我也見到她唇邊浮現的冷笑，而你！」對瀟湘子道：「你當然知道，她不是追趕不上你，現在，都跟我來。」

一句相公姊姊，都笑了，隨她回到那中宮的石筍，她爲何走得那麼匆忙？只見她拿出一個木盒來，再又找來了兩套衣衫，道：「相公姊姊，可要委屈你一下了，換上這套衣衫，尤其是你。」

塞了一套衣衫在蕭郎手中，道：「換上了，我再替你們改變一下容顏，就不怕被人認出你來了，你這個天劍風流的蕭郎，就不怕再到處拈花惹草了。」

「原來姊姊你不但能醫人，而且易容亦有術。」

蕭郎的眼睛睜大了，湊近蕭瑤，他早就懷疑，她不是眞正奇醜。

蕭瑤笑了，也不再隱瞞，道：「能易人之容，當然也能自易其容，這模樣，山中採藥，市上行醫，不更方便些麼，早晚必令你們見到我的眞面目，現在，快把衣衫換上了。」

知道她另有派遣，蕭郎和瀟湘子忙換過衣衫，不過是窮人家的姑娘小子的粗衣布裳，蕭瑤道：「要人家不疑，要認識你的人也認不出來，你得先

回復你的女兒身，相公姊姊，你連小猴兒也瞞不過，可知是欲蓋彌彰。」

瀟湘子見蕭郎瞧着她笑，想到那酒家樓頭初相識，敢情蕭郎早已認出她女兒身，不禁臉兒紅了。

蕭瑤笑道：「來，我替你塗上這易容膏，人家便看不出你臉兒紅了，你不要得意，那來這個醜小子啊，是姑娘，一見就會躲得遠遠的，再不用怕那小妖女糾纏你了，我還告訴你們，一經易容，便是水洗也不掉的，非要我用藥液才能回復你們的本來面目。」

不到頓飯工夫，蕭瑤分別替兩人易了容，瀟湘子哎唷一聲，笑道：「那來你這醜小子，給我站遠些兒。」

蕭郎大笑呵呵，說道：「那麼，我們不仍是天造地設一對兒，醜丫頭，當然配醜小子。」

瀟湘子覺得臉兒熱熱的，狠狠地瞪了蕭郎一眼，當着蕭瑤和小蕭琅，怎生沒遮攔，但當眞，臉兒熱熱，可一點也看不出紅來。

「現在，」蕭瑤道：「你們該走了。」

不僅蕭郎，連瀟湘子聽得一聲走，都不由一怔，竟然對蕭瑤生了依戀之情，蕭郎道：「姊姊，原來你趕我們走！」

「不錯，而且要你們立即走。」

「我也要去。」蕭琅叫道：「姊姊，你也替我畫花臉兒。」

蕭瑤道：「你要跟去，求你大哥哥啦，若然你相公姊姊也答應時，我才不要你這小猴兒留下來淘氣，不過還得答應一件事，聽哥哥姊姊的話，」再又對兩人道：「人家再也認不出你們兩人了，却認得這小猴兒。尤其是小妖女和那兩個漢子，自是恨之入骨，快快走，越遠越好，譬如說，天劍風流的蕭郎，再又出現在臨安城，不大不小，做兩件案兒，救兩個烟花苦命女，懲兩個污吏貪官，不用說，哄動臨安城，也就立即傳了開去。」

「但我已易了容？」

「以往，是見過你眞面目的人多？還是傳聞更盛？而天劍蕭郎的天劍，可是絕世無雙，現在，你們已易了容，反而是你們在暗處了，小猴兒鬼靈精，帶他在身邊，倒可助你們一臂之力，你們不會不明白我的用意吧！跟我來。」

蕭瑤出了石筍之林，見野徑無人，道：「往東走，不待日落，你們就可泛舟西湖了，記住了，天氣逐漸炎熱，買頂草帽兒頭上一戴，小猴兒，還不帶路快走。」

小蕭琅扭轉頭來，不過那麼一扭身兒，已在三丈外了，還會不喜得像匹脫羈的野馬兒，叫道：「大哥哥，小媳婦兒怪可憐的，要不再踢她兩下子，她也不知咱們已上了路，只管往東走，不用半個時辰，我就去和你們會合了，小媳婦的彩條在陽光下會發光兒，怪好玩的，老遠你們就能見到了。」

話聲未落，已溜去無踪，待要回身向蕭瑤告別時，這位神仙姊姊那還有影兒。

「你明白麼？」蕭郎道：「海鷹幫財雄勢大，難保沒人識得先天易數的，姊姊不願露了行藏，甚至不容人疑心。」

瀟湘子道：「了不得，姊弟兩人簡直心意相通，這小猴兒一句也不用吩咐，已知姊姊的心意了，我們可能輸給小猴兒，快走。」

兩人一口氣奔到溪口，可就上了大路了，瀟湘子才放慢了脚步，只把個蕭郎追得上氣不接下氣，想：自然的女兒，天性也難免好勝的，必是和小猴兒較量上了，氣喘喘說道：「這小淘氣只怕還在山裡轉哩，倒是別走得太前了，山地裡竟有這樣一個市鎭，何不找個飯鋪歇一會兒，想必你也餓了。」

瀟湘子抿嘴兒一笑，道：「你怎不說喘口氣兒，不煞煞這猴兒的傲氣，他必肆無忌憚，到處惹事生非，可不是餓啦。」

午後時光，天氣炎熱，蕭郎額上已見了汗，初忘記已易容，抹了兩把汗，才記起了來，啊呀！

瀟湘子道：「你忘了姊姊怎麼說來，水洗也洗不掉，你笑甚麼呀？」

蕭郎望着她，痴痴笑道：「這醜大姊是誰啊，怎生又香得令人心醉。」

瀟湘子在他湊近來的鼻尖兒上，敲了個爆栗兒，說道：「這醜小子又是誰啊，怎生嘴兒更臭啦。」

蕭郎大笑道：「更臭，豈不是你先前已識得這臭嘴的小子了，待會你親手斟一杯香香酒，我喝了，便不臭啦！」

想起月下泛舟曹娥，蕭郎心下先甜了，瀟湘子道：「啊呀！小妖女！」

當眞鶴唳風聲，草木皆兵，一聽說小妖女，蕭郎登時膽落，一跳到了瀟湘子背後。

瀟湘子笑得彎了腰兒，蕭郎却紅了臉兒，道上來了兩個漢子，可不是小妖女，他不怕秦姜的彩條，但一不小心，般若佛印却會令他失去了抵抗之力。

瀟湘子道：「也有你怕的人了，還道你天不怕，地不怕。」

「且慢，這兩個漢子！」

瀟湘子也認出來了，竟是先前和小妖女一道兒，被小蕭琅戲耍了的，既然也來了，小妖女還會遠麼？不由蕭郎不心驚，不料來得這麼快。

忽聽身後有個嫩嗓子，叫道：「買啦，這位醜大哥，醜大姊，可要買頂草帽兒來遮羞。」

這番輪到瀟湘子大吃一驚了，身後轉出來的，竟是小猴兒！

小蕭琅手上可不是拿着兩頂寬邊的大草帽，敢情不但走在前頭了，且替他們買了草帽來，瀟湘子道：「猴兒

兄弟，敢情你會飛。」

她想煞住小猴兒的傲氣，嘿！不料人家倒煞了她的傲氣，臉兒熱熱的，不過，不怕被人瞧出臉紅了。

小蕭琅道：「敢情，小媳婦還在山邊轉哩，只聽她對兩個漢子道：「師傅被天魔女寃了，在山裡白轉了一夜，咱們別也上了當，只怕還躲在那亂石堆左近，那意思是要回頭尋去。」

蕭郎心中先樂了，道：「不踢她屁股，更待何時，不用說，小兄弟，你又替大哥哥出氣了。」

小蕭琅嘻嘻笑，挑眼揚眉兒，道：「你猜錯啦，我先打了兩下子，大哥哥，你說，媳婦兒多邪門，打兩下子，她倒只跳了起來，那知小媳婦的屁股是捏不得，也摸不得的，我不過順手摸一下，捏那麼一下子，她倒氣得大駡起來，我這才踢了她一脚……」

樂得瀟湘子也笑出聲來，小人兒，怎會懂得，那最是摸不得，捏不得的。蕭郎却心頭一緊，道：「你好大膽，小妖女不但能把方圓三丈罩在她那彩條之下，而且，般若佛印更邪門。」

兀自嘻笑的小猴兒道：「故爾，我踢了她一脚，不逃，也不跑。」

「又附在她背上？」瀟湘子讚道：「好個精靈狡獪的猴兒。」

「你又猜錯啦，」這番我是跳到她頭上，倒豎蜻蜓，只一用勁兒，小媳婦就蹲下了，任她再邪門，也無可施其技，我可脚前頭後，激射出三丈外去了。」

「轉頭就跑？」

「我說：我才不要你作媳婦兒，小妖女，休來纏我，她跳了起來，我才轉頭就跑。」

蕭郎啊了一聲，道：「豈不是小妖女已在鎭上了！」

瀟湘子道：「小猴兒，你大哥哥嚇破膽了，放心，即使來到跟前，也認不出你來了。」

小蕭琅眉開眼笑，說道：「我對那賣草帽的漢子說：喏！我媳婦兒來啦，你向他討錢去，搶了兩頂就跑，怕那漢子不纏着她。」

說話間，原來那兩個漢子隨後追來，脚下自是慢了，都瞧見了。當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叫道：「好小子，那裡跑！」

小蕭琅道：「醜大哥、醜大姊，進鎭口左邊第一家，我已替你們要了飯菜。」

小猴兒轉身就跑，兩個漢子拔脚就追，和兩人擦身而過，多一眼也不瞧，果然認不出他們來。

兩人進得鎭來，不過十來家舖面，果然有家飯舖，啊呀！當眞寃家路窄，小妖女秦姜竟迎面而坐，嚇得蕭郎一縮步，却見門口一個店夥迎了上來，道：「是你們了，果然是……」

「醜大哥、醜大姊，是不是？」瀟湘子道。

那店夥忍住了笑，必是心想：這姑娘好生醜陋，這把聲兒可甜。道：「有位俊俏的小哥兒替你們備了飯菜，兩位請進，飯菜已在桌上了。」

「還要你守候在門口，」瀟湘子道：「若是接得我們，待會有賞，是不是？」

那店夥笑道：「不是待會，是先打賞了，那小哥兒眞闊綽大方，幾錢銀子的飯菜，竟留下了一個金菓兒，說多的打賞我們。兩位可是那小哥兒的大哥大姊？小店小買賣，童叟無欺，若要取回……」

瀟湘子一擺手，道：「好一個童叟無欺，我那小兄弟雖然人小，可也一諾千金。」

不容蕭郎縮身，瀟湘子早抓住了蕭郎的胳膊，不由他不硬着頭皮走進店來，小妖女在做甚麼？伸手入懷，却伸不出來了，臉上已變了顏色，不過也和那兩個漢子一般，對這醜大哥、醜大姊多一眼也不瞧。

蕭郎才知姊姊易容有術，連小妖女也認不出他來了，還有甚麼好害怕的，再說，只不過兩番吃夠了苦頭，一朝被蛇咬，十載怕井繩而已，又豈是眞怕了這小妖女，在瀟湘子耳邊道：「你笑甚麼呀？」

瀟湘子連嘴唇兒也不見動一下，蕭郎耳邊却响起了她甜甜的聲音，說道：「小猴兒那來金菓兒，這不是巧麼，人家藏在懷裡的金菓兒却不見了。」

蕭郎心中一動：「那日在錢塘道上，情深義重紫薇塞在他手裡的錦袱中，可不是有一袋金菓兒，忙伸手入懷，忐怪，那袋金菓兒分明仍在懷裡。

瀟湘子道：「人家不見了金菓兒，是以伸不出手來，難道你的也不見了？」

蕭郎明白了，那店夥提及金菓兒，小妖女顯然心中一動，伸入懷中的手，可不是再也伸不出來了，只見小妖女在切齒咬牙。

「醜哥哥呀，只道那孩兒玉琢粉粧可愛，敢情還是位貴人，快吃喝了趕路。」

只見秦姜要了滿桌的菜餚，顯然是在等待那兩個漢子，海鷹幫財雄勢大，幫主的嬌嬌女平日自是習慣了揮金如土，蕭郎皺着眉頭，笑了，想當然，小妖女吩咐說：有甚麼吃喝的，只管取來，却那知懷裡不見了金菓兒，待會可有她好瞧的，却又不奇怪了，小蕭琅把兩個漢子誘去了何處？眞不明白，小妖女懷中的金菓兒，他是怎生偷盜去的？小小年紀已如此頑劣賊猾，長大了若然心術不正，那還了得。

瀟湘子眞餓了，像是只顧吃喝，蕭郎耳邊却响起了她的甜甜的聲音，說道：「別皺眉頭啦，小人兒已能明辨是非，分得邪正，因爲他是自幼在你那神仙姊姊身邊長大起來的，長大了，還會擔心他心術不正麼？」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方玉琪被李跛擊落崖下，爲蓮兒所救，服下「翠玉蓮實」後，不但傷勢痊癒，還打通了生死玄關，與蓮兒雙雙進入蓮花峯石室，專心演練三十六式「大羅天劍」，在蓮兒的悉心指導下，經過三五天光景，方玉琪已把劍法記熟，由於蓮兒急於趕回蓮花島，遂與他暫別，獨留方玉琪在洞內專心鑽研，三個月後，方玉琪大功告成，離開石室，回到準提庵，只見庵內正有兩名老者在對弈……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瑜·文　陳可飛·圖

雪蓮情

曾服靈丹極品　軀體百毒不侵

那兩個老人一個白臉，一個紅臉，看年齡都在六旬以上，此時四道目光只是注視着棋枰，目不旁視，似乎對方玉琪的走近身邊，根本一無所覺，就連他說話都沒聽到。

方玉琪等了一會，依然不見人家理睬，不由大聲說道：「兩位老丈，可知庵中之人去了那裡？」

他這一回聲音較大，但兩個老人依然連頭也沒抬一下，只是左邊的白臉老人左手輕輕擺了一擺，好像回答自己不知道，也好像是叫自己別吵他們！方玉琪心中不禁有氣，暗想自己何必多問，進去瞧瞧不就是了？當下不再多問，一腳就往後進走去。

他首先奔到自己師叔靜因師太以前住的禪房，四下一瞧，師叔和姜師妹業已走了，案頭上也沒留下甚麼字條之類的東西。

再到對面庵主青師太的禪房一瞧，房中也是空蕩蕩久無人住，但目光瞥處，忽然發現臨窗桌上却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個大信封，上面寫着：黃山準提庵青師太道啓　玄黃敎緘

特別是「玄黃敎緘」四個紅字，十分刺目，信封並沒封口，但好像還沒有人動過。

「玄黃敎？」方玉琪從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一個「玄黃敎」，心中好奇，不由取起封套，抽出一張紅底黑字的請柬，只見上面印着：

「本敎敕應天命，繼承道統，玄黃主敎，四海景從，起武林百代之衰，合江湖萬流歸源，茲訂天中佳節，假九宮正峯舉行開壇大典，務請

貴派光臨觀禮，曷勝企禱之至！

玄黃敎總壇主龍步青百拜頓首」

「大師兄！」

方玉琪瞧得目瞪口呆，雙手捧着請柬，不由自主的微微顫抖，自己大師兄龍步青竟然當起甚麼玄黃敎的總壇主來了，開壇立敎，自然該叫敎主，總壇主這個名稱却有點不倫不類，而且口氣也大得出奇！

甚麼起武林百代之衰，合江湖萬流歸源！哦！原來玄黃敎野心還不小，要統一武林，唯我獨尊！

五月端陽，在九宮山正峯行開壇大典，難怪自己上次碰到的那個自稱是自己師嫂的玄裳少婦邀約自己到九宮山去了！

大師兄敢於如此明目張膽，妄作妄爲，想必就是受了那個女人的蠱惑。

他氣憤憤的放下請柬，心中盤算着自己還是先上九宮山去，勸阻大師兄呢，還是先上勾漏山找紅葉妖婦報仇？

不！大師兄平日睿智果斷，既敢如此膽大妄爲，那會聽小弟的勸告，自己不如先去手刃妖婦，報了師仇，再到九宮山去不遲，何況目前離端午還有兩個月光景，時間也還來得及。

他退出青師太房門，再從禪房找到厨房，依然一個人也沒有，顯見連駱姑婆都不在了！

方玉琪不再停留，匆匆退到前殿，階前兩個老人依然一聲不作，蹲坐如故！心暗想：他們可能是看庵之人，自己既然找不到駱姑婆，留下口信也是一樣。這就再次走到兩人身邊，拱手道：「兩位老丈想是替青師伯看守準提庵的？」

「……」

「在下方玉琪，此刻急須趕上勾漏山去，如庵主回來，敢請……」

他話未說完，只見右邊的紅臉老人忽然哼了一聲，道：「你這是自找死路！」

方玉琪聽得一怔，目光不禁往紅臉老人瞧去，原來他對面的白臉老人手中正拈着一顆白子，往黑棋圍住的一處死角上下去！

白臉老人莞爾笑道：「不要緊，已經碰上兩顆救星！」

果然，他白子下處，邊上還有兩顆白子，成爲犄角之勢。

紅臉老人嘿嘿笑道：「這就要看如何走法了。」

方玉琪見他們只是對棋說話，根本沒睬自己，心中一氣，沉聲道：「兩位難道沒聽到在下說話？」

紅臉老人緩緩抬起頭來，但他依然連正眼也沒瞧方玉琪一下，只是向白臉老人問道：「他這般大驚小怪的，可是和咱們說話？」

白臉老人隨口道：「唔！好像在和咱們說話。」

方玉琪盛氣的道：「不和你們說話，難道在下是說給自己聽的？」

紅臉老人怒聲道：「這小子從那裡來的？」

白臉老人道：「我也不知道，別理他就是！」

說着，從懷中掏出用草繩串着的兩枚制錢，頭也不抬，隨手向方玉琪遞來，口中說道：「別嚕嗦，你拿去吧！」

方玉琪不想白臉老人居然摸出兩枚制錢，打發自己走，心頭不由大怒，但目光一瞥，只見這兩枚制錢，一枚塗着硃紅，一枚塗着白粉，似乎和普通的制錢有異。

但他在憤怒之下，只匆匆一瞥，根本沒有看清楚，便冷哼一聲，雙足一點，人如離弦之箭，颼的一聲往牆外縱去！

耳中依稀聽到白臉老人在身後咨嗟，說了聲：「可惜！」

方玉琪却沒有理會，飛出準提庵，立即沿着山路直奔官道，往南攢程。

一路上聽到的，却盡是談論着玄黃敎和大師兄龍步青的事，方玉琪自然十分留心，但聽來聽去，沒有一個人能說得出玄黃敎的來歷，甚至連龍步青這個人，也言人人殊，誰都說不清楚，反正這次別說各大門派，只要江湖上稍具名氣的人，誰都接到了一張玄黃敎觀禮的請柬。

更因爲玄黃敎口氣狂得異乎尋常，而且又值五大門派高手在黃山蓮花峯喪失過半，元氣大傷之時，是以玄黃敎的崛起武林，越發顯得非同尋常，接到請柬的人，大有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感覺。

方玉琪一路由江西、湖南南行，只要有江湖上人歇足的茶館酒肆，聽到的莫不以玄黃敎爲談話中心。心頭不禁暗暗感歎，不管玄黃敎是正是邪，但龍步青這三個字却已一舉成名，轟傳天下，他不知是替大師兄高興，還是替大師兄惋惜，他爲了要在端午以前趕上玄黃敎的開壇日期，是以曉行夜宿，一路急趕。

這一天，他趕到容縣，勾漏山脈的蜿蜒山勢業已在望。

入境問俗，他對漢夷雜處、蠻烟瘴雨的廣西，這許多天來，着實聽到了不少寶貴經驗，落店之後，就在街上買了些乾糧和辟瘴解毒的藥物，第二天一早，就往勾漏山而去。

說起勾漏山脈，蜿蜒粵桂邊界，東起北流，西接十萬大山，橫亘四百餘里，峻峯起伏，數以千計，幽壑深林，有許多地方瘴烟腐沼，陰森死寂，從無人跡。

當日方玉琪曾聽七指煞君說過，九陰谷是在九雲嶺下面的一處幽谷，要找九陰谷，自然得先找九雲嶺。

他先前還認爲有了地名就不難找到，像天台的北峯，像黃山的蓮花峯，到了山下，一問便知。

那知這回他可想錯了主意，趕到山下，但見一片荒涼，那有甚麼人烟？迎面峯巒重疊，黝林如墨，除了可以沿着溪流，進入山區，簡直無處可以問路！

方玉琪面對着險惡窮山，心頭雖然發怔，幸虧自己昨晚打尖之後，曾經約略打聽過勾漏山形勢，據那位賣藥的人說，山勢是由西往東伸展，九雲嶺正好在東西之間。

他緊了緊背上包裹，就施展輕功，沿着山澗，直向山中奔去！

入山漸深，眼前的危崖峻嶺、斷澗絕壑也越來越多，密壓壓的參天古木、陰森森的及人茂草，差非方玉琪輕功絕世，早已無法通行！

光是一路上獸嗥鳥啼，各種不同的古怪叫聲響徹空山，也足以使人聽得毛骨悚然，大有杯弓蛇影，提心吊膽之感。

一天時間就在羣峯起伏中渡過，眼看夕陽銜山，天空浮雲幻出了絢爛無比的彩霞，鳥啼獸嗥，也越來越響。

方玉琪暗暗估計，自己這一天雖然盤着山峯前行，時而翻山，時而下坡，但少說也走了兩百來里，如果方向沒錯，九雲嶺應該就在不遠！

此時天色漸晚，不如找一個山洞，先休息一晚，明天如果找到九陰谷，就得有一場拚鬥。

心中想着，立即往一處峯巒上奔去！

走了一會，發覺這一帶惡石巉岩，根本連歇脚的地方都沒有，眼看四下慢慢昏暗下來，心下一急，脚下立時加緊，一口氣找了幾重山嶺，依然找不到可供容身的岩穴！

「眞是窮山惡嶺！」他暗暗詛咒着勾漏山，反正自己不怕猛獸侵襲，就是露宿一曉也不打緊！

他放緩脚步，慢慢走去，盤過山頭，漸覺峯迴路轉，眼看一片平坡，碧草茸茸，景色清麗，索性就停住身形，背倚一株盤根老樹，在草地上坐下，把松紋劍放到身邊，然後從包裹中取出乾糧，慢慢吃着。

這一會工夫，皓月銀輝，已從樹上昇起，但見遠山迷離，烟景如畫！

舉頭望明月，一時間思潮起伏，自己在天台北峯習藝之時，不是也時常對月練劍？想起嚴父慈母的師傅，也想起英華畢露的大師兄！

他眼睛漸漸潮濕，同時喉頭甚渴，張目四顧，暗想山脚下可能會有潤水，心念轉動，站起身子，一手提着長劍，起步往坡下尋去。

果然約莫走了數百步路，已可聽到潺潺水聲！

心頭一喜，便依着水聲走去，月光之下，瞧到一縷銀鍊從一處石壁上倒掛而下，滙成一潭清水！

方玉琪放下包裹、長劍，伏下身子，兩手掬起一捧清泉，俯頭就吸，只覺入口微澀，但此時口中極乾，也並未在意，一連喝了幾口清水，渴猶未止，還待再喝！

驀聽頭上有人嬌喊一聲，「嘶！」一縷尖風帶着叮叮清響，往自己肩頭打來！

如今的方玉琪武功造詣大非昔比，就是三個月之前，他也不會把區區一枚暗器放在眼裡，他左手用袖口抹了抹咀角水迹，連看也不看，右手中食兩指向前一夾，已把打來暗器夾住。

叮！清響乍停，方玉琪只覺這東西體積極小，入手輕微，但從十丈之外打來，取穴極準，此人指上功夫想來不弱！

低頭一瞧，原來自己夾在手指中的，竟是一枚製作精巧的銀鈴，難怪打來之時，叮叮作響！

就在這眨眼之間，又見一縷銀影像殞星般往身前瀉落！

方玉琪目光何等犀利，來人身形落地，他已瞧清那是一個夷女裝束的少女，身上穿着一襲銀色短襖和一條梅紅窄褲，纖細腰肢，俏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手上還握着一柄彎月形苗刀！

此時兩點星星似的雙瞳，正注定自己臉上，嬌聲問道：「你喝了這潭裡的水？」

方玉琪心中一動，暗想自己在勾漏山跑了一天，不見半個人跡，此處離九雲嶺不遠，這夷女方才飛下來的輕功，造詣不弱，莫非她就是紅葉妖婦門下？

他一想到紅葉妖婦，不由臉色驟變，但他帶着人皮面罩，別人自然瞧不出來，只是冷冷應道：「不錯！這潭水可是妳家之物？」

夷裝少女聽得微微一怔，道：「誰說這潭水是我家的？」

方玉琪冷哼道：「潭水既非妳家之物，在下喝了幾口，就值得姑娘用暗器傷人？」

夷裝少女這才聽出方玉琪語含搶白，不由粉臉一紅，薄怒道：「這叫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姑娘用銀鈴打你，只是一片好心！」

方玉琪聽得大奇，同時瞧着對方一副天眞未鑿的模樣，心氣漸平，問道：「姑娘此話怎講？」

夷裝少女噘着櫻唇，向石壁一指，兩條又黑又光的辮子跟着晃動，一面負氣的道：「你識字的話，不會自己瞧瞧清楚？」

方玉琪順着她目光瞧去，只見潭頂石壁上，果然鑿着八個大字：「潭水有毒，不可飲用！」

方玉琪驀然驚道：「這水有毒？」

夷裝少女白了他一眼，得意的道：「毒泉潭一滴潭水，就得劇毒攻心，這回你總該明白，姑娘不是暗器傷人吧？」

方玉琪知她所說不假，但試一運氣，却又並無異樣！

那夷裝少女哼道：「快別運氣，中了毒運氣，豈不死得更快？快跟我回去，我爺爺會給你解毒，再遲就來不及了！」說完回身就走！

方玉琪聽她說得如此厲害，不禁心頭大凜，尤其她最後那句「再遲就來不及了」。

驀然想到她可能就是紅葉妖婦一黨，她既要自己跟去，自己正苦於找不到九雲嶺下落，有她帶路，豈不正好。

萬一邀天之幸，趁自己毒發之前，和妖婦拚個同歸於盡，至少也替師傅和歸老前輩報了血仇。

心念轉動，立即取過包裹長劍，跟着夷裝少女就走，一面漫不經心的問道：「姑娘想是住在九雲嶺了？」

夷裝少女道：「九雲嶺離這裡遠着呢！」

方玉琪微微一怔，又道：「那麼姑娘府上在那裡？」

夷裝少女邊走邊道：「我不是領你去了嗎？」

方玉琪[illegible]得啞然失笑，道：「在下還沒請教姑娘貴姓？」

夷裝少女道：「我叫谷飛鶯！」

方玉琪道：「原來是谷姑娘，在下

失敬！姑娘一身輕功極非凡俗，想來定是名門高弟，不知尊師是誰？」

谷飛鶯想是聽他稱讚自己，高興起來，嗤的笑道：「用不着前倨後恭，我的武功是跟爺爺學的。」

方玉琪又是一怔，暗想難道她和紅葉妖婦無關？一面又道：「這麼說來，姑娘倒是家學淵源，不知令祖如何稱呼？」

谷飛鶯道：「大家都稱爲我爺爺蓑衣丈人，你總聽人說過吧？」

蓑衣丈人？方玉琪幾曾聽人說過這個名字，他微微一頓，歉然的道：「啊！在下是初來貴地。」

谷飛鶯哼道：「眞是孤陋寡聞，他老人家蓑衣丈人的名頭，你只要一進廣西，問三歲的孩子都知道！」

說話之間，業已翻過山嶺，只見山坳中隱隱現出燈火，那是依山而築的幾間石屋！

谷飛鶯脚下加緊，一面說道：「我家就在前面，快跟我來，唉，爺爺的屋子裡沒有燈光，不要已經靜坐了？」

她身形如風，一下掠近柴門，回頭一瞧，只見方玉琪從容跟在自己後面，一步也沒落後，不由微露詫容，正待伸手叩門，只聽裡面有人問道：「飛鶯，妳在和誰說話？」

柴門啓處，燈光一亮，開門的是一個濃眉大眼、三十多歲的年輕人，瞧着谷飛鶯身後還跟了一個淡金臉漢子，不由臉色微微一變。

谷飛鶯讓方玉琪入屋之後，一面叫道：「三叔，他誤喝了毒泉潭的水，我才帶他來的。」

那被叫做三叔的望了方玉琪一眼，冷冷的道：「爹方才已經靜坐了，怎好驚動？」

谷飛鶯道：「三叔，那怎麼辦？」

三叔遲疑的道：「讓我瞧瞧藥去，飛鶯妳跟我來！」說着，返身往裡就走，谷飛鶯忙着跟了進去。

方玉琪瞧着那被叫做三叔的年輕人神色倨傲，心中大是不快，暗想替人解救劇毒，原是一件好事，但看他似乎大有見死不救的神色！

不久，裡面傳出極低的聲音，那正是谷飛鶯三叔的聲音：「飛鶯，妳可知此人是甚麼來歷？」

谷飛鶯道：「我只見他喝了毒泉潭的水，誰知道他的來歷？」

那三叔道：「他是九陰夫人的羽黨！」

九陰夫人？方玉琪聽得微微一震，難不成九陰夫人就是紅葉妖婦？

只聽谷飛鶯驚奇的道：「三叔，你怎會知道的？」

那三叔冷嘿道：「昨天不是也有一個人喝了毒泉潭的水，死在路旁嗎？爹就是叫我去埋的。」

谷飛鶯哦了一聲，並沒插腔，那三叔續道：「我起先倒也沒有注意，後來發現那屍體臉上，戴了一張人皮面罩，和他臉色完全一樣！」

方玉琪心中又是一怔，暗想：自己這張面罩是簡小雲送的，難道她也和紅葉妖婦有關？

不錯！自己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覺她雖然生得天眞未鑿，但身世來歷却透着神秘。

他心念轉動之際，只聽谷飛鶯道：「三叔，憑一張面罩，你怎會知道那人就是九陰夫人的爪牙？」

那三叔又道：「自然還有，我見他戴着面罩，心下起疑，再往那人身上一摸，却發現了一個竹筒。」

「竹筒？」谷飛鶯越聽越奇，聲音說得大了一點。

那三叔唔道：「那是一個用蠟固封的竹筒，我因一時好奇，打開一瞧，嘿！妳知道裡面放着甚麼？」

谷飛鶯嬌聲道：「三叔，你快說咯！」

三叔冷哼道：「那是一個叫甚麼玄黃教的呈給九陰夫人的一張計劃表。」

方玉琪聽得心頭咚地一跳，玄黃教，那不是最近轟傳江湖，廣發請柬，預定五月端午舉行開壇大典的玄黃教？由自己大師兄擔任了總壇主，他呈給九陰夫人計劃表？一念及此，慌忙聚精會神的聽下去。

谷飛鶯問道：「計劃表？三叔，甚麼叫計劃表呀？哦！玄黃教，我也沒聽人說過。」

三叔憤激的道：「我也沒聽人說過，想來定是一個邪惡的組織，他們這個計劃眞也惡毒，共分五年實施，前三年按期消滅五大門派，後兩年則剷除江湖上一切反對力量，獨霸武林，唯我獨尊。」

方玉琪不由暗暗切齒，大師兄果然良知盡泯，敢如此倒行逆施！

只聽谷飛鶯驚道：「有這等事！那張表呢？」

三叔怒道：「我在一怒之下，已把它撕得粉碎！」

谷飛鶯道：「三叔，這事你告訴了爺爺沒有？」

三叔似乎在搖着頭，「九陰夫人當年身中桃花毒瘴，還是他老人家給她治好的，這多年來，不但大家相安無事，她對爹也始終禮遇不衰，咱們既不在江湖之中，爹也不問塵事已久，這檔事那好驚動他老人家？」

谷飛鶯道：「三叔，你也眞是，這種掀起江湖上血雨腥風的大事，咱們既是練武之人，那能袖手不管？」

方玉琪不由暗暗點頭，谷姑娘雖是女流，却不失爲一個存有正義感之人！

三叔歎了口氣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百年，江湖上的事兒，自有江湖上的人去料理，何用咱們多事？」

谷飛鶯還想再說，三叔笑道：「好啦，飛鶯，咱們別把話題扯遠了。」

谷飛鶯道：「啊，三叔，你方才說的，和這人又有甚麼關連？」

三叔道：「嘿，飛鶯，妳眞少不更事，這人戴着的面罩旣和昨天中毒死去的人一樣，分明就是同黨！」

谷飛鶯啊了一聲，壓低聲音道：「那麼，三叔依你說，該怎麼辦？」

那三叔也壓低聲音說道：「咱們雖然不管江湖是非，但這種邪惡之徒，也犯不着浪費咱們的靈藥，只要敷衍他半個時辰，他就會毒發身死！」

谷飛鶯沉吟道：「三叔，這怕不大好吧，爺爺知道了……」

三叔又道：「爹這時已經靜坐了，不到子夜，不會醒來，咱們只要不驚動他老人家就行了。」

他們話聲才落，突然聽到一個蒼老聲音叱道：「畜牲，醫者有割股之心，即使遇上十惡不赦之徒，豈能見死不救？何況僅憑臆測，就敢如此草菅人命？我平日教誨你們的話，都到那裡去了？」

三叔驀地一驚，連忙低聲叫着：「爹，你老人家教訓得極是！」

谷飛鶯喜道：「啊，爺爺，原來你老人家今晚沒有靜坐？」

蒼老聲音笑道：「乖孩子，妳做得對，說得也對，比妳三叔自私的想法强得多啦！」

後面房中，這一陣私語的聲音極輕，但方玉琪聽得極爲清楚，暗想，那蒼老聲音敢情就是谷姑娘的祖父蓑衣丈人了，他這種胞與爲懷的救人精神，不覺使自己聽得肅然起敬！

心中想着，只見從屋後緩緩走出一個鬢眉皆白的清癯老者，他身後跟着那個叫三叔的漢子和谷飛鶯兩人。

方玉琪趕忙站起身子，作揖道：「在下誤飲毒泉，驚擾老丈，心實不安。」

蓑衣丈人聞聲一怔，毒泉潭水，一滴斷腸，誤喝之人，經過這一陣時間，照理早已腹痛如絞，聲音暗啞，何以此人不但沒有疼痛現象，而且話聲也一點沒有變音？

心念轉動，立即擧目瞧去，只見淡金臉漢子一張毫無表情的臉上，兩道目光宛若一泓秋水，清澈有神，分明內功已達上乘境界！

不由白眉微微一皺，道：「貴客身懷上乘武功，老朽至爲欽佩，不過毒泉潭水發自地底，含有一種極毒礦質，和普通毒藥不同，尊客如仗內力，把喝入毒泉逼聚一處，時間稍久，即有穿腸蝕腑之虞，快請停止運氣，讓老朽先切一會脈，查明毒入何經，再用藥吧。」

方玉琪依言坐下，伸出左腕，一面說道：「辱承老丈謬譽，在下喝下毒泉之後，蒙谷姑娘見告，不敢運氣，是以在下並未運氣逼毒。」

蓑衣丈人三個指頭按在方玉琪寸關尺上，雙目微闔，聚精會神的切脈，聞言雖不信一個飲下毒泉之人如果不運功逼毒，此時那會如此安祥？是以只唔了一聲，並未作答，那知切完左手心胸、肝、膽、膀胱諸脈，發覺竟然查不出一絲中毒現象，口中說了聲：「奇怪！」

換過方玉琪右脈，再切胸、肺、大腸、腎脈之後，發覺眼前此人不但並未中毒，抑且氣機循環，分明練就一種玄門至高無上的絕世神功，極非九陰夫人門下之士，心下不禁大爲詫異，手指一鬆，兩道炯炯眼神望着方玉琪，懷疑的道：「尊客是否已喝下毒泉潭水？」

方玉琪怔道：「在下因不知潭水有毒，喝了約四五口之多。」

蓑衣丈人沉思有頃，搖頭道：「奇怪，尊客飮下如許毒泉潭水，何以沒有絲毫中毒脈象？實叫老朽費解，尊客身懷絕世之功，老朽已從脈象中得知，不過一個人武功再高，也不能使劇毒自解……」

谷飛鶯深知爺爺武功博雜精微，難得有人得他老人家稱許，這回連聽兩次提到這個淡金臉漢子身懷絕世之功，不由大爲納罕，一雙妙目始終盯着方玉琪直瞧。

那三叔聽說方玉琪喝了毒泉，居然沒有中毒，也感到異常驚異。

方玉琪自己也覺得奇怪，連忙運氣檢查，果然氣機通暢，並無異樣，這就拱手道：「在下自從喝下毒泉，蒙谷姑娘及時趕到，引在下前來，路上即曾運氣檢查，覺得並無異樣，此時依然毫無感覺，在下也不知其故安在？」

要知方玉琪在蓮花峯石室，一連吃下了四顆「翠玉蓮實」，這樣天材異寶的人間仙品，服用一顆，即可起死回生，諸毒不侵，他服下四顆之多，區區毒泉，那會在他體內發生作用？

這恐怕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蓑衣丈人自然更不知其中情形，除了深感奇怪之外，他手捋銀髯，微微點頭道：「老朽平日自稱見多識廣，但對尊客喝下毒泉潭水，並無中毒一節，老朽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尊客掩藏本來面目，恐有難言之隱，如不見棄，能否以師承來歷見告？」

方玉琪聽蓑衣丈人動問，不由朗笑一聲，答道：「在下方玉琪，天台門下，面罩只是友人所贈，並非故作掩飾，老丈勿笑！」

說到這裡，徐徐揭下面罩。

谷飛鶯只覺星眸一亮，紅雲上頰，芳心卜卜亂跳，暗暗想道：「好俊俏的美男子！」禁不住秋波含情，痴痴地望着方玉琪！

蓑衣丈人目光何等犀利，察微知著，瞧着孫女神情，便知她已深深愛上了這位少年！

他白眉微微皺了一下，忽然大聲笑道：「方老弟原來是蒼松道長的高足，二十年前，尊師雲遊廣西，老朽曾有一面之緣，當日談得頗爲投機，不想二十年後，又見道長門下高弟，英挺多姿，實是幸會！」

方玉琪慌忙拜了下去，道：「老前輩原來和先師有舊，請恕晚輩不知之罪……」

蓑衣丈人截口連說：「不敢！」一面却向侍立在背後的三叔和谷飛鶯兩人道：「方老弟，這是三犬子谷騰，這是老朽唯一的孫女飛鶯。」一面向兩人喝道：「你們還不見過方少俠？」

他瞧出自己孫女的心意，一顆芳心已深深地愛上了眼前這位俏秀少年，但如以自己和對方師尊有舊，那麼孫女兒豈不比方玉琪晚了一輩？

但薑終究是老的辣，他心念一動，給他想出個兩全其美，讓自己兒孫以「方少俠」相稱，彼此可免去輩份上的困擾了。

谷騰和谷飛鶯依言和方玉琪重新見禮，大家坐定之後，蓑衣丈人望着方玉琪，道：「方老弟，尊師何時已歸道山？」

於是方玉琪把師傅被害經過簡約說了一遍。

蓑衣丈人聽得連連搖頭，嘆息道：「江湖上恩怨循環，何日始寧？方老弟此來，自然是師仇不共戴天，但焉知九陰夫人也有她的苦衷，六十年殺夫之恨，何嘗不耿耿在懷？」

方玉琪聽得一怔，張目道：「老前輩是說……」

蓑衣丈人低喟道：「當今之世，除了老朽，恐怕再也找不出知道九陰夫人底細的人了！」

方玉琪忙道：「晚輩願聞其詳。」

蓑衣丈人想了一想，笑道：「那該是六十年以前的事了，老朽還只有二十來歲，隨侍先師，行道滇桂，那時勾漏山出現了兩個武功極高的人，他們憑着自己好惡，生殺予奪，短短幾年之間，把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

方玉琪聽得心中一動，接口道：「老前輩，這兩人可是勾漏雙魔九臂魔君和七指煞君？」

蓑衣丈人微微點頭，谷飛鶯張着一雙妙目，嫣笑道：「原來你也知道！啊！爺爺，我怎麼沒聽你說過咯？」

蓑衣丈人莞爾道：「說給妳聽，妳也不會知道。」

谷飛鶯噘着小嘴道：「你說了，我不就知道了嘛？」

蓑衣丈人並不理會她，只是續道：「那勾漏雙魔的武功，據說是在靈山一處峭壁中得到了一冊武功秘笈，叫做『玄陰眞經』而來……」

「啊！靈山？那就是離咱們這裡不遠的那座怪石山？」谷飛鶯道。

蓑衣丈人瞧她這般性急，不禁捋鬚笑道：「那裡還有旁的靈山？」

谷飛鶯思索着道：「就是咯，我總覺得那山有點特別，好像有寶物似的，原來果然藏着武林秘笈。」

方玉琪被她說得笑了起來。

只聽蓑衣丈人道：「飛鶯，妳別打岔，聽爺爺說下去，那勾漏雙魔橫行江湖，作惡如山，終於惹起當時五大門派的注意。大家發下宏願，誓必爲武林除害，這就柬邀江湖白道高手，聯合圍剿，五大門派的主腦人物，在這一戰中喪亡殆盡，幸好兩個魔頭也同時傷重致死……」

方玉琪暗想：「七指煞君只傷未死。」但他只是心中想着，並沒說出口來。

蓑衣丈人續道：「就在勾漏雙魔被圍攻的第二年，唔，該是那年的秋天，因爲老朽先師是在那年春天仙逝的，所以老朽記得特別清楚。

「不錯！那是中秋前後，老朽爲了尋覓藥草，途經九雲嶺左測，發現躺着一個二十七八的少婦，滿臉風塵，昏死在地，看她裝束，顯然不似本地人氏。

「唉，就是本地人，也不會無緣無故跑到人跡罕至的深山裡來，而且身上又帶着單刀鏢囊，分明還是會武之人，但從她兵刃上推測，武功並不見得高明。

「老朽仔細一瞧，這少婦敢情不知厲害，獨闖深山，中的是山中最惡毒的『桃花瘴』，因爲爲時已久，瘴毒不但侵入臟腑，而且深入骨髓，縱有仙藥，也無法盡解。不過那時老朽身邊正好新配了一種專治桃花瘴的『八寶辟桃丹』，這就餵了她幾顆丹藥，一面就在她身邊守候。

「過了一會，那少婦果然悠然醒轉，老朽也因一時好奇，問她何以單身一人遠來勾漏涉險？

「那少婦知是老朽所救，心中感激，也就不隱瞞，她自稱姓陰，原是九臂魔君的妻子，風聞江湖傳言，丈夫已死在五大門派手下，她不辭千里遠來，就是爲了替丈夫收屍。

「老朽雖覺九臂魔君所作所爲死有餘辜，但他遺孀能爲丈夫之死而不辭艱辛，遠來蠻荒，着實使人起敬。

「老朽因她瘴毒入骨，當時雖被丹藥抑制，可以無事，但一到中年之後，潛伏瘴毒可能會復發，這就送了她一小樽『八寶辟桃丹』，留爲日後之需，一面又送了些山行必備的解毒藥物，才行別過。」

谷飛鶯啊了聲笑道：「後來的我們都知道了。」

蓑衣丈人白眉皺道：「傻孩子，妳知道，方老弟可不知道呢！不准再打岔。」說到這裡，回頭向方玉琪續道：「此後，一晃數十年，老朽早把這件事忘了，直到十年前，老朽隱居此山，這孩子還只有七歲……」

谷飛鶯搶着道：「不，爺爺，那年我八歲了。」

蓑衣丈人慈笑道：「好，七歲八歲也差不了多少！」

谷飛鶯扭着嬌軀，急道：「爺爺，還是由我來說罷。」

蓑衣丈人臉含笑意，瞧着孫女，果然點頭不語。

谷飛鶯粉臉一熱，接着說道：「那

年爺爺剛教了我一套『伏虎拳』，爺爺說過這套拳法，學會了就可以打老虎，我想老虎是山上最厲害的東西，我可以打老虎了，還怕什麼來？」

方玉琪瞧她說得嬌態可掬，不禁微笑。

谷飛鶯白了他一眼，道：「當時爺爺就是這麼說的。」

蓑衣丈人點頭道：「妳說下去就是，中途別打岔。」

谷飛鶯不依道：「他在笑我呢。」接着又道：「那時，我時常一個人偸偸的溜出來，在屋前屋後打轉，希望碰上老虎，好試試我的『伏虎拳』。

「有一天，我正在屋子前面練拳，忽然聽到有人輕笑了聲，我抬頭一瞧，不知什麼時候，林外站着一個美麗女人，向我含笑招手。

「我從來沒見過她，心中覺得奇怪，就問她是從那裡來的？

「那美麗女人只笑了笑，一面拉着我的手，問道：『妳這套拳法是跟誰學的？』

「我道：『是爺爺教的。』

「她笑道：『這種拳法，學了沒多大用處。』

「我心中不服，哼道：『我爺爺說，這套拳法學會了，就可以打老虎，妳說有沒有用？』

「她含笑問我：『那麼妳算學會了沒有呢？』

「我點頭道：『我自然學會了。』

「她笑着道：『那麼妳打我試試，看有沒有用處？』

「我心中越聽越不高興，我已經可以打老虎了，打人還不容易？但我怕爺爺知道了罵我，是以只握着拳頭，不敢動手。

「她瞧着笑了笑，又道：『沒關係，妳只管打過來好了。』

「我被她催得那裡還忍得住，但又不敢用力，只使了小半勁，向她肩窩打去。

「那知奇怪事情也就在這時候發生了，我和她相隔還有五六尺光景，分明見她動也沒動，打出去的拳頭就好像被一股無形的東西擋住，再也打不過去。我心中奇怪，第二拳用足全力打出，依然打到半路就被擋住。

「當時我心中一急，雙拳像擂鼓般打出，那美麗女人明明站在五尺以外，一動沒動，就是見得到打不到。

「她見我發急，就笑着問道：『小妹妹，別打啦，妳想不想學我的本領？』

「我因爲自己的拳法不管用，心中又羞又急，倔强的搖着頭道：『我才不稀罕呢，我爺爺的本領比妳還大。』說着返身就逃。

「那知我才跑了兩步，沒見她身形晃動，已經站在我前面了，口中說道：『小妹妹，妳爺爺是誰？』

「我心中怕極了，以爲這個美麗女人一定是妖怪，別看她臉上含着笑容，可能是想吃我。

「我怕得渾身發抖，心想：我既然逃不了，要被妳吃掉，不如再拚上一拚，當下大叫了一聲，雙拳驟發，連撲帶打，往她頭上擊去。

「我的身子才一縱起，只聽爺爺的聲音在身後叫道：『鶯兒不得無禮。』

「那時我已經撲打過去，但才到半空，依然被看不見的氣體擋在五尺之外，我身子落地後，趕快的掉頭往爺爺身上撲去。

「那美麗女人瞧到爺爺，口中忽然噫了一聲，款款的向爺爺走近幾步，斂衽道：『來者可是谷守眞谷大俠嗎？』

「我爺爺聽得怔了一怔，因爲他老人家行道滇桂，山中多雨，經常穿着蓑衣，大家就以蓑衣先生爲號，日子久了，爺爺的姓名反而沒有人知道，後來爺爺年事漸高，大家覺得先生兩字還不夠尊敬，就叫他蓑衣丈人。

「所以我爺爺突然聽到那女人提起自己當年的名字，自然感到十分驚奇，一面抱拳道：『老朽正是谷守眞，不過數十年來，賤名不用久矣，夫人如何相識，恕老朽眼拙，實在想不起來。』

谷飛鶯學着她爺爺當年的神情，也雙手打拱，一本正經的說着，不由引得蓑衣丈人和方玉琪、谷騰三人都笑了起來。

谷飛鶯臉上一紅，扭頭道：「我說得不對？」

蓑衣丈人撚鬚笑道：「孩子，虧妳還記得那麼清楚，唔！說得很對，妳快說下去吧。」

谷飛鶯向方玉琪嫣然一笑，續道：「那女人神色一莊，徐徐的道：『谷大俠仁者多壽，救人無數，些許小事，自然已經忘懷了，未亡人身受大德，五十年來不敢或忘，谷大俠雖然兩鬢如雲，但容貌未改，是以未亡人一眼就認了出來。』

「我爺爺聽她口氣，好像五十年前救過她性命，但細看那女人丰韻嫣然，最多也只有三十來歲，心中自然大感驚奇，遲疑了一會，道：『老朽實在老眼昏花，想不起夫人來，還望夫人多多海涵。』

「那女人微笑道：『谷大俠還記得五十年前，在山中救了一個身中桃花瘴毒的未亡人嗎？』

「我爺爺驚奇的道：『哦！哦！妳就是陰夫人？哈哈，夫人駐顏有術，以致老朽一時想不起來。』

「那女人笑了笑道：『未亡人卜居九陰谷，以谷爲號，閉關五十年，算來和谷大俠還是近鄰，近日方始啓關，在物色資質較佳的孩子，俾使我玄陰教得以光大於天下，不想巧和令孫想遇。未亡人數十年來，對谷大俠大德耿耿在心，愧無以報，令孫女資質極佳，如能讓她投在未亡人門下，不出十年，當可造就一朵武林奇葩。何

況九陰谷近在咫尺，往返極易，正是未亡人聊以報答谷大俠之處，不知谷大俠以爲何如？』

「我聽說她要收我爲徒，一時又怕爺爺眞的答應，心中一慌，急忙緊抓着爺爺的衣袖，叫道：『爺爺，我不要去，不要去。』

「其實我爺爺聽她就是當年姓陰的女人，在九陰谷閉關五十年，自號九陰夫人，武功造詣定非尋常。後來聽說她要廣收門徒，重創玄陰教，心頭不禁大震，原因是玄陰教顧名思義，就是不折不扣的旁門左道，眼看江湖上從此又多事，那裡還肯再叫我投在她門下？」

蓑衣丈人含笑道：「孩子，當時妳年齡還小，如何想得到這番道理？」

谷飛鶯雙腮一鼓，急道：「這道理我今天才想到的咯，爺爺，你方才叫人家別打岔，你也別打岔呀！」接着，續道：「爺爺當時乾咳了幾聲，我就知道他老人家正在想着推托之辭，果然爺爺瞧了我一眼，笑道：『夫人瞧得上這孩子，老朽自當遵命，只是她早失怙恃，老朽隱居深山，只此一個孫女，承歡膝下，以娛晚年，夫人雅意，老朽只好心領。』

「九陰夫人聽了爺爺的話，露出惋惜之容，瞧了我一眼，點頭道：『谷大俠既是如此說法，也是人之常情，未亡人豈敢强求？』

「她說到這裡，伸手從身上解下一方玉符，雙手遞到爺爺手上，說道：『今日相遇，總是前緣，這是未亡人隨身之物，敬以貽贈令孫，他日如有得效綿薄之事，事無大小，未亡人無不遵辦。』

「爺爺還想推辭，因她說得極爲誠懇，只好替我佩到身上，一面又叫我向她道謝，九陰夫人才飄然而去。

「這十年來，我們近在咫尺，却從沒見到過她，也沒再聽到過九陰夫人的名稱，我們還當她已經不在此山了。

「不想昨天有個戴面罩的人，誤飲毒泉送命，三叔從他身上發現是玄黃教派來向九陰夫人呈送報表的，才知九陰夫人原來還潛居本山，剛好方少俠也戴了面罩，我們先前還把你也當了九陰夫人的手下呢！」

她娓娓說來，講得極爲動聽。

方玉琪氣憤的道：「谷姑娘還當她潛居本山，極少外出嗎？目前除了先師遇害之外，江湖上雖然不見其人，不知其名，但已經被她鬧得天翻地覆了呢！」

說着，就把五大門派掌門人次第死在「飛葉摧心掌」下，以及黃山許多人遇害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蓑衣丈人聽得咨嗟不已，手捋白髮，嘆息道：「老朽十年之前，聽她要物色門人，創立玄陰教，便知江湖殺劫已啓，五大門派當年是圍剿勾漏雙魔的主力，自然首當其衝，照此說來，玄黃教就是她玄陰教的化身了。」

他說到這裡，兩道目光忽然凝視着方玉琪，沉吟道：「方老弟一身武學，老朽從脈象推測，當今之世，能夠匹敵的，爲數已是不多，何況師仇不共戴天，老朽未便攔阻。只是九陰夫人閉關五十年，靜修『玄陰經』上所載絕學，即以十年之前而言，她已練成了舉世無匹的『玄陰煞炁』，方老弟隻身犯險，何如聯絡各大門派，謀定而動？」

方玉琪聽得俊目放光，激動的道：「老前輩說得極是，只是晚輩師門血仇，豈能假手他人？而且……」他微微一頓，又道：「自從五大門派掌門人先後遇害，黃山蓮花峯上又死亡多人，元氣大傷，即使尚有一二名宿，也僅僅和九陰妖婦手下之人功力相等。如果廣約各派，參與助拳，實際上是驅羊進入虎口，晚輩幾曾籌思，才決定單身一試。」

谷飛鶯吃驚的道：「你……你眞要單身犯險？啊！爺爺……」

她關切之色，溢於言表，回頭望着爺爺，急得說不出話來。

蓑衣丈人却微微頷首道：「方老弟所說也是實情，以方老弟一身武學而言，要勝雖還勉强，但也不至於敗到那裡……」

谷飛鶯氣道：「爺爺，你怎會知道方少俠的武功？」

蓑衣丈人呵呵笑道：「傻丫頭，爺爺老眼不花，方少俠這身武學，決非出自崆峒，而且和九陰夫人所學，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谷飛鶯目露驚疑，望着方玉琪道：「爺爺此話當眞？」

方玉琪暗暗驚佩，目前這位老人果然目光如炬。他俊臉一紅，慨然答道：「老前輩神目如電，晚輩不敢隱瞞，一身武學雖傳自先師，後來又蒙一位前輩高人囑門下代傳武功，才小有成就。」

蓑衣丈人望着谷飛鶯，呵呵笑道：「傻丫頭，我說如何？」接着又面色一正，向方玉琪道：「方老弟雖懷絕世之學，終究功力尚淺，對方五十年潛修苦練，豈能忽視，尤其她的『玄陰煞炁』，據說舉世無匹，非同尋常，老弟還宜三思。」

谷飛鶯聽爺爺兩次提到「玄陰煞炁」是舉世無匹，不由問道：「爺爺，什麼叫做『玄陰煞炁』？」

蓑衣丈人道：「那也只是一種傳說，大致說來，和道家罡氣功夫極相類似，不過道家罡氣乃是一種先天眞氣，至大至剛，渾然一體。『玄陰煞炁』却是後天之氣，胥視個人修爲，逐漸增加層數，據說練到最高境界，共有一十三層。普通內家掌風固然無法震開，即使寶劍寶刃也莫想破得進去，十年之前，她似乎已有四五成火候，如今究竟已練到幾層，就不得而知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小高奪了玄珠逃去無踪，小莊從溪底將梅子救起，二人商妥誘小高現身，扮成人販子在一小鎮拍賣女奴，有扶桑女子，還有白俄少女，她就是愛莉絲，小高果然上當，被小莊窮追至一蟒洞中，給蟒蛇吞下肚裡，小莊將他救出，取回玄珠，不作計較他的短處。小高無顏對他們，只好離去，欲偕愛莉絲同行，這個小子是一個善變小人，又在王化城身上打主意……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淫賊得嚐惡果　衛道勇於犧牲

小高的功夫不差，王化城却不以為他的內功深厚。

小高全神貫注，大約半天多一點就全部解了。他一躍而起時，樂得長嘯一聲。

那知一迴身，忽然見愛莉絲在身後。這眞是錦上添花，小高要上去抱她。

愛莉絲道：「慢着。」

「愛莉絲，妳不知道我有多需要你。」

愛莉絲道：「小高，你還行嗎？」

「甚麼行不行？」

「我是說在房中方面。」

「哈，這世上還有比我更行的人嗎？要不是為了迴避王化城，估計他也快回來了，我會馬上和妳上床試一下。」

愛莉絲道：「王化城說已經閹了你。」

「他胡說，妳遇見過他？」

「他對部下說的，我在暗中聽到。」

「這人眞會說謊！」小高為了証明完好無恙，立刻拏了出來，還揮了幾下，碩大如昔。

愛莉絲道：「果然是王化城說謊。」

愛莉絲上了床，立刻脫了衣衫，且熄了燈。

小高以為，王化城不會這麼早回來，迫不及待脫衣上床，就在緊要關頭，他忽然叫了起來。

原來他那東西被一根堅韌的絲繩勒緊了。

這是個圈套。

她上床脫衣且熄了燈，就是預謀。

愛莉絲雖然貞操觀念不深，却不能否定王化城對他的寵愛和呵護，人畢竟是有情感的高級動物。

這和小高一比，就分出了高下了。

小高只會把她當作洩慾的工具，玩過之後，馬上就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當然，想玩時又會想到她。

她最惱火而無法容忍的是在賭場中押了她。

這是一根純絲捻成的細線，堅韌無比。

這根線一頭拴在窗櫺上，一頭揑在她的手中，預先作了個活扣，扣在她那陰部四周，只要小高的「本錢」戳近，她一扯那根線，那細線活扣即收緊。

小高大叫了起來。

極細的絲線勒緊了那東西，立刻陷入皮肉之中。

就像小刀切入肉中一樣痛不可忍。

這工夫愛莉絲已下床穿衣。

當然，她也同時點了小高一個穴道。

「愛莉絲……妳……妳為甚麼要害

我？」

「因為你不是東西，拏人不當人看待！」

「愛莉絲……我對妳還是另眼相看的。」

「當然，你不另眼相看，會把我當賭注押了？」

「愛莉絲，那只不過是為了我們下半世的生活，想弄一筆大錢而已，說穿了也是為了你。」

「你作夢！」

「愛莉絲，妳要怎樣？」

「把你交給那家賭場，或者交給王化城。」愛莉絲自他衣袋中取出了那一張銀票。

「妳要回西域？」

愛莉絲不出聲，看她的表情，八成如此。

「愛莉絲，我們有過肌膚之親，妳知道，再找我這條件的男人，簡直有如鳳毛麟角。」

「去你的吧！你以為女人都像『夜花夫人』一樣？」

愛莉絲走了，相信她要回西域的。

她可以把這百萬兩在本地票號中變成「交子」或「引子」，甚至乎「飛錢」（按這些都是古代的匯票，在甲地交貨在乙地付錢的方法，類似今日之支票或匯票，在宋朝已有了這種匯兌方式）。

不多久，王化城回來了。

王化城一看這景況，立知一切，道：「愛莉絲去了多久？」

「剛……剛走不久。王大俠，請高抬貴手，把這根線弄開吧，我實在受不了哩！」

王化城道：「你還要再忍耐一下。」

王化城立刻外出追愛莉絲，但未追上。

回來時小高在哼哼，因為那根細絲線已陷入了他那「本錢」的肉中，那東西腫了起來。

「王大俠，怎麼樣都成，請你把線剪斷吧！」

王化城更恨他。

在賭場中像捉住小偷似的對付他，在衆多武林人物之前折辱他，他今生永遠也不忘這件事。

王化城一言不發，他在想如何對付他。

王化城似乎突然想起一事，搜遍了他的口袋，沒有找到那張一百萬兩的銀票，不由翻了臉。

「王大俠，愛莉絲搜去了。」

「眞的？」

「眞的，她似乎想回西域，她說西域有很多親人。」

王化城再度外出找尋，自是循往西域的方向追踪，三個時辰始返，仍無所獲，也就更恨小高。

總之，他把一切的不幸責任都加在小高頭上。

小高本想解穴，怎奈那東西已腫得像一根粗大的胡蘿蔔，絲線早已深陷肉中不見了。

痛得他無法穩定下來運功解穴。

王化城只點了他一個穴道，點了這穴道不能動武，但可以走路，他牽着這根線，出了民宅。

「王大俠，你要幹甚麼？」

「吃飯去。」

「你……你要牽着我走？」

「是啊！這叫着『千里姻緣一線牽』呀！」

小高不由暗暗咬牙，道：「王大俠，等我把衣衫穿上好不好？」

「上衣不必穿，下面只穿個短褲就成了。」

「這不大好吧？」

「在你來說，這算得了甚麼？你不是常常向別人炫耀你的『本錢』有多足？條件有多好嗎？」

「王大俠，請高抬貴手。」

「我已經高抬貴手了。」

小高只好從命，只要他反抗，王化城就會大力拉那根線，他會痛得五官離位，一頭大汗。

這是不是到處亂搞女人，時刻整人的報應？

他的短褲褲襠處開了個大洞，那腫得發光的特號灌腸自然是在褲子外面了。

他們上了街。

一下子就引起了路人的注意而圍攏觀看。

王化城道：「小高，學狗叫！」

最初小高不理不睬，王化城一抖那根線，小高立刻痛得齜牙咧嘴，馬上「汪汪汪」地叫了起來。

觀者大嘩，有人大聲道：「他的下面是一根甚麼東西？」

有人道：「不是那話兒嗎？這人八成是武則天的大情人『驢頭太子』薛敖曹轉世了吧！」

王化城在飯館中吃飯，就把小高拴在桌腿上。

小高低聲央求道：「王大俠……我要尿……尿不出來……痛苦極了……你行行好把線剪斷了吧！」

王化城根本不理，停了一會，道：「你就學狗在樹上或牆角上尿尿的樣子尿尿看吧！」

小高不能反抗，只好在牆邊翹起一隻腿。

只不過他尿不出來。

他那東西腫得更大了。小高躺在地上佯作昏迷，暗暗解穴。王化城以為他昏了過去，反正不會管他的死活。

王化城慢慢地邊吃邊喝，好整以暇。

當他用完付賬時，小高忽然睜開眼來。

那眼神已經變了。

王化城一扯那根線，本以為小高會尖叫起來，那知他扯空了，線已斷

，小高一躍而起。

王化城陡然一驚。

他知道，又低估了這小子。

小高那東西上的線已斷了，但纏緊那東西的扣還沒有斷，所以動一下還是很痛，只不過他絕不會放過王化城，道：「老狗，該輪到你學狗叫了吧！」

王化城道：「小子，你還不夠！」

小高道：「我也爲你準備了一根線……」

王化城出了手，他以爲小高會忍不住劇痛而失招的。

動手震動之下，的確很痛，但是越痛他就越恨，越恨就越會出煞招，不到四十招，王化城居然被砸了一掌。

小高痛得五官扭曲，不像人樣子。

只不過他凶招也夠狠夠絕的。

又砸了王化城一掌後制住了他的穴道。

有此結果，飯館的人想不到，王化城也想不到了。

那根線又拴在王化城的「本錢」上。

有人大聲斥責傷風敗俗。

也有人大叫有意思。小高叫了飯菜吃了，牽着王化城上街，道：「老狗，你也叫兩聲！」

王化城不出聲。

小高扯那根線，王化城雖然痛得直哼哼，却沒有服從，小高道：「我就不信！」

就在這時，仇英忽然出現了，冷冷地道：「你不信甚麼？」

小高暗暗一驚，一看仇英的眼神就知道，今天有麻煩，道：「仇老哥你好，我正在到處找你。」

「找我？眞不敢當。」

「老哥，我眞的……」

仇英道：「你這個小雜碎忘恩負義，學了我的武功就不見影子了。」

「老哥，你找小弟有事？」小高此刻那東西雖已在褲子內，却仍未剪斷那絲線扣，還是很痛。

仇英道：「把王化城放了！」

「老哥認識王化城？」

「當然，我們是朋友。」

「既是老哥的朋友，小弟當然放人。」立刻解了王化城的穴道。那知就在這時，小高突然心生惡念，出指逾電，點了仇英的「帶脈穴」。

此穴在「京門穴」之下，也就是在身子側面。

仇英再老練、精明，也想不到小高敢向他亮爪子。

王化城的穴道被解，但那東西仍被拴住。經過一頓飯的時間，也腫了起來。只是沒有小高的腫得厲害而已，只不過線也陷入肉中了。

王化城一驚，道：「小高，你好大的膽子！」

小高夠狠，小莊和他交往了這麼久，還沒有看出他的本性。

王化城一閃，那根線一繃緊，痛得他尖叫了一聲，但他立刻忍痛把線揑斷了。

王化城腫的程度輕，動手打鬥不會太痛。

小高情況不同，自然大受影响。

小高知道，時間一久，一旦仇英解了穴，他是絕不會放過他的。而王化城似乎也在游鬥拖時間。

小高一看不妙，趁機溜了。因爲他必須設法把「本錢」上陷入肉中的絲線剪斷，越久越糟。

於是他去找大夫，王化城並沒有追他。

王化城爲仇英解了穴道，道：「仇兄，若非你及時趕到，我可就慘了！」

仇英長嘆一聲，道：「王兄，說來慚愧，要不是你，我又會如何？我們都看走了眼！」

王化城道：「這小子太詭詐。」

仇英道：「我非逮住這小子不可。」

兩人心意相通，分頭去找。

* * *

高鴻等三人在研商對付小莊之策，他們仍把小莊視爲最大的敵人。

徐起道：「二師兄，眞想不到小莊成了氣候。」

高鴻道：「如今我們三人任何一人要想單打獨鬥制服他，都辦不到了，除非加起來。」

裴元度道：「聯手合擊？」

徐起道：「三師兄的所謂加起來，我想是另有解釋吧？」

高鴻道：「是的。」

「是不是三人的內功修爲都成全一個人？」

高鴻點點頭，道：「三師弟還是比較聰明。」

「不敢當，二師兄的功力深厚，如果我們二人把內力都給二師兄，由二師兄單挑來對付小莊……」

裴元度道：「爲甚麼要這樣？」

「道理很簡單，小莊是我們門下的晚輩，如果我們三人聯手才能除去他，傳出去一定會受到歧視的，甚至傳爲笑柄。」

徐起道：「四師弟這道理也不懂。」

「現在我懂了。」

徐起道：「我們二人把內功修爲輸出十之七八給二師兄，我們雖然會變得脆弱，但一年內也許可以恢復。」

裴元度道：「這是個好辦法，我不反對。」

高鴻道：「也不一定如此，由我和四師弟成全三師弟也成，因爲三師弟的內功和我差不多。」

徐起道：「那裡，差多了，還是照原議吧！」

裴元度道：「對，還是以二師兄代表我們三人較爲理想，現在就開始吧！」

高鴻道：「先由三師弟輸眞力給我，四師弟護法，可要特別警覺，不能出一點岔子。」

裴元度道：「二師兄放心，我會全力而爲。」

於是徐起和高鴻在內間進行。

這種供輸眞力和輸氣爲人治病不同。

治病是以自己體內眞氣協助對方集中在一點上，治療創傷或疾病。眞力可以收回，只是會耗損些而已。而以修爲的眞力去成全別人，却是輸出的不再收回，只出不入。

徐起以八成半的修爲成全了高鴻。

才不過一個時辰左右，徐起萎頓不堪，好像老了十來年，而高鴻却是紅光滿面，精神充足。

徐起自行調息了四個時辰，才稍稍恢復些。

一個人把八成半的修爲給了別人，像得了一場重病一樣，調息四個時辰是不夠的。接着就是裴元度了。

裴元度道：「二師兄，我的修爲差得多，我願意把全部的都給二師兄，也能派上點用場。」

高鴻道：「四師弟何出此言？」

裴元度泫然道：「小弟以前承兩位師兄提掖教誨，無以爲報，願在這緊要關頭捨身。」

高鴻頗爲感動，道：「四師弟的好意我心領了。」

「小弟是一份摯誠，希望二師兄成全。」

「謝了，四師弟，你能有這份心意，我已領情。」

於是二人開始了。

不一會，高鴻心頭一凜，爲甚麼會有這種反應？

這是絕對不應該有的。

至少在裴元度來說，不該有這反常的現象吧！

只不過，在目前似乎稍稍地遲了些。

因爲高鴻太吃驚，以致未能及時適應。

* * *

小高跟蹌奔入這鎮上的一個大夫家門。

正好被一個有心人看到了。

這位大夫是位有名的儒醫。

在客廳中，小高迫不及待地掏出了「傢伙」。

老儒醫嚇了一跳。

他長了這麼大，還沒見過這麼粗大的東西。

頭部比杯口還粗，紅紅地像個大蕃茄。

「貴客……你怎麼哩？」

「這就是我來找大夫的原因。」

「是怎麼發生的？」

「是仇人用細絲線紮緊而腫大的。」

儒醫看了一下，道：「線已深入肉中，只怕在下也無法治療，我看貴客還是另請高明吧！」

小高目光一寒，道：「你說甚麼？」

「貴客，老夫只看內科，這是屬於跌打損傷科的，只怕老夫無能爲力。」

小高一字字地道：「你要是推拒，我就宰了你！」

老儒醫沒見過這等兇神惡煞，道：「貴客，老夫不行就實話實說，難道你希望隨便爲你胡整嗎？」

「只是線陷入肉中，剪斷就成了！」

「話是不錯，但線已陷得太深，要剪斷必然會傷到外皮，而且由於時間太久，有些部份已開始壞死了。」

「你說甚麼？」小高揪住了老醫生的髮髻。

老儒醫的孫女兒在門外叫了起來，道：「這人怎麼如此蠻橫無禮？不能治的病，我們坦白地對你說，這是講良心，以免誤了你的時間。」

小高忽然撲向這少女。

這女郎也不過十三四歲，長得頗美。

小高「刷」地一聲把她的上衣撕裂，竟露出了不甚豐隆的胸部，可見還沒有發育完成。

老儒醫見此情景，好像突然間無法適應，渾身都顫抖起來。

「怎麼樣？老賊，你再說聲『不』，我就把她的下衣撕開，甚至乎……」下文盡在不言中。

老儒醫的臉色慘白，眼見孫女尖叫，又無能爲力，竟說不出話來。

小高此刻已經失常，尤其聽說那東西大部份已壞死，焦急之下，人性已泯。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很醜，唯一可以自傲之處，就是這個出人頭地的東西，一旦壞死非割去不可（如壞死就必須馬上閹割，遲了還有生命之險，就像腿斷了，馬上要鋸去一樣。」

他此刻紅了眼，以爲老儒醫故意不治。「刷」地一聲把少女的褲子撕破。少女嚇得昏了過去。

老醫生則氣昏了過去。

這少女下體上還沒生出體毛來，高高賁起，正合乎「紅軟鼓緊」的要求。

就在這時小莊出現在小高面前，一字字地道：「以前我只以爲你好色，絕未想到，你是這種沒有人性的人！」

小高一呆，道：「小莊你怎麼會在此？」

「我曾看到你自王化城及仇英處逃走，我一路跟下來。老儒醫何辜？這少女又何辜？」

「我沒……沒有把這少女如何，只不過是嚇嚇這老頭子，要他爲我治病而已。」

「可是人家說得明明白白，不擅此科，請你另找高明，你却立刻翻臉，我眞替高老伯紅臉，他怎麼會有你這

個兒子！」

小高道：「小莊，我只是一時情急。」

小莊道：「此鎮上還有一家，你再去試試看吧！就在此往西走，轉過街角就到了。」

小莊帶他去找另一位大夫，人家也不願治。

主要是沒治過，毫無把握。

時間拖得愈久，就更加腫大，看來似乎要爆破了，像汽球吹得太大太薄，即將爆破了。

小高幾乎都不敢走動了。

這位大夫說，即使找名醫，只怕也要切去了。

要閹割，只怕也要趁早，遲了會送上一命。

小高道：「小莊，你看如何？」

小莊道：「那是你的東西，又不是我的，這要你自己決定。」

小高道：「大夫，你是說剪斷線服藥治療也治不好了？」

「是的，已經壞死，所以已經發紫發黑了。」

「小莊，給我拏個主意吧！」

小莊道：「在目前除非能找到花旗，也許還能治，我是說『也許』。也許她也只能爲你割去，但你過去整過花旗，只怕她在此也未必肯爲你治療。」

小高也深知這一點。

那醫生道：「這位老弟如果要閹割也要盡快，要不，恐怕有生命危險。」

小高已經痛得無法忍耐了，道：「大夫，請爲我割去，多少費用只管開出來。」

大夫看了一下，道：「老弟，費用是小事，我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勝任。」

看了一會，小莊道：「我來協助，對於閹割，我聽一位老太監說過，主要是不能讓那根『宗筋』縮回體內，要用夾子夾住……」

老醫生連連點頭，道：「正是如此。」

於是由小莊協助，來了一次閹割。

小高痛得暈了過去。

一個一年到頭以此物到處亂甩的男人，一旦失去了此物，往後的日子怎麼過？這是不是所謂報應。

手術還算成功。

要是想當太監，八成可以錄取。因爲太監下面是不能有一點肉柱或肉芽的，一定要徹底。

* * *

小高閹了之後，他完全變了。

整天不說一句話，而且十分自卑。

小莊踩上了徐起二人的線。

小莊對梅子道：「徐起在此，高鴻和裴元度八成也在這兒。我只見到了徐起，你見過另外二人嗎？」

梅子道：「沒有，如果三人聯手，你太危險。」

小莊道：「小高的下體又未痊癒。」

梅子道：「好了也未必可靠。」

小莊不出聲，停了一會，又道：「梅子，我以爲，以我們二人之力，不怕他們三人。何況，也許只有徐起一人在此。」

「你不是說過，他們三人都會僞裝？」

「對，但不論徐起如何會僞裝，我也有把握收拾他。」

「會不會他們三人是在盯我們的梢？」

「當然也不無可能。」小莊道：「梅子，我並不想主動去找他們。」

「但不能否認，他們目前最大的敵人是你。」

「對，我知道，我不找他們，他們也會找我。」

「知道就好，姑息足以養奸。」

小莊道：「無論如何，他們是我的師叔。」

「好像只有徐起在此似的。」

「不會的，他們三人至少有二人總是在一起的。」

說話工夫，院中有了動靜，有人道：「放心！今夜只有我一個人來此。」

小莊一聽就知道是徐起到了。

小莊來到院中，道：「只有你一個人？」

「對，你那麼有把握？」

小莊道：「對你一個人是絕對有把握的。」

「你眞有出息，『狐步門』露了臉哩！」

小莊道：「可能露臉的不是我，而是你們三位。」

「怎麼說？」

「三個長輩非弄死一個晚輩不可。」

「這是你們父子強自出頭的後果。」

「你們又是誰？武林執法者？」

徐起道：「小莊，玄珠還在嗎？」

梅子笑了起來。

徐起冷冷地道：「是不是已經化爲烏有了？」

小莊道：「差不多，爲甚麼高鴻不來？」

徐起道：「有我就夠了，小莊，你們兩人齊上吧！」

「不必，對付你，我有把握。」

徐起先出了手，小莊本想以渾厚的內力爲後盾，三五招內就擊垮對方，但徐起不和他硬碰。

小莊已把玄珠全部吸收了，卻並不炫露。

他以爲徐起很可能只是三人中的尖兵，要試探一下小莊的眞正實力，他不能使對方對他太重視。

只要不是三人聯手齊上，他就有把握應付。

小莊不但內力倍增，在招術上也大爲精進。

只不過目前徐起所接下的卻都是泛泛的招式。

徐起已把內力修爲的十分之八給了高鴻。

雖然他付出之後每天下苦功調息用功，要恢復以前的內力，大約也要半年，但招式上並沒有損失。

只不過招式之威力也要以內力爲後盾，招術再精密奧妙，若是內力太薄弱，是不會有甚麼威力的。

徐起迴避硬碰，在招式上，他是四個師兄弟中僅次於令狐慈的人，高鴻的內力卻是僅次於令狐慈的人。

所以徐起和高鴻比起來，各有所長。

小莊和他打了四十招左右，發現並無其他人物伏在附近，正要下煞手出絕招，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來人居然是裴元度。

小莊和梅子倒也不怎麼意外。

反正他們以爲，三人之中至少有二人在一起。

只不過徐起卻頗爲驚異，道：「元度，你……你怎麼會……」

裴元度冷冷一笑，道：「意外是不是？」

徐起吶吶道：「有一點。」

裴元度冷峻地道：「你和二師兄一直對我不好，態度很壞，我心裡早已有數，這次三人的『逢三進一』計劃，高鴻一說，我就知道你們要犧牲我而成全你們二人。」

徐起道：「你別胡說！」

「要不是如此，三人應該只有一人才對，爲何你還活着，你不是要把全部修爲都給二師兄嗎？」

「是他拒絕這麼作的，問題是，你怎麼……」

「我怎麼還會活着？」

「對，你怎麼可能？」

「你的話已等於招了供，」裴元度道：「我爲甚麼要爲你們犧牲？如果你是我，會作那種傻事嗎？」

徐起道：「可是爲甚麼二師兄不知道你還健在？」

「哈……」裴元度笑得好開心，道：「這謎底不久就會揭開，你閃到一邊去，讓我來。」

徐起正中下懷，他的內力近乎零，打下去絕不討好。

於是他退出圈外，要是小莊剛才認眞，他早完了。

此刻他雖不知裴元度和高鴻之間發生了何事，至少他知道，原訂的「逢三進一」計劃必然有變。

小莊一看裴元度的神色，就猜出，此人已非昔日可比了。

至於說怎會如此？小莊自然還是難以想像的。

裴元度道：「小莊，我身爲師叔，和你對決，不能佔你的便宜，且訂爲五十招，五十招內不能勝你一招半式，今生再也不會在武林走動了。」

梅子道：「如五十招內勝不了他，你該自絕。」

那知徐起道：「正是如此。」

裴元度道：「徐起，如我不成，這世上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辦到了。」

徐起道：「我以爲二師兄是唯一能辦到的人。」

「他？」裴元度聳聳肩神秘地笑笑，道：「你等着瞧吧！」

徐起眉頭一皺，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裴元度道：「你不是很聰明？可以去想。」

徐起的確在想，但他想不通。

高鴻的確向他暗示過，要犧牲裴元度，也就是要把他的內力吸乾。在道家有一句偈語：「一口吸盡西江水」之句。

以高鴻的內力之深厚，在輸氣時把他吸乾，是很可能的，因而徐起想不通，爲何裴元度未死。

更怪的是，二師兄高鴻卻不見了。

小莊在一邊聽了這一會，已經心領神會，他猜想，高鴻要抽乾裴元度，結果並未達到目的。

裴元度道：「小莊，這是我們的天下。」

小莊道：「你的口氣却大了些吧！」

裴元度道：「不大！」立刻攻出一掌，小莊不避不閃，硬接這一掌。

「蓬」然大震之下，二人各退了三大步，地上出現了半寸深的足印。

小莊固然驚異，裴元度也大吃一驚。

裴元度猜想小莊的內力猛晋是由於玄珠的妙用。

小莊也能猜到，裴元度的改頭換面，八成是抽乾了高鴻的內功修爲而大有進境的。

一邊的徐起更是驚奇。

他雖非當事人，也可看出雙方所受之壓力之大了。

兩人又連連接實兩掌，還是半斤八兩。

於是二人不再硬碰，各出奇招，希望在限定的招式內擊敗對方。

徐起到底希望誰贏誰輸？他的心情很矛盾。

他不希望裴元度贏，因爲他自忖贏不了小莊。

裴元度在排行上比他小，所以他妬妒他。

在另一方面，他又不願看到裴元度輸，因爲裴元度輸了和他輸了一樣，長輩輸給晚輩眞是難堪極了。

三十招後，二人勝負難分。

四十招時，小莊有點點不穩，裴元度則面有得色。

快到五十招時，小莊更加不濟，看來很可能裴元度會在四十八九招上以雷霆萬鈞之勢把他擊敗。

即使是徐起也看透了這一點。

勝利在望，這是裴元度的一次嚴

重考驗。

這些年來，在師兄身邊備受歧視，他早已下了決心，要以排行最後的一位而武功躍居第一之位。

現在馬上就要達到此一目的了。

就在第四十九招上，他用了自認爲最拏手的一招，也使出了九成五的內力，這是最凶猛的一擊。

小莊呢？當然也不會示弱，自也會全力以赴。

那知雙方接實，「克嗤」一聲，勝敗立判。

也許小莊還是太嫩了些，悶哼一聲，顚躓、踉蹌着後退了七步半，沒站穩而坐在地上。

口中鮮血溢出，身子搖晃不已。

可見他承受了太大的打擊力，內腑傷勢過重，連坐似也坐不住了。果然，他終於仰卧在地上。

他昏死了過去，梅子撲上去大慟不已，裴元度退了五步。

稍後，裴元度的得意狂笑取代了一切聲浪。

徐起呆了一陣。

他絕未想到，小莊還比裴元度差了一截。

因而他想到，二師兄高鴻八成已被裴元度吸乾，等於裴元度已具有兩個人的雄渾內力了。

「三師兄，你以爲如何？」

徐起乾笑道：「佩服，佩服！」

裴元度道：「你本來以爲我會倒下的。」

「不，我以爲你們相差不多。」

裴元度道：「三師兄服不服？」

徐起道：「事實俱在，不服又如何？」

「三師兄是聰明人，我們同門一場，你請便吧！」

徐起道：「小莊死了嗎？」

「不死也廢了，他太不自量力了。」

「的確，這小子太狂了！這也是少年得志的下場。」

裴元度走近，搜了小莊的身，玄珠已不見了。道：「梅子，玄珠呢？」

「你們裝甚麼糊塗？」梅子哭道：「你們爲甚麼一點身份也不顧及？」

裴元度沉聲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梅子悲聲道：「玄珠剩下約鴿卵那麼大，已經被高鴻搶了去，你們會不知道？」

二人不由一楞。

這話由不擅說謊的梅子說出，二人當然相信。

徐起道：「二師兄搶了玄珠，居然把我們蒙在鼓裡。」

裴元度道：「的確，二師兄不夠意思！」他走近，一試小莊的心脈，立刻長笑而去。

徐起連摸也不必摸了，二人離開了現場。

在鎭外，裴元度停了下來，道：「三師兄……」

「四師弟……」

「爲了表示你無意與我爭一日之長短，你最好有所表現。」

「如何表現？四師弟請指示，」此一時彼一時，徐起身爲師兄，威嚴已經不存在了。

裴元度道：「自斷右手二指，隨便哪二指都成。」

徐起面色一變，獰視着裴元度。

他早知裴元度不單純，他素日一直是好好先生，不論高鴻如何罵他，從無一句反駁。

看來這正是「扮豬吃虎」的三十六計中的一計。

裴元度背立負手仰望天上飛馳的烏雲。兩人相距約三四步光景，徐起目蘊兇芒。

他從未受過裴元度的氣，他倒是常給他臉色看。

他知道裴元度的身手已非昔比，但在施襲之下，那就又當別論了。此刻非進即退，退就要自殘手指。

瞬間爆發，握刀猛刺。

怎奈徐起付出了八成的內力修爲，內力洩耗如此之多，全力施爲偷襲的速度及爆發力也很有限。

正因爲如此，裴元度才敢背向着他，尤其如此之近。

只聞「嗆」地一聲，裴元度握刀、迴身、傷敵，一氣呵成。徐起的刀被擊落在地。

這聲音眞是驚心動魄。

徐起現在才眞正知道，雙方差了多少。

裴元度已肯定了自己的成就，道：「徐起，你們二人過去作威作福也夠多了！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你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是的，四師弟。」

「我不屑殺你，只要照我剛才說的話去做就成了，去其兩指，自然受了限制，但仍可在武林中吃一份……」

徐起咬咬牙，「嗆」地一聲撿起刀來，兩根指頭應刀而落，那當然是小指及無名指了。

徐起抱着殘手，道：「四師弟，別了！我將不再在江湖上走動了。」

徐起走了，裴元度望着地上的斷指，發出低沉的笑聲。好像四周有很多人都在應和他的暢笑，甚至爲他鼓掌。

一雙冷厲而詭譎的眸子在林中窺伺着，裴元度自然不知道，他現在已感到了高手的寂寞了。

從此以後，武林中已很少有他的敵手了吧？

＊　＊　＊

梅子很技巧地把小莊的遺體裝殮起來，放在一座無人的小廟中，而且帶了孝還不時啼哭。

深夜，梅子睡了，放棺木的偏殿中後窗外射進一條人影，四下一打量，就把門輕輕掩上。

然後此人在揭那棺蓋。

蓋棺在未落釘以前，要打開已不太容易，須有撬棺蓋的工具。此人似乎也帶了來。

他很技巧也未弄出聲音，不久弄開了棺蓋。

棺中沒有任何東西。

此人楞了一下，又把棺蓋蓋上，一切弄好，出了後窗，却有一個站在後窗外，這開棺之人不由猛然震住了。

「小高……似乎世上沒有能瞞得了你的事！」

來人正是小高，吶吶道：「關心好友嘛！我……我不信像你這麼好……好的人，會英年夭壽的。」

「得哩！別灌迷湯哩！是奉誰之命來呀？」

「小莊，你明知我目前是誰也不靠攏的。」

「果眞如此，聽到我的死訊，你該先見見梅子，安慰她，鼓勵她才對，怎麼會深夜來此，開棺查驗？」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遺容。」

「小高，我的點子沒有你多，並不表示我比你傻。」

「小莊，你想，我現在還能對你作出甚麼事來？」

小莊道：「自你上次翻臉成仇之後，幾番倒戈，我已看清了你，你本是個反覆無常的人，只是你掩蓋得好，在表面上看來，你似乎很講義氣。」

「小莊，至少我不會有所作爲了！因爲閹了之後，體力大不如前，又怎能興風作浪？」

「正因爲你閹了之後，生理及心理方面都有重大的變遷，所以你不甘寂寞。你的背後主人是誰？」

「小莊，我知道怎麼說你也不信。」

「你怎知我未死？」

「我只是猜測。」

「說實話！」小莊聲色俱厲。

也許是邪不勝正，小高還眞怕他。吶吶道：「小莊，我以爲，你學了三位長輩的武功，又下苦功鑽研，而且玄珠的靈氣十之六七又被你吸收。我總以爲裴元度再厲害也不會一掌擊斃你的。」

這說法有點道理，但小莊還是不信，道：「是誰叫你來的？」

「小莊，你明知我現在被閹，就是想倚靠誰，人家也對我倒了胃口，小莊，請相信我。」

小莊對他已不再信任，道：「小高，我對你失去信心，你請吧！我必須奉勸你一句，若非看在高老伯面上，我不會容忍你出賣我的。」

「小莊，那種事是不會有了。」

小高走了，小莊叫梅子藏起來，以免有人動她的念頭，小莊暗暗跟踪小高，十分技巧。

不久，小高在鎭上一個民房側面停下小便。

稍後四下打量無人，一躍進入牆內。

小莊以爲這小子還是鬼鬼祟祟，這兒必有秘密。

小莊十分小心，停了一會，才自另一邊越牆而入。

這民房不大，只有正房五間，廂房三間。

院子不小，栽了幾棵石榴樹。

小莊聽到屋中低聲交談，有個較老的聲音，道：「高興，他眞的沒有死？」

「是的。」

「棺中無人？」

「是空的。」

「你見過他的人還是只因棺中無人而懷疑他還活着？」

「晚輩見過他，還和他談了好一會。」

「玄珠呢？」

「大概已經被他吸收光了。」

小莊大爲震驚，聽這口音，不是高鴻嗎？

聽裴元度的口風，高鴻似乎已經死於他手。

八成在他把修爲輸給高鴻時被他吸光。

只不過小莊一直想不通，一個功力淺的人要吸乾功力深的人如何能辦到？

如果不是裴元度吸乾了高鴻，裴元度怎能不死，又怎有那等功力？玄珠雖一度在他們三人手中，也輪不到裴元度。

小莊眞想不通。

當然，徐起既然把十分之八的修爲成全了高鴻，就不會給裴元度，所以裴元度的功力突飛猛進，眞是令人費猜。

難道裴元度過去藏了拙？

小莊猜對了一半，裴元度過去是裝熊，扮豬吃虎。當然，還另有一個原因，他學會了「吸髓功」，高鴻本想吸他，他反而吸乾了高鴻。

因此，他以爲高鴻死了。

那麼，高鴻爲何還活着呢？屋中聲音較老者分明就是高鴻，這當然另有原因。

這原因和小高有很大的關係。

就在這時，高鴻道：「高興，有人踩上了你的線，跟了進來，是小莊嗎？」

小莊心頭一凜，這老狐狸還眞厲害，道：「正是我。」

高鴻道：「你要進來坐坐嗎？」

小莊知道，進去是很危險的，但他夷然不懼進入屋中，道：「小高，我很佩服自己的眼光。」

小高道：「我被拴住下體、痛苦萬分時，你沒有及時救我，所以我恨你。」

「你似乎忘了先害別人的劣行吧，好在我沒有再看走眼，才會跟了你來。」

「只怕你能來卻去不得！」

小莊看看高鴻，此刻更加紅光滿面。

不但氣色好，眼神中湛湛精芒，逼人四射。

人的內功深淺，由眼神可以看出，除非到了最高境界可以神光內斂，使人看走了眼。

「看來裴元度的造詣沒有你高。」

高鴻笑笑不答。

「為甚麼裴元度以為他是當今世上少見的高手？」

「因為他以為已經吸乾了我。」

「我果然猜得不太離譜，為甚麼你未被吸乾？」

「我會『藏心術』。」

「甚麼叫『藏心術』？」

「就是使人在把脈時以為脈已經斷了。」

「也就死了？」

「對。」高鴻道：「裴元度是個很能忍的人，素日他經常扮出一副豬相，忍人之所不能忍，他練『吸髓功』，我卻偷偷看到了。」

「原來如此，所以你以『藏心術』應付之。只不過我仍然想不通，你到底有沒有被他吸乾？」

「沒有，他只吸去十分之三，我閉關行功三天三夜即告恢復。」

「可是你目前的境界要比以前高出多多。」

「算你招子亮。」小高插口道：「『赤砂手』、『花花老祖』仇英及『一手遮天』陰九成三人都變成空殼子了。」

「怎麼？你吸乾了他們三人？」

高鴻道：「古人教我們一個『盜』字，天地之氣可以盜，世上萬物無不可盜，所以我選擇了他們三人。」

小莊駭然，道：「可憐裴元度還以為你死了。」

高鴻道：「我一直把他當作一個不成氣候的人。」

小高道：「小莊，你既然來了，就不必走了。」

小莊道：「我也不會空手而回。」

「那就好！」高鴻道：「我也不願以大欺小，你有把握那是最好。」

三人來到後院中，這後院四周無鄰，弄出聲音也無妨。小莊亮出了劍，可見他是鄭重其事。

高鴻似也不便託大，也抽劍在手，把劍鞘丟給了小高，到此，小高這個人是眞的一文不值了。

小莊先出了手，道：「我是為師報仇。這一直是我心目中必須達到的目標，後來又多了一項父仇。」

小高道：「是三船殺了你父親的。」

「但卻是他們三人利用三船，表面上是三船利用他們三人，所以追根究底，他們三人才是我的血海仇人。」

小莊接了一兩招，就知道勝出的機會不大。

他從不自餒，只不過也不便太高估自己。

一開始就陷入了苦戰，因為高鴻的內勁雄渾而充沛，小莊在這方面本有自信，但現在這份信心打了折扣。

高鴻吸乾了那三個高手，足抵玄珠的妙用。

只不過玄珠還可以治療沉疴而已。

他們一口氣苦戰了一百三十餘招，小莊漸感施展不開，他下的苦功很大，別人不也可以下苦功嗎？

何況高鴻比他大三十多歲，三十年的淬煉與鑽研，難道抵不上一個十八九歲的人？

天賦是重要的，後天的用功更重要。

在一百七十招以後，小莊中了一腳，不久就被掃了一劍，這一劍不太重，也不太輕，肩背上血紅一片。

這局面是十分清楚的，小莊拖不過兩百招。

俗語說：胳膊扭不過大腿。高鴻藏拙的功夫比裴元度還高明，他才是眞正的老狐狸。

在小莊又中了一掌一腳時，小高在一邊神色十分不安，就在小莊又中了一劍時，高鴻忽然勢子一緩。

他的目光中有火一樣的東西在噴濺。

在西廂邊的牆內石榴樹幹上，蹲着一個少女，似乎未穿下衣，高鴻可以大致看清。

不論見過多少女人的男人，不論見過這東西多少次、多少種類的男人，在猛古丁地情況下看到這東西迎面張開，必然雙目發直而分神。

「刷」地一聲，小莊這一劍自高鴻的腰上穿過。

也許未傷到內臟，但已自皮肉上穿過。

即使未傷及內臟，卻也不是輕傷了。

高鴻立刻收攝心神，但已受了傷，勢道就大不如前了。當然，小莊此刻也是強弩之末了。

石榴樹上那一朵盛開的芙蓉花，他此刻是絕對不敢再看了吧！其實並不，他不由自主地又瞄了一眼。

只不過那少女已不見了。

高鴻又挨了小莊一掌，腰上的創口在大量流血，他知道支持不久了。

小莊也知道自己支持不久，但他有一股怒火支撐着他，他以為可以支持得比對方久些。

當小莊又掃了高鴻一劍，大腿側面又多了一道血槽時，高鴻更加不穩了。

他現在才眞正體會到小莊的厲害了。

甚至小莊也是個善用智慧的人。

兵不厭詐，利用女色誘之，也不能說他不對。

事實上當然不是小莊的主意要那少女來那一手「獻花」之禮的——「花

展」。

只不過那一手卻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高鴻不濟，小莊也不濟了。

小高在一邊搓手，也不知道他在想甚麼。

小高眞的那麼出爾反爾，首鼠兩端不可救藥了嗎？

就在高鴻又被小莊劃了一劍，頰上皮肉翻開時，卻像負隅頑抗的狂獅瘋虎，猛攻不已。

小莊這工夫也是大汗淋漓，甚至連視野也被汗水迷住了。

就在這時，一條人箭由牆外一瀉而至。

是誰？他要站在哪一邊？

如果小高不出手，而來人是站在高鴻那邊，小莊絕對撐不過三招，必然濺血當場的吧？

如果此人是幫小莊的，而小高也不出手，高鴻也拖不過兩招，甚至一招即可結束這場苦戰。

兩人此刻都變成了血人。

這人居然是幫高鴻的，他竟是反叛高鴻的裴元度。為甚麼他會幫高鴻？他們不是勢不兩立？理由很單純，此刻幫高鴻，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除去小莊。

然後再除去高鴻則易如反掌折枝。

至於徐起，右手已斷二指，這輩子已成不了氣候，他決定退出江湖。

在這危如累卵之下，半招即可見生死，高鴻一劍直抓小莊的心窩，裴元度的長劍已到了小莊的左脅下。

小莊無論如何只能搪過一劍，另一劍將取他的性命，就在這時，梅子連人帶刀撲向裴元度。

而小高也拔劍攻向高鴻。

這眞是絕對想不到事，正因為想不到，高鴻掃中小莊一劍，小高的劍卻刺入他的背心之中。

裴元度志在必得，疏忽了梅子的存在，也中了梅子一刀，這一刀眞要命，把他的後頸砍斷了三分之二。

高、裴二人倒下，小莊和小高互視了很久，最後三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小高是最後覺醒，還是引小莊來此時就有意在重要關頭幫他，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在谷底稱王，等如井底之蛙，坐井觀天而已，老殘廢身殘志不殘，授徒出谷和一宮、二門、三世家等梟雄一拚，再樹威風，果然成事在人，偷張、賭李、酒仙、丐王自動送上門，三小制服他們，甘爲轎伕驅使，一壯行色，轎前掛上七殺寶刀、七殺心經、一串明珠、一方碧玉，耀武揚威，使人矚目，轎四週懸白綾寫上七梟雄的名字，聲稱要殺七雄……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小流浪喬裝少女　白痴兒迎接新娘

眼前的烈火將滅，恨天生胸中的怒火却正熾，凝視着一臉驚懼的胡瘸子，語冷如冰的道：「姓胡的，帶一個信去告訴黑肚腸，叫他把項上的人頭保養好，以備本教主親手去割！」

小流浪道：「當然，姓黑的自己送上門來，更是歡迎之至。」

虎妞補充道：「弄得好，說不定還會免費奉送他一口上好的棺材。」

胡瘸子噤若寒蟬，一語不發，恨天生坐上轎子，道：「咱們走，找歐陽春的痲煩去！」

*　*　*

歐陽世家位於鄂北隆中山，距此尚有數百里之遙。

也就是說，他們正在向歐陽世家的勢力範圍接近之中。

這日已近在二十里內，正行間，被一位漂亮的姑娘吸引住。

姑娘是很漂亮，白衣白裙，面賽朝陽，年約十五六歲，一頭烏溜溜的秀髮，散發着青春的氣息，有如一位聖潔的天使，正在前面不遠處，仰望悠悠白雲。

霍然，白衣少女縱身一躍，輕輕巧巧的飛上了一棵參天古樹，身手輕靈迅捷，顯非普通人家的女兒。

少女上得樹來，從腰間解下一條丈許長的絲帶，將兩頭結結實實的綁在古樹橫枝上，唯恐不牢固，還伸出一隻玉腳踏在上面踩了踩。

小流浪看得入神，忽然止步道：「阿恨，虎妞，咱們打個賭好不好？」

恨天生命轎子停下，道：「打賭？賭甚麼？」

小流浪道：「賭這位姑娘在樹上做甚麼？」

虎妞冷哼一聲，道：「哼，多管閑事，你管得着嗎。」

小流浪反唇相譏道：「哼！沒水準，死死板板的一點也不懂得生活的藝術，好玩嘛，逗逗樂子，增加一些生活情趣。」

阿恨聽他言之成理，立即表示同意，道：「嗯，這個主意不錯，可以調劑身心，說吧，賭甚麼東西？」

小流浪道：「賭這頂七殺轎，贏的人坐轎，輸的人走路。」

恨天生不答應：「不行，七殺轎是教主專用的交通工具，別人不得乘坐，你少打歪主意，賭別的。」

小流浪嘀咕一聲：「倒霉！」，道：「那就賭一個『水煎包』好了，贏者揍人，輸者挨揍。」

虎妞好機伶，搶先道：「我賭她在樹上盪鞦韆。」

小流浪爭着說：「我賭她是練功夫，飛來飛去轉圈圈。」

阿恨與衆不同：「本教主倒覺得她是想上吊自殺。」

虎妞[illegible]道：「上吊？不會吧，那多殘忍。」

小流浪道：「是很殘忍，年紀輕輕的，又那麼標緻，十九還沒嫁人呢，

自殺多可惜，簡直是暴殄天物。」

殘忍也好，惋惜也吧，事實証明，白衣少女眞的將自己的脖子伸進去，放開手脚上吊了。

「死不得！」

「使不得！」

「快下來！」

三條人影，三聲吼，阿恨、虎妞、小流浪急人之急，怒矢也似的疾射而出，飛上了參天古樹。

阿恨救人，虎妞、小流浪解絲帶，三人分工合作，順利的將白衣少女救落地面。

算她命大，救援及時，人雖昏迷，氣息未斷，直挺挺的躺在一處草地上。

小流浪道：「謝天謝地，菩薩保佑，她要是死翹翹，天下又會多出一條光棍來。」

虎妞嗤之以鼻：「哼，就憑你小流浪這副德性，一輩子也休想討老婆，人家姑娘的死活與你無關。」

恨天生對中州四怪道：「四位久歷江湖，可知這位姑娘的身份來歷？」

「我知道！」

發話者非偷張、賭李。

亦非仙人跳，王不留。

而是曾救過阿恨性命的一無和尙。

和尙已隨着一聲「阿彌陀佛」飄然而至，一照面便開門見山的道：「小施主，恭喜，恭喜，善哉，善哉。」

恨天生愕然一楞，道：「喜從何來？」

一無和尙津津有味的道：「娃兒洪福齊天，命中主貴，從一無所有，居然搖身一變當上了小王爺，做了七殺教主，自然可喜可賀。」

恨天生恭恭敬敬的道：「托大師的福，阿恨能有今天，全是老禪師的恩賜，但不知這些前塵往事你是如何得知的？」

小流浪口沫四濺的道：「咱們到處宣揚，猛打廣告，已經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大和尙想不曉得也辦不到。」

一無和尙瞧着中州四怪道：「事實確是如此，尤其有他們四位抬轎子，更加水漲船高，大大地提高了小施主的身份地位，一入龍門，果然身價不凡。」

阿恨聽在耳中，樂在心裡，連說：「客氣了，客氣了。」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其實抬轎子只是客串，他們四位在本教另有正式的職位。」

一無和尙道：「甚麼職位？」

恨天生道：「護法，七殺教的護法。」

官雖然不是頂大，總比轎伕要好聽得多，同時也多少挽回一些面子來，偷張、賭李、酒仙、丐王聞言大爲感動，齊聲道：「謝謝教主小王爺的厚愛。」

恨天生暈陶陶的，神氣八啦的，拍一下四怪的肩膀，以長者的口吻道：「好好的幹，只要七殺教有前途，你們四位也有前途，將來有機會還會升你們的官。」

這時，大家才注意到，一無和尙的袈裟、芒鞋全濕了，全身濕漉漉的好似一隻落湯鷄，虎妞很風趣的說道：「老和尙洗澡不脫衣服？」

一無和尙未開言，先歎了一口氣，指着白衣少女道：「別提了，還不是爲了救這位女娃兒。」

恨天生道：「和尙是說她在上吊之前，還曾投水自殺？」

一無和尙點頭道：「是呀，看來死意甚堅，了無生趣，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小流浪另有高見：「你騙人，我小流浪不信。」

和尙一怔道：「出家人從來不打誑語，小施主何出此言？」

小流浪頭頭是道的說：「當然有道理，沒見過被救的人全身乾乾爽爽，救人的人反而變成落湯鷄。」

和尙笑容可掬的解釋道：「事情是這樣的，眼見這一位女娃兒欲投河自盡，老衲便搶先一步跳進河裡去，她尙未落水就弄到岸上去了。」

虎妞道：「原來如此，老和尙還沒有說出這位姑娘的身份來歷。」

一無和尙道：「她叫宋玉兒，是宋寡婦的獨生女。」

小流浪道：「年紀輕輕的，又是一個大美人，幹嘛要三番兩次的尋短自盡？」

一無和尙雙手一攤，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道：「這個和尙就不清楚了，須問她本人。」

宋玉兒已悠悠醒轉，很快便站起來。

然而，連半句話也沒說，轉身就走，照準前面的一塊大石頭，用頭猛力撞上去。

阿恨嚇一跳，騰空而起，凌空翻了三個觔斗，好快，後發而先到，落在宋玉兒的面前，伸手一攔，道：「宋姑娘，想開點，千萬別再尋短見。」

宋玉兒狀似發狂，尖聲吼叫道：「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你們都不要管我。」

換了一個方向，又撞向另一塊巨石。

虎妞的反應也挺快，堵住她的去路，苦口婆心的道：「好死不如賴活着，姑娘，有甚麼困難可以說出來，我們幫妳解決。」

恨天生拍着胸脯說：「對，天大的痲煩我七殺教主恨天生也能够替妳擺平，管保逢兇化吉，煙消雲散。」

宋玉兒一句也聽不進去，一個勁的嚷嚷：「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避開阿恨，躲過虎妞，沒命似的又去撞大樹。

被小流浪攔了下來，挺起肚皮，擺出一個架勢來，陰陽怪氣的道：「來

，想死就往我小流浪的肚皮上撞，人家說寡婦死兒子，沒指望了，妳雖然是個丫頭，照樣會絕了妳娘的希望，妳這樣做不怕傷了妳娘的心？」

宋玉兒掩面而泣道：「是我娘逼我死的，我不要活了，不要活了。」

虎妞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妳娘怎會逼妳死？」

宋玉兒聲淚俱下的道：「我娘逼我嫁，就等於是逼我死。」

阿恨上前安慰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喜事呀？」

宋玉兒斬釘截鐵的道：「我不要嫁！」

恨天生疑雲滿面的道：「是對象不中妳的意？」

「簡直糟透了。」

「這好辦，可以叫妳娘退婚。」

「我娘不答應。」

「爲甚麼？」

「因爲已經收了男方的聘金。」

虎妞黛眉一揚，道：「莫非想强佔民女？」

小流浪臉一沉，道：「也許是販賣人口。」

恨天生心念三轉，決定要插手管這件事，道：「走，找妳娘談判去，本教主保証叫她回心轉意，收回成命。」

虎妞道：「萬一談判破裂，還可以另行設法。」

小流浪道：「幹掉那個狗屁新郎官，就可以一了百了。」

你一言，我一語，終於打動了宋玉兒的心，領着大夥兒奔往家門。

* * *

宋家就在數里外的一個村莊上。門裡門外，張燈結彩，男男女女，進進出出，充滿了一片喜氣，的確是在辦喜事。

宋寡婦却在屋子裡急得團團轉，彷若熱鍋上螞蟻，男方迎親的轎子馬上就會到，自己待嫁的女兒居然離奇失踪了，一而再的反覆問她自己：「這怎麼辦？怎麼辦？」

所幸，千盼萬盼，總算把女兒盼回來了。

後面還跟着三個生龍活虎般的年輕人，正是阿恨、虎妞、小流浪。

宋寡婦好不興奮，如獲至寶，三步兩步的迎上去，將女兒緊緊的摟在懷裡，喜極而泣道：「孩子，我的乖女兒，妳可回來了，差點把媽給急死，妳要是再不回來，男方娶不到新娘子，娘恐怕只有上吊自殺的一條路可走。」

阿恨冷笑道：「死了活該。」

虎妞的話也不好聽：「妳還沒有上吊，妳女兒已經吊過一次了。」

小流浪的態度同樣很不友善：「還投過一次水！」

這言語，這神態，使宋寡婦大爲難堪，察言觀色，心裡已明白了七八分，推開女兒，打量一下來人，冷冰冰的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三人添油加醋的，作了一番自我介紹，直聽得宋寡婦臉色接連數變，語氣也馬上緩和下來，道：「恨教主，兩位使者，這是我們宋家的家務事，請三位不要管，也管不了。」

宋玉兒淚流滿面的道：「娘，難道妳老人家眞的心如鐵石，叫女兒一定要嫁給那個白痴、傻瓜、低能兒？」

虎妞道：「可憐啊，這是好花插在牛糞上。」

小流浪道：「悲哀啊，等於斷送了一生的幸福。」

恨天生道：「終身大事，千萬兒戲不得，務請三思而行。」

宋寡婦又將女兒摟在懷裡，抽抽噎噎的哭起來，道：「玉兒是我的命根子，何嘗願意將她嫁給一個白痴、傻瓜、低能兒，實因有一肚子的苦水，身不由己。」

阿恨昂首挺胸的道：「這不成問題，有何困難就說出來，小王負責解決。」

「原因之一是老身已收下了男方的聘金。」

「小事情，欠債還錢，收下可以再退回去。」

「這可能有困難。」

「甚麼困難？」

「已經花用殆盡。」

「不要緊，本教替妳彌補。」

小流浪神氣活現的，在一旁大吹法螺：「七殺教，錢多多，要五千，給一萬，小事一樁，全包在我們身上了，只要妳不再强迫女兒嫁給那一頭猪，天大的痲煩本教也可以替妳打下來。」

宋寡婦依然愁眉不展的道：「三位有所不知，這件事只怕並非單憑金錢就可以完全解決。」

弄得虎妞滿頭霧水：「這中間莫不是還另有重重內幕？」

宋寡婦唉聲歎氣的道：「主要是對方來頭太大。」

小流浪火了，大發雷霆道：「媽的，就算是天王老子也不能强娶民女，是誰？七殺教的兵馬一到，保証叫他人頭落地。」

宋寡婦不以爲然，認爲小流浪不過是說說大話，吹吹牛皮罷了，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憂心忡忡的道：「老身說的是實話，你們不要管，也管不了，對方財大勢大，威震八方，誰管誰就會吃大虧。」

虎妞道：「說了半天，男方究係何方神聖？」

宋寡婦道：「是大名鼎鼎，人見人怕的歐陽世家。」

原以爲一說出歐陽世家的字號，七殺教必然會打退堂鼓，孰料，恨天生却精神抖擻，更加熟絡起來，道：「妳說的是一宮、二門、三世家中的歐陽春？」

宋寡婦頷首道：「正是此人。」

虎妞大爲不悅，罵了一句：「老不修！」

小流浪的話更難聽：「他想老牛吃嫩草？」

宋寡婦道：「兩位誤會了，是他們家的老三歐陽俊英。」

阿恨不假思索，當機立斷，乾淨俐落的說：「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嫁了！」

宋玉兒心頭猛一沉，哭喪着臉道：「阿恨教主，吹了半天的牛皮，結果還是幫不上忙，不如……」

小流浪截口道：「是嘛，眞漏氣，牛皮吹破了，惹人耻笑，阿恨，你不敢插手就到一邊涼快去，我和虎妞來管。」

恨天生眼一瞪，道：「誰說小王不管？」

小流浪道：「是你自己說的呀。」

「本教主怎麼說？」

「你說嫁了。」

「嫁誰？」

「自然是嫁玉兒姑娘。」

「錯，要出嫁的是你小流浪。」

此話一出，全場大譁，笑彎了小流浪的腰，也笑出了虎妞的淚，小流浪走上前去，伸手摸一摸阿恨的額頭，妙語如珠的道：「沒有發燒，也不是吃錯藥，許是中了邪，着了魔，滿口的胡說八道，你要搞清楚，人家歐陽世家要娶的新娘是母的，不是公的。」

恨天生道：「笨蛋，公的可以化裝成母的呀。」

「我不幹，要嫁你自己嫁。」

「你非幹不可，這是命令！」

「衰！衰！眞他媽的衰透了！」

小流浪一臉懊喪，站在一旁生起悶氣來，虎妞趨前柔聲安撫道：「小流浪，別鑽牛角尖，阿恨的主意不錯，咱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光明正大的混進歐陽世家去，鬧他個天翻地覆，雞犬不寧。」

好說歹說，小流浪總算回心轉意，勉爲其難的點頭答應，宋寡婦母女也欣然同意，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 * *

名門世家的氣派，的確不同凡俗，高牆粉壁銅獅朱門，單是高掛在門牆之上，「歐陽世家」那四個大金字，就有三尺見方，百丈之外便淸晰可見。

莊院依山而建，面臨淸溪小河，格局很特別，乍看是一共三進，實則却各自獨立，分成三個圈圈，若從空中鳥瞰，可以淸淸楚楚的看到，大圈圈裡面有個中圈圈，中圈圈裡面還有一個小圈圈。

小圈圈最爲宏偉壯麗，是歐陽世家的中樞要地，歐陽春的妻室家小均居住在此。

住在中圈圈內的乃門下弟子，或執事心腹。

大圈圈則等而下之，爲徒衆與雜役人等居停之所。

許是自己的兒子不爭氣，大喜的日子，歐陽世家並未大肆鋪張，客人到的不多，只有少數至親好友穿梭其間。

鑼鼓喧天，炮竹齊鳴，一拜天地，再拜高堂，夫妻交拜，新娘子已經娶進家門，送進洞房。

還有一對少男，少女緊隨左右，據說是新娘宋玉兒的表弟、表妹。

宋玉兒並無表弟、表妹。

男的是阿恨。

女的是虎妞。

爲了招呼這位貴賓，新郎歐陽俊英的兩位兄長歐陽俊德、歐陽俊秀，與妹妹歐陽俊美也跟着走進新房之內。

大哥歐陽俊德長得很俊拔。

二哥歐陽俊秀生得很秀氣。

妹妹歐陽俊美也貌美如花。

唯有歐陽俊英例外，旣不英俊，也不瀟灑，簡直奇醜無比，不堪入目。

身高不足三尺。

腰圍等量齊觀。

站着像個水桶。

倒下像一頭猪！

塌鼻、闊嘴，煽風耳，一雙鬥雞眼呆呆滯滯的，神情傻裡傻氣的，唇角淌着口水，一望即知是個十足的白痴，傻瓜、低能兒。

新娘子也好不到那裡去，揭開面紗，歐陽家的人全都呆若木雞，不約而同的驚呼出聲：「我的媽呀，怎麼這麼醜！」

是很醜，醜得令人全身起雞皮疙瘩。

血盆大口。

兔唇暴牙。

斷刀眉。

青光眼。

十指粗粗如杵。

頭兒大大如斗。

化粧的技術不錯，堪稱門當戶對，郎才女貌，是一對天造的璧人，也是一雙地設的怪胎。

歐陽俊德不甘受騙，首先發難道：「你們好大的狗膽，掉包了。」

虎妞裝模作樣的道：「沒有呀，我表姐天生麗質，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歐陽俊秀喝斥道：「胡說，宋玉兒我們又不是沒見過，細皮白肉的，嬌美如花。」

阿恨睜着眼睛說瞎話：「一定是你們認錯了人，錯把馮京當馬涼。」

虎妞接口道：「瞧瞧，男的英俊佳公子，女的嬌柔俏佳人，珠聯璧合，郎才女貌……」

言猶未盡，被歐陽俊美的嬌叱聲打斷：「住口，歐陽世家名滿天下，豈可任人愚弄，還不快將宋玉兒送上門來，這個醜八怪我們要退貨。」

小流浪聞言氣冲斗牛，火冒三丈，嗲聲嗲氣的道：「退貨？妳想得倒美，嫂子我已經和妳哥哥拜過天地，入了洞房，生爲你們歐陽家的鬼，今生

今世是吃定你們歐陽世家了。」

歐陽俊德勃然大怒道：「大膽刁婦，不肯退貨就將你扔出去餵狗，再將宋玉兒抓回來。」

來字出口，招已出手，顧不下自己是兄長的身份，親手向「弟媳」動起腳來。

可惜找錯了對象，小流浪是何等人物，豈容他張牙舞爪，歐陽俊德攻勢未到，已先一步反掌緊扣住歐陽俊英的腦袋瓜，厲色道：「站一邊去，誰要是敢妄動干戈，就擊碎他的天靈蓋，送他到陰曹地府去！」

這一着夠狠，夠毒，歐陽俊德投鼠忌器，只好將攻出一半的招式撤回來。

歐陽俊美却不死心，盯着虎妞道：「不想退貨也可以，就讓這位漂亮的表妹一齊嫁過來做二房好了。」

發話同時，玉手疾伸，扣向虎妞的皓腕。

活該她倒霉，遇上高人，偷雞不成蝕把米，沒扣住虎妞，反被虎妞倒扣住，冷言冷語的取笑道：「丫頭，少在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關老爺身邊耍大刀，識相的就少開尊口，免得惹來殺身之禍。」

「上！」

「上！」

歐陽世家，名頭很大，舉手投足之間便損兵折將，說甚麼也嚥不下這口窩囊氣，俊德、俊秀兄弟互使一道眼神，雙雙電縱而出，攻向恨天生。

「找死！」

好厲害的阿恨，七殺指加七殺掌，哥倆出師不吉，雙雙敗陣，一個倒退三步，面有懼色，一個手捧胸口，呼疼喊痛。

本待挺身再上，作一殊死戰，恨天生自己開口說道：「識時務者是俊傑，知所進退才是眞英雄，憑兩位的身手還不夠資格跟小王拚命，最好原地罰站，謹言愼行，免得血濺洞房，命喪花燭。」

虎妞道：「如其不然，第一個流血的可能就是你們的大妹子。」

小流浪道：「或者是這一頭蠢猪！」

有人質在人家手裡，哥倆沒敢再發難進招，歐陽俊秀恨聲道：「歐陽家花了大把白花花的銀子，娶的是宋玉兒，可不是這個母夜叉，更不是你們這兩個兇神惡煞，這是騙婚，也是欺詐！」

虎妞反唇相譏道：「放屁，甚麼叫騙婚，甚麼叫欺詐，你們仗勢欺人，强行下聘，才是惡霸行爲，無異强盜土匪。」

歐陽俊德道：「沒有結親的誠意，當初就不該收下聘禮。」

阿恨據理爭辯道：「你們勢大胳膊粗，宋寡婦勢孤力單，她敢不收嗎？」

歐陽俊美嗔怒道：「既已收禮，就當將女兒嫁過來。」

小流浪潑辣的說：「死丫頭，妳瞎眼了，還是目無長上，妳嫂子姑奶奶我就在妳的面前。」

歐陽俊美尖酸刻薄的道：「你不是宋玉兒，我三哥要娶的不是你這惡婆娘。」

恨天生嘻笑怒罵道：「龍配龍，鳳配鳳，蟑螂配臭蟲，憑妳二哥的尊容，只配娶這種貨色。」

虎妞道：「好花不會插在牛糞上。」

小流浪道：「好女也不會嫁給大白痴。」

歐陽俊德欲語未語，門外及時傳進來一個婦人的聲音嚷嚷道：「少爺，小姐，老爺子有令，請新郎新娘出去會親敬酒啦。」

這樣的醜媳婦，怎敢出去會親敬酒，等於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脚，準會將歐陽世家的顏面丢光，俊德、俊秀兄弟相對搖頭，決定不去。

小流浪好會演戲，憨頭憨腦的道：「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既然進了歐陽家的門，就該會一會歐陽家的親朋好友，這是人家的終身大事，不能太草率，太馬虎，要好好的風光風光。」

虎妞道：「醜媳婦遲早都要見公婆。」

阿恨道：「不答應就先將新郎斃在此地。」

歐陽俊德苦在心裡，無計可施，沉吟少頃後道：「新娘可以去，你們兩位就留在這兒。」

虎妞道：「辦不到，我們一向形影不離。」

阿恨道：「再說，也該拜訪一下親家公，親家母，同時……」

歐陽俊秀道：「同時怎樣？」

恨天生道：「你們最好放老實點，也告訴歐陽老兒不要做糊塗事，只要有一點的風吹草動，首先遭殃的就是你們的猪小弟，牛小妹。」

猪小弟是個低能兒，沒有反應，牛小妹却發了小姐脾氣，歐陽俊美嬌叱道：「野小子，你駡我是牛？」

虎妞回敬了一句：「駡牛是客氣，別不識抬舉。」

阿恨道：「咱們該出去了，別讓親家和諸親好友等太久。」

＊　＊　＊

酒席就設在院裡，不多，僅十數桌，都是至親好友。

只有一位不速之客。

是一無和尚。

坐在中間的一桌，正在跟人猜拳行令，原來是個不忌葷腥的酒肉和尚。

人逢喜事精神爽，歐陽春一身錦繡，已經是六十出頭的人了，看上去的仍神采奕奕，如五十許人，正候在長廊出口處，等兒子媳婦去會親敬酒。

白痴兒子有幸娶到如花美眷，是他的得意傑作，不在族戚友朋的面前

亮一亮相，他一定睡不着。

新郎新娘出來了，手拉着手，臂勾着臂，卿卿我我，甜甜蜜蜜。

虎妞和歐陽俊美，也是手拉着手，臂勾着臂，如姐如妹，難捨難分。

阿恨跟俊德、俊秀兄弟並肩而行，同樣表現得很親切，很熟絡。

院子裡立刻爆出一陣如雷的掌聲。

恭喜之聲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可惜持續的時間甚爲短暫。

新娘子的貌相凍住了他們的喉嚨，僵住了他們的雙手。

也僵住了歐陽春的笑容，只笑了一半便笑不下去了，老眼直瞪瞪的瞧着新媳婦，恨不能找個地洞，溜之大吉。

小流浪故意拿他尋開心，衝着歐陽春搔首弄姿道：「嗨，親愛的公公您好。」

歐陽春是何等樣人，怎容得下醜媳婦如此戲弄，當下老臉一沉，道：「你……」

僅僅說了一個你字，便無下文，長子俊德及時咬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歐陽春聽後儘管更氣更怒，幾乎七竅生煙，畢竟是久經風浪的老江湖，爲了兒子女兒的安全，絲毫也不曾發作出來，反而又堆下了一臉的笑容，猛跟虎妞、阿恨打招呼。

阿恨抱拳道：「親家公，恭喜恭喜。」

歐陽春皮笑肉不笑的道：「舅爺別客氣。」

小流浪今天算是露臉了，搖一搖屁股，扭一扭腰，忸忸怩怩的道：「親愛的公公，人家好想快點會一會至親好友，聽一聽他們祝福的話，咱們該去敬酒了吧，別冷落了客人。」

言詞動作，俱極粗俗，歐陽春眞想吐，更恨不得一掌把他劈成肉泥血漿，但在大庭廣衆之下又不許可他如此做，唯一的選擇擺脫這個醜媳婦，能夠少聽他說一句話，少看一眼，至少可長壽十年。

然而，爲了擺脫糾纏，此刻還必須聽他的話，遂道：「是，是該敬酒去了，咱們走，走！」

小流浪明白自己表演得不錯，正搔着歐陽春的痛處，於是變本加厲，發揚光大，甫至第一桌，舉起來第一杯酒，小流浪便又開口說話了：「各位，今天是我第一次結婚，太興奮也太感冒(動)了，非要大醉一場不可，來，大家隨意，我乾杯！」

言吧！舉杯一飲而盡，既爽快，又豪放。

這那像是新嫁娘，還要灌新郎官歐陽俊英，斟了一大杯，往他嘴唇上一湊，道：「親愛的老公，乖，你也喝一杯，喝醉了酒好上床睡覺。」

歐陽俊英是個傻瓜，只有任憑小流浪擺佈的份兒，乾了一杯後傻笑道：「嗯，好香好香，大姐姐對我好好啊。」

歐陽春的反應却不好，怒視着小流浪小聲道：「身爲新嫁娘，要知道收斂，你不要臉，我們歐陽世家還要臉。」

小流浪的目的就是想使他難堪，道：「沒有辦法，酒蟲作怪，不喝酒就會造反也。」

歐陽春氣得直發抖，拉小流浪到一邊說：「也不許再灌我兒子酒。」

小流浪出言頂撞：「他是我丈夫，你管不着。」

歐陽春緊握着拳頭道：「老夫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別逼我殺人。」

小流浪將歐陽俊英抓緊一些，道：「諒你也不敢！」

是不敢，吃一賠二，是賠本的買賣，不合算，歐陽春只好忍氣吞聲，轉往別桌去。

小流浪酒量好，演技也好，每桌都搔首弄姿，每桌都舉杯豪飲，同時也沒忘灌歐陽俊英的酒，使歐陽春顏面盡失，叫苦不迭。

不一時便到了一無和尚那一桌，歐陽春强作笑顏道：「大師父是甚麼時候到的，怎不事先通報一聲，老夫也好親自出迎。」

一無和尚手裡面端着一杯酒，口裡還含着一塊肉，吐字不清的道：「那裡，那裡，老衲湊巧路過，適逢其會，心知歐陽大俠酬酢必多，未敢攪擾。」

瞄了新郎新娘一眼，繼又說道：「鸞鳳和鳴，佳偶天成，可喜，可賀！」

苦，苦啊，明知是幾句挖苦的話，歐陽春却不能不笑臉相迎，連說：「大師過奬了，大師過奬了。」

阿恨突然發現，這一桌子另外還有一張熟面孔。

是神指唐威的長子唐子敬。

母親唐雪蓮之兄，阿恨之舅。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若非時地不對，準會衝上去刺他一刀。

唐子敬沒認出阿恨來，對歐陽春的處境倒看出一些端倪，字斟句酌的道：「歐陽世伯可有須小侄效勞之處？」

歐陽春巴不得有人能助他一臂力，將虎妞、小流浪制服，但又不敢開口，言不由衷的道：「謝了，謝了。」

敬完酒後，領着大家轉往別桌。

一無和尚喃喃自語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只因强出頭，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是說給唐子敬聽的。

也是說給阿恨聽。

恨天生沒有理會他，一無和尚拉了他一下，道：「低估了別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夜路走多了，小心遇見鬼。」

（未完・五）

上文提要：通天教已輸了形勢，尚作垂死掙扎，最頑强的是總護法惲南天、東傳令二人，雙方混戰持續，局部搏鬥不停，强弩之末，已無威力，不久東傳令中痲藥針被擒，惲南天仍想抗拒，見醉道人說奉家師南山老人相邀他去，不敢托大，藉機離去。戰爭結束，總結戰果，大有收穫，衆門派推選東海龍王爲進剿通天教的總指揮，然後審訊捉到的東傳令——項繼楚是通天教的甚麼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可飛・圖

尅制金手印　練習紫靈掌

項中英全身穴道受制，只有雙腳能動，他用腳勾過一條板櫈，說道：「在下謝了，你們要問什麼，就請問吧。」

丁易問道：「你爹和通天教教主有什麼關係？」

項中英道：「家父是在下從前的師傅羊角道人介紹給師傅（通天教教主）的。」

丁易道：「你爹在魔教中是什麼身份？」

項中英聽得一呆，說道：「我爹不是魔教中人，絕對不是。」

丁易哼道：「你是替你爹辯護？」

「不是。」項中英道：「你要我實話實說，我說的是實話，我爹絕對不是魔教中人。」

丁易道：「那麼，他怎麼使魔教『天羅劍法』的？」

項中英道：「在召開武林大會的一個月前，家父奉召去通天崖晋見師傅，師傅要家父主持武林大會，就要家父留在通天崖，練習『通天寶笈』上的武功，是不是『天羅劍法』，我就不知道了。」

丁易看他說得不像有假，一面故意哼道：「你倒推得乾淨。」

項中英正容道：「在下落在你們手中，連生殺之權都操在你們手裡，這些事都已過去，有什麼好隱瞞的，又何用推諉？」

谷飛雲覺得他說得極是乾脆，當然深信不疑，一面問道：「你說你爹全是遵照通天教教主指示行事的了？」

項中英道：「師傅的金令，誰敢不遵？何況他老人家門下十大弟子全出動了，家父如是沒有師傅指示，大師兄等八位師兄、師姐會聽家父的嗎？」

他這番話，說得入情入理，也正因如此，就沒有什麼話好問了。

丁易道：「你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項中英道：「在下方才不是說過嗎？在下落在你們手裡，連生殺之權都操在你們手裡，敢說假話嗎？」

丁易看看谷飛雲，問道：「谷兄還要問什麼嗎？」

谷飛雲道：「沒什麼了。」

丁易道：「好了，那就走吧。」

兩人押着項中英回到廣場，就把項中英交給一排站在前面的東海龍王手下暫時看管，然後朝各大門派掌門人圍坐的場中走去。

東海龍王含笑點頭道：「兩位小兄弟問好了嗎？」

谷飛雲道：「項中英很合作，都已招供了。」

東海龍王道：「如此甚好。」

話聲甫落，只見排教掌門冉勿贊率同八個門人也回入場來，這就抱抱拳問道：「冉掌門人取到口供了嗎？」

冉勿贊含笑道：「幸不辱命。」

東海龍王抬抬手道：「冉掌門人先行請坐。」

冉勿贊回到原來的椅上坐下，八個門人一字排開，站到他身後。

東海龍王目光朝谷飛雲、丁易二人投來，說道：「谷、丁二位小兄弟，你們先來報告訊問項中英的經過。」

谷飛雲低聲道：「丁兄，還是你來報告吧。」

丁易聳聳肩，走出幾步，雙手抱拳，向在座的各門各派掌門人行了一禮，然後把自己兩人訊問項中英的經過，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冉勿贊一手捋鬚，含笑道：「二位小兄弟受了他的騙了。」

丁易聽得一怔，問道：「冉掌門人……」

冉勿贊含笑道：「據項中豪供稱，其父昔年原是通天教教主古通玄同門小師弟，隨後又投入白衣聖教，擔任四大護法之一，他口中的白衣聖教，也就是三十年前遭各大門派撲滅的魔教……」他口氣微頓，接下去道：「項繼楚是個雄才大略、有野心的人，他在三十年前僥倖逃過一劫，却自以為自己是白衣聖教僅存的護法，有復興該教的責任，於是命他兩個兒子，一個拜天演子門下，一個拜在羊角道人為師，企圖拉攏兩人，並在他西峯別業，秘密訓練了一百二十名殺手，號稱天龍武士……」

東海龍王道：「原來兩隊天龍武士不是通天教的殺手，無怪兩個領隊都是由他兒子擔任。」

冉勿贊又道：「此次武林大會，是通天教教主和項繼楚兩人籌劃了很久之事，通天教教主原是昔年闡教教主，他以通天教為名，一心只想恢復闡教，這一點，正和項繼楚想復興以白衣聖教為名的魔教，目標完全一致，主要目的，就是消滅少林、武當兩個門派，那麼今後江湖武林就是他們的了。」

丁易怒聲道：「那小子敢耍我們！」轉身往外走去。

谷飛雲叫道：「丁兄，你去做甚麼？」

丁易切齒道：「我要把那臭小子的耳朵、鼻子都割下來……」

話聲未已，陡聽一聲凄厲的慘號傳了過來。

歧山派祝中堅站立之處較為接近，急忙一個箭步掠了出去，等丁易、谷飛雲聞聲趕出，只見項中英已經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丁易問道：「祝兄，這小子……」

祝中堅道：「剛才是全姑娘、沈姑娘二位氣不過他，大概是用飛針打瞎了他一雙招子。」

丁易氣憤的道：「這小子活該，不是兩位姑娘出手，我也要割下他的鼻子呢！」

谷飛雲朝兩名排教門人拱拱手道：「就請二位老哥把他押到羅漢大陣去吧！」

兩名排教門人一齊拱手道：「谷少俠好說。」當下就拖着項中英走了。

谷飛雲、丁易、祝中堅三人也就回了過去。

東海龍王站起身道：「各位掌門人、大師、道長，經冉掌門人詢問的結果，足見此次武林大會，是通天教教主古通玄和魔教餘孽項繼楚兩人發動的陰謀，現在，除通天教教主始終不曾現身、東無忌在逃之外，所有從賊之人均已就擒，應如何處置，還請大家裁決。」

終南平半山站起身道：「兄弟認為項繼楚父子、魔教餘孽，倡亂江湖已經不是一次，理該處決，以絕後患，通天教門下只要能眞心悔過，不妨廢去武功，所有投靠通天教的武林中人，也一律廢去武功，讓他們有從新做人的機會，最難處置的是一百多名天龍武士，他們全都迷失心神，即使廢去武功，這些人也沒有謀生的本領，不知各派道長是否有解迷丹藥，可以使他們清醒過來？」

泰山石大山站起身道：「平道兄所說，應該是極為公正之論，但兄弟的意見，却和平道兄稍有出入，兄弟一向主張除惡務盡，如果這些人中，只要有一兩個冥頑桀傲之人，你廢了他武功，是希望他從新做人，他却懷恨在心，武功雖廢，練武的方法却仍在他心裡，仍可指劃口授，調教出一批弟子，十年或二十年之後，依然可以和各大門派為敵，兄弟這話，並不是危言聳聽，因為這種例子可以說太多了，所以還要請各位道長斟酌才好。」

少林至善大師合掌起立，說道：「石掌門人說的，當然是至理名言，這也是江湖上平靜了十年八年，就有一次大風浪的主因，但上天有好生之德，這許多人總不能都把他們一次消滅，依貧衲之見，不如就照平掌門人的提議，首惡必誅，附從之人，就給他們一次機會，不知諸位掌門人意下如何？」

華山派元眞子站起身道：「石掌門人顧慮的是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就算沒有這批人，到了那個時候，也難保不出亂子，好在數百年來，咱們這些門派經歷了多少變亂，依然屹立如故，這就是邪不能勝正的道理，江山代有才人出，以後的事，自有咱們下一代的人去料理，不知石掌門人以為如何？至於解迷丹藥，敝派的清神丹不知對天龍武士是否有效？」

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

金母身邊的席素儀走前兩步，說道：「賤妾這裡，有通天教歸心丹的解藥。」

站在至善大師身後的張少軒也走出兩步，拱拱手道：「晚輩張少軒，曾是通天教教主座下的二弟子，通天教有兩種迷藥，一是歸心丹，服後神志依然清明，只是永遠只知服從，這是較輕的一種；另一種是迷失散，出自西域，由迷迭香練成，服後神志完全

迷失，那就不是其他解藥所能解救，據晚輩推想，魔教也是從西域傳來的，因此這些天龍殺手，服的可能是迷失散同類的藥物，晚輩奉家師之命，潛伏通天教，身邊有兩瓶迷失散的解藥，不妨先要一兩個人試服，如果有效，再給其他的人服用。」

站在武當凌雲子身後的秦劍秋也走出兩步，說道：「晚輩身邊也有兩瓶迷失散的解藥。」

他是通天教教主座下的三弟子。

東海龍王道：「如此就好，那就厤煩二位小兄弟去給天龍殺手餵服解藥，只是二位小兄弟務必小心，最好先點廢他們的武功，以防他們醒來突然發難。」

張少軒、秦劍秋一齊躬身道：「晚輩遵命。」一起往外走去。

金母道：「既然大家同意平道兄的提議，也就一併辦理，就請少林戒律院執行好了。」

至善大師道：「至清師弟，所有廢去武功之人，你要多加勸導，希望他們今後好好做人。」

至清大師合什道：「小弟敬遵方丈法旨。」

說完，率同至中大師和十六名弟子一齊離去。

東海龍王再次起身，拱手道：「現在的問題都解決了，咱們該商討如何進剿通天教老巢。」

華山元眞子起身打了個稽首，道：「咱們這次進剿行動，一共有兩個地方，一爲通天教老巢通天崖，一爲項繼楚的老家西峯坳，咱們目前人手衆多，只要分作兩撥，分頭進行，然後擇一適中地點會合即可。」

谷飛雲站起身道：「在下去過通天崖，從白山關進去約莫二十多里。西峯坳則在長嶺關附近，兩者之間，以小界嶺最爲適中，南北相距，各有百里光景。」

東海龍王道：「這樣的話，咱們除了兵分兩路，還要分出一路人馬居中策應才好。」

平半山道：「這個該由你總指揮來分派任務了。」

東海龍王目光環顧，笑道：「兄弟有一個腹案，是否可行，還要大家決定。」

劉寄禪道：「你老哥分配就好。」

「不敢。」東海龍王續道：「兄弟的意思，由金母率領咱們全班人馬，直趨通天崖，由少林、武當、衡山三派前去西峯坳，另由金鸞聖母和終南、華山兩派居中策應，不知各位道長認爲如何？」

大家一起鼓掌同意。

東海龍王道：「如此就好，此時天色已將昏黑，大家就在淮瀆廟休息一宵，明日早晨就一起上路。」

說話之時，少林戒律院至清大師已經緩步走入，朝大家合掌道：「貧僧奉命處決魔教餘孽項繼楚父子三人，另有通天教門下弟子兩人(孟時賢、姬紅棉)、迎賓五十二人、附和通天教的武林人士二十六人(包括神拳裴通師徒三人)，一律廢去武功，勸導他們今後重新做人，均已離去，特來覆命。」

東海龍王拱拱手道：「多謝少林戒律院住持大師。」

接着張少軒、秦劍秋二人也相偕走入，由張少軒抱拳說道：「晚輩二人奉命把七十名天龍殺手廢去武功之後，給他們服下解藥，神志均已恢復清明，由晚輩二人作主，每人發給五十兩路費，係從此次武林大會經費中支付，他們都已離去了。」

東海龍王點頭道：「二位小兄弟作得好，通天教門下和一批附賊人士能夠保住性命，已是不錯，自然不用發他們路費，但天龍殺手是被迷失心志的人，並非出於他們本意，一旦恢復神志，不知何去何從，理該發給路費的。」

最幸運的是陳康和、徐永錫、趙復初三人了，他們是跟隨西路總令主金母來的，既不是通天教一伙，也不是投靠通天教的人，何況他們三個武功平平，廢不廢去武功都是一樣，但由谷清輝勸誡了他們一番，這三人自然發誓重新做人，就這樣沒被廢去武功，如今歸丁易率領，連同從隴山莊帶來的十二名莊丁，負責大家的伙食(武林大會由各地聘來的廚司，仍在淮瀆廟廚房之中，他們只是負責監視，以防有人暗中下毒)。

另外一個是荊溪生，他並未被「歸心丹」迷失心神，是自甘投靠通天教的，而且還在掌門師兄齊漱雲身上下過「歸心丹」，齊漱雲礙着他女兒荊月姑是紫雲夫人門下，又和谷飛雲同門，就不再和他計較。

可是，荊溪生眼看附和通天教的人全被廢去武功，早已嚇得心驚肉跳，再加上谷清輝在告誡陳康和三人之時，故意約了他同去，這是齊漱雲授意的，更使他面紅耳赤，不敢作聲。

除了西路總令主原班人馬和金鸞聖母等人仍住在原處之外，其餘幾個門派的人也各自在淮瀆廟安頓下來。

* * *

現在已是晚餐之後，西院左廂走廊上，忽然來了三個苗條人影，她們還未走近，其中一位姑娘已嬌聲喊道：「谷大哥，你快出來，看誰來了？」

一聽聲音，就知道她是馮小珍了。

屋內，丁易笑道：「谷兄，大概是馮姑娘來找你了，快出去吧！」

谷飛雲給他說得臉上一紅，站起身道：「她可能有甚麼事。」

谷清輝道：「那你還不出去？」

谷飛雲應了聲「是」，舉步走出，目光一凝，才看到荊月姑、馮小珍和一個身穿青紫衣褲的小女孩一起走過來，那不是珠兒還有誰來，不覺喜道：「珠兒是妳，甚麼時候來的？」

珠兒走上幾步，恭敬的叫了聲：「大師哥，」一面說道：「我是剛才才到，先找二位師姐，才來找大師哥的。」

谷飛雲道：「師父和師娘好嗎？」

「兩位老人家都很惦着你。」珠兒眨着一雙又大又亮的眼睛，說道：「師公知道武林大會在這裡召開，就要我趕來找大師哥，沒想到還是遲到了半天，眞是掃興透了。」

谷飛雲含笑道：「甚麼事情掃興呢？」

珠兒翹起小嘴，說道：「我聽二位師姐說，今天下午打得好不熱鬧，我沒趕得上，不掃興嗎？」

谷飛雲笑道：「還有一場熱鬧，妳正好趕上了。」

珠兒擎眼望望二位師姐，問道：「大師哥沒騙我吧？」

谷飛雲道：「大師哥怎麼會騙妳？我們明天一早就要出發，去打通天教的老巢，妳不是正好趕上去了嗎？」

珠兒喜得跳了起來，說道：「眞的？」

荊月姑道：「珠兒，妳不是說師公交給妳一封密柬，要妳當面交給大師哥的嗎？」

珠兒口中「哦」了一聲，說道：「我差點忘了。」

說着，從貼身取出一個密柬，雙手朝谷飛雲遞來，說道：「這是師公交代我，一定要親手交給大師哥的。」

谷飛雲趕緊雙手接過，低頭看去，只是一個密封的信封，封面上也沒寫甚麼，但師父要珠兒巴巴的從紫雲谷送來，必然是極爲重要之事，心念一轉，立即說道：「珠兒，妳們去裡面坐。」

珠兒道：「師公說，我把密柬送給大師哥之後，不可再打擾大師哥，我和兩位師姐要走了。」

谷飛雲點點頭道：「好吧！」

荊月姑、馮小珍都說了聲：「谷大哥晚安。」就和珠兒一起回身走。

谷飛雲不知師父在密柬上寫些甚麼，急忙回進屋去。

谷清輝問道：「她們找你有事嗎？」

谷飛雲道：「是師父要珠兒給孩兒送來一封密柬。」

谷清輝道：「岳大先生派珠兒專程給你送來密柬，一定是很重要的事了。」

谷飛雲道：「孩兒還沒拆閱。」

谷清輝道：「那你就快些拆閱吧！」

谷飛雲應了聲「是」，就撕開封口，抽出一張箋紙，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惟有紫靈掌，可以對付金手印」。下面就是四句練「紫靈掌」的口訣，和七八行細字註解。

谷清輝問道：「你師父寫了些甚麼？」

谷飛雲道：「師父只說，唯有紫靈掌，可以對付金手印這一行字，下面就是練『紫靈掌』的口訣。」

谷清輝道：「岳大先生要珠兒專程趕來，送給你的是練『紫靈掌』的口訣，由此可見通天教教主一定練成了『金手印』，只有『紫靈掌』可以化解了，目前時間不多，你快進房去練功吧！」

丁易道：「恭喜谷兄。」

谷飛雲笑道：「時間這麼匆促，不知我練得成練不成呢？」

丁易道：「知徒莫若師，岳大先生對谷兄還會不清楚嗎？他要珠兒及時送來，自然算準谷兄一定可以在需要使用之前練成的了。」

谷飛雲道：「但願如此。」手中拿着口訣，逕往房中走去。

「紫靈掌」是以「紫炁神功」爲基礎。

杜甫詩：「東來紫氣滿函關」。這是詠老子的詩句。史記曾記載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老子果然乘青牛而過。所以「紫炁」是道家修至最高境界的神功。

練成「紫炁」，周身都有紫氣圍護，小則水火刀兵不侵，大則橫彌六合；但「紫炁」是散漫於周身的眞氣，要把它練到凝聚掌心，能發能收，才是「紫靈掌」。上次就因爲谷飛雲沒有練過「紫靈掌」，才會被項繼楚的「翻天印」所傷。

谷飛雲最近屢經大敵，「紫炁神功」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精進甚多，現在只要把「紫炁」凝聚起來就好。

但這話說來容易，練起來就不太容易，縱然依照口訣和師父的細字註解逐步做去，也不是一個晚上就能練得成功。這一晚，他一直練到天色微明，只不過堪堪練會，可以把周身眞氣運到掌心而已。

谷清輝看他睜開眼來，忍不住問道：「飛雲，你練得如何了？」

谷飛雲微微搖頭道：「很難，孩兒從前也可以把紫炁使到『縱鶴擒龍』上使出，如今依照師父的口訣，練了一個晚上，却僅能把紫炁運集到掌心，而且還不能完全凝聚。」

丁易道：「谷兄，昨晚你在坐功之際，周身紫氣氤氳，直到黎明前才漸漸斂去，我還以爲你練成了呢！」

谷清輝笑道：「紫靈掌是崑崙最上乘的掌法，如果能夠一練就會，還是紫靈掌嗎？你也不用氣餒，從這裡去通天崖，最少也要三天時間，到時大概就可以練成了，你師父要珠兒昨天送來，自然不會算錯的了。」

* * *

晨曦升上山頭，三路人馬已從淮瀆廟相繼出發。第一路由金母率領，趕去通天崖，因路程較遠，就較早起程。這一路，除了西路總令主的原班人馬，還增加了東路總令和南路總令的兩路人馬，另外還有一個聞野鶴，可說聲勢極壯。一路食宿，仍由陳康和、徐永錫、趙復初三人率同隴山莊十二名莊丁負責。

第二路是由少林、武當兩派負責進剿西峯坳，人數在二百人以上，聲勢之壯，還在第一路之上。東海龍王這樣安排，是考慮到張少軒和秦劍秋總是通天教教主門下弟子，如果上通天崖去，遇上通天教教主，未免尷尬。

第三路由金鸞聖母率領，會合了終南、華山兩派，人數較少，但這一路只是居中策應，並沒有直接攻擊行動，所以最後才啓程。

三路人馬中，要數第一路最熱鬧了，因爲許多花不溜丟的姑娘家，都集中在這一路裡，圍在席素儀的身邊。這些姑娘家計有：荊月姑、全依雲、沈嫣紅和珠兒。

其中宇文蘭和許蘭芬是金鸞聖母門下，因爲兩人是隨着金母來的，所以仍跟着席素儀。

這班女將，不但一個個生得如花似玉，經過這些日子，大家排着年齡，結成了姐妹，終日裡咭咭格格的好不熱鬧。

她們口中，三句話裡，總有一句帶着「谷大哥」的，大家是姐妹咯，沒有甚麼好隱瞞的。

這是兒女私情，也使做母親的席素儀深感爲難！

荊月姑、馮小珍，是谷飛雲的同門師妹，她們本來就認識在先，跟着谷飛雲上紫雲谷去，才拜在紫雲夫人門下，也可以說是經岳大先生夫婦默認的。

宇文蘭、許蘭芬，是金鸞聖母門下，但她們也一直跟着自己，那是爲了甚麼？而且金鸞聖母那時和師父（金母）還是處於敵對中，居然也不反對。

祝纖纖、辛七姑，是通天教教主門下，竟然在大會上一拉就拉了過來，寧願背棄師門，爲的又是甚麼？

還有全依雲，雖然不幸失身於項中英，但她救過谷飛雲，而且生性貞烈，才蒙一代怪傑的盲師太收列門牆，是個可憐而又可愛的人，谷飛雲當然也不能辜負她。

爲了這些，她也和丈夫商量過幾次，每次都無法得到結論。

金母當然看得出來，徒兒是爲兒子的事操心，有一次，她跟席素儀含笑說道：「飛雲是個好孩子，無怪有這許多女孩爲他傾心，而且個個都如此可愛，要是辜負了那一個，就會使這個可愛的女孩傷心一輩子，豈不也就是毀了她的一生？所以，如果爲師是飛雲的母親，就會全部接納下來。」

席素儀道：「這樣不大好吧？」

金母笑道：「這是好事，也成全了她們，有甚麼不好？妳和清輝眞是古板，如果覺得飛雲一個娶七房媳婦是不合禮法的話，要找正當理由，那也多着呢，譬如荊溪生、許鐵棠、馮鎭遠、全德耕都只有一個女兒，宇文蘭、祝纖纖、辛七姑都是孤兒。

「她們都可以爲了延續她們一門香火，才嫁給飛雲的，將來她們生下第一個兒子，可以姓她們的姓，這樣就不是飛雲一個人娶七房媳婦了！辦法是由人想出來的，爲師只是不希望這些可愛的女孩子中，有人毀了美麗的人生，爲師一向不贊成以禮法縛人，做人要實實在在，不要因禮法而違反了人性，這件事等通天崖事了，自有爲師替妳作主。」

這番話，當然是金母愛護谷飛雲，不忍看見這些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傷心一輩子，也給了席素儀很大的鼓勵，也成全了七位姑娘家的心願，做婆婆的愈看愈覺得這七個姑娘沒有一個不好，也愈加疼愛她們。

另外一個是祝秀珊，她和丁易很談得來，現在只有沈嫣紅了，席素儀在各大門派的弟子中暗暗留神，覺得少林門下的張少軒，不論人品武功，都和她很相配。

當初張少軒、祝纖纖奉通天教教主之命，扮演假鳳虛凰，在張少軒的心目中，自然而然的愛上了祝纖纖；但祝纖纖對這位二師兄却沒有一絲愛意，反而會愛上了谷飛雲，這也許就是緣吧！

但無論如何，自己是谷飛雲的母親，在這件事上，對張少軒總是有着一份歉意。論姿色、人品，沈嫣紅絕不在祝纖纖之下，論門派，沈嫣紅是武林六藝樂師司徒曠的門下，也可以配得上少林派了。

她有着一份補償的心情，決定要促成這件好事，於是，她和丈夫說了。

谷清輝起先聽說要兒子娶七位姑娘爲妻，總覺得不大妥當，但仔細想來，實在也難於取捨。後來席素儀說出這是金母的主意，到時自有她老人家出面，谷清輝也就只好點頭同意。

席素儀又把丁易和祝秀珊，以及自己想促成張少軒和沈嫣紅的事，也說了出來。

谷清輝笑道：「祝姑娘的事，姬掌門人在這裡，還較容易，至於張少軒，只怕要勞動醉道長才成。」

席素儀也笑道：「我只是先和你商量，你同意了，再請醉道長出面就是了。」

事情就這樣有了初步決定，席素儀多日來一直放不下的心情，總算放下來了。

＊　＊　＊

一連三天，第一路才在中午時分趕到宣化店。本來大家認爲東無忌在逃，通天教在這次武林大會中徹底失敗之後，決不會就此甘休，路上可能會有行動，怎知三天來居然平靜得出乎意外，一點動靜也沒有！

谷飛雲在這三天時間裡，雖在趕路，依然可以在路上練功，因爲練「紫靈掌」，主要就是把「紫炁」凝聚運集到手掌上來，所以雖在走路，也一樣可以練習，何況三天之中，還有兩個晚上，他果然如期把「紫靈掌」練成了。

這三天裡，丁易和祝秀珊的感情也在逐日上升，幾位姑娘家都知道丁易是谷大哥的好朋友，自然要玉成其事，因此只要看到丁易的影子，大家就藉故避開，給兩人製造機會。

珠兒在山上除了師父、師公，只有玉兒作件，到了這裡，一下就有了九位姐姐，小姑娘喜歡熱鬧，自然十分高興，蹦蹦跳跳的更加活潑。

這天中午，大家在宣化店用過午餐，因爲這裡離白山關不過二三十里路程，已經接近通天崖，每個人都有着一份戒心，因爲這條路只有谷飛雲來過，就由谷飛雲領路。

珠兒接着道：「我也來過，我和大師哥給大家領路好了。」

從宣化店到白山關還是條大路，但從白山關起，再往裡走，就是逼仄崎嶇的山路了。

這樣走了將近半個時辰，前面已可看到一座峻拔的插天高峯。谷飛雲回身朝東海龍王道：「前面那座高峯，就是通天崖了。」

珠兒接口道：「通天教的石窟，還在前面呢！」她一高興，搶着朝前飛了出去。

谷飛雲急忙縱身追了上去，一面高聲喝道：「珠兒，妳慢點！」

珠兒早就捷若猿猴般飛掠出去，谷飛雲只好跟着她朝前掠去。

這條路上，右邊是巉岩削壁，左邊是幽深的山谷，沿途大石磊磊，幾乎沒有路徑，就是會武的人，也必須時起時落，走得極爲吃力。

大家因珠兒、谷飛雲已經朝前掠去，也紛紛追了上去，等到走完這段山徑，山谷已到盡頭，一座一人多高的石窟就在前面，看去黑黝黝的相當深遠。

石窟前面約有一、二十丈方圓稍見平整，谷飛雲和珠兒就站在石窟前面，不，在他們面前，還有一個白髮披肩的黃衣老僧當窟而立。

這老僧白髯過胸，枯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左手打訊，右手緩緩撥動着一串檀木唸珠，白眉盈寸，臉容慈祥，還含着笑意。

大家雖沒見過通天教教主，但傳說中的通天教教主，就是這副模樣，一時怕兩人有失，就紛紛圍了上去，幾位女將更迅速的掠到了谷飛雲的兩邊。

原來谷飛雲和珠兒也只是比大家早到一步而已，通天教教主早就站在石窟前了。

珠兒看到通天教教主當窟而立，不由吃了一驚，急忙叫道：「大師哥，他就是通天教教主……」

谷飛雲其實早就看到了，他怕珠兒魯莽出手，才跟着她身後掠來，這時一把抓住珠兒的小手，說道：「珠兒，別怕！」

珠兒道：「我才不怕他呢！」

通天教教主朝谷飛雲藹然一笑，道：「小施主果然不凡，能夠列到崑崙門下，可惜老衲和你無緣！」

他早在谷飛雲未上紫雲谷之前，就有意收谷飛雲爲徒了。

谷飛雲拱拱手道：「老師父就是教主了？恕在下失禮。」

這句話剛說完，金母率同各派掌門已經紛紛圍了上來，在石窟前面圍成了半圓形一圈。

通天教教主雙掌合什，說道：「老衲已在這裡恭候多時，就煩請小施主爲老衲作個介紹如何？」

谷飛雲拱拱手道：「不敢，我們此次前來拜會老師父，由大家推請敖大俠領隊，還是請敖大俠作介紹的好。」

東海龍王呵呵一笑道：「谷老弟何用謙讓？」一面朝通天教教主拱拱手道：「兄弟敖九洲，久聞古教主大名，今日才得瞻荊，眞是快事。」

通天教教主還禮道：「原來是敖幫主，老衲也聞名久矣。」

東海龍王接着就給金母、聞野鶴、落花島島主、石大山（泰山）、南雲子（衡山）、羅尙祖（離火門）、冉勿贊（排教）、齊漱雲（紫柏）、姬存仁（歧山）、劉寄禪（白石山）以及鹿長庚、藍公忌、守山四老、谷清輝等人一一介紹了。

通天教教主也臉含笑容，向大家一一合什，一面說道：「少林、華山、武當、終南四派的人大概去了西峯坳，項繼楚父子前去主持武林大會，已是傾巢出動，西峯山莊已沒有甚麼人了。」

說到這裡，目光一下轉到了祝纖纖、辛七姑兩人身上，藹然點頭道：「爲師聽說妳們兩個臨陣之際，跟着谷小施主過去，投向各大門派陣營，谷小施主少年有爲，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雋才，只要谷小施主善待妳們，爲師頗替妳們高興。」

這話聽得大家深感意外，他居然沒有責怪兩位姑娘背叛師門！

這話也聽得祝纖纖、辛七姑兩人脹紅了臉，低垂着頭，不敢作聲，也聽得谷飛雲俊臉通紅，低下頭來。

通天教教主看着三人，忽然呵呵一笑，才朝東海龍王說道：「敖大俠和各大掌教遠蒞通天崖，自然是向老衲問罪來的了，不知這筆賬要如何算法？」

東海龍王道：「古教主的意思呢？」

通天教教主一手撥着唸珠，徐徐說道：「四十年來，老衲一心只想復興闡教，看來這一次又失敗了，老衲門下十大弟子，如今已只剩下一個，如說創立闡教有罪的話，那麼一切罪惡，老衲願意一身承擔。現在天下武林，除了少林、武當、華山、終南，差不多全在這裡了，老衲只有一個心願，不知諸位掌教是否同意？」

東海龍王道：「古教主何妨說出來聽聽？」

通天教教主微微一笑道：「諸位掌教聯合遠來荒山，咱們都是武林中人，不用繞彎子，說得明白些，就是找老衲動手來的，老衲如是不甘束手就縛，就得和諸位放手一搏，老衲說得對不對？」

東海龍王大笑道：「古教主快人快語，事實也確是如此。」

「好。」通天教教主點頭道：「現在有兩點，可以任憑諸位選擇。」

東海龍王道：「古教主請說。」

通天教教主道：「第一，在場各派高人如果有興趣，可以一一向老衲出手，接老衲一掌；第二，在場各派掌教可以聯合出手，接老衲三掌，以定勝負，諸位不妨衡量衡量，再作決定。」

他口氣很狂！

這也是說，他雖然外貌和藹，實際上，根本沒把眼前這些人放在眼裡。

東海龍王道：「不論第一或是第二項，勝了如何？敗了又如何呢？」

「問得好！」通天教教主含笑道：「這就是老衲方才說的心願了，如是諸位勝了，老衲悉憑處置，如果老衲勝了，老衲別無要求，只要各大門派能夠在武林中容納闡教，就可以了。」

聞野鶴忽然插口問道：「咱們有這許多人，一人一場的話，難免有勝有負，這勝負又如何算法？」

通天教教主淡淡一笑道：「接不下老衲一掌的，不用說了，只要有人接得下老衲一掌，就算老衲敗了。」

他這話就是說，在場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接得下他一掌的，這眞是驚人之言。

聞野鶴再也忍耐不住，口中發出裂帛似的大笑，說道：「哈哈，老和尚，你眞是目空四海！」

通天教教主依然平靜的道：「這是雙方唯一解決之道，老衲何曾目空四海了？」

「好，好！」聞野鶴道：「聞某就先來領教你老和尚一掌！」

東海龍王心知通天教教主如無十分把握，決不敢出此狂言，急忙攔道：「聞老哥且慢！」

聞野鶴大笑道：「敖老哥不用說了，且看兄弟接不接得下老和尚一掌？」一面舉步走上三步，抬目道：「老和尚，你可以發掌了。」

通天教教主看了他一眼，頷首道：「聞老施主那就接着了！」

他說來平靜，接着把唸珠往手腕上一套，然後右掌抬處，緩緩推出。

大家因他說過，只要有人接得下他一掌，就算他敗了，這一掌自然勢若雷霆，十分凌厲，如今看他掌勢推出，不但絲毫不帶掌風，就是站在附近的人也感覺不到有絲毫逼人的勁氣，這一掌，幾乎只是絲毫不曾着力的虛招。

（未完・五十二）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超級營養液

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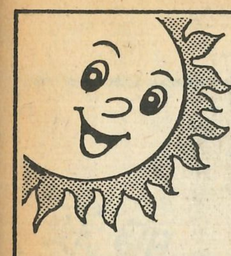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 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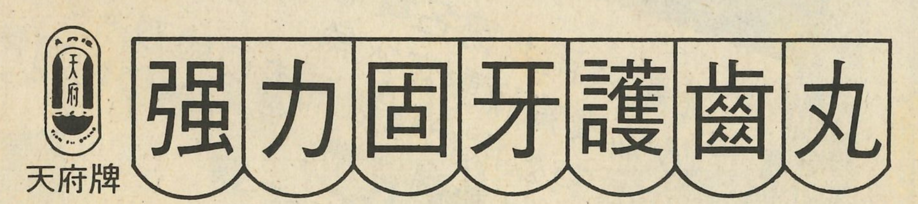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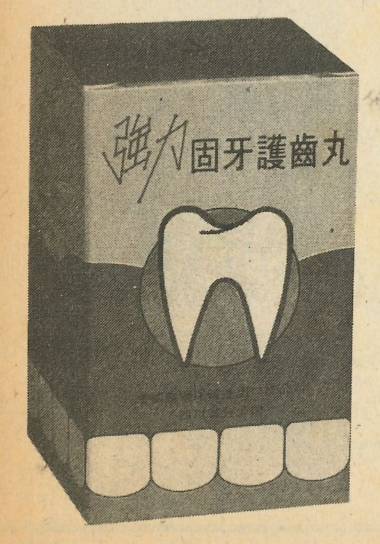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